武俠世界

第三類殺手（殺手傳奇故事之四）　西門丁・著

這是一個有異於其他殺手的殺手之故事！胡虎自小被人拋棄於荒島，養成了猛獸般的殺人能力，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被人帶回大陸，受到尊重，又先後與兩個女人結緣，他覺得世人都是好，却不知每個人一知道其出身都想利用他，成爲替人賺錢的工具，尙以爲在爲民除害，後來又捲入一宗武林糾紛之中，揭發出一個個秘密，最後……



第２８年
36

$5.00

編者話　西門丁的殺手故事集，充滿傳奇色彩，每個故事均具獨立性，題材別創風格。今期刋出的Ｌ第三類殺手˥，有異於其他殺手的殺手之故事，敍述一個自小被人拋棄於荒島的青年，他養成了猛獸般的殺人能力，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被人帶回大陸，受到尊重欽佩，而當那些人知道他眞正身世及其被棄原因後，竟利用他充當殺手，成爲替人賺錢的工具……最後因捲入一宗武林糾紛中，揭發了一個罕有的大秘密！詳情請閱第3頁。

☆　☆　☆

Ｌ俠盜燕子飛˥與Ｌ奪產記˥今期同時刋出，前者是以偵探、俠盜互相鬥智爲題材，精采非常。Ｌ奪產記˥則深具現代社會諷刺性，寓意警世，發人深省。兩大巨著分刋45，55頁，敬希垂注。

☆　☆　☆

下期的南宮雪傳奇故事Ｌ踏血天涯˥，是由新進作家傅紅雪担網，故事哀艷傳奇，感人肺腑，講述一個孤女在充滿詭詐危機的江湖上打滾，她爲了母仇，爲了正義，在在都使她不得不堅强的站起來，她要說明一個事實，女人——絕不是弱者。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6期
（總號142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手傳奇故事之四／西門丁・文 可飛・圖

第三類殺手

怒海餘生 攀上虎島

我已寫了三個殺手故事，這是第四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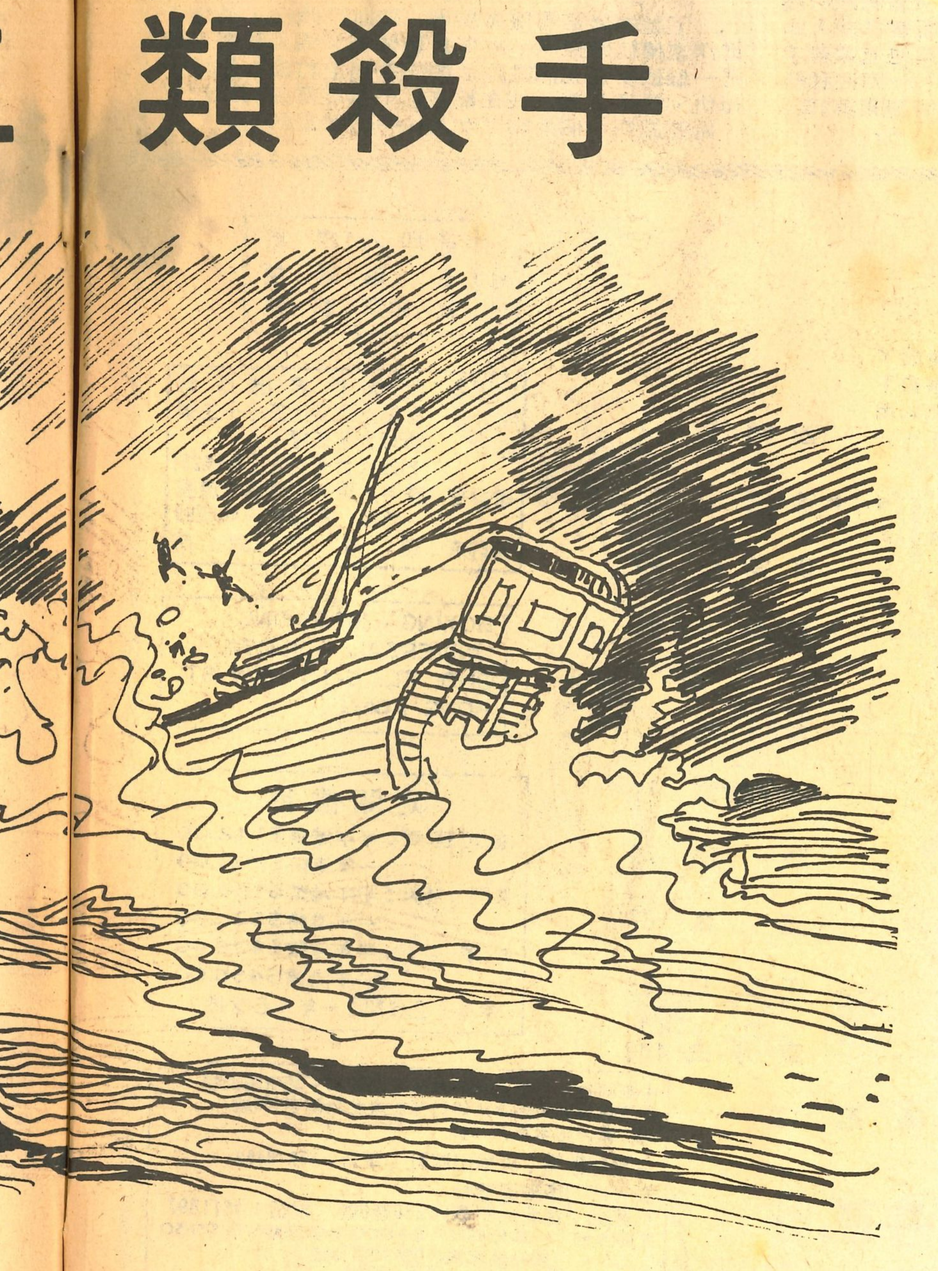
第一二個故事，儘管主角的遭遇不同，但其性質總是屬於一種類型的；第三個故事的殺手，又是另一種類型；而今日寫的這個故事的殺手，卻是第三類型的，完全有別於前兩種……

＊　＊　＊

六月下旬的一個正午，蒼穹卻一片灰灰沉沉，海上亦是一片灰茫茫，是故令人懷疑是冬日之黃昏。

海面上風甚猛烈，卻吹不散那一層「灰」，以致站在船頭甲板上極目而望，亦只能看到數十丈遠而已・而周圍只有兩艘船。

船雖不大，卻也不小，單桅而有座小船樓，船頭包鐵，看來極其堅實，而不類漁船。



前面那一艘，桅杆上掛着一幅三角形的旗幟，上面綉着一條飛躍出水面的魚。沿海一帶的人，不管是水上的漁民，還是陸上的莊稼漢，都知道這是「飛魚帮」的徽旗！

後面那一艘，桅上同樣掛了一幅徽旗，旗作方形，綉了一對振翅欲飛的白鶴，此便是雄霸齊魯一帶的「白鶴帮」的徽號！

武林中之門派帮會雖多，但九大門派始終屹立不倒，那自然是五大門派歷史悠久，根基雄厚之故。不過九大門派從來都管不到海面上的帮會。說來奇怪，在海上稱霸的帮會雖然不多，但其興旺期都不長，通常五七年便易一霸，然而「飛魚帮」似乎打破了慣例，她在海上已稱霸了十一年，由北至南，沿海六帮三會每年都來朝貢，飛魚令通行沿海諸岸。

還有一個例外，飛魚帮帮主「青龍女」常恨春是個女人！人們在背後都喜稱她爲青面龍女，因爲常恨春臉上有塊青斑，也許因此，亦也許是她武功高，而求婿之要求亦高，更可能是她能力太强，男人都敬而遠之，是故常恨春今年已三十六歲，仍然小姑獨處。

「飛魚帮」共有十二個堂主，兩個總堂主，除了梅花堂堂主是女人外，其他全部都是男人，而這些桀驁不馴的男人都甘心受其駕馭，由此可見其能力。飛魚帮能夠在海上稱霸十一年，不無道理。

白鶴帮則由兩兄妹所創立，大哥白雲，年四十，妹子白露將屆三十。白氏兄妹是白鶴門的後人，白鶴門在齊魯門人甚多。白氏兄妹小時，白鶴門爲仇家所滅，六七年前兄妹認爲時機成熟，便創立此帮。不料四方豪傑來歸迅即，成爲齊魯最盛的帮會。

白露已孀居了七八年，因彼此同屬女人，故與常恨春頗談得來，後來更發展到結盟，海上陸上互相呼應，自是兩帮勢力更加强盛。

飛魚帮既然在海上稱霸，出海如同家常便飯，但白鶴帮一向在陸地上走動，出海次數寥寥可數，事實上如今白鶴帮這艘船，還是去年常恨春所贈的，說起是次兩帮一齊出海，還得由四年前的一件武林大事說起。

＊　＊　＊

二十年前，自從五大門派聯手在雁蕩山掃平「天魔教」，並將天魔王迫落懸崖之後，武林平靜了好一段日子。

可是，四年前的夏末，武林中也不知從何處冒出一個以虎爲標誌的神祕客，分發書信與峨嵋及青城掌門，請他們往大巴山相會，二人先後赴會，事後不見回去，門人四出找尋，不知所踪。

第二年，那神祕客又約見華山和崆峒派掌門，是次兩派中人不敢造次，忙通知其他七大門派，結果九大門派掌門人齊集於黃山始信峯達半個月，仍不見神祕客，散之回歸時，崆峒及華山掌門於半途又失踪。

事後，九大門派大驚，每派推出五人，合組調查隊，成員雖爲各派精英，然調查經年，一無所獲，一時之間，九大門派弟子，人心惶惶，而至整個武林均沸騰起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神祕客並不因此而歛手，第三年又將丐帮帮主和武當派掌門擄去，奇怪的是這一次對方的手法有所改變，兩位掌門人失踪之後，門人才收到神祕客的信的！

一年又將屆，正當其餘門派人心惶惶之際，今年六月份接到「閻王帖」的不是九大門派的掌門人，卻是「飛魚帮」的常恨春和「白鶴帮」的白雲、白露！

按理此三人接到「閻王帖」之後，大可

以公諸於世，並請九大門派協助調查以及防衞一一因爲九大門派一直希望擒拿神祕客，以便救出其掌門人。可是這三人收信之後却祕而不宣。

首先是常恨春悄悄派人調查神祕客的下落，繼爲白露發現，追問之，說出實情，兩帮才聯合起來，派人四處打探神祕客之下落。

本來他們亦不敢存奢望，因爲九大門派在九年時間搜索，都毫無頭緒，憑他們兩帮又能夠做出甚麼成績來？只不過又不甘心束手受縛，唯有盡一盡人事，誰知却有了消息！

早半個月，有飛魚帮帮徒，自幾個漁民口中得悉，海外有一座小島，其一面石壁上刻了一個虎形的標誌。手下得悉立即通知常恨春，常恨春又立即派人去請白氏兄妹，經過三人研究，認爲神祕客匿在海外孤島的可能性極大，否則怎會攪得武林一片風雨，也絲毫沒有頭緒？

三人決定各帶一些精銳悄悄出發去探查，不動聲息，希望能將對方殺個措手不及，是故亦不通知九大門派。

依照漁民所述，若由蓬萊出發，視水流及風向而定，大概須航行八天至半個月。計算航程，距離頗遠，大海茫茫，方向稍一偏差，便謬之千里，是故常恨春令手下將那幾個漁民抓來，許以重酹，由他們領航，去找那座孤島。而船離港亦已九天……

＊　＊　＊

天色越來越不對，那幾個漁民，大部份集中在飛魚帮的船上，年紀最大的是父親馮老大，他向海龍王要魚已三十載，關於海上的一切，他熟悉得如同對自己的妻兒。

當下他坐在船尾把舵，抬頭望天色，便對鯊魚堂堂主馮樂進道：「堂主，快變天了，今晚一定會有一場大風暴！」

馮樂進聞風變色，急問：「這附近可有避風的地方？你說的那座小島，還須多久方能抵達？」

常恨春見馮樂進與諸漁民同姓，故令他與他們接觸。當下馮老大道：「上次小的是先下東海，固漁獲不豐，所以才折向改航的，老實說那地方俺也只去過一次，附近的情況也不熟悉。」

「依你看，這風暴大不大？」

馮老大搖搖頭，道：「俺去東海遇過兩次颶風，都能及時躲避，但颶風不來這裡；至於颶風又似來得太早，不過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

馮樂進急道：「你不必再囉嗦啦，問題是你有沒有把握避過這場危險？早作決定，俺好請示帮主定奪，否則若有甚麼閃失，你自己知道會有甚麼後果！」

馮老大臉色沉重，轉頭向右方望去，只見灰濛濛的天空，遠處有一大片烏雲迅速飄來，他臉色又是一變，喃喃地道：「只怕來不及了！」急又提高聲音，叫道：「海金，快收帆！海銀，把甲板上的東西全部搬進船樓！」

甲板上的人都忙碌起來，馮老大又道：「馮堂主，您還不快通知帮主他們？」

馮樂進瞪着眼道：「通知帮主甚麼？」

馮老大費了很大的力方道：「通知她……小心……俺也希望能避過這場……」話未說畢，頭頂上已傾下大雨，像水柱一般，馮樂進忙不迭奔進船樓。

馮老大雙手緊緊把住舵，又嚷道：「海寶，快過……」一句話未說畢，嘴巴裡已灌滿了雨水。

海寶是他最小的兒子，他第三兒子海華，和他弟弟馮老二則在白鶴帮那艘船上，海寶倒也乖巧，帶着一位飛魚帮的舵手老何跑過來。

「快替我把舵！」馮老大將舵交給海寶和老何，便轉身向後面那艘船打手勢，可惜風雨交加，天昏海暗，白鶴帮那艘船根本沒有反應。

馮老大大聲嚷道：「把船駛近一點！」風越來越急，白浪滔天，他嚷了幾遍，後面那船的人才聽見，吩咐急駛上前，可是帆已收，風又自側掃來，浪高流急，兩船在滄海中，只如一粟，如何還駕馭得住？

船隻在驚濤駭浪中，顚簸前進，却離原來的航向越遠了。白浪擊在船舷上，濺起樓高的水花，當頭擊下，使人肌膚一陣疼痛。

馮老大嚷道：「你倆坐穩！」老何和海寶各出一手把舵，使船不致北行，另一手緊緊抓住船舷。

風乘浪勢，浪挾風威，白浪湧起老高，直擊船樓。飛魚帮的人，雖然長年在海上生活，但在黃海內，極少遇到這麼大的風暴，即連常恨春這時候臉色亦發白，更遑論其他人了。

忽然一個排頭浪湧起，船又止不住去勢，馮老大用力轉舵，使船頭對着浪，直衝進去。但聞「卡嗤」一聲，桅杆吃浪一擊，竟然折斷了，斷杆落海，迅即不見踪影！

海上凡遇大浪，必須船頭迎着浪，船隨波濤起落，看似危險，實則安全，若以船舷相對，則船壁不裂，船亦會被浪擊翻！

馮老大抖擻精神，親自把舵，道：「海寶，你進船樓去避一避吧！」

海寶道：「不，爹，還是你去吧！」

老何急道：「小心，右面及右上方都有浪！」那是颶風突然轉向，形成旋風，方會在兩個不同方向起浪，老何說這話的時候，聲音都變了。

馮老大急忙用力轉舵，道：「快對着前面那個浪！」船首剛轉向左上角，右面那個浪已向船尾擊落！三人都是經驗豐富之輩，用力抓住船舷！

「嘩啦」一聲，一排白浪迎頭擊下，三人一陣暈眩，但仍緊緊抓住船舷，忽然手上一輕，都是一怔，馮老大嘶聲叫道：「舵斷了！」

沒有舵沒有帆，在海上如何與風浪搏擊！刹那間，三人都如陷冰窖！

忽然老何大叫一聲，低頭向船樓衝去，邊跑邊大嚷：「舵斷了，舵斷了！」

船已在海上打旋，但仍乘流而行，海寶聲音亦變了：「爹，如今怎辦？」

馮老大亦沒做手脚處，道：「快進艙去，聽天由命！」兩人同時向船樓奔去！可是第二排浪又至，水花過處，伴着兩道尖銳的叫聲，已被浪捲進大海裡去了！船在波浪底下發抖，發出「吱吱」的聲音，看

來再熬不了多久，便會斷折。

這時候，後面那艘船已趕上了，幾乎與前面這艘並排，中間隔着丈餘寬。由於有白鶴帮那艘抵着浪，使得飛魚帮這邊的船比較平穩。說時遲，那時快！忽然船樓中飛出一道青影，越過海面，落在白鶴帮船上！

緊接着一條繩子亦飛過去，青影伸手接住，扣在桅上，兩艘船猛地靠攏了。與此同時，飛魚帮這邊的人紛紛躍過去！

那青影便是常恨春，她用力拉住船纜，叫道：「快跳過來！」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白鶴帮船樓內飛出一道白影，刀光過處，向繩子砍下去！可是一來船纜粗，二來濕了水又凌空，竟沒法砍得斷！

常恨春一轉頭，喝道：「白雲，你幹甚麼？」

白雲見一時砍不斷船纜，抬頭又見對面有人飛過來，手臂一轉，鋼刀望那人扎去！

那人半空見到，大驚之餘，眞氣一洩，「噗通」一聲掉下海去！飛魚帮的人見狀都圍了上來，白露帶人自船樓內跳出來，大聲叫道：「常姐姐，你再讓人過來，這船也承受不住的，趕快……」

話音未了，一排浪拍至，船一側，幾個站近船舷的人站立不穩，跌下海去！

馮樂進道：「這船本就是咱們的！」

白雲大怒，揮刀向他斬去，道：「不許再放一個人上船，否則今日大家都要葬身魚腹！」白鶴帮的人都抽出兵刃，見對面有人跳過來，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揮舞兵刃，將其迫下海去！

常恨春臉上閃過一絲殺氣，忽然鬆手將船纜投落海中，兩艘船沒有了牽制，距離立即拉遠，但聞一陣慘叫聲，衆人回頭望去，飛魚帮那船已沉了！

常恨春一手拉住桅杆，一手按劍，厲聲道：「白雲，如今你滿意否？」

白雲道：「常帮主，白某可也是爲了大家的好！」

「你知不知道船上還有我的心腹未過來？」

白露問道：「姐姐是指梅花堂主李冬梅？你又不早說！」

常恨春咬牙道：「你恩將仇報，還來花言巧語？上岸之後再慢慢與你算帳！」

馮樂進亦道：「不錯，咱們取消盟約！」

忽聽鰻魚堂堂主萬林嘆息道：「如今尚不知生死哩，還能計較以後的事麼？」

白雲乾咳一聲，道：「常帮主長年在海上行走，請問有何善策？」

常恨春臉上亦有駭然之色。「除非風止，否則只能安於天命……」

再一排白浪擊下，船樓之壁竟被擊裂，大船左晃右搖，許多人站立不穩，都跌落海去。常恨春彎腰拾起一塊木板，其他人見狀亦爭相搶奪木板。

船在風雨中顚簸前進，發出吱吱的响聲，馮樂進駭然道：「龍骨快斷了……」

話音剛落，又有一排大浪壓下，大船猛烈地一震，船已斷爲兩截，說時遲，那時快，衆人都一齊跌落茫茫的大海之中，在驚濤駭浪之中掙扎。

浪高流急，許多人一下海早已魂飛魄散，雖然有木板，仍被浪擊飛，迅即被捲落海底。

天黑海暗，幾乎對面不見，常恨春、白氏兄妹等人下水之後，只能緊緊抓住木板，隨浪順流，任其飄流。這時候，他們空有一身武功，也無用武之地！

衆人只覺得去勢極速，手脚漸漸痲痹。幸而風來得快，去得也快，但水流仍然甚急，可是羣豪並未有因此而稍安，因爲飢渴寒冷嚴重地威脅他們的生命！

時間逐漸流逝，而體力亦不斷在消失，下水時有二三十個，沿途不斷減少，到半夜，常恨春大聲呼叫，只有七八個人。

漫長而令人震慄的黑夜終於過去了，頭頂露出一絲曙光，光線越來越亮，終於能夠可以視物。常恨春回頭一望，背後只剩下三個人：白雲、白露和馮樂進！

這一夜，衆人歷盡風險，直至此時，雖未脫險，却已有再世爲人之感，忍不住噓了一口氣。

忽然馮樂進小聲叫道：「帮主，您看左首那裡！」

常恨春、白雲和白露一齊向左望去，但見遠處海面上聳立着一座島嶼，禁不住發出歡呼聲，常恨春道：「能夠上島，便有生還的機會，大家一齊努力！」

四人都是精神一振，用力蹬水，向那島嶼游去。那座島嶼看似不遠，實則有幾里遠，四人經過一夜之搏鬥，已經筋疲力盡，更有可望不可即之感。

到底人在看到有生存希望的情況下，求生之念所迸發出來的力量，難以估計，四人在游游停停之下，終於拚盡吃奶之力，游到島嶼岸邊，齊聲歡呼！

四人一上岸，便躺在地上喘息，幾乎虛脫。也不知休息了多久，常恨春方道：「如此也非辦法，得先找點吃喝的東西！」

當下四人慢慢站起來，雙脚虛浮，猶仍在海中，細看一下，手脚皮膚都讓海水泡皺了。

馮樂進折了幾根樹枝，讓大家拄地而行。這島遠看不大，待得上岸來，又有一番觀感。樹木青葱，又濃又密，山上有岩石點綴其間，鳥語花香，竟是個好地方！

白露首先道：「島上一定有水，瞧這些樹木便知道！有樹便有果子，足可裹腹！」

忽然馮樂進叫道：「你們看！」

原來此刻他們已走到一片岩石之下，常恨春等抬頭一望，只見上面刻着一頭栩栩如生的老虎，狀甚凶猛！

他們本來就是要來這處，半途下海只求能夠生還，根本將此事忘記了，此時驟然見到此標誌，都是又驚又喜。馮樂進吸了一口氣，道：「必然就是此處！」

常恨春轉頭一望，緊張地道：「咱們這時候又渴又飢，又累又疲，一個壯漢已足取咱們生命，更遑論要對付那位神祕客了！」

白雲也驚道：「不錯，預先進林躲一躲，待恢復了氣力，方可與其爭鬥！」

當下四人匆匆走進一座樹林，人進此林，如入綠營，抬頭所見，全是樹葉，幾不見天日！四人小心翼翼而行，突見一棵樹上長滿了不知名的果子，登時如渴馬奔

泉，不約而同，飛奔過去！

那紅彤彤的果子一入口，又甜又多汁，惹得那四人吃個不停。幾乎將一樹的果子全吃光，方停了手。當下又躺在樹枝上休息。

白雲道：「咱們四個人分批睡一覺……」話音未落，林深處忽然傳來一道怪異的響聲……

獵虎者

樹林內，灌木山籐叢生。

一叢矮樹後面，露出一對明亮的眼睛，目光極是凌厲，充滿殺機，而且一眨不眨，似乎非常緊張。

矮樹之前，一條青色的蛇兒，直起半身，蛇信吞吐不定，發出嘶嘶的響聲，看其形狀，便知是劇毒的青竹蛇；青竹蛇之前，蹲伏着一頭小山貓，兩獸正在對壘。

那山貓目光非常凌厲，前身低，後身高，毛豎起，尾低垂，未曾出擊已給人一種凶猛之感，但青竹蛇毫無畏懼之色，頭部微微轉動着，一副小心戒備的神態！

山貓似乎知道蛇兒厲害，讓牠咬一口，便會斃命！而蛇兒亦彷彿領略到山貓嘴爪的凌厲，而且行動迅速，反應靈活，一個失算，便會喪生，是以那一蛇一獸，對峙了兩三盞茶工夫，仍然一動不動，就像武林高手對壘前，先找尋對方的破綻般！

林後那對眼睛亦一眨不眨，此人一張臉龐，絕大部份都被樹葉遮住，是故看不出他相貌之俊醜及年紀，只見到他額上已淌下了汗珠，自兩旁太陽穴，流過奸門，直下雙頰。

青竹蛇似乎因爲直起半身太久累了般，前身伏下，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山貓如離弦之矢般，向牠直撲過去，疾如星火！

當眞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

青竹蛇前身一伏，隨即又揚起，與此同時，只見牠尾部一聳，整條身子立即斜竄彈起，同樣快逾閃電，觀其去勢，竟是山貓的喉頭！

山貓凌空聳腰，左前爪向旁一掃，右前爪立即抓下！青竹蛇身子一沉，自山貓後腿之間竄過！一蛇一獸同時落地，又同時倒掀，又恢復面對面對峙之勢！

樹後那對眼睛神光大盛，似是極爲興奮，雙眼睜得更大，却一動不敢動，生似怕驚動了畜生般！

這一次，對峙之時間極短，首先由青竹蛇發難，向山貓射去！

山貓以靜制動，採取後發制人之策，待青竹蛇臨近才迎敵！只見牠雙脚支地，上身仰起，嘴與雙爪齊施，而且不是直擊，而是擰腰，自旁側攻，一如武林高手般，深諳武學之道！

青竹蛇凌空曲腰一彈，突然升高幾尺，越過貓兒，向其後胯飛落！與此同時，山貓亦已改變姿勢，竄開幾尺，掀腰轉身，向青竹蛇撲去！

青竹蛇不進反退，縮在一叢高草裡，這一來，山貓反而不敢貿貿然進攻了，蹲在草叢之前，準備發動第二次進攻！

樹後那張面龐，略爲退後，揮臂抹去臉上的汗漬，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沙沙的脚步聲，那張臉立即轉動，再轉回來時，一蛇一獸已因被驚動，而各自離去，那人的雙眼立即射出一片殺機，但仍然伏在樹後。

沙沙的脚步聲，越來越近。樹後轉出兩男兩女來，正是常恨春、白雲、白露和馮樂進四人！

他們四人被一陣奇怪的響聲嚇了一跳，過了一陣仍不見有動靜，馮樂進道：「莫非是這裡有野獸？」

白雲冷笑道：「你以爲逢水必有魚，逢林就必有野獸麼？莫忘記，這裡距離大陸逾十日航程，猛獸如何來此？」

馮樂進臉上發熱，訕訕地問道：「如此白幫主認爲是甚麼？」

白雲看了常恨春一眼，低聲道：「也許這裡確是那神祕客的巢穴……」

常恨春道：「白幫主，你有胆與我一齊探索一下麼？」

白雲冷笑道：「常幫主有此雅興，白某自當奉陪！」兩人昨夜在船上那場爭執，至今仍未消除芥蒂。

白露忙打圓場，道：「不管如何，如今彼此都要同舟共濟，方可歷過險關，否則也別想再活着回去了！」

馮樂進也道：「不錯，白姑娘說的是正理！」

常恨春自樹上一躍而下，道：「咱們一齊進退，有事互相照應！」

白露也隨之躍下，笑道：「這才是我的好姐姐！」當下四人小心翼翼向林深處進發，幸而四人兵刃都未失，人人均握緊兵器，以防萬一。

* * *

樹後那對眼睛又換了一片惘然驚詫之色。

白露道：「怎地咱們走了這許久，還不見有人的踪跡？這島到底有多大？」

白雲道：「也許這是個無人荒島！」

馮樂進道：「但那石壁上的老虎是誰刻……」

話音未落，只見樹葉一動，樹叢後飛出一道人影，向最近的馮樂進撲去！

但聽常恨春一聲輕叱，手臂掄起，長劍揮出，「噹」的一聲響之後，那人凌空一個觔斗翻後，反手一戮，一道白光刺向白露的後肩，這個姿勢就像適才那頭山貓！

白雲剛好站在白露旁邊，連忙揮刀一格，霎時間，五個人同時跳後。與此同時，常恨春四人方看清楚那人的模樣！

那人身材健碩粗壯之極，赤着上身，只在下身圍着一塊虎皮，皮膚赤銅一般，肌肉賁起，雙眼凶光四射，令人不敢正視，就像一頭雄壯的獅子般！

還是常恨春比較鎮定，沉聲道：「閣下是誰？這島上還有甚麼人？」

那人目光連閃，忽然怪叫一聲，頓足躍起，四人以爲他要進攻，都退了半步，誰知他伸手撈住一條山籐，挺腰一盪，鬆手飛出，一飛數丈，身形已隱在樹後！

白露吃驚地道：「這人便是那個神祕客！」

常恨春道：「不像，瞧他像是此處的土著！」

「土著？」白雲道：「如此說來，島上必尚有其他人！咦，他手上那把劍……」

馮樂進接道：「那把劍雖然缺口斑斑，但必是精鋼打製的，不是土著所能煉製者！」

白露道：「莫非他跟咱們一樣，也是遇海難，漂流至此的？」

常恨春：「這件事且莫研究，也許他與那神秘客有關係，總之由現在開始，咱們須更加小心！」

白雲轉頭道：「常幫主還有興趣再追他麼？請跟白某來！」他手執單刀，走在前面，向那人逃逸的方向走去。

走了一程，什麼也看不到，但四人都有一身武功，同時覺得附近似乎有其他動物伏着，當下立即停定打量。白雲忙大聲道：「咱們四人因遇海難，漂流來此，絕無惡意，請閣下現身說話！」

他連叫兩遍，仍無動靜，常恨春道：「繼續前進！」四人更加步步爲營，但始終什麼也看不到。過了一陣，又同時覺得周圍已無其他人獸，常恨春嘆息道：「此人之武功，實非咱們能及，今夜可要小心！」

這時候，衆人方覺得林內光綫大暗，料太陽已經下山。白雲吃驚地道：「咱們沒有火把，晚上在此，危險大增，先出林去吧！」

可是在林內走了一陣，已不辨東西南北，馮樂進道：「咱們取定一個方向一直向前走，終必會走出樹林！」其他人都沒有異議，當下加快步伐急行，並不斷注視周圍環境。

如此走了兩頓飯工夫，終於走出樹林。果然天已黑了，但四人都猛然鬆了一口氣！

出口顯然是在另一處，因爲四人一離開樹林，便聽到一個淙淙的流水聲。白露叫道：「有水！」說着向水聲處跑去，掬起一把，喝了一口，嚷道：「這是山水！」

四人由昨夜開始至今，未曾喝過一滴水，聞聲都跑過去。那山溪十分小，但水量頗足，四人喝了一個飽，才打量周圍環境。

那座島嶼，中間有座長而高的山，山之兩側及山下都是樹林，樹林之外又有一片平地，然後才是岸邊，山水便是由山上流下來的，直通大海。

四人就在小溪旁坐下，一坐下，睡意和疲累便襲上心頭。饒得四人都有一身過人的武功，但在大海中，與風浪搏鬥了一夜，日間又不曾好好休息過，這時候再也難以支持，偏生又知道島上有強敵！

白露道：「長此下去，終不是辦法，不讓人殺死，自己也會累死！不如分批睡覺吧！」

白雲抬頭望一望天上的星星，道：「好，咱們分兩批，輪流休息，每批一個時辰，你們兩個先睡！」常恨春和白露也不客氣，就躺在草地上，俄頃便發出鼻鼾聲。

白雲和馮樂進雖然眼皮亦如千斤重般，但却不敢躺下去。馮樂進站了起來，在附近不斷走動，不讓自己睡着。此刻方知，極度疲累又不能休息的苦處。

過了一會兒，白雲也忍不住學他一樣在附近走動，就在此刻，他發現山上有兩點精光，一閃即沒，不由吃了一驚，忖道：「莫非那廝又來了？」

當下立即通知馮樂進，兩人都將刀抽出來。白雲雖然看不到那人，但老是覺得他就在附近窺伺，令人心驚肉跳！

好不容易方挨了一個時辰，連忙喚醒白露和常恨春。如此周而復始，各自睡了三個時辰，天色經已大亮，這時候又要立即解決肚子，是以喝了點水後，又進樹林找果樹。

却原來樹林雖大，但長果子的樹並不多，有些還未成熟，有些不曾見過的，又未知可否進食，是以走了很遠才找到一棵棗樹。那棗子已長大，大概是氣候水土有異，比大陸的棗生得早。

四人大喜，爬上樹吃了個飽。白露道：「咱們多摘一些，帶回去今晚吃……」

「咦，你們看！」白雲忽然輕叫一聲，手臂向前一指，衆人隨其指望去，見昨天那人爬在一棵大樹上，背向着這邊，聚精會神，不知在看些什麼，距離這邊約莫二十來丈。

馮樂進訝然道：「這小子在做什麼？」四人躡手躡脚走過去，尚未到樹後，忽見那人自樹上向前躍下，常恨春迅速躍上去，站在他適才站立的位置。

只見那人手持破劍，站在四條三四尺長的大蛇中間，那四條蛇全部都支起身，對他吐信，四人在樹後見狀甚是驚奇。

忽然那人背後那條眼鏡蛇首先發難，那人背後如長眼睛，身子微微一側，長劍反手劈出。這一劍毫無架式章法，但速度之快，方位之準，令人眼花撩亂！

與此同時，其他三條蛇亦同時發動攻勢！那人一劍斬斷眼鏡蛇，身子便跳起，一個沒頭觔斗，翻過前面那條蛇，落地時蹲伏下，但隨即又彈起，恰好那三條蛇亦轉過身來，發動第二次攻擊！

那人左手五指一合，奇準無比地捏住一條青竹蛇的七寸之處，劍光過處，斬了另一條，而右腿却與長劍同時發動，凌空將第三條蛇踢飛！

那蛇反應雖快，但來不及纏住其腿，已被踢飛落在一叢草裡，青草一陣聳動，眨眼已不見！

那野人左手仍然抓住青竹蛇，轉身望向常恨春等人，那目光就像一頭猛獸，叫人心悸！

剛才看了一陣，令到四個高手震驚，其出手之疾之準，都是前所未見的！是故一時間竟無人開腔！

那人看了一陣，彎腰將地上的蛇撿起，轉身去了。馮樂進低聲問道：「帮主，咱們追不追去！」

常恨春覺得那人對已等雖有戒備之心，却無敵意，沉吟間，又聞白雲道：「常帮主看得出此人藝出何門何派麼？」

常恨春搖搖頭，道：「他的武功似是學自野獸的搏鬥動作……這樣說來，那神秘客可能與他無關了……」

忽然白露又道：「大哥，你瞧那漢子上山去了！」衆人抬頭望去，果見那人已上了山，正回頭望着他們，大概覺得常恨春等人並無惡意，又自顧自地走了，轉過一塊岩石，便已不見。

常恨春道：「此人警覺性極高，咱們悄悄跟着去看看，小心與他保持一個距離！」其他三人都沒有異議，當下出林登山，到那塊岩石附近，更是盡量放輕聲音，可是就在他們靠近岩石時，石後突然飛出一道人影來！彷彿正是那野人，白雲見他衝向自己，立即揮刀砍去！

只見那野人單足立地，上身向後一仰，擰腰一旋，同時左臂翻起，五指如同貓爪般，落在刀脊上便緊緊攫住！

白雲大驚，左掌向其胸膛擊去，他反應不可謂不快，可是野人比他更快！只見白光一閃，其右手長劍已指在白雲的喉頭上！

白雲那掌再也印不出去，「野人」則慢慢直起身來。白露抽出柳葉刀就想上前搶救，却讓常恨春一把拉住，低聲道：「不可魯莽！」迅即又提高聲音道：「咱們的而且確是因沉船被風浪擊沉，漂流到貴島的，對閣下沒有敵意，若有冒失之處，請你高抬貴手！」

馮樂進接道：「不錯，咱們只想到處走走，不知道你在這裡！」

白露則大聲道：「你到底放不放下長劍？」

「野人」沉吟了一下，收了長劍，左臂一掄，白雲便向後退了兩步，一張臉比雪還白！堂堂的白鶴帮帮主被人一招便制服，實乃奇恥大辱，傳將出去，他還有顏在江湖上混嗎？

白雲猛吸一口氣，沉聲道：「閣下好武藝，白某佩服得很，今日受益良多，異日必有所報，盼閣下將大名見告！」

「野人」臉上露出迷惘之色，也不知他是不曉漢語，還是聽不出白雲說的是反話，常恨春心思玲瓏，忙道：「咱們願與閣下交個朋友，我叫常恨春，你叫什麼名？」她盡量說得顯淺。

「野人」喉裏發出一個字，四人竟無人聽得出他說的是胡、是虎還是符。常恨春想再問清楚，「野人」身形一閃，已竄進石後去了。

常恨春略一沉吟，慢慢走過去，邊說道：「請問這島叫什麼名？島上有沒有船。」她內心十分緊張，右手落在劍柄上，說到那船字，已至石後，却已不見「野人」！

常恨春一怔，快步奔過去，忽然旁邊有個人聲：「虎……虎……虎島！」不但生硬，而且腔調甚怪。

常恨春一轉頭，這才發現那塊石極大，中間凹了進去，約莫有丈餘深，「野人」便坐在石洞裏，正用劍剖割適才他殺的蛇。

常恨春只覺毛管悚然，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臉上却堆下笑容，道：「原來這裡叫虎島？你的名字便是虎？貴姓？」

「野人」點點頭，脖子上青筋凸起，半晌才迸出一個字來：「胡……胡虎！」大概他極少與人說話，因此即使是極簡單的一句話，也費了他許多勁。

常恨春又問：「這島上還有什麼人？」她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

胡虎搖搖頭，這時候，白雲兄妹和馮樂進亦走過來了，白露問道：「那石上那隻虎是誰刻的？」

她連續問了三遍，胡虎臉上才露出笑容，用手指指自己。石洞一角有一堆灰燼，不斷冒着煙，胡虎用一塊極薄的木片撥開灰，裡面露出一團紅光，他又將木片伸了進去，不久那木片便「蓬」的一聲燃燒着了。胡虎再將木片放在一堆乾草上，乾草也燒着了。他一邊把枯枝放進乾草堆上，一邊以手指着嘴巴，嘴巴不斷張開又合攏，常恨春四人望了一眼，都不明白。

胡虎將一條鐵綫穿進蛇肉上，放在火上烤，又指指地上那一堆已除去內臟的蛇肉，再指指火堆。這一次他們都明白他的意思，但都搖頭。

白露忍不住問道：「你為何要將蛇放在火上烤？是為了消除毒素？」

胡虎脖子上的青筋又突起，半晌方道：「吃！」四人不由自主又退了一步！尤其是白露看見蛇已心底生毛，怎能想像有人會吃這種東西？只覺心頭作悶，幾乎嘔吐起來。

未幾蛇肉已烤熟，胡虎伸手自一張大樹葉上抓了一撮白色的粉狀東西，抹在蛇身上，低頭便往蛇肉上咬去，咬得吱吱作響，甚無禮儀，可是任誰見狀都知道他吃得十分開心，只聽他抬頭又說了一個字：「好！」

他風捲殘雲，眨眼間將那截兩尺長的蛇吃得乾乾淨淨，又用鐵綫又串第二條。「吃，好吃！」他目光誠懇地望着常恨春，接着將蛇肉遞給她。

常恨春這才知道他要請自己吃蛇肉，她正在猶豫，馮樂進踏前一步，伸手要去接，誰知常恨春下了決心，快一步將那串蛇肉接去，道：「謝謝你！」言畢蹲在火堆

前，將蛇肉放在火上烤。

白露問道：「你常吃蛇？沒有毒？」胡虎先點頭後又搖頭。白露再問：「你為何要在岩石上刻一隻老虎？」

胡虎結結巴巴地道：「我名叫虎……我打死一隻虎……」他指指圍在腰上的虎皮。「虎很大力……我打死牠，很高興！我要讓人知道……我是打虎……英雄！」

白露等人臉臉相覷，至今方肯定張冠李戴，錯把這野人般的打虎英雄，當神秘客，至流落荒島！

猛虎歸山

忽然馮樂進道：「此是孤島，怎會有老虎？」

胡虎攤攤雙手，抓起一把「白粉」，指在蛇肉上，常恨春忙問：「這是什麼？」

「這……叫……從海裡取來的……咸的……」

「是鹽？」

胡虎高興地用力點着頭。「快吃……很好吃！」

常恨春咬了一口，入口甘香，不由食指大動，加上連日不曾吃過肉類，眨眼間，已將那截蛇肉吃個精光。馮樂進忍不住道：「俺也來試試！」不料白氏兄妹亦伸手去抓蛇肉，胡虎樂得呵呵大笑。看來此人心地十分善良，也很想與人交友。

常恨春對於他充滿了疑問，不禁問道：「胡兄弟，你怎會流落在這裡？」

「我，有人帶我來……是八歲……那人放下我便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

常恨春這才發現他說話亦有齊魯口音，是故又問：「你家鄉何處？是誰帶你來的？為什麼將你放在這裡？」

「我自小便跟我義父……在萊陽……膠州……」胡虎說話逐漸流利，但仍然十分吃力。「是義父帶我來的……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將我放在這裡……」

「你來這裡有多久了？」

胡虎臉上浮起痛苦之色，道：「我忘記了……是很久很久了……」

白露插腔問道：「你今年幾歲？」

胡虎搖搖頭，白雲又問：「你沒父母？你義父叫什麼名？」

「義父說我是孤……孤兒……義父叫老胡……」

「老虎？」

胡虎用力搖着頭。「是胡，胡虎的胡！他本事很大！」

白雲看了常恨春一眼，兩人迅速思索了一下，十多二十年前，齊魯一帶可沒有一個姓胡的高手，估計是三四流角色，對付鄉勇市井之徒，自然綽綽有餘，小孩子見識有限，加上感情關係，自然目為英雄！當下常恨春改了個話題：「你在這裡怎樣生活？是誰教你的武功？你這把劍是誰給你的？」

「義父留給我的……我，我不懂什麼武功……小時候，義父只教我紮馬、練氣力……生活？什麼叫生活？」

常恨春不由默然，生活這兩字實在不好解釋。白露搶着問：「你為什麼不離開這裡？」

胡虎露出無可奈何之色，指指四周的海水，示意不能離開。白露嘆道：「你義父眞不是人，將一個八歲的孩子留在這裡，你們是乘船來的？」

胡虎痛苦地點點頭，忽又道：「老虎也是他帶來的，還有一些蛇、兔子、果樹……他陪我留在島上一個月，說以後來這裡養老……但不知後來他為什麼跑了……」他一臉都是疑惑之色：「有一天，我醒來時，不見他了，只見他的劍。」

他說着抽出那把有十多個缺口的破劍來，道：「就是這一把……後來我跑去海邊，見船已去了很遠了，我哭了……哭了很久，直至肚子餓了……我費了半天的工夫，才抓到一隻兔子，殺了牠用火烤熟來吃……對啦，他還留下一包鹽，在船上又對我說鹽的好處，教我怎樣用海水晒成鹽。」

白露罵道：「這老匹夫腦袋有問題，他一定是個瘋子！」

常恨春忽然問道：「你想不想離開？」

胡虎一呆，忽然大叫一聲，突然在地上連打幾個跟斗，白露驚道：「他瘋了？」

常恨春道：「他高興！」

胡虎問道：「你們有船？」

常恨春搖搖頭，道：「但咱們可以造船！」胡虎笑容稍歛。

常恨春忙道：「我們懂得造船！」

胡虎伸手來拉她的手。「我帶你們去找木材！」

常恨春忙又道：「不用急，過幾天再造未遲！嗯，你義父還有幾個義子？」

「跟我在一起的有三個，一個叫熊，一個叫龍，還有一個叫豹！」

「他憑什麼賺錢來養你們？」

胡虎搖搖頭，一臉不解之色，似乎他以前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這時候，其他人的蛇肉亦已烤熟，三人吃後讚不絕口。

白露忽然道：「胡兄弟，咱們到四處走走，等下再來找你！」胡虎高興地點點頭，四人由前面下山，他却向山後跑去了。

白雲道：「小心這小子，不知他去後山幹甚麼！」

常恨春笑道：「白帮主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這人長期獨居，毫無心機，不必担心！」

白雲恨恨地道：「剛才你沒有看見他，像一頭猛獸般？這種人只有野性，而無人性！」

常恨春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看未必！他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不凶猛一點，如何能跟野獸搏擊？又如何能夠生存？這是環境造成的，未必是他的天性！」

白露接道：「對啦，他義父帶他來這裡，放下一頭老虎，眞令人費解，若要殺他，一劍便可以結果，何須費這許多勁？」

馮樂進道：「二帮主剛才不是說他腦袋有問題麼？」

常恨春道：「我看未必！假如他義父要害死他的，又何必留下一把劍給他？他有可能是故意安排的，要讓他在大自然中鍛練成一頭聽話的『猛獸』，將來好供他驅策！」

話音一落，白雲脫口道：「有理！那

老胡可眞是一頭豺狠，想不到竟有這種狠心的人！」

常恨春笑道：「而這個人也有可能便是那位神秘客！說不定華山、峨嵋、青城等派的掌門便是讓他其他三個義子熊、豹、龍擄去的！」

馮樂進道：「他擄走九大門派掌門，用意何在？是爲了獨霸武林？」

「有此可能！」常恨春又道：「所以咱們此刻也不能說毫無收獲！」

白露道：「姐姐懂得造船，這點小妹不敢懷疑，但造船要有許多工具，還要有其他材料，此處除了有取之不盡的木材之外，一無所有，如何造之？」

常恨春嘆息道：「我何嘗不知？不過與此子爲敵對咱們毫無好處，何不先討好他，結爲朋友？」

白雲嘿嘿笑道：「常帮主智謀高人一等，白某佩服之至！但白某就不相信，憑咱們四個人，殺不了他！」

常恨春道：「胡虎自小與獸爲伍，有野獸般的感覺，他殺人的本領，與咱們不同，無跡可尋，即使能殺死他，恐怕咱們四個人之中，非有一兩個人死傷！白帮主高瞻遠矚，也許另有奇謀妙計也未定！」

白雲乾笑道：「白某不才，不敢當常帮主盛讚！何況是次出海亦是以你馬首是瞻！」

常恨春道：「就此決定！咱們先到四周走一匝！」

* * *

這虎島原來面積頗大，有山有林，有海灘也有懸崖，島上果樹頗多，小獸亦不少，短期之內飲食倒不成問題！但要他們在此終老，自然無人有此雅興；然而此處距岸甚遠，極目望去，不見有船，憑島上的樹木編木筏或獨木舟，難以橫渡波濤洶湧的大海，眞是無計插翅高飛！

四人悶悶不樂地返回胡虎的住所，只見他摘了許多果子，正在一旁宰兩隻野兔，見到他們回來，十分開心。白雲等人都沒有好氣，唯有常恨春不斷逗他說話。胡虎大概十數年來，第一次接觸人類，心態十分複雜，時喜時愁，時又甚爲自卑，不過他顯然好奇心大於一切，不斷問東問西，常恨春不厭其詳，教他以言語表達。

吃過「飯」之後，胡虎就在石洞旁邊當着衆人撩起胯子下之虎皮，白雲喝道：

「你幹什麼？」

「撒尿！」

常恨春忙道：「當衆小解是失儀，何況有婦女在旁，更爲失禮，以後應該到遠一點去，不要讓人看見！」胡虎哦了一聲，向山後走去。

白雲笑道：「常帮主幾時做了他的師長？」常恨春知道話中另有含意，不答他。白雲道：「咱兄妹告辭了，留帮主陪他竟夕相談！」

馮樂進怒道：「白帮主，你這是什麼意思？」

白雲哈哈笑道：「白某本無他意，馮堂主要胡猜，也只好由你！」言畢與白露下山去了。

馮樂進低聲道：「帮主，這姓白的不堪爲友！」

常恨春道：「他既淺薄，又何必與他計較？」

說着話，胡虎又回來了，他興緻勃勃地問岸上人之生活情況。常恨春爲了討好他，一一照答。馮樂進忽然道：「帮主，屬下失陪一陣！」

他去後不久又回來，道：「帮主，夜深了，你不早點休息？」說着向常恨春連打眼色。常恨春忙向胡虎告辭：「胡兄弟，明天再談吧！」

兩人走到大石後，常恨春問道：「你如此神秘，發生了什麼大事？」馮樂進附耳對她說了一番話。月色之下，只見常恨春青臉發紅，鄙然道：「想不到白氏兄妹竟會做出這種事來！眞是難以相信！」

馮樂進忙道：「帮主不信，可下山去窺……」

常恨春斥道：「混帳！兄妹竟做出這等禽獸行爲來，還要本帮主去偷窺！你視本座爲何物？」

馮樂進急忙謝罪，常恨春心中暗道：「原來他們兄妹做出這種亂倫的事來，必是被那神秘客所知，因此迫他們倆赴約，難怪他倆不敢張揚……」回心想起自己亦有把柄被人抓住，臉上不由又是一熱。

馮樂進見她臉色晴陰不定，怎猜得到她的心事，站在一旁不敢多言。常恨春輕咳一聲，問道：「找到歇息的地方否？不可與他倆接近！還有，這件事不可對人言，就當作自己沒看到！」

「是，屬下明白。」馮樂進恭聲道：「帮主，由此下去，有塊平坦的草地，還有岩石作屏，可是個理想的好地方！」

「帶路！」

* * *

胡虎多了四個人陪伴，每天都十分高興，但常恨春和白雲等四個人，臉上的笑容却日少一日。好不容易方挨了七八天，白露已耐不住了。「姐姐，反正在這裡等死，不如編個木筏，冒險跨海，還有一綫生機！」

常恨春道：「妹子何必心急？你道姐姐不想回去？反正島上有食物，餓不死人，爲何不再等等？」

「等什麼？等天上掉一艘船下來？你看，這幾天，幾時見過有船在海面航行？」

常恨春微微一笑道：「妹子既然心急回去，你去砍樹，愚姐再教你編。」

白露一怔，問道：「姐姐不想回去？」

「不，愚姐只不想在這個時候冒險！」

白露望了白雲一眼，一扭頭飛進一座樹林，白雲忙跟着進去，勸道：「妹子，常帮主說得有理，木筏怎擋得大風浪？還是再耐心等等吧！」

白露轉身問道：「好，你說再等多久才肯冒險？」

白雲沉吟道：「再等一個月吧！」

* * *

日子雖然難過，但一個月的時間，終究不長，正當白氏兄妹不知該走還是再等的時候，馮樂進却在山頂，呼叫起來：「白帮主，有船來了！」

聲音傳到山下，白氏兄妹大喜過望，忙不迭跑上山去。到山頂，果然見到有兩艘船，在遠處視綫之內，似向虎島駛來。

胡虎訝然道：「我十多年來未見過船

了！」經過個多月的不斷交談，他如今說話，比以前已流暢得多了！

那兩艘船越來越近，馮樂進忽又嚷起來：「這是本帮的船！一定是于總堂主，派人來找尋咱們！」

常恨春雖然沉着，這時候亦有點失態，跳了起來，用力揮手，道：「一定是于雷派人來找咱們！」

白露喜道：「咱們有救了，眞是皇天有眼！」

白雲看了她一眼，忙道：「妹子，你得先感激常帮主才對！」

常恨春道：「你不必多說，總之咱們一齊來，便一齊回去！」

說話間，兩艘船又駛近了些，桅上的旗幟已隱約可見，馮樂進興奮地砍下一根大樹枝，緊張地揮動着，冀圖引起船上的人的注意。

俄頃，只見船頭上出現了許多人，那些人亦揮手示意。白露激動地道：「他們發現咱們了，快下山去！」她首先奔下山。

常恨春轉頭見胡虎像傻了一般，眼眶含淚，料亦是十分激動，便道：「胡兄弟，你跟咱們回大陸去吧！」

胡虎說話又結結巴巴起來：「想……想不到……想不到，我還能夠回萊陽！」說罷轉身跑進石洞，只見他插了劍出來，跟着常恨春下山。

五人到岸邊，那兩艘船，已開始泊岸。未幾泊定，船上拋下碇來，穩住船身。船首那大漢是飛魚帮海獅堂堂主江源，他抱拳道：「帮主，請恕屬下來遲了，未知大功告成否？」

常恨春道：「上了船再說！」五人先後上船。心中喜悅之情，筆墨難以形喻，船上飛魚帮帮徒都上來參見帮主。

江源望着胡虎，道：「這位是……」

胡虎乍見一大批陌生人，怯生生地道：「我……我叫胡虎！」

常恨春將經過簡述了一下，江源道：「原來是一場誤會，却讓帮主受驚了！」

「你們怎會找到這裡？」

江源道：「于堂主見帮主許久不回去，恐生意外，所以派了五十艘船，每兩艘一組，到處找尋帮主。那天馮兄抓來了漁民，盤問時，咱們在旁邊，依稀知道大概的距離，萬幸找到了，其他兄弟的船，都在附近一帶，待屬下放射烟花通知他們！」

俄頃，船上飛起兩枚紅色的烟花，在半空爆開，胡虎驚嘆一聲。常恨春忙令手下收碇啓航。

那兩艘船每駛兩三里便發射烟花。到次日，方遇到其他組的船，常恨春令他們去通知其他船隻，江源這艘船便向西直駛。

自從胡虎上船之後，反而有點悶悶不樂，常恨春詢之原因。胡虎抓抓頭皮，道：「我，我去萊陽有什麼用？義父他如果要我的，又怎會將我丟在島上？」

常恨春笑道：「原來你是爲此發愁？這還不簡單？你便到我帮內去！」

胡虎傻乎乎地道：「我什麼也不懂，你……你不嫌我？」

「誰說你什麼都不懂？我還想邀你加入本盟哩！」常恨春拍拍他的肩上，道：「你放心，憑本帮幾千個人，還怕找不到你義父？」

胡虎有點負氣地道：「我還找他作甚！」

常恨春又再拍拍他的肩膊，道：「你跟着我，總之不會讓你被人欺侮！」

胡虎忽然一把將常恨春緊緊抱住，感激地道：「姐姐，你對我眞好！以後誰欺侮你，我一定殺了他！」

常恨春嘴角露出一絲得意之色，輕輕推開他，道：「以後你不要這樣……讓人看見人家會笑話！」胡虎似懂不懂地笑笑，終於放開了手。

常恨春故意裝出嬌羞之態，轉身道：「我叫人送衣服給你換上！」說着跑上甲板。胡虎望着她的背影發怔，只覺得剛才抱她的時候，溫香柔輭，十分舒暢！

* * *

船在大海裏航行了十二日，終於見到陸地，白露忍不住歡呼起來，白雲的臉上則仍佈滿了陰霾！

第二封信

白露回頭見到大哥臉上担憂之色，心頭亦是一沉，正想安慰他幾句，忽見常恨春走了過來，道：「看山跑死馬，別看大陸已近在眼前，最低限度還要半個多時辰，方能到達！」

白雲問道：「常帮主，今日是什麼日子？」

「八月十七日。」常恨春臉色亦十分沉重。

白雲苦笑一聲：「已逾了神祕客約定之期，未知常帮主有何良策？」

「如今也不知道他有沒有上門，豈能訂策？」

白雲乾笑一陣。「常帮主智勇均勝鬚眉，豈有束手待斃之理？」

「白帮主過譽了！」常恨春頓了一頓方道：「兩位請到艙內說話去。」

白雲兄妹隨常恨春下艙，常恨春將艙內的手下全趕上甲板，道：「兩位請坐，白帮主素來處事沉着，而且利害得失看得準，照理腹中必已有應付之方案，小妹祈能聆聽！」

白雲哈哈笑道：「白某本想聽聽常帮主的大計，怎地常帮主反問起我來了？」

白露急道：「大哥，姐姐，現在是什麼時候？既然大家結盟，便該同心合力才對，還兜什麼圈子！」

白雲瞪了她一眼，默默無語，船艙內沉默了好一陣，還是白露忍不住道：「你們不說，待小妹來說，乾脆大家將雙方的精銳集中在一起，我就不信那人有三頭六臂之能！」

常恨春微微一笑，道：「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有許多困難……」

白露快口搶着道：「只要彼此同心同德，還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困難？」

常恨春素知她的性格，笑道：「好，就說集中人馬在一起，集中在貴帮，還是集中在敝帮？假如集中在敝帮的話，費用由誰負責？驟然多了一千幾百個人，食的、住的都是個大問題！」

白露瞠目以對，白雲忙道：「這是個笨辦法！治本良方須將神祕客人一舉逮住……」

常恨春冷笑道：「不錯！小妹正想聽聽白幫主的逮人良策！」

白雲苦笑道：「假如白某早有辦法，還須冒險出海，以至幾乎葬身大海乎？」

「小妹情況與你一樣！」常恨春道：「既然如此亦不必多說了，待回去之後，了解了情況，再互通聲息吧！未知兩位要不要在敝幫盤桓幾天？」

白雲道：「白某出來已久，恨不得立即插翅飛回去，日後有機再到貴幫造訪吧！」

常恨春道：「如此小妹令他們就近靠岸，先送兩位上岸！」

* * *

白雲兄妹上了岸之後，船便向飛魚幫的所在地——長島進發。半炷香工夫之後，船便泊在碼頭了，碼頭上的飛魚幫幫徒紛紛上前迎接。

常恨春未曾下船，便大聲問：「幫內可有事發生？」衆皆曰沒有。常恨春又問：「嚴總堂主在何處？」

「在幫內，于總堂主亦回來了！」碼頭上的幫徒爭先恐後地回答。原來飛魚幫內堂總堂主是嚴芳，而于雷則是外堂總堂主，一主內一主外，分工甚爲精細。

常恨春帶胡虎上了碼頭，直趨總舵。于雷和嚴芳早聽到消息，在大門口迎接。

「辛苦兩位總堂主了！」

于雷聲如霹靂。「幫主平安回來，咱們便放心了！」

「託幫主之福，幫內十分平靜，未知幫主此刻可有收獲？」嚴芳說話時，一對眼睛卻不斷望着站在常恨春背後的胡虎。

常恨春忙道：「進大廳再說，嚴堂主請派人收拾一間乾淨的靜室，給這位胡兄弟歇息！」她又爲他們介紹了一下，一行人便走進大廳了。

衆人見到常恨春帶個陌生的男人回來，心中十分奇怪。常恨春着人帶胡虎到內宅去，便先將此行的經過，以及胡虎的身世，略說了一遍。

于雷怒道：「想不到白鶴幫的人如此不顧道義！白雲不是人養的！」

常恨春揮揮手，道：「這件事也怪不得他們，事實上全部人過去，確實有危險！以後不可再提。」

嚴芳問道：「幫主做事素來不會無的放矢，帶那姓胡的回來，必有深意，幫主可否剖析一下？」

常恨春道：「既然本座不會無的放矢，又何須多問？」

嚴芳道：「不然，幫主如果沒有明確的指示，咱們日後如何對待他？」

常恨春笑道：「不愧薑是老的辣，嚴老對任何人都有不屈不撓之精神！」

那嚴芳年已花甲，故常恨春以老稱之。當下嚴芳正容道：「屬下認爲只有如此才是忠於本幫，忠於幫主！請幫主明察！」

「本座豈有不知之理？亦無怪之意！相反本座一向都很敬重你！」常恨春頓了一頓又續道：「本座欲邀他入幫，並封他爲貼身保鏢領班，日後大家都得將他當作兄弟！」

廳內諸頭目心頭都是一愕，須知常恨春一向十分要强，萬料不到她如今竟要找保鏢！何況還是個無名小卒！

于雷乾咳一聲，道：「幫主有難，屬下們理當盡力保護！這個……胡虎能否信任，却頗成問題！」

常恨春笑道：「原來你們還不知道！胡虎一招便制服了白雲，你們認爲他的武功如何？」

此言一出，廳內諸頭目，盡皆失色！須知白雲的武功應與常恨春在伯仲之間，他一招受制，此人武功之高，豈非深不可測？

常恨春道：「也難怪你們難以置信！蓋胡虎的武功是習自各種野獸，與常人武功不同，沒有路數可捉摸！此人本座尚另有妙用，不可將此事告訴任何人！另者，梅花堂和鰻魚堂堂主懸缺，請嚴老另選賢能，散會！」

話剛出口又道：「且慢！由即日起，便須小心戒備，不可讓陌生人走進來！請于堂主協助嚴老調配人手，巡邏各處。晚飯後，請嚴老到後宅找本座！」

* * *

常恨春熟睡了半天，醒來時已近黃昏。侍兒金菊聽見聲響叩門進來。常恨春問道：「有事麼？」

「幫主，您帶來的那個男人，來找了你幾次，說要見您，被小婢擋駕！」

常恨春微微一笑，道：「先拿水給我！」

金菊取了一盆水進來，服侍她盥洗，又替她梳頭。問道：「幫主，那姓胡的，見不到您，甚是情切，嘻嘻，他是不是幫主的意中人？」

常恨春年紀已不小，但到底尚是處子之身，未經人道，聞言嗔道：「死丫頭，你敢再胡言亂說，便教人割下你的舌頭！」

金菊吐吐舌頭，道：「其實幫主也該找個人了，瞧那姓胡的，雖然像個黑炭鬼，但壯健結實，又十分憨厚，可也……」

「住嘴！」

金菊見她眞的發怒，不敢再說。常恨春腦海中突然閃過在船艙內讓胡虎緊緊抱住的情景來，心底泛起一陣甜蜜，男人到底跟女人不同，就像一座巍峨的山！

胡虎當然不是她理想的對象，但他憨厚……這一點最是可取！忽然她心頭一跳，似有警覺，喝道：「外面是誰？」

房外傳來一個年青而响亮的聲音：「啓稟幫主，屬下岳朗星！」

常春恨問道：「什麼事？」

「那胡虎在後面大吵大鬧，說一定要見見你……屬下沒有您的命令，不敢進來！」

常恨春道：「知道啦，告訴他，稍後本座便去看他！」她又低聲叫金菊取一襲裾裙，讓她換上。金菊有點奇怪，因爲常恨春常穿勁裝，裾裙放在櫃內，只是聊備一格，但刹那，她又因意會而露出微笑。

* * *

胡虎見岳朗星把酒菜端進房來，大聲道：「我不吃，我要見常……常幫主！」

「幫主無空，她說稍候才來看你！」

話音剛落，常恨春的聲音已在其後响起：「你出去吧，不用在此服伺了！」

岳朗星大約廿六七歲，人頗精明，武功亦有一定造詣，他的職位是香主，專管後宅的大小事務，當下應聲而退。他的住所便在後宅，距離胡虎的居所不遠。

當他推門進去，床後忽然走出一個臉上戴着人皮面具的人來！岳朗星急忙開了一縫門，向外看了一下，又再將門閂上，道：「你怎來了？」

那人道：「哼，這時候他們都在吃飯，怕什麼？你不歡迎我麼？」

岳朗星連忙堆下笑臉，道：「師父大駕光臨，弟子歡迎還來不及，只是……」

「不用多說廢話了！今日常恨春帶什麼人回來？」

岳朗星將所知告訴了那人，那人目光一閃，露出一絲邪惡的笑意，忽然道：「過來！」岳朗星依言走過去，却有點胆顫心驚的模樣，那人附在岳朗星耳邊說了幾句話。

岳朗星臉色一變，澀聲道：「師父，這個弟子……如果讓人發現，弟子便得腦袋搬家！」

「無用的小子，事成之後，你有數不盡的好處，何况還有我保護你！這幾天我且住在這裏，總之依爲師之令去辦，保証大功告成！」

岳朗星對他似甚爲畏懼，唯唯喏喏，不敢反對。

* * *

胡虎見到常恨春，不知如何反而有點手足無措起來，常恨春也有點不大自然，强笑道：「您認不得我？」

「你，你……」胡虎結結巴巴地道：「很好看！」

常恨春臉上倏地升起兩團紅暈來，嗔道：「想不到連你也會胡說八道！」

胡虎一張臉漲得更紅，急道：「我……我不是胡說……八道，你今日眞的很好看！」

常恨春又羞又喜，又是尷尬，她因臉上有一塊青斑，甚碍觀瞻，從來只有人讚她武功高，本領高，從未有人當面讚她好看的，當下一時間竟然不知道如何應付。

胡虎見她不說話，更是焦急，問道：「你，你不相信我的話？」

常恨春乾咳一聲。「不要再說話了，菜快涼了，還不吃？」

「是是！」胡虎連忙拉椅坐下，抓起竹箸，常恨春見他握着如握筆，不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胡虎道：「我不會……你教我！」

常恨春敎他用箸，告訴他每一個菜的名稱，胡虎幾時吃過這種東西？連呼奇怪。「怎地這兔肉的味道，跟俺吃的不一樣？」

常恨春不由大笑起來，胡虎傻乎乎地道：「我又說錯了？」常恨春覺得跟他在一起，煩惱全消，忘記了什麼幫務，什麼名利。

胡虎見桌上有個壺子，便拿來倒了一杯，仰頭便喝，不料竟然嗆咳起來，常恨春早已笑得彎起了腰。「這，這水……怎地好像火一般……」

常恨春笑了好一陣，才說得出話來：

「這是酒，不是水！」

胡虎未習過內功，又未喝過酒，雖只一口，臉已薰紅了，像煮熟的蟹一般，喘着氣道：「我小時候，聽義父說過，却未喝過，原來酒並不好喝！」

常恨春斟了一杯，一仰脖便喝乾，道：「如何?男子漢大丈夫，沒有人不懂喝酒的！」

胡虎一聽，忙又斟了一杯，常恨春忙叫他慢慢喝，先小口喝。兩人談談說說，胡虎一時興起，拋下竹箸，用手去抓，常恨春止之，胡虎道：「俺野慣了，這裡規矩太多，好不悶煞人！」

常恨春問道：「你鬧着找我作甚?」

胡虎結結巴巴地道：「我一個人很悶，很想跟你在一起！……」

常恨春臉上又紅了，道：「那我找個人來陪你！」

「不，我只要你……那些人……我都不喜歡，只有你對我好！」

常恨春正不知如何回答他，門外有人道：「啓稟帮主，有人送信來！」

常恨春乾咳一聲，問道：「是誰送來的?」邊撿視一下衣裙，然後開門。

送信的是位帮徒，道：「有個小乞丐拿來的，說受人所託！」

常恨春見信封上只寫常帮主親啓，沒有下欵，急忙撕開封口，取信箋出來。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字：帮主竟敢失約，胆量令人佩服！特赦你一遭，日內將另函通知下次約會之日期及地點，再敢失約，吾即不客氣矣！下面畫了一隻老虎，跟上次一模一樣！

常恨春心頭一沉，急道：「快請嚴堂主到內廳等我！」她掩上房門，道：「胡兄弟，你自個吃吧，我有急事要辦！」

胡虎急道：「我跟你去！」

「用得着你的話，我自然會請你！」

胡虎見她要走，一把將她扯住，道：「姐姐，你還來不來看我?」

常恨春心頭一顫，低聲道：「你是我兄弟，我自然會來看你！」

胡虎又道：「你今日很好看，你以後還會穿這套衣裙?」說着又一把將她抱住，常恨春嗅到他身上的男人的氣息，雙脚發軟，過了一陣才掙扎得開，待要叫他以後不要讚自己好看，又捨不得開口，一低頭便鑽了出去。

胡虎望着她的背影發怔，良久都收不回眼光。忽然岳朗星又出現在他面前，他沒好氣地道：「你來作甚?」

岳朗星道：「俺來陪你喝酒！大丈夫無酒不歡！」

胡虎不好意思地道：「這酒很辣，不好喝……俺以前未喝過！」

岳朗星笑道：「這還不簡單?這壺讓我喝，我拿另一壺薄一點的給你喝！」

* * *

常恨春像犯了罪一般，急急回房，換回常穿的勁裝疾服，再到內廳，嚴芳已在那裡等候了。她出示了那封信，道：「嚴老先看了再說！」

嚴芳看後問道：「字跡跟上一封一樣?」

常恨春點點頭，嚴芳又道：「屬下已問過那小乞丐了，相信他的確不知情！帮主準備如何應付?」

常恨春嘆息道：「我心頭已亂，正想聽聽你的意見！」

嚴芳想了一下，道：「上三次九大門派掌門人都是在外面落單時方讓人擄走的，只要帮主暫時不離開，屬下再嚴密佈置，料他再厲害，也動不了帮主一根毫毛！」

常恨春有把柄讓對方抓住(神祕客在第一次下函時，寫得一清二楚)，可是那種事又不能宣之出口，是以沉吟不語。

嚴芳人老成精，乾咳一聲，道：「帮主有何爲難之處?希望屬下能替你分憂！帮主說什麼，屬下一定守祕！」

常恨春考慮了好一陣，終於道：「因爲本座有把柄落在其手中，若不赴約，他揚言公開……」

嚴芳乾咳一聲：「那一定是很嚴重的事了?」

「不錯，假如讓他公開，則本座難再立足，望嚴老有以教我！」

嚴芳嘆息道：「難怪華山、峨嵋等派掌門，肯乖乖赴約……」他考慮了一陣，大着胆子道：「帮主，所謂把柄無非與聲譽有關，咱們又非什麼名門正派，大可以不必理他！」

常恨春寒着臉道：「這不變應萬變之法，若行得通，本座也無須出海冒險！」

嚴芳苦笑道：「如此屬下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了，目前只能做兩件事。一是靜候其來信約定日期和地點，二是加强防務！」

常恨春道：「加强防務的作用不大，最重要的是調配精銳，屆時埋伏在約定的地點，待他出現，便一舉將其擒下！」

嚴芳道：「屬下立即挑選人員，並加以訓練，一百個夠不夠?」

「差不多了，還有，請你派人給白鶴帮捎個信，也討他們那邊的消息！」

嚴芳道：「這個屬下自然會辦，帮主放心就是！帮主還有什麼吩咐?」

常恨春嘆了一口氣，道：「實在不甘心連對方是什麼人都不知道，便爲其所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要本座的人作甚?」

「也許他與帮主有深仇大恨，只不過帮主一時想不起而已！」

「本座自信有不少仇人，但想不出有那一位仇家，與華山、峨嵋等名門正派亦有仇者！」

嚴芳長身道：「帮主無須多想，目前最重要的是養足精神，屆時才可與他周旋，還有，屬下已代你下令，叫分舵的弟兄盡量趕來！」

「做得好！」常恨春亦站起來，忽然心頭一動，道：「替本座安排一下，讓胡虎住在本座的隔壁！」

嚴芳自無不許之理，當下常恨春又到總舵各處巡視。她雖是女流之輩，但處事公允，加上能力高，武功强，因此屬下對她都是心誠悅服。見到她來，都忙不迭行禮詢安，常恨春亦一一與他們打招呼，叫他們小心戒備。

一個香主道：「帮主大可以放心，咱們包保不讓一隻蒼蠅飛進來，您大可以安心睡覺！」眞是一呼百諾，刹那間，人人都表示欲與常恨春共生死。

常恨春心頭大爲安慰，憂鬱之情稍解，信心頓起，心想有此等肯賣命的手下，又何愁什麼强敵?當她回去時，脚步已輕快了不少。

常恨春的臥室甚大，房內亮着燈，她一手推開房門走進去，冷不防門後撲出一個人來，緊緊將她摍住。

一變再變

飛魚帮總舵內宅，竟被人潛入來，常恨春這一驚非同小可，右肱連忙向後一撞，可是因被摍得緊，沒處用力，這一擊力道有限得很，那人在其脖子後面喘着氣，却摍得更緊了。

常恨春正想高呼叫人，又聽那人喘着氣道：「好姐姐，我，我愛死你了！」却原來是胡虎！

常恨春又羞又惱又急，忙道：「你，你幹什麼?快放手！」

話音未落，胡虎早已空出一隻手來，將她後衣撕下來了！常恨春只覺得後胯熱烘烘的，趁胡虎鬆了一手，猛力一掙，果然讓她掙脫，她猛地轉過身來，但見胡虎赤身露體，醜態畢露，不由得心慌意亂，退了兩步。

不料此刻她已站近幾旁，這一退，便將燈推跌了，摔了個粉碎，房內登時一片漆黑！

外面已有人聲傳來，常恨春更亂，急忙關上房門，用力咳嗽，外面傳來銀菊的聲音：「帮主，發生了什麼事?」說着，胡虎又走上來，這次面對面緊緊摟着她。

常恨春恐鬧出去，半生「英名」盡喪，只得任由胡虎輕薄，沉住氣道：「沒事，本座不小心踢倒了燈……」

銀菊忙道：「那婢子再取一盞來！」

常恨春急道：「蠢才，本座要睡了，還要燈作甚，快去睡吧，莫來打擾我！」

她在胡虎的懷內只覺雙脚發輭，全身氣力已不知去了何處，銀菊的脚步聲剛遠去，又聞「嗤」的一聲响，上衣也被胡虎扯了下來了！

她雙手急忙一推，那裡還使得出力來?只覺得胸膛一陣痕癢，胡虎鼻嘴的熱氣，全噴到上面去了。接着身子一輕，已讓他橫抱起來，心裡不由暗駡一聲：「眞是寃家，想不到便宜了這小儍子！」

* * *

房內喘氣之聲漸趨平靜，却沒有人聲。良久方聽到胡虎道：「姐姐，我……你不怪我?」

「你毀了我的淸白，怎不怪你?只是……你情況與別人不同，不知禮儀，也怪不了你……」

胡虎聲音十分焦慮。「你以後不會不理我吧?」

半晌方聽常恨春道：「你以後叫我帮主，不可叫姐姐，尤其有人在的時候！要記住，這是命令！還有，未得我同意，不許進來這裡，也不許你對人說……」

「說什麼?」

常恨春嬌嗔道：「死人，你連這個也不懂！今晚的事呀，不許你對人透露一點丁，要不我還有臉見人麼?」

「是是……姐……帮主，今晚我，我很快活，你快活麼?」

常恨春心頭甜滋滋的，却又羞惱，嗔道：「你像一頭猛獸般，還問人……」

「我負責！」胡虎說話忽然俐落起來。「咱們成親吧！」

這句話像一桶冷水由常恨春頭上淋下，以她今時今日的地位，豈有可能嫁給一個不通世務，拳頭大的字只認得一籮的「野人」?

當下她坐了下來，道：「你已知道我有極大的痲煩……」

胡虎快口道：「我一定帮你渡過難關，雖死不辭！」

常恨春正要他說這句話。故意沉吟了一下，方道：「你和我的事，等我痲煩解決了之後再說！」

胡虎蠻有信心地道：「一定可以解決！」

「我叫你做什麼事，你都肯?」

「當然，你已經是我的……我的人，就算殺人放火，我也肯做！」胡虎八歲就開始在荒島生活，還不懂什麼叫妻子，只知道一個「公」的，跟一個「母」的，好了之後，便是一家人了，虎島上的野獸亦是如此。

「你知不知道有人要殺我?」

「誰?」

「還未調查到，所以十分驚恐……」

「他敢動你一根頭髮，我便將他當作蛇兒，一劍把他劈成兩截！」胡虎突然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常恨春，伸手將她抱住，道：「你不用害怕，萬事有我！」

常恨春依偎在他懷內，心中感慨萬千，萬料不到自己一向眼高於頂，以至蹉跎歲月，誤了佳期，最後却不明不白失身於胡虎！莫非這便是姻緣?

將來有何結果?將來的事太遙遠了！說不定自己過幾天就要死在神祕客的手中，還有什麼將來?

忽然胡虎又壓了下來，她雙手下意識抵住他，可是心中忽爾一嘆，暗道：「既然沒有將來，還是顧顧目前吧！這儍子對自己言聽計從，也非一無可取……」她又嘆息一聲，放鬆手脚，任由他施爲……

* * *

天還未亮，房內只剩下常恨春一人，她絕不能讓丫頭們知道她的「好事」！朦朧中又睡去，到她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

常恨春嬌慵懶梳粧，斜倚在床架上，心頭一片凌亂，沒法集中精神，對昨晚的一切，既悔又羞，又覺得甜蜜，恨不得拋開一切煩惱。

就在此刻，金菊來敲門，送水進來。常恨春問道：「有事麼?」

金菊道：「適才嚴老因不見幫主出大廳，來問過小婢，小婢答您尚未下床。」

常恨春紅着臉道：「以後一切都得守口如瓶，否則本座絕不客氣！」金菊不明所以，又不敢多問，只得唯唯喏喏。

金菊服伺了常恨春托起臉盆欲出，常恨春低聲問道：「那胡虎今早沒有再吵鬧吧?」

「沒有，他也還在睡覺哩！」

常恨春臉又是一紅，揮手說：「沒事

了，快拿早點進來，本座吃罷還要出去！」

* * *

胡虎果然十分聽話，幾番在門口見到常恨春，因常恨春未有表示，都不敢貿貿然過去。常恨春心中頗爲得意，忖道：「男人都是賤骨頭，給他點好處，便像狗兒一般，哼，他是什麼東西？不外是一件工具而已，何須爲他煩惱。」

忽然心頭翻起一個主意來，吩咐銀菊請胡虎過來。胡虎如奉綸音，急急而來，常恨春怕他胡來，沉着臉說：「本座仇敵隨時會來，你去找嚴老，隨他的手下接受訓練，他們都是要保護我的！」

胡虎雖然有點失望，但仍答應。常恨春又道：「慢來，你到那裡，要聽嚴老的命令，不得跟人爭執，否則你便給我返回虎島吧！」

胡虎臉色一變，望一望銀菊，終於垂頭道：「我不會……但假如他們欺侮我呢？」

「我自會命令嚴老約束他們，去吧！」

待胡虎去後，常恨春又差銀菊去交代嚴芳，須知萬一起衝突，胡虎除非不出手，否則必會殺死人！

如此平靜地過了兩天，第三天去白鶴幫的弟子已趕回來，呈上白露的信。原來白氏兄妹回去之後，也接到一封內容與常恨春相同的信，發信人自然又是神秘客。白露信中還希望常恨春有空去白鶴幫商量應付的辦法。

常恨春將信交給嚴芳和于雷看，兩人看後齊聲道：「幫主千萬不可離開本幫，若有事商量，只可派人交涉，或者反邀他倆到本幫來！」

常恨春冷笑道：「這個本座自然曉得！嚴老，你就依此替我起一封信回覆白鶴幫吧！」

常恨春處理了幫務，已是下午，她心想自己很久未練過武，一時興起，取了劍，去院子裡揮舞起來。俗語謂曲不離口，拳不離手，當眞沒錯，丟棄兩個多月便已有生疏感，常恨春暗吃一驚，練了一遍又一遍。

忽然旁邊傳來一陣掌聲，常恨春一回頭，便見到胡虎了！胡虎見她回過頭來，讚道：「妳舞劍眞好看！」

常恨春道：「你接受訓練完畢？」

胡虎道：「你們練的那種煩死人了，規矩又多，其實殺人還不簡單，偏這許多做作！」

常恨春笑道：「你使幾招讓我看看！」

忽然一個幫徒匆匆走進來，高聲道：「啓稟幫主，剛才又有一個小孩子送信來！」

常恨春忙將劍交給胡虎，接過信來，只見字體跟上兩封一樣，上寫常幫主親啓。常恨春撕掉封口，展信而閱，信十分簡單，只有廿五個字。

常幫主：九月初九，午時，沂山三山岩，逾時將自誤，知名不具。即日。

信末還是畫了一隻老虎。常恨春吸了一口氣，道：「立即通知各堂堂主及香主，晚飯開在大廳裡！」

她匆匆收起信來，胡虎忙問：「幫主，俺也去？」

「不，你等我！」常恨春匆匆走出大廳。

* * *

霎時之間，飛魚幫上下，都已知道，神秘客約常幫主在重陽節於沂山三石岩見面，大家都磨拳擦掌，盼能一舉將神秘客擒住。

當會散了之後，常恨春又與嚴芳和于雷去密室內商議，于雷提議先將那一百名精銳調離總舵。嚴芳問道：「于堂主有何高見？」

「重陽節距今尙有半個月，但相信神秘客一定會暗中監視，而且越接近重陽，監視便會越嚴，待他有了準備，屆時便不好對付了！」

常恨春頷首道：「于堂主言之成理！依你之見，該在何時調兵？」

「就在今晚，對方必定料不到，咱們行動會這般快，這一百名精銳離開本幫之後，再分批喬裝上路，先埋伏在三石岩附近，如此便可一擊即中！」

常恨春大喜，道：「好極了，這隊人馬便交由你指揮吧！」

嚴芳道：「不可，還是由老朽帶領，因爲老朽熟悉他們每一個人的特點！」

常恨春想了一下，覺得嚴芳所言極是，且他辦事沉着，有條不紊，比于雷更加適合這項工作，當下便一口答允了。「如此有勞嚴老了！」

嚴芳道：「事不宜遲，屬下告辭，重九之日再見！」言畢匆匆而去。

常恨春道：「嚴老不在，今後要請于堂主多操心了！」

「幫主放心，此乃屬下份內之事！幫主大仁大義！屬下萬死不足報！」

* * *

常恨春回房，門後又有一個人撲出來，抱住她的腰肢，這次她不用猜也知道是誰，故意沉聲道：「咱們不是已有協議，未得我同意，你不許進來麼？」

胡虎委屈地道：「適才妳不是叫我來等你麼？妳不知道我無時無刻不想念妳，只是妳不許我來找妳而已！」

常恨春給他強有力的手臂一抱，心又亂了，胡虎將她身子扳轉過來，火熱的厚唇便印在她臉上，讚道：「好香！」

常恨春嬌軀頓時一軟，叫了聲冤家，已讓胡虎抱上床。常恨春急道：「快將燈火吹熄！」

* * *

室內喘息聲此起彼落，帳裡滿床春光。

窗外一條黑影伏着，用一根小管輕輕刺穿紗窗，小管不斷噴出白烟，白烟一縷縷，慢慢離管，與空氣融合。

窗外那黑衣人的行動，却爲另一個黑影所監視，那人伏在假山後，靜靜地注視着。

就在此刻，幾個幫徒巡夜而來，當下那黑衣人迅速躍起，匿在屋脊之後。假山後那黑影待巡邏隊去後，突然貼地竄出，一直至胡虎房外，伸掌震開房門，閃了進去。

半晌沒有動靜，那人又由胡虎房內走出來，貼耳去常恨春房門上聽了一下，震開房門閃了進去。標前幾步，撩起帳子，

只見床上那兩條肉虫，倒作一堆，看來神志已經不清，他一指先戮在常恨春身上，又再封了胡虎的穴道，然後將他塞進床下。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快如閃電，難得的是他做起來不慌不忙，待弄好這一切，然後退回胡虎房內，房內窗子開着，窗外月光斜照，但見此人竟是岳朗星師父！

岳朗星師父又從窗子躍了出去，依然伏在假山後，隨即伸手往後揮動，在樹後走出一個人來，正是岳朗星，其師附耳在他耳邊低語一陣。

岳朗星邊聽邊點頭，臉上却有驚畏之色，其師低聲罵道：「胆小鬼，如今已騎上虎背，鬧出去對你也無好處！」

就在此刻，屋頂上又飛下一道人影，赫然便是那個向常恨春房內噴迷烟的黑衣人！黑衣人向四周望了一下，便向房內走去。

岳朗星師父急道：「快過去，一見到他便大聲呼叫！爲師必助你！」

岳朗星不得不遵令，戰戰競競，走到常恨春房外，剛好黑衣人用被子捲着常恨春抱了出來，他一見到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呼道：「有刺客，快救幫主！」他未待喊畢，已不斷後退。

黑衣人抽出刀來，向岳朗星砍去。岳朗星大驚跑出院子，向假山後跑去，可是却已不見了師父！

岳朗星見黑衣人抱着常恨春向屋頂躍去，又大聲叫了起來：「快拿刺客！」

利那間，鑼聲四响，岳朗星提劍亦躍了上去，大聲道：「俺剛才經過內室，見這廝從幫主房內走出來！」

與此同時，屋頂上已出現了許多飛魚幫幫徒，向黑衣人圍攏過來。

岳朗星心頭大定，爲了逞功，首先奔着，呼道：「趕快截住他！」話音未落，背後忽然飛來一柄飛刀，深深嵌進其後背，登時應聲栽倒！

飛魚幫一個姓裴的香主叫道：「不好，這廝還有同黨！」

黑衣人忽然將常恨春向一個飛魚幫的幫徒拋去，叫道：「老五接住！」

常恨春身子在半空滾動，那條被子突然滑下，燈火火把之下，看得分明，常恨春一絲不掛！當下衆人都嘩然，只聽一個霹靂似的聲音：「快截住人！」原來于雷聞警趕來。

一個飛魚幫幫徒伸手接住常恨春，黑衣人立即飛了過去，道：「快走！」

裴香主叫道：「原來李香主是奸細！」他首先奔上前攔截，黑衣人單刀分心急扎，裴香主只擋了三刀，便讓他戮中大腿，滴溜溜地滾落地！

于雷大喝一聲：「操你奶奶的熊，竟敢來本幫撒野！快報上名來！」

那人哈哈笑道：「咱們是屬虎的！」

衆矢之的

胡虎突然醒來，一睜開眼，見身前蹲着一個人，嚇了一跳，下意識地挺腰跳起，順勢一拳，向那人擊去！

這一拳疾如閃電，幸而那人似有了準備，及時跳後避開，低聲道：「你幹什麼！老夫是來救你的！你看看床上，常帮主去了何處？」

胡虎一愕，這才醒起，自己不躺在床上，而躺在地上，而且仍然赤身露體，猛吃一驚，撩起帳子，床上空空如也，常恨春已不知何去！

那人又道：「你趕快穿好衣服，要不給人看見，那就百詞莫辯矣！」

胡虎問道：「你將常幫主擄去那裡？」

那人便是岳朗星的師父，只見他咧嘴一笑：「你誤會了，假如常幫主是給我帶走的，我爲何還會來救你？你不知道你被人封住暈穴？」

胡虎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又急問：「那姐姐去了那裡？」

「她給人擄走了，老夫阻擋不了，只好先進來救你！那個人大概還未離開飛魚幫！」

胡虎大叫一聲，衝出房門，岳朗星之師急又道：「喂，你還未穿衣服！」

胡虎在島上不穿衣服慣了，如今事急，更不將此事放在心上！他跑出走廊，剛好金菊銀菊聽見聲音，掌燈過來，猛見胡虎赤條條地從常恨春房內衝出來，都驚呼起來！胡虎一陣風般自她倆身旁竄過。

到了院子裡，猛聽屋頂上人聲鼎沸，便用力一頓雙脚，躍上屋頂。

與此同時，岳朗星師父則由窗子跳出去，繞了一圈再竄進胡虎房內。

* * *

于雷揮舞着一對短斧，哇哇大叫：「原來你們便是神秘客一夥的！兄弟們，千萬不可讓他倆逃掉！」

可是他萬料不到，對方早已收買了不少飛魚幫的人，因此當飛魚幫幫徒將黑衣人及李香主圍住時，那幾個奸細立即發作，反戈相向，霎時間，已倒下了好幾個人！

于雷呆了一呆，睚眥欲裂，雙斧舞得更急，罩住李香主，幸而黑衣人單刀十分厲害，把于雷的攻勢全都接下！「快去！」他邊戰邊保護李幫主。

于雷咬牙道：「今日若讓他們逃出去，俺于雷便從此在江湖上除名！快响鑼，通知所有的兄弟都過來！」

飛魚幫能夠在海上稱霸十一年，豈是僥倖的！一眨眼之間，已有近百人趕來。

于雷嘿嘿笑道：「看你們還能飛上天去！」

就在此刻，房頂上忽然出現一個赤條條的男人，梅花堂新任堂主徐曼珠斥道：「混帳，你爲什麼不穿衣服？」

胡虎向她撲去，道：「借一把劍來用！」

徐曼珠下意識振腕揮劍，向胡虎刺去！只見胡虎一側身，手腕突然抬起一撞，恰好撞在徐曼珠的胸脯上！徐曼珠剛一怔，又覺手腕一緊，五指不由自主鬆開，長劍已被胡虎奪去！

胡虎得了劍，便向李香主飛去，喝道：「快放下常姐姐！」

飛魚幫衆人見胡虎渾身赤裸，都十分奇怪，有的甚至忍不住失聲笑了出來。

一個奸細揮刀一擋，胡虎飛起一脚，已將他踢下屋頂，他勇不可擋，向李香主後背刺去！誰知另一個奸細，又將他長劍

撸開。

于雷道：「胡虎，先將常幫主搶過來才好說！」

黑衣人笑道：「于堂主放心，剛才常恨春如果不是與他在顛龍狂鳳，咱們也不易得手！你要將常恨春送給咱們，他也不肯哩！」

徐曼珠已借了手下一把劍走上來，聞言即問：「胡虎，這話可是眞的？」

胡虎結巴巴地道：「什麼龍什麼鳳的，俺不懂得……俺們只是在做夫妻……」

「好大的狗胆，一定是你姦……你汚辱常幫主，你是罪惡魁首！」徐曼珠忽然一劍刺向胡虎，胡虎渾然不覺，幸而他爲了閃避李香主掃來的一脚，閃在一側，把那一劍也閃開了！

就在此刻，黑衣人大喝一聲：「停手，否則殺了常恨春！」說着一劍抵在常恨春胸膛上！

這一句話威力極大，于雷忙道：「停手！」刹那間，飛魚幫上下都停下手來。

徐曼珠急怒攻心，罵道：「狗賊，你敢傷了咱們幫主一根毫毛，便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黑衣人冷笑一聲：「咱們請常幫主去一個地方，根本沒有惡意，你們出手攔截，只有害無益！」

于雷喝道：「你們根本不講信用，一面發信約定重陽節見面，一面又偷偷來本幫劫人，算得什麼英雄？」

黑衣人哈哈大笑。「如今是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的時候，什麼叫英雄，咱們不懂得！所謂兵不厭詐，若非佈下調虎離山之計，咱們又如何能夠得手？廢話少說，趕快讓路，否則常恨春便要去向閻羅老子報到！」

于雷左右爲難，遲疑的道：「你放下常幫主，咱們就放你一條生路！」

黑衣人道：「莫不知好歹，我已說過，咱們請常恨春到一個地方，對她並無害處，大不了三五載便能夠回來了，你再推三阻四，惹起咱們性起，先殺了她，可沒有好處！」

徐曼珠道：「于堂主，他們已被包圍，絕對不敢害殺幫主的，千萬莫中其中奸計！」

黑衣人手中長劍微微一顫，寒聲道：「你們眞以爲俺不敢殺她麼？告訴你們，飛魚幫內有許多咱們的人，要出去還不容易？」

徐曼珠吃吃地道：「假如你眞有這個把握的，還用得着拿常幫主來威脅咱們？」

黑衣人忽然作勢舉刀欲砍，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胡虎暴喝一聲，如同獅吼，身子突然竄出，黑衣人也非省油燈，手腕一偏，單刀反向他戮去。

胡虎身軀突然向側跌倒，就在將倒未倒之際，只見他大脚抬起一蹬，正好踢在李香主的脚上。

李香主虞不及此，被踢個正着，登時跟蹌後退，手上的常恨春滾落屋瓦上！

胡虎肩頭着瓦，忽然滾出，右脚尖輕輕往常恨春腰上一踢，常恨春便向徐曼珠滾去！

電光石火之間，黑衣人單刀又斬下，胡虎一滾未能避開，上臂着了一刀，鮮血登時湧出！黑衣人擰笑一聲，踏前一步，第二劍又刺出。

于雷見常恨春已經脫險再無顧忌，雙斧一剁，敲在長刀上，將刀撞開，道：「快扶他去上藥！」一個飛魚幫幫徒立即上前扶起胡虎。

胡虎道：「小事，不用你！」

徐曼珠斥道：「無恥狂徒，赤身露體成何體統，還不快去穿衣服！」胡虎這才乖乖跟那幫徒跳下去，衆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徐曼珠將常恨春交給手下，提劍上前戰李香主，其他人再無顧忌，一湧而上，將那些叛徒及黑衣人圍在核心，刀槍並舉。

那些叛徒因失去常恨春，心中已有了怯意，加上人數太過懸殊，紛紛被殺，眨眼間只剩下兩三個人。忽然那黑衣人一個轉身，單刀刺進李香主的心窩裡！

衆人一怔，手脚都慢了一慢，李香主雙眼已如死魚眼一般，口中兀自喃喃地道：「爲……爲什麼殺我……」

黑衣人哈哈一笑，突然反手掘刀，也扎進自己的心窩！這一着更是大出飛魚幫上下人等之意料！

于雷急道：「小心他施詭計！」自己亦標前，一脚踢在黑衣人的小腹上，黑衣人腰肢登時彎下，右手却將劍拔出！

刹那間，一股鮮血如湧泉般噴出，于雷一斧磕飛其單刀，空出一手，抓住他後衣，急問：「是誰派出來的？」

黑衣人擰笑道：「你何必明知故問！我死了不要緊，你們今後也沒有好日子過……」

「你是誰？」

「龍……」黑衣人一句話未說畢，已經氣絕身亡！

于雷罵了一聲，急道：「快看看，還有沒有未死的，一定要問出他們的頭兒的下落來！」

忽然徐曼珠氣急敗壞地道：「于堂主，幫主她……她不能動彈！」

于雷走過去，見常恨春一身赤裸，下體一片狠藉，忙不迭轉頭過去，道：「快看看是不是被他封住了暈穴！」

徐曼珠道：「小妹不懂……不懂得解穴！」

于雷只好道：「先抱她到房內去。」當下衆人紛紛躍落地上。于雷又道：「林堂主，請你帶一批人巡視各地，看看還有沒有人藏匿着！」

當徐曼珠抱着常恨春走進暗廊，正好撞到胡虎穿好衣服出來，喝道：「不許他離開！」

胡虎好像沒聽見，問道：「這位姐姐，常姐姐爲什麼不說話？她受了傷？」

徐曼珠喝道：「姐姐也是你叫得的麼？」說着走進常恨春房內，金菊和銀菊立即跟着進去，將燈點燃。

徐曼珠撩起帳子，一見床上凌亂的情況，粉臉不由一紅，雖然她還是閨女，但已過二十歲，男女間的事，到底知道些，心裡十分奇怪，道：「快替幫主穿好衣裙！」

金菊和銀菊走前替常恨春穿衣服，徐曼珠忍不住問道：「常幫主……那胡虎是不是偷偷進來過？」

金菊道：「適才婢子聽見聲音，提燈過來，見胡虎由幫主房內衝出來！那廝好生無禮，連袴子也不穿！」

「幫主怎會跟這傻小子……」

一句話還未說畢，已聽銀菊驚叫一聲：「怎地幫主沒有鼻息？」

徐曼珠大吃一驚，急忙伸手去探常恨春之鼻息，果然沒有了呼吸，再伸手按在胸膛上，胸膛亦不起伏，而且入手冰冷，不由脫口道：「幫主死了！」

金菊和銀菊大叫一聲，兩人同時縮回雙手。徐曼珠大聲一叫：「胡虎！」一陣風衝了出去。只見胡虎直挺挺地站在門外，她去勢太急，一時收不住脚，跟他碰了個滿懷！

「幫主醒了沒有？」

徐曼珠見他楞頭楞腦的，翻腕摑了他一巴掌。胡虎一時虞不及此，竟然閃不開，他又愕了一愕，問道：「姐……堂主，你爲什麼打我？」

徐曼珠伸手拔劍，道：「姑奶奶還要殺你哩！」

胡虎向後一跳，隨手將一個站在背後的幫徒的刀，抽了出來，道：「你爲什麼要殺我？」

「是你害死幫主的！」徐曼珠舉劍便刺。

胡虎單刀一橫，將長劍撞開，大喝一聲：「你說什麼？常姐姐死了？」

「都是你不好，要不幫主怎會死！」徐曼珠攻得更急。

胡虎脖子上的青筋全突了出來，也不知他如何作勢，徐曼珠長劍吃他盪開之後，腰上便中了一拳！

這一拳力道極重，使她不得不退了一步，胡虎像狸貓一般，自她身邊竄過，跳進房內！徐曼珠忍住疼痛，提劍向他後背戮去！

胡虎風車般一個大轉身，單刀用力一敲，「噹」的一道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響起，徐曼珠只覺虎口發麻，長劍應聲掉落地上！

胡虎目光凌厲，濃眉倒豎，臉上肌肉繃得緊緊的，厲聲道：「你敢再阻俺，俺便殺了你！」

徐曼珠忽然覺得他好像一頭老虎，不由自主退了一步，嚷道：「快請于堂主他們進來！」

胡虎也不理她，轉身進房，金菊銀菊見他凶神惡煞的，心中害怕，站在一旁，不斷發抖，胡虎走至床前，目光落在常恨春臉上，忽爾變得溫柔無比，他輕聲叫道：「姐姐，俺來了，你快醒醒！」

他連叫兩遍，常恨春都沒有反應，臉上表情雖然僵硬，却仍帶着幾許春意。胡虎也吃驚起來，提高聲音道：「姐姐，你爲什麼不說話？他們胡說你死了，我知道你還未死，你像神仙一樣，不會死的。」

外面已傳來于雷焦急的聲音：「胡虎害死幫主？操他奶奶的，老子將他砍成肉醬！」

胡虎吃了一驚，突然拋下單刀，雙手抱起常恨春，先跳上床，再向窗口躍出去！與此同時，于雷亦走了進來，急喝道：「不可讓胡虎離開！」

胡虎抱着常恨春躍出院子裡，他根本不熟悉周圍的環境，加上心慌意亂，見路便跑，可是剛走了幾步，四周已響起一片銅鑼聲和叫喊聲。

他剛到後院，已被人緊緊圍住，胡虎雖然驍勇，但手上抱着常恨春，又不敢讓她受傷，幾番都衝不出去，說時遲，那時快，于雷、徐曼珠和林池生三位堂主已帶着人趕來了！

胡虎道：「你們不要迫我！」

于雷喝道：「胡虎，幫主對你恩重如山，將你由荒島帶回來，又重用你，想不到你這野人，沒一絲人性，竟然將幫主害死了，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

胡虎急道：「我，我怎會害死幫主？常姐姐已是俺的人，俺怎會害她？于堂主，你說姐姐死了，是眞的麼？她身上可沒有一點傷口呀！」

于雷見他說得深切情懇，轉頭望徐曼珠，目光滿含徵詢之色。徐曼珠道：「于堂主，他……他跑進幫主房內，要不幫主也不會被人封了死穴！」

于雷覺得將這筆帳全算在胡虎頭上，實在有點說不通，可是又覺得胡虎跟常恨春的關係又不大對勁，一時不知如何處理，只好道：「你先放下幫主遺體，其他的再說！」

胡虎將常恨春抱得更緊，道：「不，她已是我老婆，我要帶她離開這裡去求名醫替她治理！」

徐曼珠怒道：「你胡說什麼？幫主是海上女霸王，你是什麼東西，敢跟幫主她，她……」

胡虎一本正經地道：「我不是東西，幫主的確已是我的人，我跟她已做了三次夫妻！」

徐曼珠更怒，罵道：「你這個不知廉恥的東西，你還敢胡說？」

胡虎吭聲道：「我沒有胡說！三天前，咱們做了兩次，今晚又做了一次，常姐姐說殺了她的仇人，便與我成親！我，我眞的沒有胡說！」

徐曼珠只氣得發昏二十一。「就是你……如果不是你與幫主做……做什麼夫妻，她怎會中了迷烟，而被人殺死？今日非殺死你這狗賊，替幫主報仇不可！上！」

林池生亦附和道：「不錯，幫主怎會看上這個小子？一定是他下了什麼藥，才會……殺這小子爲幫主復仇！」當下衆人齊喊一聲，一湧而上，刀槍並舉！

胡虎虎吼一聲：「你們不要迫我！」他情急之下，抱住常恨春，向旁一送，常恨春雙脚撞在一個飛魚帮帮徒腹上，那人不由自主退開，露出一個缺口，胡虎立即由那裡衝出去！

可是于雷和徐曼珠等人怎肯讓他逃逸？兩人並肩而上，胡虎見跑不掉，回頭再向另一邊衝去。

常恨春威信頗高，飛魚帮帮徒不少人視之如神明，如今知道「野人」胡虎跟常恨春成了好事，都對他恨之入骨，但又不敢以刀槍加諸常恨春遺體上，因此諸多顧忌。

林池生心生一計，大聲喝道：「胡虎

，快將常幫主放下來，也許她還有救，如今你這樣，萬一傷了她，反為不美，這個罪名可得由你承担了！」

胡虎如何知道人心之險詐！只覺得他說得有理，便大聲叫道：「停手！」他趁衆人手脚稍慢之際，便將常恨春向徐曼珠拋去，叫道：「接住！」

徐曼珠一接住常恨春便嚷道：「快上去殺了他，為幫主報仇！」

剎那間，那些幫徒一聲吶喊，一湧而上，再無顧忌！胡虎大叫一聲：「你們為什麼要殺我？」每個人都有求生之念，胡虎自然沒有例外，他身上又添了幾處傷，但仍拚死苦鬥。他學的不是「武功」，而是野獸弱肉強食之法，每出手便須將對方置於死地，是以死在他手下的人，眨眼間便有五六個之多！同時又拾起一柄長劍作武器，口中仍不斷大呼：「你們為什麼要殺我！」

那些幫徒見他神勇，又悍不畏死，不期然心生寒意，攻勢稍緩，胡虎方能喘息，但要想離開飛魚幫，又談何容易？

就在此刻，忽然內宅一股烟火冲天捲起，同時帶來一陣呼叫聲！

于雷大叫一聲，道：「林堂主，快隨我來！」

徐曼珠對胡虎恨之入骨，道：「快殺了胡虎！」可是這時候，後宅柴房亦起了火，人心惶惶之下，誰還有心殺胡虎？都是虛應了事，若勢色不對，便準備脚底抹油！

徐曼珠大怒，道：「快將幫主遺體抱進去！」準備親自去殺胡虎，一個女幫徒應聲而上，就在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一條黑影，自牆後飛射出來，趁徐曼珠帶起常恨春，露出腰腹空門時，一指戳在其「帶脈穴」上！

緊接着，一脚撞開女幫徒，抄起徐曼珠和常恨春，躍上屋頂奔去！

胡虎因為被幾個幫徒圍住，也沒留意，直至黑衣人躍上屋頂，帶起的衣袂聲，才驚醒了他！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星火！那黑衣人一個人抱着兩個人，仍能飛上屋頂，踏瓦如飛！這份功力，更是聞未所聞，見未所見！

那些飛魚幫幫徒目瞪口呆，眼睜睜看着他逃逸，一時之間，竟忘了呼喊！

半晌才聽胡虎大叫一聲，縱身一躍，跳上屋頂，急追而去。這時候下面的人才大聲叫喊起來！胡虎跑掉了，徐幫主被人擄去了！

「神秘客還有同黨……」

忽然一個念頭一齊湧上幫徒們心頭，又齊聲喊道：「神秘客親自出馬了！」

半晌，去內宅那些人又退了回來，于雷喝道：「什麼事大呼小嚷的？」

幫徒們七嘴八舌告之實情，于雷怒不可遏，罵道：「飯桶，還不快追！」當下幫徒趁着火光到處找尋，于雷又下令各處加強戒備，不可走漏一個人！

擾攘了好一陣，天色亦亮了，可是仍然找不到黑衣人及徐曼珠、胡虎的踪影！

一夜之間，變化如此之大，于雷又急又怒，又驚又愧，坐立難安，忙又派人去追回嚴芳！

包藏禍心

胡虎一躍上屋頂，便見那個黑衣人腰上插着自己的劍，從起火的柴房附近跳下去，他强忍身上傷口的痛楚，急步快奔，隨之跳落地上。

只見黑衣人站在一棟平房門口，向他招手：「快進來！」胡虎依稀認出他便是適才常恨春房內跟自己說過話的那個人，當下略一猶疑便走進去，這棟平房他不陌生，因為是岳朗聲的居所！

「快把人還給我！」

那黑衣人便是岳朗聲口中所呼的師父，只聽他冷笑一聲：「你自顧不暇，還想要那死人？」

「死人？常……姐姐真的死了麼？為什麼沒有血？我不信！」

那黑衣人急道：「不管你信不信，再不進來，他們追來，你便死定了，更別想替常恨春報仇！」

胡虎一聽，連忙將門關上，黑衣人走到炕前，推開一堵牆，道：「快鑽進去！」說着他自己首先鑽進去，胡虎只好跟隨着他，黑衣人又令他將那堵牆弄好。原來下面又有一個地窖，黑衣人提着兩個女人，慢慢走下去。地窖深約二丈半，黑衣人將兩個女人放在地上，待胡虎跳下來，又將入口推上。

地窖牆邊插着一根火把，黑衣人道：「這裡還不是安全的地方，你將火把拿下來，跟着老夫！」他一手提起一個女人，一脚踢在壁上，不料石壁又出現一道暗門，他走進去，又道：「跟着進來，將門推上！」

裡面是一條又長又窄的通道，走了數十丈，又到一個兩丈見方的石室，黑衣人才停下來。「將火把插在壁上的鐵環上！」

胡虎插好火把，問道：「你到底是誰？是好人還是壞人？」

黑衣人雙眼一瞪，道：「你連老夫是好人還是壞人也分不出來？如果我是壞人，還會救你？」胡虎噓了一口氣，隨即坐在他對面。

黑衣人從牆角取來一個鐵盒，一打開盒蓋便有股藥味冲出來，黑衣人把鐵盒推給胡虎，道：「快用白瓷瓶內的藥粉洒在傷口上，你叫老夫大叔吧！」

「大叔，常姐是不是……」

黑衣人嘆了一口氣，道：「她沒一絲氣，當然是死了！」

胡虎憑他的經驗道：「但為什麼她沒流一點血，又不生病，怎會死的？」

大叔指指徐曼珠，道：「你過來摸摸她的胸膛看看！」

胡虎真的過去，在他的心目中，男人摸女人根本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所以右掌十分自然落在徐曼珠的胸膛上！徐曼珠被大叔封了脈穴和啞穴，還有知覺，見那野人如此無禮，又羞又氣，恨不得一劍殺了他！

胡虎卻行若無事，大叔哈哈笑道：「她的心是不是還能跳？你再摸摸常恨春的！」

胡虎依言又伸手去摸常恨春，當他手掌一觸到常恨春的胸膛，只覺肌膚一片冰冷，不由縮了回來，可是始終不死心，最後又慢慢伸手過去，放在常恨春的胸膛上。

大叔嘴巴泛着一絲陰險的笑意，問道：「如何？」胡虎忽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大叔嘆息道：「人死不能復生，你要做的事，不是哭！而是替她報仇！」

胡虎淚如泉下，難以抑止，嗚咽問道：「大叔，你先告訴我，為什麼常姐姐會死！」

大叔道：「你以為殺人一定要用刀用劍，一定要流血？剛才老夫在徐曼珠腰上戳了兩下，她便不能動彈，便是一個證明，因為老夫只是封了她的脈穴和啞穴，如果封她的死穴，她此刻也跟常恨春一樣了！」

胡虎點點頭，但臉上仍是一片疑惑不解之色，大叔也知道這種高深的武學，一時間根本沒法對他說清楚，豈不聞長虫不可語冰！當下道：「你再瞧清楚了，老夫再在她身上戳幾下，她便能動彈了！」

胡虎立即睜大雙眼望着徐曼珠，大叔食指在她後腰戳了幾下，徐曼珠果然即刻能動，她一挺腰站起來，便標前一拳向胡虎胸口搗去，罵道：「姑奶奶打死你這無恥之徒！」

胡虎因坐在地上上藥，一時閃不開，下意識地伸手一撥，「砰砰」兩聲，胡虎固然被打中了一拳，而徐曼珠也因剛被解開穴道，氣血未舒，吃他一撥，便跌坐在地上。

胡虎怒道：「我根本不懂什麼勞什子點穴工夫，証明常姐姐不是我殺的，你因何還要打我？」

徐曼珠咬牙道：「你，你剛才把臭手放在我身上！」

胡虎道：「俺試試你是不是死了罷了，好吧，你如今又打了俺一拳，大家算扯平！」

徐曼珠轉頭望着大叔，問道：「你到底是誰？為什麼知道這裏有條秘道？」

大叔哈哈笑道：「我就是大叔！飛魚幫總舵乃得自鉄舟幫，這條秘道便是鉄舟幫建下的！」

徐曼珠一臉敵意地道：「你便是鉄舟幫的人？」

大叔又哈哈一笑，道：「你猜錯了，我不但不是鉄舟幫的人，而且跟鉄水泊有仇，只是被你們快一步，殺了他罷了！如果我是鉄舟幫的人，又怎會派徒弟到你們飛魚幫？」

「你徒弟是誰？」

「岳朗聲！」

「岳朗聲是你的徒弟？」

「一個最不成材的徒弟，他只跟老夫學了兩年武功，因老夫當年練功不慎，讓眞氣走了岔，另覓深山修煉，他便提早下山了！」

徐曼珠又問：「你為什麼來敝幫？岳朗聲亦不能帶你進後宅！」

「你又猜錯了，老夫是由秘道進來找他的，恰巧遇到你們幫內發生事故！」大叔指指上面，道：「這裏還有路通到外面去！」

「你放的火？」

「這次你只錯了一半！」大叔眨眨眼，



徐曼珠不由分說，手持長劍直向胡虎刺去。

道：「老夫是見內堂起火，才靈機一觸，也在柴房裡放了一把火！」

徐曼珠厲聲道：「那你爲何把姑奶奶扯來？又救這無恥之徒？」她邊說邊伸手向胡虎指了一指。

大叔吃吃笑道：「你說這傻小子是無恥之徒？那麼常恨春讓無恥之徒爬上她床，她又算是什麼？依老夫看這小伙子倒是個深情、樸實無華的青年，老夫不忍見他被你們殺死，所以救了他！至於將你抓來，那是另有用意！」

徐曼珠臉色一變，澀聲問道：「你有什麼用意？」

大叔陰陰地一笑，道：「這個以後再說！」

徐曼珠色厲內荏地道：「你別想在姑奶奶身上打什麼壞主意！」

大叔沉聲道：「小丫頭，你年紀輕輕，如果死了豈不可惜？但只要你乖乖聽話，老夫自然會善待你！老夫問你，你爲什麼這般惱恨胡虎？是不是跟常恨春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

徐曼珠粉臉一變，澀聲道：「你狗嘴……胡說什麼？我敬佩幫主的爲人罷了！」

大叔是何許人也？她臉上神情的變化，怎瞞得過其雙眼？當下哈哈笑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告訴你一件事，你可知常恨春爲何不敢違抗神秘客的命令麼？」

徐曼珠失聲叫道：「難道你知道？哦，原來你就是神秘客！」

大叔瞪了她一眼，道：「自作聰明！老夫若是神秘客，還會讓那白龍殺死常恨春麼？」

「白龍？那個黑衣人叫白龍？」

「不錯，他便是神秘客『金毛虎』司徒不樂的徒弟兼助手！」

「這個名字好生陌生，不是你胡吹的吧？」

大叔哈哈笑道：「天下奇人異士，多如牛毛，你一個小丫頭，認得多少個？」

徐曼珠粉臉發熱，訕訕地道：「好好，我不再打岔，你快再說下去！」

「常恨春殺死她師父銀髮姥姥，取了她的秘笈自行覓地習藝，藝成之後，再將銀髮姥姥的幾個徒弟全殺死了……」

話未說畢，徐曼珠已斥道：「你胡說！帮主豈是這種人？」

「銀髮姥姥爲人偏心，又喜俊俏的徒弟，常恨春長大之後，不知什麼緣故臉上生了一塊青斑，便不爲其師所喜，奧妙的武技，全不授她，所以她一怒，悄悄在茶內下了種慢性毒藥，最後等銀髮姥姥武功只剩五六成時，才出其不意殺了她！」

徐曼珠道：「那老虔婆該死！你怎會知道？」

大叔又笑道：「老夫當然知道，而且還知道白雲雖有老婆，却跟他親妹子通奸……」

徐曼珠罵道：「簡直胡說八道！」

大叔沉聲道：「這是老夫抓到司徒不樂一個手下，在嚴刑迫供之下，他供出來的，料他不敢騙老夫！再告訴你一件事，司徒不樂的巢穴就在這附近不遠，只是還未知其詳細地點！」

徐曼珠脾氣雖然較燥，而且偏激，但她並不蠢，否則也做不了梅花堂堂主，當下她稍一沉吟，問道：「那你可知道他將九大門派掌門抓去，是爲了什麼事？」

大叔嘴角又露一絲陰險的笑容，道：「這件事正是老夫欲調查的，兩位可否助老夫一臂之力？」

胡虎不假思索地道：「他派人殺死我的女人，我要殺死他！大叔，您有什麼辦法對付他？」

大叔呵呵笑道：「連九大門派也束手無策，老夫又不是神仙，一時之間，怎想得出，但只要咱們不懈地努力，一定可以殺死他！」

胡虎又道：「大叔，我願意跟着你，俺什麼都不懂，你得教我！」

大叔嘿嘿笑道：「大叔若不助你，也不會救你了！小丫頭，你又如何？」

「本帮誓跟那神秘客不兩立，閣下既然有意與其作對，何不與敝帮携手合作？」

大叔搖搖頭，道：「你一個丫頭懂得什麼？人一多，反爲對方所知而有所準備，須知咱們要暗中行事，方可事半功倍！」他見徐曼珠低頭不語，又道：「你不想替常恨春報仇？」

徐曼珠道：「誰說不？不過本帮……」

大叔冷笑道：「你是怕與老夫合作？老實說，老夫如果用强，你又能奈之何？憑飛魚帮那幾個廢人也能成得大事！老夫這身本領，你是見識過的，嚴芳與于雷甚至常恨春可能望項脊？」

徐曼珠覺得他說得有理，可是自己到底是個女子，跟兩個男人在一起，不但是不方便，甚至有危險，因此仍然猶疑不決。大叔又道：「老夫若非因你是女子，也不會求你！」

徐曼珠心頭一跳，脫口道：「報仇跟是不是女子有何關係？」

「爲了偵察司徒不樂的巢穴，需要一個女子！因爲有時候，有些事由女人做比男人做效果好得多！起碼女人比較細心！」

這一說徐曼珠心中大爲受用，便點頭道：「好，我答應你，但你們可不得……不得勉强我做不願意做的事！」

大叔哈哈笑道：「你放心，天下間美人多得很，也不止你一個！不過老夫也得先提醒你，不得背我，不得抗令，否則，嘿嘿……」

他笑聲甚是陰森，徐曼珠聽了毛骨直竪，奈何此刻受制於人，不答應也不行。

大叔又道：「如今你先替胡虎包紮傷口！以後彼此都是自己人，不許你再打罵胡虎！其實常恨春如果對他沒有意思，又怎會讓他登床？最低限度她也春心蕩漾嘛，怎怪得他！」

徐曼珠略一猶疑，慢慢爬過去，將胡虎的上衣撕下幾條布條，替他將傷口紮緊。「如今又怎樣？」

大叔道：「先休息一下，待晚上再回去！」說着閉上眼假寐。

徐曼珠心頭不由活動起來，這本是最佳的逃跑良機，可是地道既長，且出口機關又不熟悉，萬一驚醒了大叔，後果不堪設想，何況還有一個胡虎！

她一抬頭，見胡虎正望着自己，心頭着惱，低聲斥道：「你看什麼？」

胡虎抓抓頭皮，道：「徐姐姐，我想求你一件事，這也是爲了常姐姐的好，希望你答應……」

徐曼珠心中奇怪，問道：「什麼事你先說來聽聽！」

「常姐姐沒有衣服穿，你可不可以借一件給她……」

話還未說畢，徐曼珠又一掌摑過去。「混帳，你當我是什麼人？」這次胡虎有準備，一伸手便將她的手抓住，徐曼珠掙不開，怒哼一聲，左掌接着揮出，誰知又讓胡虎抓住，「快放手！」

胡虎道：「你答應不再打俺，俺才放手！」

徐曼珠大聲道：「你有胆便不放手！」

大叔忽然睜開雙眼來，笑道：「你倆年紀相當，他就是一生不放手也無所謂……」他忽然站了起來，又道：「老夫上去找些東西來吃，你們兩個在這裏等我！」

徐曼珠心中暗喜，大叔向胡虎招招手，胡虎隨他走到甬道，大叔低聲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見胡虎不斷點頭，徐曼珠不知他倆要使什麼詭計對付自己，又生懼意。

大叔走後，胡虎走了過來，站在石室與甬道之間，道：「大叔怕你逃跑，教我看住你！」

徐曼珠心想胡虎「武功」雖然厲害，但頭腦簡單，似乎不難應付，當下慢慢走過去，道：「你讓開，我要去小解！」

「不許走出一步，要小解就在石室內！」

「放屁，要姑奶奶在你面前解裙？你白日作夢！」

胡虎十分死心眼，任她舌燦蓮花，他始終不爲所動，仍然站着，徐曼珠怒道：「蠢材你不讓開，姑奶奶便奈何不了你麼？」說着氣呼呼走上前去，雙手去推胡虎。

胡虎得到大叔的教導，立刻一拳向她小腹擊去。徐曼珠早有準備，忙揮臂將拳架住，可是胡虎力猛，將徐曼珠震退一步，道：「大叔教我，假如你不聽話，便將你的衣裙全脫下來，你便不敢逃跑了！我不想勉强你，但你也莫迫我！」

他想不到，這句話居然能產生頗大的功效，徐曼珠實無必勝之信心，萬一被他制住，讓他脫掉衣服，可沒臉見人，當下退回牆角，坐在地上飲泣，胡虎雖然心有不忍，但依然挺立不動。

過了兩頓飯工夫，只見大叔喜孜孜地提着一隻食籃下來，道：「咱們眞有食福！」

當下召胡虎進石室，將食籃內的東西全拿出來，有三個小菜，一大盤饅頭，一盤餃子，一壺茶。「喂，徐堂主，你不吃老夫也不會放你上去！」

徐曼珠見胡虎與大叔狠吞虎嚥，勾起食指，心想：「就算菜內有毒，也做個飽鬼！」主意打定，也走過來大吃起來。

大叔笑道：「這才有點巾幗英雄的味道！」眨眼間，那些食物竟被吃個精光。「于雷那廢物十分謹慎，守得很緊，咱們晚上才能去！」

徐曼珠道：「你不是說這裏有秘道通外面麼？」

「不錯，本來是如此，後來飛魚帮擴建，如今出口仍在飛魚帮總舵的範圍內。」

閑談了一陣，大叔又長身道：「胡虎，你看住她，老夫上去偷些銀子！」立即又走了上去。

徐曼珠轉頭一望，只見胡虎雙眼直勾勾地望着自己，她一驚，剛想罵他，誰知胡虎竟然道：「徐姐姐，原來你不生氣時這般好看！」

徐曼珠粉臉生暈，忽覺一顆心怦怦亂跳，心猿意馬起來，低聲斥道：「你胡說什麼？狗嘴長不出象牙！」

胡虎急道：「我說的可是眞的！常姐姐很好看，但你比常姐姐更好看！」

徐曼珠心中暗道：「想不到這傻小子，一張嘴居然這般甜！」那個女人不喜歡給男人讚美？何況徐曼珠的確是飛魚帮的一朵花，比之常恨春，當然青春貌美得多了！

忽然她覺得面前有道急促的呼吸聲，一抬頭，便碰到胡虎那對灼熱的眼睛！她猛吃一驚，喝道：「你作甚？」

「我，我……」胡虎忽然張開雙臂，將徐曼珠緊緊摟住。徐曼珠心頭鹿撞，全身氣力已全消失，胡虎厚唇印在她櫻嘴上，徐曼珠在起初還輕輕掙扎着，但不久反而張起雙臂勾住胡虎的脖子。胡虎立即伸手去解徐曼珠的衣裙。

* * *

石室內的春色，全落在大叔的眼中，只見他嘴角泛起一抹好笑。這一切都在他佈局之中，食物之內已被他下了春藥，上一次胡虎已中其彀，這一次當然不能例外，而他則早已服食了解藥。

看來藥力將褪，室內春光將逝，大叔忽然大踏步走進去，大喝一聲：「好一對無恥的狗男女，趁老夫不在便幹這苟且之事！」

充當殺手

這一喝，驚破一對野鴛鴦的春夢，兩人登時清醒過來，徐曼珠更是羞愧無地自容，縮在胡虎身後，不敢抬頭。

胡虎忙道：「大叔，俺，俺……俺負責……俺以後一定好好對待徐姐姐！」

大叔沉聲問道：「徐曼珠，適才可是胡虎强迫你的？」徐曼珠支支吾吾，大叔聲音稍溫，道：「罷了罷了，男女同行，路上不便，既然已有夫妻之實，不如就在這裡交拜天地吧！」

徐曼珠忙不迭抓起衣衫，披在身上，大叔道：「徐曼珠，你意下如何？若不成親，反倒難堪！」他見徐曼珠點頭應允，雙眼又閃過一絲得意之色，道：「老夫權充主婚人，你們兩人便在老夫面前交拜天地，日後再補辦其他禮儀！」

兩人依言拜了天地，又互拜了八拜，大叔道：「胡虎，自現在起，你便是徐曼珠的丈夫，將來要好好待她！」

胡虎傻乎乎地道：「常姐姐已經死了，如今又……俺自然會善待她！」

「好吧，如今老夫到外面去，讓你倆卿卿我我一下，待天黑了之後再離開！」

大叔走後，徐曼珠忽然又一掌摑在胡虎臉上，罵道：「都是你這個登徒子不好，毀了我的清白，毀了我的幸福！」

胡虎撫着臉道：「姐姐，俺，俺眞的喜歡你！」

「我且問你，你對過多少個女人說過這種話？」

「只有常姐姐跟你……要不是常姐姐已經死了……」

胡虎轉頭望一望常恨春的屍體，心頭忽生疚意，覺得自己實在太不應該。

徐曼珠大概是認了命，生了一陣氣，心腸又軟，剛才自己的確亦春心蕩漾，怪不了他，抬頭一望，見他仍然赤身露體，不由嘆道：「也不害羞，快穿好衣服！」

石室內又歸於平靜，只有悉悉索索的衣袂聲，兩人都不知說些什麼。良久，徐曼珠忽然爬前，低聲道：「你有把握打贏大叔麼？」

胡虎道：「什麼事？他本領大得很！」

「你眞的準備跟着他？」

「不錯，我一定要替常姐姐報仇，要不我心裡難安，你帮我好嗎？」

徐曼珠輕輕一嘆，她始終覺得大叔此人不像什麼正派高手，但一來苦無証據，二來也難對不通世務的胡虎說清楚，只好作罷。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大叔又拿來了一籃食物，道：「快吃，吃了好上路！」

* * *

大叔忽然一躍而起，手掌按一按洞頂的一塊石，那塊大石竟被他推開，他披衣一躍而上。半晌又伏下身向胡虎和徐曼珠招手，兩人依次躍上去。

徐曼珠看了一下，那地方果然仍在飛魚帮範圍之內，只是靠近木圍墻。大叔將大石推回原位，標前一步，倏地抵出一指，封住了徐曼珠的啞穴，拉着她的手，向木墻奔去。

徐曼珠只覺半邊身子痲痹，但雙脚却跑得比平常爲快，眨眼間到圍墻之前，只聽大叔低叫一聲：「起！」脚底生風，嬌軀如同騰雲駕霧，越過圍墻，兩人剛落地，胡虎也隨後跳了出去。

大叔拉着徐曼珠的手在前面跑，得意地道：「這時候，他們正在吃飯，防守最鬆懈！」

徐曼珠問道：「你要帶咱們去那裡？」

「到時你自然知道！」

胡虎雖然未學過輕功，但奔跑甚爲輕快，而且氣力悠長。

約莫跑了兩里許，到了一處懸崖，大叔取出一條痲繩來，將一端繫在一棵大樹上，令徐曼珠先爬下去，大叔依次而下，最後是胡虎。

繩長十來丈，盡頭又是一塊大岩石，大叔待胡虎下來之後，揮刀劈斷繩子，再取出另一條來，繫在岩石上，依然由徐曼珠先下，這次盡頭已在海邊，岸邊繫着一艘小舟，大叔一躍上船，未幾，小舟即緩緩駛去。

* * *

小舟終於泊在蓬萊，一看天色，尚在三更左右。大叔帶他倆上了岸，進入蓬萊城。他敲開一棟小院的門，裏面的人，拉出馬車來，大叔又載胡虎和徐曼珠離開蓬萊，向南馳去。

那馬匹十分神駿，跑來又輕又快。過了一陣，天已濛濛亮，路上的客旅漸多，大叔將速度減慢，仍無停下來之意。

馬車一直跑到天色大亮，方停在路旁一處麵店，三人進內飽餐一番，又給馬上了料，便又繼續前進。到黃昏車便駛進山區。

未幾，大叔勒住馬，着他倆下車，再將馬車寄於一座道觀內，然後涉足登山。

徐曼珠估計此處是艾山，天色入黑之後，到了一片峭壁前面，那裡依山建了一座土房，大叔又伸手去拍門，他拍得甚有節奏，似是暗號。

俄頃，一個壯年漢子將門打開，低聲叫道：「師父！」站在一旁，讓他們進去。

大叔先替他們介紹，原來那壯漢叫馬東明，是大叔的徒弟。大叔推開一道石門，引他們進去。原來裡面別有洞天，山腹裡挖開一條長長的甬道，兩旁似有石室。

大叔引他們到最裡面，推開石門，道：「以後你倆便住在這裡！」

徐曼珠脫口道：「我不跟他一起住！」

大叔笑道：「你們已是夫婦，拜過天地，還害什麼羞？」徐曼珠回心一想，又恐自己落單，萬一有事，沒有照應，也不再堅持。

大叔又道：「稍後便送上食物來！」

胡虎道：「大叔，你不是要我助你殺那個司徒不樂麼？他在那裡？」

大叔笑道：「不用急，老夫自有安排，東明，拿衣服給他們換，順便倒一盆水給他們！」

* * *

石室之內甚是陰涼，桌上油燈如豆，擺着幾碟菜，半桶飯，菜粗飯劣，徐曼珠難以下咽，但胡虎却吃得津津有味。

石室約莫兩丈見方，靠墻那裡支着一舖木板床，沒有蚊帳，只有一張被子。徐曼珠自小是孤兒，但這幾年在飛魚帮好生得意，錦衣玉食慣了，見狀心頭凄涼，萬料不到一夜之間，發生了這許多變化，就像做了一場噩夢。

她越想越怒，忍不住伸手又去摑胡虎。胡虎頭一低，讓過她的掌，怒道：「俺已是你的丈夫，你怎老是打我？再敢動手，俺可不客氣了！」

徐曼珠一怒跳上床去，連鞋也不脫，拉着被子蓋上，過了一陣，忽覺床板一沉，忍不住睜開眼來，見胡虎已坐上來，帶着幾分提防的神色望着自己。

想起如今已與這傻小子成爲夫妻，心情甚爲複雜，不禁長長一嘆。胡虎雙眼一睁，道：「你後悔？」

徐曼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如果你對我不好，我便一劍殺了你！告訴你，我雖然讓你睡上來，却不許你動我一下，要不將你踢下床去！」

「是！」胡虎在她旁邊躺下，忽又起身將燈吹熄，石室之內，只聞呼吸之聲，良久胡虎忽也嘆了一口氣。

徐曼珠冷哼道：「癩蛤蟆吃了天鵝肉，讓你佔盡了便宜，你還有什麼不愜意的？」

胡虎道：「我鬧不清該不該離開虎島……其實我在那裡慣了，反而覺得日子平靜快樂！你肯跟我回去麼？」

「瘋症！」徐曼珠動了好奇之心，問道：「虎島有什麼好？你快告訴我！「

胡虎精神一振，便滔滔不絕地介紹虎島的情況，說到後來，他發現徐曼珠沒有動靜，原來已睡着了！

* * *

另一間石室，坐着三個人，一個是大叔，一個是馬東明，另一個則是個枯瘦的老人，那老人一對眼珠子小而黑，配着尖腮，活像一隻老鼠。

大叔喝了一口酒，道：「老邱，還查不到消息？」

那被叫老邱的枯瘦老人道：「老朽打探過了，司徒不樂抓來九大門派的掌門，是爲了對付您！」

大叔哈哈笑道：「九大門派掌門肯聽他的話？」

「肉在俎上，豈敢不聽？」老邱道：「聽說司徒不樂將您的那『搏浪十擊』繪畫成圖，令被抓去的掌門研究破解之術，答允研究成功之後，放他們回去！老朽亦問過了，那六個掌門飲食內被放入了酥骨散，不得不聽令！」

大叔臉色一變，道：「司徒不樂果然狡猾，竟然想到用這種辦法來對付老夫！他如今匿在何處？」

「聽說司徒不樂行踪飄忽，而囚禁六大門派掌門人的地點則十分隱蔽，無人知道！司徒不樂大概三個月去那裡一次，審核研究成果，據說已讓他們找到了其中五招的破解法！」老邱問道：「您跟他到底有什麼仇？」

大叔目光一變，聲音亦變得十分凄厲：「他本是老夫的表弟，一個無賴浪子！趁老夫外出時，姦污了老夫妻子，最後把老夫的武功秘笈取去，之後老夫一直在找尋他，但直至六年前才找到！」

大叔吸了一口氣，續道：「其時他武功已甚高，但老夫爲了殺他，不斷苦研新招，創出『搏浪十擊』，他本非我之敵，不料讓他在危急之時，跳河借水而遁！這斷運氣十分好，竟被他得到一根千年人參，功力大增，若非有那『搏浪十擊』，老夫亦贏不了他！」

老邱道：「原來您跟他還有這個仇恨！」

大叔續道：「司徒不樂十分狡猾，訓練了很多手下，又收買了幾位在江湖上混不下去的劇盜爲助，老夫要殺他也不容易！」

老邱道：「其實您大可以將此事告知九大門派，相信他們必肯助你一臂之力！」

大叔咬咬牙，道：「這筆債，老夫要親自討回來，而且九大門派，嘿嘿……老夫寧死也不會求他們！」他頓了一頓，問道：「你今次爲何會回齊魯？」

老邱道：「最近老朽手下幾個殺手，死的死，傷的傷，弄得老朽接不到生意，所以回老家看看！」

「你是有生意，而無兵可用？」

老邱嘆了一口氣，道：「可不是，就拿今次來說，老夫在滄州便接了一宗大生意，酬金是五萬兩銀子，可惜……「

大叔急問：「殺什麼人？」

「名震河南的『鉄羅漢』！他姐姐嫁在張店，最近要娶媳婦，估計『鉄羅漢』必會來道賀……哎，不提也罷！」

「通常你賺多少佣金？」

「三成。」

「好，你接吧，老夫替你找人殺他！」

* * *

山洞之內，沒有晨昏，當胡虎醒來時，發覺面前有對閃閃發亮的眸子，他一怔，問道：「你醒來了？」

徐曼珠幽幽地道：「你在夢中不斷地叫常姐姐……帮主對你眞的這般好？」

「是的，她對我很好，從不罵我，我不懂的，她耐心教我，可惜……」

徐曼珠冷哼一聲：「難道我不好？」

「你……你如果不再打我罵我，也很好！」

徐曼珠心頭稍爲好受一點，仍忍不住道：「你知道麼？帮主已經三十六歲，而我才二十二歲……她根本不像是你的妻子！」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對我好，我便也該對她好！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年紀有多大！」

「你……你不會忘記……我是你的妻子吧？」徐曼珠忽然低下頭來，伏在胡虎身上。

胡虎有點手足無措，忙道：「我自然記得！」

「那你可得保護我，不能讓你的妻子被人欺侮！」

「當然，誰敢欺侮你，我便跟他拚命！」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大叔的聲音：「胡虎，醒來了沒有？」胡虎應了一聲，大叔又道：「老夫等下來找你！」

* * *

大叔帶胡虎到廳內坐定，先介紹老邱給他認識：「這位老伯姓邱，江湖上出名的消息靈通之士，他查到司徒不樂一個手下的下落，你隨他去吧，一切由他指點你！」

老邱見他毫無反應，心中大喜，原來此人名氣極大，但認識他的人極少，稍在江湖上跑動一年半載的，誰不知「鴿王」錢丘的大名？據說錢丘養了許多信鴿，專與各處聯絡，以販賣消息爲生，但其實他還暗中接殺人的生意，這一點知道的人便不多了！

當下老邱道：「你叫老夫老邱，或者邱伯伯都可以，我便叫你阿虎！」

胡虎唯唯喏喏，大叔道：「由現在開始，你便跟着老邱，他會爲你安排一切，現在起程吧！」

胡虎急道：「那俺那老婆呢？」

大叔笑道：「她在老夫這裡，你担心什麼？難道老夫一大把年紀，還會搶走你的老婆不行？讓她跟去不方便！女人心胸窄，知道你要爲其他女人報仇，心中總不大高興！」

胡虎想起剛才徐曼珠的話來，深覺有理，當下取了他那柄破劍，隨老邱下山了。

* * *

老邱帶胡虎坐上馬車，不讓他下車，也不知坐了幾天，老邱才停住，胡虎跳下車，不由傻了眼，原來馬車停在一座繁盛的市鎮裡，商店櫛次鱗比，車水馬龍，行人如過江之鯽，熱鬧非常。

老邱拉着胡虎的手，道：「來吧！」原來馬車停在一家客棧外，馬車自有小二打理，老邱開了一間上房，內有兩張大床。

「阿虎，你看這個好不好？」

胡虎連連點頭，老邱又道：「咱們先洗個澡，然後我帶你去好好吃一頓！」

「邱伯伯，司徒不樂的人在那裡？」

老邱哈哈笑道：「你不用緊張，一切自有老夫安排！」說着吩咐小二送澡水進房。

老邱讓胡虎好好享受了一頓，待他在酒樓會過帳之後，便道：「你先回去，好好睡一覺，老夫去找個朋友！」

胡虎自無不可，他連日坐車，只覺得腰酸骨痛，趁房內無人，便乘機活動了一下，出了一身大汗，人反而精神了，他用水抹一下身子，倒頭便睡。

也不知過了多久，胡虎突在夢中驚醒，像一頭老虎般，自床上跳了下來。黑暗中傳來老邱的聲音：「阿虎，是老夫！」

胡虎哦了一聲，重新躺下，老邱又道：「別睡了，老夫有個朋友說，司徒不樂另有個手下，剛好在本城。住在客棧裡，咱們現在便去找他！」

胡虎精神一振，連忙穿好衣服，插上劍。老邱又道：「老夫先引他出來，你匿在附近，不要說話，一見到他便立即下手，因為那人懂得施毒，所以一定要快！」

「邱伯伯，你放心，我照你的話去做就是！」

＊　＊　＊

萬隆客棧是本城的一家中等客棧，但規模却不小。老邱叫胡虎匿在客棧外面的一棵棗樹後面，又交代了他幾句，然後翻身躍進客棧內。

過了一陣，客棧裡便傳來一片輕微的驚呼聲，胡虎雙眼在黑暗中發亮，右手已將那把破劍抽了出來。

俄頃，只見兩條黑影先後飛出萬隆客棧，前面那位正是老邱，後面那位，身小如猴，年約三十餘，行動極快。老邱向棗樹飛來，那人已快追及，胡虎急不及待自樹後跳了出去！

他不由分說，舉劍便向那漢子的心窩刺去，這一劍疾如流星，可是由於他過早跳出去，使對方有時間準備，只見他上身向後一仰，手中的單刀却向胡虎刺去！

胡虎天生有野獸的敏銳性，身子一偏，左手隨即一落，抓向刀脊。

這一着不可謂不快，可是人到底比野獸聰明，何況他的對手「猴俠」何雙全又素以靈活善變見稱，只見他退了一步，手腕一翻，刀刃已經向上！

說時遲，那時快，胡虎一劍落空，他身子忽如猛虎撲前，那一爪已不是向下，而是平擊何雙全的小腹！

這一招全無章法可言，亦正因如此，何雙全已無從閃避！「砰」的一聲，他小腹已狠狠地中了一記，一條腰立即彎了起來，就像一隻煮熟的小蝦！他那一刀只割到胡虎的臂肚，但無阻其去勢！

胡虎似乎不知道疼痛，長劍一縮，又再刺出！何雙全明知要糟，可是雙腳偏不聽使喚，勉強閃開幾寸，長劍仍然刺進他體內！

胡虎一招得手，絕不稍停，將劍拔了出來，又再刺了一劍！何雙全大叫一聲，跌倒地上！

這時候，老邱方喜孜孜地跳出來，道：「阿虎，大叔說你武功天下難找對手，果然！」他抽出一柄匕首來，割下何雙全的首級，又道：「咱們分頭返回客棧，回頭再見！」言畢向另一方馳去！

替人賣命

胡虎平安返回客棧，等了好一陣，不見老邱回來，不由得替他担心起來，正在不耐間，方見老邱嘴角春風回來。胡虎關心地問道：「邱老伯，你沒事吧？」

老邱道：「老夫故意在四周兜一圈，引開視線才回來！阿虎剛才你真勇猛……咦，對啦，你受了傷，待老夫看看！」

胡虎道：「小事而已，不必掛懷！」

「這怎成？」老邱道：「等老夫替你上藥，過兩三天便可合縫了，你須記住，你還有好多人要殺！因為司徒不樂有幾十個手下！」

胡虎道：「不管有多少個人，我都要替常姐姐報仇！這一點傷，對俺沒有一絲影響！」

老邱諂笑道：「阿虎，如今像你這樣有情有義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真是難得！好啦，夜深了，早點休息吧，明天還要趕路！」

＊　＊　＊

馬車又在官途上奔馳，不過未到張店便已停下來，停在一座樹林外。老邱道：「阿虎，咱們先在這裡殺個人，這個人武功雖不很高，但他專替司徒不樂傳遞消息，十分可惡！你知道麼？司徒不樂專與武林中正義的代表：九大門派作對，像他這種人你說該不該殺？」

胡虎道：「他是壞人當然該殺！」

「難得你有為民除害之心，不過仍然要小心，要留下有用的身體，殺咱們最大的敵人：司徒不樂！」

胡虎點點頭，問道：「那個人住在樹林裏？」

老邱微微一笑，道：「不，他家就在這裡不遠的一條小林裡，咱們先將馬車藏在這裡，等殺了人之後，再來此取車上路！」

胡虎抓抓頭皮，道：「但俺可認不得他！」

老邱哈哈笑道：「老夫怎會讓你孤身犯險？老夫年紀雖大，但行俠仗義可不肯認輸！」他將馬匹繫在樹上，拉着胡虎的手，道：「咱們慢慢走，才不會讓他的耳目有所警覺！」

胡虎一味點頭，事實上對於這個花花世界，他到現在還不能適應，連認人也有困難，覺得所有的人，只有男與女兩種，比虎島的動物還難辨認，其他事更難分辨是非了。不過他又覺得自己十分幸運，只出來半個月，便已先後成過兩次親，而且所遇到的人，對自己都很好！

「阿虎，那人便住在前面那個山村內。」老邱指着前面道：「他便住在那棟黃色的土房內，那人大概四十歲，蓄着三綹短髯，比你稍高，叫李修武，你一找到他，便抽劍殺他，殺了人便跑！」

「那你呢？」

「他還有幾個狐朋狗黨，老夫負責將他們引開！吸，你現在去敲門，說有人託你送信給他，門一開你便衝進去！」

胡虎道：「俺記住了！」胡虎緊一緊腰帶，大步流星走上前。到那黃色土房外，見一個女人在門口餵鷄。他乾咳一聲：「李修武在家麼？」

那女人上下看了他幾眼，道：「這位大哥是誰？找外子何事？」

胡虎不太了解這女人跟李修武的關係，便照老邱所教的道：「有人託俺捎信給他……要親手交給他，叫他出來！」

那女人見他說話語氣甚無禮貌，當下道：「他去作客，你等等，我去叫他來！」說着往土房後跑去了。

過了好一陣，只見土房後走出五六個大漢，大都是莊稼人的打扮，正中那中年漢，十分高大威武。胡虎見他蓄着三綹短髯，估計他便是李修武，便大聲道：「你便是李修武？」

那人果然便是李修武，他見胡虎氣勢洶洶，暗中戒備，手掌落在刀柄上，不答反問：「你找李修武有何事？」

「有人託俺捎信給他！」

「我是他兄弟，你把信交給我！」

「不行，一定要親手交給他的！」

「你叫什麼名？是誰託你送信給他的？」

「俺叫胡虎……是……總之俺見到他自然會給信他，快叫他出來，以免誤……」

李修武目光一凝，向旁邊的人打了個眼色，那些漢子立即散開，將胡虎圍住。

一個大漢道：「修武哥，瞧他這副模樣，諒非善類，先將他抓下，再慢慢拷問吧！」

他這一叫反而露了底，胡虎立即拔出劍來，道：「原來你便是李修武！」

李修武心中更確定這人是來找事的，但一見到他手中那柄破劍，又怒又好笑，喝道：「瞎了眼的狗賊，想打你家大爺的主意，也敢用這種破劍！快換一把來！」

胡虎吼一聲，標前揮劍便刺，李修武見他毫無高手的風範，心中更定，大笑聲中，揮刀將破劍格開！

誰知胡虎的打法與一般武人全不相同，破劍被他擋開，不退反進，標向李修武懷內，左拳畢直擊出，就像鐵錘一般！

李修武這才大吃一驚，千鈞一髮之際，竟然忘了用刀反擊，只下意識地抬起左臂招擋，胡虎一提膝，在其小腹猛撞一下，李修武怪叫一聲，蹭蹬了一步，身子登時彎曲起來！

胡虎標前一步，右手長劍一迴，白光過處，「刷」的一聲，李修武的首級已飛落地上！

這幾下，兔起鶻落，幾個動作，一瞬息之間完成，待胡虎檢起首級，轉身向外飛奔，那幾個大漢才瞿然一醒，拔腿追上去！其中一個大漢，揚手射出三柄飛刀！

胡虎只顧逃跑，沒留意對方還有這一招，待他發覺不對，上身向下一彎，已來不及，讓一柄飛刀釘在其後肩上！

刀尖入肉兩寸，痛得胡虎怪叫一聲，倏地轉身揮劍反向那幾個大漢撲去！只見他雙眼通紅，神態凶狠，就像一頭發怒的老虎，那幾個大漢未曾與他接觸，已心生寒意，手腳一慢，其中一個已讓胡虎砍倒在地，其他人發一聲喊，亡命而逃！

胡虎還想追前，忽聽耳際傳來老邱的聲音：「阿虎，快回來，那些人不是司徒不樂的人，不可濫殺無辜！」

胡虎當老邱是神明，聞言即住步轉身，向樹林奔去，一到林內，已見老邱坐在車轅上，道：「快上車！呔！」馬鞭虛抽一下，馬匹洒開大步，由樹林的另一邊馳了出去！

老邱邊趕車邊道：「老夫早叫你小心了，必須一見人就下手，你為什麼不聽話？吸，現在不是吃了虧？」

胡虎結結巴巴地道：「俺得先弄清楚他是不是李修武，要不殺錯了人……」

老邱見背後無人追來，將馬車停在一旁，鑽進蓬內，道：「待老夫看看你的傷勢！」他見飛刀入肉甚深，暗吃一驚，心中驚道：「真是頭呆鳥！」他先取出止血散和生肌藥膏出來，又道：「你忍着點，老夫替你將刀拔出來！」

他手一揚，飛刀已離肉，但鮮血却泪淌下。老邱急忙替他洒上止血散，又封住了附近的穴道，血才止住。待他包紮得當，抬起頭來，只見胡虎額頭全是汗珠，便用袖管替他抹了一下，問道：「痛不痛？」

胡虎咧嘴一笑，道：「俺挺得住！」

「瞧你！幸好飛刀沒有淬過毒，要不你這條小命還保得住麼！記住，以後絕對不能讓對方有準備的機會！司徒不樂的手下，全是狡猾之輩！」

胡虎默默受教，老邱又道：「你若有什麼長短，以後誰照顧你的老婆？嘿嘿，說不定你老婆現在已懷了你的孩子！」

「真的？」，胡虎眉開眼笑。「俺，俺要做爹了？」

老邱沒好氣道：「你好好休息吧，沒事不可亂動，三日之後，就要應付一個厲害的奸徒！」他鑽出草蓬，繼續趕車。

過了一會兒，胡虎撥開車帘，探首問道：「邱老伯，你可知俺老婆是生兒子還是女兒？咦，這條路今早咱們不是走過了？怎地又回來？」

老邱笑道：「像你這等英雄，頭胎當然是生兒子，要不蒼天還有眼麼？哦，這是老夫故意的，這樣可將李修武那些狐朋狗黨引開嘛！快縮回去，別讓人認出你來！」

馬車又馳了一陣，老邱將車停在一條小村旁，鑽進竹蓬內，將李修武的首級放在一隻木盆內，再用巾布包好，提了起來，道：「老夫去掩首級，順便買些吃喝的，你在車上，不要出來，老夫很快便回來！」

胡虎道：「你放心，俺已快做父親了，可不是不懂事的小子！」

老邱幾乎笑出聲來，他跳下車，向小

村急走而去。一直走至一棟用青石建成的人院才停下來。門口有兩位彪形大漢，喝道：「找誰？」

「找你們應老爺！」老邱不慌不忙地道：「就說老邱來報喜的！」

一個大漢立即進內通報，未幾又出來，態度甚是恭敬。「請進！」原來這姓應的是周圍百里著名的地主，只因李修武仗着有一身本領，時與他作對，所以重金聘老邱將他殺掉！

應老爺以刻薄致富，但這一次爲了殺李修武，不惜花了二萬兩銀子，對他來說是極大手筆，當然這也是老邱善敲竹槓。

應老爺看了首級大喜，着人取去埋了，又將一萬肆仟兩的銀票交給老邱。老邱道：「在下還有一個不情之請，請老爺賜點吃喝的東西，好讓我在路上裹腹！」應老爺拔掉眼中釘，心情大佳，連忙着人準備好，用食籃裝着，送與老邱。

老邱心裡更喜，無端端得到胡虎，替他白白賺了好些錢，難得的是他一毛錢都不用花，他只告訴大叔，要殺「鉄羅漢」；至於殺李修武及何雙全，大叔根本不知道，豈不是大賺了一筆。

當下他返回馬車上，將食籃往車蓬裡一放，又駕車而行，這次改向西行了，再馳了一陣，老邱方停車，鑽進竹蓬，他打開食籃，先取出銀針，逐一試過，然後與胡虎分享。胡虎狼吞虎嚥，連呼好吃。

「老伯，你去那裡買的菜？怎地這般好吃，俺從未吃過！」

老邱笑道：「老夫特別叫人泡製，來慰勞你這位爲民除害的大英雄！」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胡虎雖然純樸，聽了心頭仍然極是受用，道：「老伯也是英雄！啊，這些菜一定很貴了，要你破費，怎好意思？」

老邱吃吃笑道：「傻子！所謂金錢乃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老夫今年已五十七歲了，又無兒女，要那許多錢作甚？何況如今你我應該有福同享，有難共當，一頓這樣的飯，算得了什麼？」

胡虎甚爲感動，目光充滿了敬佩之色，老邱心中暗暗得意：「騙這等呆鳥，比騙小孩子還容易！」當下他又坐前駕車。

三日之後，馬車已進入張店。張店是個大鎮，又有一番景緻，只看得胡虎目瞪口呆。老邱在最好的客棧裡開了一間上房，道：「老夫先替你換藥！」

胡虎依言轉過背去，在路上，老邱每日都替他換一次藥，他已慣了，老邱見傷口尚未完全合縫，有點担心會影響行動，卻沒有說出來，反而道：「恭喜，你傷口已合縫，再過兩天便能好了，不過暫時你還是不要活動，先睡一覺吧，待老夫出去打探一下！」

* * *

當老邱回來時，已近二更，他只爲胡虎帶來了五六個肉包子，胡虎再粗糲的食物也能裹腹，何況是肉包子！他一口氣將那些肉包子吃光，又喝了一杯水，搓搓肚子道：「老伯再遲一點回來，俺可得餓死了！」

「老夫也知道，只是爲了確實目標的下落，不能不仔細一點！」

「找到他沒有？」

「找到了，不過暫時不能動手，因爲這兩天他來喝喜酒，人太多了，難以下手！」

「那要等到幾時？」

「明天婚禮舉行過後，賓客便會漸散，後天或者大後天才動手！」

胡虎抓抓頭皮，道：「爲甚麼不等他離開時才下手？」

「你怎知道？這裏四通八達，咱們怎知道他會走那一條路？何況他坐騎是匹千里馬，咱們的馬車追不上！」老邱侃侃而談。「再有一個原因，在路上他警覺性必高，在宅內，就不同，他恃住有家丁護院，一定比較鬆懈，這便是咱們的良機！」

胡虎道：「老伯放心，俺一定可以殺死他！」

老邱自懷內摸出一錠銀子來，道：「這個給你防身，明天老夫會再出去打聽消息，另者老夫會吩咐小二每頓替你準備飯菜，你不用付錢！」胡虎唯唯喏喏。

* * *

次日一早，老邱果然又離開客棧，雖然他不會忘記去打聽張府（鐵羅漢的姐夫姓張）內的情況，但最重要的還是他急於將銀票兌現，並改存入自己的帳戶裏。

胡虎一整天都在房內，十分煩悶，但心裏卻不斷告訴自己：「要沉住氣，聽老伯的話，俺一定要替常姐姐報仇，她在九泉之下，才不會怪我又跟徐姐姐睡覺……」

這一天便這樣過去了，老邱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帶醉回來。胡虎想問情況，他卻揮揮手，道：「明天再說！」身子一歪，便躺落床，隨即響起鼻鼾聲。

次日胡虎醒來，老邱仍好夢正香，直至日上三竿，方斯斯然下床，慢條斯理盥洗之後，才拿出一張圖紙來，道：「這是張府的地圖，咱們要殺的人，如今就住在府內的客房，吶，就在這裏！」

胡虎指一指圖中某處，然後逐處解釋。「你全明白了？」

「那個人叫甚麼名字？相貌如何？」

「他叫羅立雄，有個外號叫『鐵羅漢』，他有一張國字形的面龐，眉毛特別粗濃，很易辨認！」

胡虎道：「羅漢是神；這個外號不錯嘛！」

老邱微微一怔，隨即哈哈笑道：「這你就有所不知了，羅漢當然好，但在羅漢之上，再加一個鐵字，那就是壞人了！」

「原來如此！」

老邱又道：「咱們今天晚上動手，你傷口還疼不疼？待老夫再替你上一次藥！」

「早不碍事了！」

老邱熱情地道：「小心一點總是好的，再說一個人受了傷，總該盡快醫理方是道理！」說着不管三七二十一，老邱便替他解下外衣，再敷上上好的金創藥，事畢方喚小二進來。

「先替咱弄一盆洗水來，再弄幾個可口的小菜！」

小二依言而辦，未幾，酒菜即送上。兩人飽餐了一頓，老邱道：「阿虎，你再休息一下，今晚不用等我回來吃飯了，我會着小二哥，替你安排好一切，晚上我再

來帶你去找羅立雄！」

胡虎忙問：「你去那裏？」

「當然是爲了晚上的事，而做準備工夫！」

* * *

胡虎寸步不離房，下午果然聽老邱的話睡了一覺，至黃昏醒來才練了一會兒功，不過老邱到二更時才來找他，還帶來了一套黑色的夜行衣，道：「快把衣服換上！」

胡虎換上夜行衣，老邱同樣亦換上一襲黑色的外袍，他似乎還帶了不少東西。

兩人蛇行鼠伏來至張府側門附近，老邱問道：「裏面的情況你記熟了？」

胡虎道：「吃過晚飯後，俺看了足足半個時辰，都記住了！」

老邱頷首道：「咱們分頭進入，記住一見到羅立雄，便出劍殺了他，再割下他的首級，切切記住！出來之後，咱們去那棟高樓後面滙合！」他又指指附近的一棟高樓。「至於老夫，你完全不必担心，我會設法讓你溜掉！」

胡虎道：「俺都記住了，稍後再見！」

老邱又急道：「等等，你都記住老夫今早告訴你的話？」他邊又向胡虎打打手勢，然後走前，伏身在墻上凝神靜聽了一陣，聽不到裏面有動靜，然後向胡虎揮揮手。

胡虎毫不猶疑，想也不想，便飛身躍進圍墻內，老邱並沒有分頭行事，他稍等了一陣，也從胡虎進去之處，飛身而入！

* * *

胡虎跳進圍墻，過道上不見一人，他稍向左右看了一下，便向內跑去。剛跑了幾步，前面傳來一陣步履聲，胡虎依照老邱的吩咐，跳上屋脊躲避！

不料那隊莊丁，到過道口並不向前行來，反向內堂走去。胡虎大喜，又再躍落地，向旁邊一棟紅磚房飛去。

紅磚房規模不小，看來裏面起碼有四五間房，而磚房旁邊，有座小花園，種了好幾棵大花樹，胡虎先匿在樹後等了一陣，似乎沒有一絲動靜，這才躡手躡脚走進去。

他停在中間那扇房門前，伸手輕輕一推，那木門輕呀一聲，緩緩開了，胡虎絕不怠慢，立即閃了進去！

門外有微光透進，隱見房內有張大床，紗帳低垂，胡虎急步標前，人在中途，已將劍拔出，左手一撩起帳子，右手長劍便往床上力刺而下！

這一劍又沉又疾，只聞被內傳來一個急促的悶哼，胡虎急忙拔劍而出，被子立即變成紅色。胡虎心中想道：「這個鐵羅漢，原來是個飯桶！」當下伸劍去割其首級。

就在此刻，窗框突然被人震裂，一道人影穿窗而入！

胡虎大驚，忙不迭退後一步，揮劍一格，但聞「噹」的一聲響，刀劍相交，濺起一蓬火星子！胡虎但覺對方膂力甚强，不由精神一振，手腕一翻一捲，向那人心窩刺去！

不料那人亦非省油燈，擰腰閃開，鋼刀過處，已砍向胡虎的肩膊，同時道：「不長眼的毛賊，竟敢來張府行兇，快報上名來！」

「俺叫胡虎，你又是誰？」

那人哈哈一笑，道：「你連羅立雄也不知道，居然夠胆來撒野，算你倒霉！」說着踏前兩步，讓門外的月光照在他臉上，果然是張國字形口臉，一對眉毛如髮般漆黑，胡虎不由輕呀一聲：「你眞的是『鐵羅漢』羅立雄？

再上征途

那人鋼刀一橫，一招「鐵鍊攔江」，攻向胡虎的腰腹。道：「不是羅某又是誰？」

胡虎無心攻擊，只用劍擋開鋼刀，問道：「那麼床上的人是誰？」

羅立雄臉色一沉，怒道：「你連人都弄不清楚，便不問皂白殘害之，還有一點人味？」

胡虎道：「俺……請你代俺向他道歉！」

羅立雄更怒：「臭小子，你竟敢消遣我？他人已被你殺死，還要我代你……」他邊說邊攻，胡虎心虛，竟被他迫出房外。羅立雄窮追而出，目光一及，見胡虎手中那柄劍斑斑剝剝，大小缺口不下十五六個，忍不住狂笑起來。

胡虎問道：「你笑什麼？我今日不殺你了，改天再來！」轉身欲行。

羅立雄攔在他身前，沉聲道：「狗賊，今日教你來得去不得！」這時候，莊丁們已聽見人聲，紛紛執兵器、燈籠圍過來，羅立雄道：「你們不必動手，只須緊緊圍住，不讓他逃脫便可以！」言畢又展開攻勢。

「鐵羅漢」近年來在河南一帶，聲名大噪，自有其過人之處，他急攻七八刀，已「刷」的一聲，一刀砍傷了胡虎。莊丁們都大聲喝采，爲羅立雄助威。

胡虎道：「你，你不要迫俺！」

羅立雄喝道：「有本事的，你便將羅某殺了！」

莊丁們却議論紛紛起來，其一道：「聽這毛賊的口氣，好像還未盡全力！哈！就算他使盡吃奶之力，也走不過羅大俠二十招！」

其二笑道：「這小子那把破劍，連小鷄也殺不了……哈哈！眞笑死人也……」衆莊丁都哄笑起來，胡虎一張臉登時漲紅。

羅立雄忽然跳後，道：「快拿一把劍給這小子，我要他敗得口服心服！」

胡虎忽然虎吼一聲，急步標前，長劍當胸刺出，直至此時，胡虎才眞正顯示出他的實力來，當眞如同長虹貫日！

羅立雄大驚，忙不迭後退，「嗤」的一聲響，脅下已着了一劍！原來胡虎能夠在荒島活下來，全靠這把劍，最恨別人蔑視它，是故剛才內疚之情已消失，代之而起的，便是憤怒！

羅立雄中劍之後，又驚又怒，莊丁發一聲喊，欲湧上圍攻，卻爲他喝止。這刹那間，胡虎已一口氣攻了七劍！

這七劍不但快，最令人心悸的是胡虎那種不要命的精神，以及大違常規的出手，令到羅立雄應付維艱！不過羅立雄亦非浪得虛名之輩，看得出胡虎實際上並不懂

得什麼武功，因此沉着應戰，尋找良機，以求一擊即中！

這一着果然有效，胡虎連番攻擊，佔不了便宜，氣勢已稍弱。但這時候，那些莊丁忽然叫喊起來，羅立雄轉頭望去，只見內宅火光照天，而且火頭竟有幾處之多！

羅立雄心想這小子儍乎乎的，自然不是什麼大人物，他不過是隻棋子，目的是引開自己的注意力，當下立即叫道：「快去保護你們老爺和主母！」

那些莊丁去後，胡虎精神大振，長劍又見凶猛起來，而且左手不斷配合長劍的動作而進攻，他的「武功」學自禽獸，雖無一成套，但勝在實用，羅立雄稍一分神，又中了一拳，心中不由忖道：「這小子一見起火，便不畏生死，忘死强攻，証明他是來纏住我的……」

心念一動，立即反攻起來，準備抽身到內宅去。就在此刻，內宅方面不斷傳來慘叫聲，更使他如熱鍋上的螞蟻！

他大喝一聲，倏地揮刀急砍而下，力道之强，一時無兩！只道胡虎不會擋駕而後退，則自己便可以抽身，不料胡虎不退，長劍不格，而是橫掃而出！

「噹！」刀劍相碰，又濺起一蓬火星子來，由於胡虎長劍是橫掃的關係，鋼刀被撞橫，胡虎手腕一翻，長劍改向前刺出，正指向羅立雄的胸膛！

這一着，大出羅立雄的意料，鋼刀因擋不及，忙不迭後退，可是仍慢了半步，劍尖透腔而入，胡虎怪叫一聲，抽劍欲再刺，但羅立雄豈是省油的燈？他鋼刀在半空一翻，急砍而下！

胡虎顧前不顧後，左肩又讓鋼刀拖了一記，痛得他悶哼一聲，長劍改直刺爲橫劈，「刷」的一聲，羅立雄右臂連刀應聲落地！

剎那間，場內濺滿了鮮血，那兩個持燈的莊丁，嚇得大叫起來，羅立雄經歷過無數風浪，但眼見自己的手臂離體落地，亦禁不住呆了一呆！一呆之後才怪叫一聲，俯身去拾手臂！

胡虎長劍再一落，可憐羅立雄一顆大好的腦袋，居然滾落塵埃！胡虎急急撿起首級，回身一望，那兩個莊丁全身發抖，驀地跪在地上，大呼饒命！

胡虎身中兩刀，受傷匪淺，即使他如何悍不畏死，此刻亦知情況不妙，才不會去理會他們，當下快步躍上圍墻，竟然幾乎站不穩，急急躍出去，辨一辨方向，向那座小樓奔去！

他一口氣跑到小樓外，只見那裡停放著一輛馬車，車伕却不像是老邱。胡虎又驚又急，忙不迭轉身後退，誰知一脚踩落水溝，身子失却平衡，跌倒地上，觸及傷口，痛得他眼前一黑，暈死過去……

到他逐漸恢復知覺時，耳畔聽到一陣綿綿不絕的「得得」馬蹄聲，他緩緩張開雙眼，布帘上透出日光，料天已大亮，目光再一望，發覺自己躺在馬車竹篷裡，他欲掙扎坐起來，這才知道全身乏力，一顆腦袋如鉛塊般沉重。

「別動，你傷得很重！」大概外面的老邱聽見動靜，回頭向內急喊：「等等老夫會來看你。」

胡虎再次躺下，又昏昏沉沉睡去，到他又醒來時，老邱正餵他喝水，胡虎喉頭如火燒，貪婪地喝着，老邱又塞了一個肉包子去他嘴裡。

胡虎吃了一個肉包子，氣力稍長，喘着氣問道：「老伯，你昨晚去那裡？」

老邱道：「不要說話，咱們如今還未完全脫險！你如果還要吃，那裡還有包子！」他指一指旁邊一個布包，低頭又鑽出去駕車。

＊　＊　＊

馬車又來到戈山，胡虎體力仍未恢復，老邱小心翼翼扶他上山，邊道：「你見到大叔之後，不必多說，行善不揚，方是美德，這個道理，你明白麼？」

胡虎點點頭，老邱又道：「大叔若問你，你只說殺了羅立雄，其他的萬不可說，你可得答應老夫！」

胡虎本來甚是奇怪，很想問他原因，又覺老邱對自己有恩，這樣問，對他實在不尊重，因此又點頭答應了。

兩人來到那棟土屋，馬東明已迎了下來。「老邱大功告成？」

老邱笑道：「有阿虎出馬，還有什麼奸徒不伏誅的？令師在山內？」

馬東明點點頭，目光一及，微吃一驚，上前攙住胡虎。「你受傷啦？」

「小事，死不了！」胡虎低聲問道：「馬大哥，俺老婆是不是有了……她快生孩子了？」

馬東明失笑道：「這個在下怎知道？你親自問她就是！」說着已至土屋外，他伸手敲門。

裡面問也不問，便將門開了，開門的便是大叔。他呵呵笑道：「歡迎大英雄回來！」

老邱向他打了個眼色，道：「大英雄是阿虎，嘿嘿，他爲了殺『鐵羅漢』，差點把自己的命也賠上了！」

大叔熱情地招呼他們坐下，還特地泡了一壺茶，胡虎可不耐煩，問道：「大叔，俺老婆呢？」

「啊，老夫差點忘記，她在房內，你們夫妻先見個面吧！」大叔臉色又一沉，道：「你記住，不可多言，提防女人都是醋埕，要是她知道你爲了替常恨春報仇，而差點把命喪掉，心裡一定不高興！」

胡虎哦哦連聲，慢慢走進山腹，他走得急，傷口都還會痛，這是從未試過的，因此心裡十分窩囊。他對着門縫大聲叫道：「老婆，俺回來啦！」

石門拉開，胡虎目光一及，只見徐曼珠花容憔悴，蓬頭散髮，不由吃一驚，問道：「你生病了？」徐曼珠搖搖頭，胡虎又問：「大叔欺侮你？」

「是你欺侮我！」徐曼珠銀牙暗咬，突然揮掌摑了胡虎一巴掌！

胡虎一閃沒能閃開，反而牽動了傷口，不由痛呼一聲，徐曼珠冷笑道：「你不是要充英雄麼？連一點丁痛也受不住，算是那門子好漢？」

「不是……」胡虎不想說出實情，結結巴巴地道：「我……我幾時欺侮你？」

徐曼珠伸手要拉他，胡虎驚弓之鳥似的，向後跳開。徐曼珠又好氣又好笑，問道：「你到底進不進來？」

胡虎問道：「你不再打我？」

徐曼珠嘆息道：「我只恨我自己……不打你了！」胡虎這才走進房去，徐曼珠隨即將門推上，並點起燈來。這時候她才發現胡虎身才紮着綳帶，忙問：「你受傷了？」

「小事，你不用担心！」

「誰担心你？一句話也不丟下，就走了！嘿嘿，要去充當大英雄大情俠啦！」

胡虎抓抓頭皮，訝然問道：「什麼叫大情俠？」

「爲前度情婦報仇，連妻子也不讓知道了！」

胡虎結結巴巴地道：「俺可沒把常姐姐當作情婦！」

徐曼珠道：「我跟你可是拜過天地，還有證婚人的，常幫主可有與你拜過天地？」

胡虎不由默然，心中忖道：「大叔和老伯都沒有說錯，女人果然都喜歡呷醋……」

徐曼珠又罵道：「你死了不成？怎地變成啞巴？」

胡虎道：「俺是怕你担心，所以……俺事先可不知道你會呷醋！」

「誰呷醋，別臭美！」徐曼珠粉臉登時漲紅。「快過來！」

胡虎戰戰兢兢走上前，徐曼珠本來生了一肚子的氣，見狀心頭得意，氣也消了不少。胡虎道：「徐姐姐，他們沒欺侮你吧？」

徐曼珠心腸一輭，暗道：「這傻小子倒也不是沒良心的人！」當下道：「這倒沒有，只是我一個人日夜困在山中，你又不在我身邊，我自然担憂了！你以後別叫我姐姐，怪肉痲的，讓人聽見笑話我！」

「那我該叫你什麼？」

「我沒名給你叫麼？」徐曼珠道：「快坐在床上去，讓我看看你的傷！」

胡虎坐在床上，徐曼珠替他解下綳帶，胡虎嗅到她身上的幽香，十分好受，忽然雙手搭在她腰上，道：「徐……曼珠，俺問你一句話，你可別生氣！」

「你先說來聽聽，我才決定生不生氣！」

「你是不是……已經有了咱們的孩子？」

徐曼珠料不到他會說這樣的一句話，呆了一呆，心頭忽爾升起幾絲甜蜜，嗔道：「只剩半條命，還老不正經的！」

胡虎一本正經地道：「老伯說假如要想有孩子，咱們便得多睡覺……」

徐曼珠臉色又是一變，右掌又舉起來，目光一及，見胡虎一臉期待之色，心腸一輭，暗嘆一聲：「眞是寃孽，誰教我委身給他！」當下寒着臉道：「身子最要緊，你去找馬東明，叫他給藥你，待我替你敷上，瞧，這傷口多深！」

胡虎心頭一甜，痴痴地對她一笑，道：「俺這就去！」說着一陣風般，衝出石室。

＊　＊　＊

山中無日月，時間却也過得甚快，眨眼一個月已過去，此刻已是金風送爽之期，胡虎傷口已痊癒，而更重要的却是胡虎與徐曼珠的感情有了長足的進步，兩人恩愛如漆。

徐曼珠似放棄對胡虎的成見，每日都撥出時間教胡虎認字，講理世事，胡虎學得甚是認眞。這天他練了字，忽然問道：「曼珠，俺回到這花花世界之後，反而覺得十分煩心，你有什麼辦法教我？」

徐曼珠反問：「你有什麼煩心的事？」

「比如怎樣分辨好人跟壞人，俺便沒有一絲把握！」

徐曼珠嘆了一口氣，道：「這也是我替你担心的地方，因爲你太純樸，如一張白紙，分不清是非黑白……其實我比你也好不了多少，這件事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

「比如『鐵羅漢』羅立雄，他是不是壞人？俺總覺得用羅漢作外號的人，不會是歹人吧？」

徐曼珠一怔，反問：「你怎會問起他？」

胡虎這才結結巴巴地將殺羅立雄的經過說了。徐曼珠道：「我似亦聽過此人的名頭，不過他一向在河南活動，他的爲人不太清楚，但從傳聞作判斷，似是個好人……」

「但邱老伯却說他是個壞人！」

徐曼珠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我覺得大叔不像是個好人，不過我又沒有證據……這句話你千萬莫洩露，要不我便無命了，切切記住！」

胡虎還想問她，外面忽然傳來大叔的聲音：「阿虎，你出來，俺有話跟你商量！」

徐曼珠緊張地附在胡虎耳邊道：「記住，不可洩漏半點丁！」

胡虎點了點頭，開門出去，只見大叔在走廊上向他招手，他便快步走去。

大叔一直帶他到土房外面的曠地上，道：「阿虎，你閑得太久了，不活動一下，手脚便會遲鈍了，來來，咱們打一架！」

胡虎訝然道：「俺爲何要跟你打架？」

「因爲老夫又找到『金毛虎』的一位得力助手了，你還想不想替常幫主報仇？」大叔忽然冷笑一聲：「嘿嘿，男人通常有了新人便會忘記舊人，料你早已將自己的誓言忘記了！」

胡虎急道：「誰說俺忘記了？」

「好，有志氣！那咱們練習一下，看看你體力恢復了沒有，可別令老夫失望！」

當下兩人便在曠地上印證起來。大叔武功與經驗，胡虎難望其項脊，所仗的只是凶狠以及招式另有一格而已，因此沾不到大叔的身子，相反大叔不斷引他發揮潛質。

鬥了好一陣，胡虎已經氣喘吁吁，大叔一躍退開，道：「停！你退步了，今後每日須與老夫練習一番！」當下又指撥了胡虎一番，然後又道：「女人小心眼，說的話可不能放在心上！」胡虎唯唯喏喏。

＊　＊　＊

此後一連七日，胡虎每日上午都跟大叔練武，大叔每次都加以指點。到第八日，大概大叔覺得他無論是氣力和氣勢，比之以前，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便道：「阿虎，下午老伯來了之後，你便跟他下山

吧！」

胡虎道：「俺這次要帶曼珠一齊去，她不能沒有俺，俺也担心她！」

大叔哈哈笑道：「她在你身邊，你反而會分心，眞是傻子！你下山之後，老夫告訴她你去買米，她便不會担心了！」胡虎覺得他說得有理，便應允了。

下午老邱上山，又帶胡虎下山去了。大叔正在得意，忽然徐曼珠走出來，道：「大叔，我也想替常幫主報仇，請你也讓我下山去！」

大叔道：「那些人如虎似狠，你如何去得？」

「你不讓我去，便證明你心中有鬼！」

馬東明喝道：「徐曼珠，你眞不識好歹！」

徐曼珠手腕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把菜刀，她將刀架在脖子上，道：「你不准我下山，我便自盡！」

大叔目光一變，隨即笑道：「好好，你把菜刀收起來，老夫帶你下山！不過你得依老夫幾個條件……」

意外收獲

仍然是那一輛馬車，車上亦仍然是那兩個人，老邱和胡虎。只是這次不是西行，而是南下。他們的目的地是即墨。

馬車不徐不疾地走着，三日之後，已到達即墨，這一次老邱不投店，而到朋友家投宿。他的朋友叫裴慶，是個五十餘歲的男人，身體十分健壯，胡虎相信他必定習過武。裴慶家裡看來很有點錢，莊院雖不大，但傢具全是精細貨，他十分熱情親自引他倆到大廳。

老邱連連向裴慶打眼色，道：「裴兄，小弟有話對你說！」

裴慶有點明白，便吩咐董管家陪伴胡虎，自己引老邱到內廳。「什麼事老錢？是不是變了卦？」

錢丘道：「叫老邱，不可叫老錢！外面那個人叫胡虎，他……」他附在裴慶耳邊低語一番。

裴慶點點頭，伸手輕輕在錢丘肩上拍了一下，道：「爲了殺死蕭雙管那廝，裴慶願意與閣下合作！」

「蕭雙管武功並不高，照說以你之實力，實在不用忌他！」

裴慶笑道：「當然！只是他跟白鶴幫白氏兄妹關係密切，使裴某投鼠忌器！聽說如今蕭雙管和白露兄妹也在他家裡！」

錢丘臉色一變，道：「這樣說來，咱們來得不是時候！」

裴慶急道：「不不！假如不是顧忌白氏兄妹，裴某又何須驚動閣下！裴某請你來，正想借你之大力，把白氏兄妹也拔掉！」

錢丘一怔，隨即哈哈笑道：「裴兄，你不是跟老夫說笑吧？一萬五千兩殺三個人？」

裴慶也笑道：「裴某再加一倍如何？」

錢丘道：「你應該知道要殺白鶴幫正副幫主，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裴慶亦針鋒相對。「你亦應該知道，憑蕭雙管一個人，根本不值裴某一萬五千兩銀子！」

正在討價還價間，忽然董管家走了進來。道：「老爺，外面有人說要找老邱，咱們說沒有這個人，他堅持己見，認爲咱們騙他，不肯離開。後來有兩個兄弟忍不住動了手，却讓他輕易擊倒！」

裴慶臉色大變，雙眼瞪着錢丘，充滿敵意。錢丘道：「待老夫去看看，即使有事都不會弄到你頭上來！」

裴慶笑道：「老邱果然『數目』清楚也！請！」錢丘隨董管家出去，裴慶亦遠遠尾隨其後。

錢丘到大門外，見大叔含笑站在那裡，不由一怔，尚未開腔，大叔已用「傳音入密」對他道：「老邱，老夫有不得不來之苦衷，幸勿見怪！你生意談得如何？」

錢丘走去他耳畔低語一番，大叔答道：「只要老夫出手，還怕白氏兄妹麼？不過要他四萬兩！做了這單生意，老夫亦暫時夠矣！」

錢丘笑道：「你想東山復出，幾萬兩銀子怎夠用？」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老夫如今住在華盛客棧，胡虎也來了！」大叔見錢丘臉有不豫之色，忙道：「你放心，那小妮子來了，也有用處！」言畢揚長而去。

錢丘喜孜孜轉身入去，尚未到大廳，臉上已換了一副神色。裴慶迎了上來，問道：「如何？」

「是老夫好友！他肯助老夫一臂之力，不過……」，錢丘將裴慶拉到一旁，道：「不過他殺白氏兄妹要三萬兩，外加蕭雙管的一萬兩，共四萬兩，少一個也不行，但老夫可以保證必定能遂你之願，否則原銀奉回！」

裴慶想了一下，終於答應。「好，一言爲定，請隨裴某到書房，待我將蕭府的一切情況詳細告訴你！」

* * *

大叔以及馬東明、徐曼珠來到即墨的事，胡虎一直被蒙在鼓內，他亦隨大叔住在裴府。

到第三天晚上三更，錢丘才帶胡虎赴蕭府。到了那裡，錢丘並不急於進去，而是先匿在屋脊上。胡虎訝然問道：「老伯，咱們還在等什麼？」

「等待良機！」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忽見蕭府起了火，寂靜的一棟大屋，立即喧騰起來。錢丘大喜，道：「咱們進去！」他拉着胡虎的手，躍進蕭府圍牆內！

起火的地方是在後宅，也不知什麼原因，蕭府巡夜的莊丁居然很多，不過錢丘與胡虎在這種情況之下，便很容易混進蕭府內宅了！

料不到，火頭竟有幾處，而且火勢甚爲猛烈，分明有人以易燃物放火。只見一個中年漢正指手劃脚，指揮莊丁們救火，同時道：「有人放火，大家小心一點！」

錢丘低聲對胡虎道：「老夫故意引開他們的注意力，你乘機跳下去，將那個中年漢殺死，取了他的首級，咱們到剛才那地方會合！」言畢轉身竄出，突然在屋脊上跳起，飛向另一棟屋頂，他故意不收斂，讓衣袂發出獵獵的響聲！

這一來，下面的人立即發現，有人喊道：「放火賊在這裡！」

那中年漢正是蕭雙管，轉頭一瞥之間，立即騰身躍起，叫道：「快追！」他這一躍，反將自己送進虎口，因爲他落足之處，正是胡虎藏身之所！

胡虎倏地仗劍自屋脊後跳出，一劍望蕭雙管心窩扎去！這一劍事出突然，蕭雙管武功再高，也難以避得過！幸而他早將簫管抽握手上，急切之間，雙簫一合，向長劍挾去！

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胡虎比他更快，右腳一抬，已將蕭雙管踢飛！

蕭雙管臨危不亂，肩膊落地，隨勢一滾，跌落地上，胡虎如飛將軍從天而降，揮劍劈下，這一招根本不宜以劍使出，但氣勢凶猛，無人敢懷疑這一招殺人的力量！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兩條白影分從兩旁飛射過來，一個以刀擋劍，一個揮刀斬胡虎的脖子！

胡虎雖然不通世務，但任何人在生死俄頃之間，都會以保存自己生命爲首要。只見他倒退一步，可是他後背已貼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正想換個位置，忽聽一個女人的聲音道：「咦，你不是胡虎麼？」

胡虎一怔，抬頭見那兩個白衣人原來是白雲和白露，亦訝然道：「怎地你們也來這裡？」

白雲沉聲道：「是誰叫你來殺蕭雙管的？是常恨春麼？」

胡虎忙道：「不是，常姐姐早已被人殺死了！哈，爲什麼你們還未死？」

白雲怒道：「臭小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胡虎還未答他，只見黑暗中又撲出一個人來！揮掌向白雲後背擊去！白露急道：「大哥小心！」她柳葉刀反砍那人的手掌！

不料來人武功之高，大出其意料，只見他手掌一翻，竟將柳葉刀拍開！白露只覺刀上傳來一股暗勁，使她手臂一陣酸軟！

與此同時，白雲亦已轉過身去，揮刀與乃妹合鬥來人。胡虎叫道：「喂，你爲什麼要殺白幫主？」

那人喝道：「傻小子，你放着正事不幹，反來管人家大爺的事！眞是豈有此理！」

胡虎一怔，失聲道：「你，你是大叔？」

那人果然是大叔，他大聲喝道：「還不快去！」

胡虎應了一聲，又去追殺蕭雙管，這一次其他莊丁因爲有了準備，都一齊圍過來，胡虎登時覺得應對維艱。蕭雙管道：「還有一個人，來，老五你們三兄弟跟我來！」

三個護院模樣的大漢應聲跟着蕭雙管向前堂跑去，可是剛走了兩步，牆角忽然閃出兩個幪面人，揮動兵器截住他們四人，這兩個便是馬東明和徐曼珠。

這時候，錢丘又回來了，他坐在屋頂，不斷拋射暗器，射殺蕭家莊丁。

白雲白露兩兄妹雖然平素一齊練武，練成一套雙刀合擊之術，但如何是大叔的敵手？鬥了四五十回合，敗象已呈，白露又驚又怒，忍不住問道：「你便是那個神秘客？」

大叔吃吃笑道：「不錯！想不到你們居然會躲在這裏！」

白雲怒道：「原來胡虎眞的是你們一夥的，他裝得眞像啊！」

大叔一掌震開白雲的單刀，左掌隨即印向其胸膛，白露揮刀欲救，卻讓大叔飛起一腿，將其迫退，白雲見狀大驚而退，忽然屋子內窗子打開，一條人影竄出，白光一過，白雲一顆腦袋登時飛落地上。

白露回頭見到，尖聲大叫，那人一俯身撿起白雲的首級，向另一端飛去。

這幾個動作快疾如電，大叔回過身來時，那人已離開原地，他忙道：「胡虎，快截住他！」

胡虎見那人向自己這邊奔來，立即飛身攔截，那人長劍急揮，喝道：「快讓開！」

胡虎大喝一聲：「放下人頭！」揮劍將那人的長劍擋開。那人反應甚快，一偏身，自其身旁竄過。

忽然三柄飛刀成品字形，向那人後背飛至，那人甚是了得，聞得風聲，長劍反手一撩，磕掉兩柄，第三柄飛刀倏地一沉，向那人的下盤射去。

那人已磕掉兩柄飛刀知道要糟，忙不迭橫身一閃，堪堪避過，可是如此一躭擱，胡虎已趕至，截在他身前，喝道：「你不放下人頭，俺可就不客氣了。」

那人狂笑一聲：「我鄭豹幾時害怕過人？」

「鄭豹！」胡虎倏地退了一步，大叫起來：「你，你是鄭豹，萊陽那個鄭豹？」

那人驀地一怔，抬頭望着胡虎，臉上神色甚是奇特，問道：「你是誰？」

「俺是胡虎，你眞的是鄭豹！錯不了，俺還記得你左頸有道疤痕，那是小時候被貓爪弄傷的。」

那人臉色再一變，澀聲道：「你，你還沒死？」

胡虎興奮地道：「大叔，他是自己人，放他走吧！」

大叔目光速變，忽爾哈哈笑道：「既然是你的朋友，老夫自然不便爲難他，不過他得放下人頭，否則就莫怪咱們不客氣了。」

那人看看四周，估計逃不出去，便放下人頭，轉身而行，當他轉身時，只覺大叔食指一彈，指甲裏飛出一塊黃色的小事物來，黏在那人的後衣上，那人渾無所覺。

胡虎急道：「鄭豹，你等等俺，俺有話問你。」

大叔一把拉住他，道：「各爲其主，讓他走吧，若是有緣的話，日後自然能夠再見。」

錢丘自屋脊上跳下，撿起白雲的人頭，道：「大叔，正點子還未死！」

大叔回頭見蕭雙管及白露等人已作鳥獸散，便道：「算了，一切全歸你所得吧！東明，快追！」

* * *

深夜，長街寂靜，大叔在前面快步而行，他不斷用鼻力索，忽然停在一所平房外，悄悄在周圍走了一圈，這時候，胡虎等人才到，他忙揮手叫他們退後。

大叔，胡虎、徐曼珠和馬東明四個人就在斜對面的一條小巷裏伏着，大叔低聲道：「老夫素知『金毛虎』司徒不樂有三個得力助手，他們以龍、熊、豹爲名，白龍已死在飛魚幫，剛才那個鄭豹，九成便是司徒不樂三大助手之一，咱們悄悄跟着他，自然可以找到司徒不樂。」

徐曼珠問道：「你怎知道這鄭豹匿在裏面？」

大叔冷笑一聲，說：「老夫在他身上黏了一塊『甩不掉』，任他跑到何處，都可以跟到他，除非他人在咱們五里之外。」

徐曼珠又問：「什麼是『甩不掉』？」

馬東明道：「那是家師泡製的一種藥物，雖無什麼醫療作用，但能發出奇香，只要鼻子特別靈，又聞慣的，相隔三五里之內，必可聞香而尋到，最宜跟踪，故名『甩不掉』！」

大叔又道：「你們兩個不是要替常恨春報仇麼？如今是最好的機會了，老夫有九成的把握，這次可以找到神秘客，也就是司徒不樂。」

胡虎道：「俺說過的話，絕對不會反悔。」

馬東明忽然道：「師父，他出來了！」

大叔探頭過去，果然鄭豹開了門，左盼右顧一番，然後向北奔去。大叔道：「你們跟着老夫來。」

跑了幾步，只見鄭豹已出了城，大叔又道：「東明快去牽馬來，老夫沿途拋下『甩不掉』。」

＊　＊　＊

天高雲淡，天氣又有點涼意，官途上，但見鄭豹不斷拍馬向北馳去。

鄭豹身後兩三里又有兩騎，那是大叔和胡虎，馬東明和徐曼珠，墜後更遠。

這已是第二天，大叔叮囑了胡虎一番，拍馬追前，當他經過鄭豹時，又悄悄在其鞍上黏了一塊「甩不掉」，由於他換上了一張人皮面具，因此鄭豹也不以爲意，大叔跑了一程，故意停馬在路旁休息，待鄭豹去後，再與胡虎會合，繼續跟踪。

奇怪的是鄭豹所走的路，竟是他們去即墨之路，假如鄭豹是去找司徒不樂，便証明司徒不樂就住在大叔附近。

第三天上午，已至艾山地帶，鄭豹將馬交給山下一戶獵人，徒步上山。

大叔暗叫一聲：「原來他住在後山，枉老夫住在前山，找了他幾年，竟然找不到，錯非那傻小子無意中認出他來，也不知要到何日才能探悉，眞是意外之收獲。」

他吩咐胡虎在山下等他，獨他一人悄悄跟鄭豹上山。鄭豹每走二三十丈便回一次頭，但大叔豈會讓他發現，到半山左右，只見鄭豹跳在一塊岩石外面，不久那塊岩石縮了進去，他立即閃身而入，未幾一切恢復原狀。

大叔滿懷高興，重新下山，這時候，馬東明和徐曼珠亦已趕到，大叔道：「徐堂主，請你回飛魚幫，帶一隊精銳人馬來，大家共同殺了司徒不樂。」

徐曼珠雖是女流之輩，但到底見過世面，聞言問道：「大叔爲何肯幫助咱們替常幫主報仇？」

大叔雙眼神光暴現，厲聲道：「理由老夫早說過了，因爲老夫與司徒不樂亦有深仇大恨，」他手掌一翻，倏地捉住胡虎的手腕，道：「你到底去不去，老夫會讓馬東明接應你，速去速回。」

徐曼珠見胡虎在大叔掌握之中，只好答應。胡虎又道：「曼珠，咱們替常幫主報了仇，便可了卻心願，你要趕快來啊！」

徐曼珠暗嘆一口氣，飛身上馬，絕塵而去，大叔望着她的背影，道：「東明，你去辦些乾糧回來，咱們要在山裏住一段時間。」

眞相大白

胡虎每天在山上都在盼望徐曼珠，但直至第六天，方見馬東明帶着她上山，大叔臉色一沉，道：「人在那裏？」

馬東明道：「她一共帶了六十多個人，徒兒怕打草驚蛇，先叫他們匿在山下，等候你的吩咐。」

「才六十多個人？」

徐曼珠道：「這全是飛魚幫的精銳，而且還有嚴芳和馮樂進兩位堂主，其他幾位堂主大都已散去了。」

大叔點點頭，道：「希望山裏的敵人不太多，不管如何老夫今次都不會放過他。」他沉吟了一下，又令徐曼珠安排人馬，分批進山。

大叔每天都派人下山打探消息，山外固然無人進山，而山腹內的人，亦無人出來，因此他估計山腹內之建築，必定極具規模。

如此過了幾日，正在不耐間，忽然有個樵夫上山砍柴，衆人都沒有留意，可是他卻停在那塊岩石旁邊，四處張望。

大叔眼尖，發現樵夫易過容，心頭一動，立即伏地將耳朵貼在一塊石上，由於這一帶有許多岩石，因此施展「伏地聽聲術」更加方便。

樵夫並沒有作聲，他拾起一塊小石頭，有節奏地在岩石上敲打，大叔將之記住，那是三下重兩下輕，最後一下卻最沉重，接着又傳來一陣敲打聲，大叔見樵夫雙臂垂下，這分明是裏面的「答覆」，接着樵夫又回答了，是兩輕三重，最後一記較輕。

俄頃，那塊岩石縮了進去，樵夫一閃而入，岩石又恢復原狀，胡虎道：「大叔，咱們過去吧！」

大叔道：「再等一陣，大家先吃點東西。」徐曼珠和馬東明立即將他的命令傳下去，衆人吃了乾糧之後，大叔又仔細交代了一番，然後帶胡虎、馬東明及徐曼珠先去敲「門」，其他人則由嚴芳和馮樂進帶領，埋伏在兩側。

大叔用石頭依樵夫所敲打的暗號叫「門」，裏面果然有了反應，大叔敲出最後一記，岩石立即縮了進去，大叔早有準備，身子如鳥兒一般，幾乎是貼着岩石飛了進去。

岩石之後，有四個大漢，大叔一進去，不吭一聲，立即拳打脚踢，由於事出突然，前面那兩個大漢，應聲倒地，另外兩個大漢則一呆，大叔又向他們撲過去，那兩個大漢同時抽出兵刃來，可是依然慢了

一步，分別被大叔制住，這時候，馬東明已帶着胡虎進入，徐曼珠向外打手勢，六十多位飛魚幫精銳，在嚴芳和馮樂進帶領之下，魚貫而入。

岩石之後是條長長的甬道，甬道兩旁，每隔兩丈便掛着一根松枝火把，大叔與胡虎走在最前面。「胡虎，把劍抽出來，隨時準備應戰。」

甬道只拐了兩個彎，便已望見盡頭，盡頭是個洞口，外面一片光亮，洞口那裡站着五六個大漢，也許長期未發生過事故，因此戒備十分鬆懈，正在談笑。

大叔揮手通知背後的人暫停，然後打量起來，由彎角到洞口，足足有二十丈，無法一躍即至，只會被對方發覺，可是除了強闖一途之外，別無他法，他迅速考慮了一下，決定冒險一闖，便將自己的意思，用「傳音入密」通知大家，隨即吸了一口氣，飛身向洞口射去。

胡虎與馬東明緊隨其後，飛奔過去，他們才走了七八丈，那幾個大漢便已發覺，但都齊是一怔，似乎做夢也想不到，一下子有這許多人混了進來。

大叔速度何等之快，趁他們這麼一猶疑，他又迫近了三丈，這時候，那五六個大漢才吶喊起來：「有奸細，快通知洞主。」其中一個立即轉身出洞。

大叔一聽他們的話，反而放了心，再一掠，已至他們身前，雙掌一吐，發出兩股淩厲無匹的掌風，掌風直向那五個大漢捲去。

那些大漢都是識貨之人，見狀都忙不迭退開，大叔飛身過去，見人就打，可是這幾個大漢的武功，比之守「大門」的那四位，高出許多，幸而胡虎與馬東明趕至，加入戰圍。緊接着，背後六十多個人一湧而上，那幾個大漢見狀大驚，其中一個手脚稍慢，立被大叔一掌擊斃，其餘四位，忙不迭退出洞外，大叔等人如潮水一般，隨之湧了出去。

洞外又是一番景象，原來此處地形十分奇特，在羣峯之中，有一片草坪，約有五六畝大小，其中有一部份上面還有突出的岩石遮擋，岩石之下，連了好幾間竹舍，極是隱蔽，而草坪之一邊則是懸崖，三面高峯環繞，即使有人由外面望上峯頂，亦不易發現下面有人居住。

當大叔與胡虎走出草坪，最大的一間竹舍門打開，走出十餘個人來，爲首一人身穿樵夫的衣褲，但臉上五官與剛才已經大不一樣，不過大叔一見反而大笑起來。

樵夫見到大叔亦是一呆，隨即亦大笑起來，大叔臉色一變，厲聲道：「司徒不樂，你死到臨頭還笑得出來？」

那樵夫果然便是司徒不樂，只見他雙眼一睜，語氣陰森地道：「胡萬年，今日你自尋死路，此處將是你埋屍之所，我如何不笑？不但要笑，而且還得感激上天教你來送死！」

這幾句話令得場內大部份的人都呆住了，只有胡虎仍木然而立，這也難怪，他根本不知道胡萬年是什麼人。

在場的人之所以會震驚，一來乃胡萬年是曾經攪得武林一片風雨的「天魔教」教主，而且二十年前胡萬年被九大門派掌門人迫落懸崖，人人以爲他已死了，卻料不到，還活生生地站在眼前。

也就在此刻，幾間竹舍的門全打開，裏面湧出許多人來，只聽嚴芳失聲叫道：「峨嵋派定音師太，華山派江連城，丐幫幫主丁駝龍！」

一個道長接道：「還有貧道青城千雲，崆峒余掌門，武當青玉道兄。」

胡萬年(大叔)冷笑道：「諸位幸會了，嘿嘿，原來有諸位替司徒不樂助拳，難怪他志比天高。」

青玉道長稽首苦笑道：「施主別來無恙？」

崆峒掌門余鴻烈，素來性烈，接口道：「想不到閣下如此大命，居然死不了。」

胡萬年笑道：「諸位老朋友，都還健在，胡某若獨下九泉，豈不寂寞？」言畢又一陣大笑，忽然臉上笑意全失，冷聲道：「令老夫想不到的，卻是諸位身居號稱名門正派的掌門，居然與這廝同流合汚。」言畢向司徒不樂一指。

司徒不樂大聲道：「司徒某再如何不肖，也不如你這殺人如麻的天魔教教主。」

胡萬年道：「胡某以前雖然好殺，但明人從不做暗事，怎像你身爲天魔教一份子，又是老夫的表弟，竟乘我落難之時，搶了老夫的愛妻，想當年，你身受重傷，若非老夫救你，你早已死了，恩將仇報，猪狗不如，老夫重出江湖，第一個要對付的便是你。」

司徒不樂笑道：「你妻子綺玉，司徒某認識她還在你之前，我與她早生情愫，是你不擇手段娶了她。」

「不錯，老夫承認當年是強娶她回去，但老夫視她如珠如寶，她後來亦心甘情願伴老夫，若與你早有情愫，還會如此？嘿嘿，這不過是你自己癩蝦蟆想吃天鵝肉而已，如今她何在？快將她交出來！」

司徒不樂色厲內荏地道：「她已情願跟我，發誓不再見你，我爲何還要將她交給你？」

胡萬年厲聲道：「她一定是被你害死了。」

忽然胡虎叫道：「義父，你還認得我麼？我是胡虎，當年被你放在荒島，俺沒有死，不過，你應該將那，將那什麼玉的女人，交回給大叔，搶人老婆是壞人的行徑……」話未說畢，徐曼珠已連連拉住他的衣角。

司徒不樂一轉頭，目光落在胡虎臉上，忽然大笑起來，胡虎訝然問道：「義父，你笑什麼？你爲何要將俺放在荒島？」

「因爲義父要將你鍛練成一個奇人。」

「什麼叫奇人？」

胡萬年道：「阿虎，不必問他，這人不配做你義父，他爲何不將白龍、鄭豹放在荒島？」

司徒不樂笑道：「不錯，我是另有用意……」

胡萬年厲聲道：「司徒不樂，今日便是你之大限，有何本領盡管施展出來，遲則不及。」

司徒不樂雙掌連擊，道：「莫以爲你們人多，咱們便會害怕，走着瞧吧！」言畢身子突然後退，他背後的人亦一齊向岩石下退去。

胡萬年心頭一跳，急道：「小心有詐！」話還未落，山壁上忽然滾下許多大小不一的石塊，小則如筐，大則如籮，衆人發一聲喊，紛紛閃避，可是躲避不及的人，仍然有不少，刹那間，六十多個人，只剩下三十多個。

胡萬年、胡虎、馬東明、徐曼珠等人，因爲站在較前的位置，來得及奔到岩石下躲避，因此絲毫無損。

與此同時，胡萬年與司徒不樂已經交上手，鄭豹直奔過來，胡虎閃開道：「俺不與你打！」馬東明只好上前截住他，蔣熊帶人衝殺過來，這邊飛魚幫的人，在嚴芳和馮樂進指揮下，懷着爲死去的同僚報仇之心情，跟對方作殊死之戰。

馬東明見胡虎站在一旁不動手，不由怒道：「胡虎，你說話算不算數？」

胡虎大聲問道：「義父，你是不是派人去殺常恨春常姐姐？」

司徒不樂道：「老夫只派白龍『請』她來一趟……」

馮樂進怒道：「不必再狡辯，如果不是你，常幫主又怎會死？」

司徒不樂冷冷地道：「是老夫派人殺死她的又如何？」

馮樂進道：「那咱們便跟你拚命，爲常幫主和弟兄們報仇。」

胡虎忽然大喝一聲，抽出長劍，閃電般刺出，結束了一個司徒不樂的手下，蔣熊大喝一聲：「胡虎，你有種的便跟大爺玩玩。」

胡虎道：「蔣大哥，你爲什麼要替他賣命，他不是好人。」

「今日既然各爲其主，便不必多說，看斧！」蔣熊使的是一對利斧，斧沉柄短，使來十分凶猛，若讓他纏住，採取近身搏鬥，非死即傷，徐曼珠恐胡虎有失，揮刀去助陣。

雙方全面接觸，一時間，殺聲震天，但那六位掌門，卻環臂站在一旁觀戰，而且臉上都綻出笑容。

胡萬年以爲仍可勝得了司徒不樂，不料大戰五十回合，竟然佔不到一絲一毫的便宜。便改變打法，施展「搏浪十擊」那十大絕招來。

司徒不樂冷笑道：「可惜你來遲了，如果早幾個月來，司徒某便奈何不了你，如今六大掌門已替司徒某研究出破解之法了。」

胡萬年笑道：「那也未必。」嘴上說得輕鬆，但見對方見招破招，心頭亦甚爲震驚，當他使了七招之後，忽然身法一變，第八招左掌本應直擊，他卻改爲橫抓，這一着果然出乎司徒不樂之意料，但聞「嗤」的一聲響，襟衣被抓下一幅來，手指過處，脅下生痛，大驚之下，忙不迭後退。

胡萬年哈哈大笑：「如何？靠別人指點，到底不如自己創造。」

司徒不樂冷哼一聲：「你高興得太早了，阿熊，你們先將胡虎殺了。」

蔣熊應了一聲，與鄭豹合鬥胡虎與徐曼珠，蔣熊功力雄厚，遠在同儕之上，而鄭豹的武功則是靈活迅捷見稱，兩人合作慣了，胡虎與徐曼珠如何是其他們對手？

胡虎忽然虎吼一聲，大聲道：「住手，咱們本來是兄弟，爲何自相殘殺？」

蔣熊道：「假如你將胡萬年殺了，咱們不但不殺你，而且還尊你爲兄。」

胡虎道：「胡萬年對我有恩，俺若殺他，還是人麼？倒是義父將俺放在荒島，俺與他恩義已絕。」

鄭豹道：「既然如此，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有，她是俺妻子，好男不與女鬥，請你們放她一條生路。」胡虎向徐曼珠指了一指。

鄭豹笑道：「留下她一條命來替你報仇？說不定她肚子內還有你的孽種。」

胡虎急道：「她還沒懷俺的孩子。」

徐曼珠又是感動，又好氣，忙道：「胡大哥，我徐曼珠既然與你拜過天地，今生便是你的人，是生是死都在一起，這兩人已滅絕了人性，你何必求他。」

蔣熊道：「說得好，你若死了，獨自上路，豈不寂寞？來吧！」他說罷又發動攻勢。

胡虎揮劍替徐曼珠連接數招，全不顧自己生死，幾番幾乎被鄭豹刺及，徐曼珠忽然叫道：「胡大哥，你保重。」她急使三刀，將蔣熊稍爲迫退一步，忽然向崖邊跑去，一縱而落。

胡虎大叫一聲，奮不顧身，向崖邊跑去，叫道：「曼珠！」

胡萬年見鄭豹與蔣熊已追至胡虎身邊，心頭大急，喝道：「阿虎小心。」突然捨下司徒不樂向崖邊飛去。

可惜他已慢了一步，只見蔣熊，飛起一脚，踢在胡虎後膝上，胡虎冷不及防，登時被踢落懸崖。「胡虎，咱們讓你與你的妻子會面，也算盡了一場兄弟之情吧！哈哈……」

笑聲未了，胡萬年已趕到，他雙掌挾着凌厲的掌風，直印蔣熊的後背，蔣熊閃不了，一個風車大轉身，也抬起雙掌，四掌相遇，但聞「蓬」的一聲響，蔣熊連退數步，胡萬年大喝一聲，再拍出雙掌，蔣熊慘叫一聲，如斷線風箏般，飛摔落崖。

與此同時，司徒不樂與鄭豹才雙雙趕到，胡萬年獰笑一聲，厲聲道：「司徒不樂，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他左袖一拂，將鄭豹迫退一步，馬東明及時趕到，將他截住。

司徒不樂這番與胡萬年惡鬥，又有不同，胡萬年步步進逼，每招都注滿了眞氣，虧得司徒不樂近年苦研武功，又得奇緣，服了一枝千年人參，功力大增，苦戰難勝，不由得暗暗心驚，忖道：「這老匹夫不知道有什麼厲害的功夫使出來，今日若不以計取勝，恐力不能敵！」

他主意打定，忽然道：「胡萬年，你可知道老夫爲何要將胡虎放在荒島裏麼？」

胡萬年冷哼道：「卑鄙奸險小人，還能做出什麼好事來？」

「說得好，這都是爲了打擊你！」

胡萬年不由一怔，訝然道：「胡虎在荒島與老夫何干！」

「他爲何姓胡？」司徒不樂哈哈笑道：「原來你還不知道，他原是你的骨肉哩！哈哈，你兒子媳婦，都還在九泉之下等你，你還不趕快去會合！」

胡萬年又是一呆，澀聲道：「他，他是綺玉生的？」

「當然，綺玉說他是你的孩子，還說如果不是她腹中已懷了你的骨肉，她早已隨你下黃泉了，這還有假的？」司徒不樂說這些話的用意，正要令對方分神，果然胡萬年在一再驚愕之下，一個失神，被司徒不樂擊中了一掌！

胡萬年急向後退，猛吸一口氣，强忍體內氣血之翻騰，放聲大笑起來，司徒不樂步步進逼，也笑道：「虧你還笑得出來！」

胡萬年道：「老夫爲何不笑？綺玉啊綺玉，你眞是冰雪聰明，用這方法來折磨這卑鄙小人，只可惜累了你，又害苦了胡虎那孩子！司徒不樂，你不知道老夫不能生孩子麼？」

這一句話，如一個晴天霹靂，在司徒不樂頂上炸响，所有的動作幾乎爲之一頓，胡萬年標前一步，也在他胸膛上印了一掌！

司徒不樂連退數次，嘴角沁血，彎着腰指着胡萬年道：「你胡說！」

胡萬年哈哈笑道：「老夫爲何要騙你？老夫與綺玉成親五六年，她從未懷過孕，經『着手回春』何大夫診斷過，毛病是出在老夫身上！胡虎本是你的骨肉，是綺玉故意騙你的！」他忽然大笑起來。

司徒不樂一張臉比冰雪還白，嘶聲叫道：「你分明胡說！爲何孩子只八個月便生了？」

「你知道這不是胡說！莫說八個月，七個月的孩子生下來也能養活！」胡萬年迫前幾步，道：「司徒不樂啊司徒不樂，這眞是害人終害己？你迫死自己的兒子媳婦，虧你還有臉活在世上！」

這時候，草坪上的人都已停下手來，人人均望着他倆，司徒不樂忽然覺得每一道目光都像是一把匕首，心房暴縮，他又退了兩步，沙聲道：「胡萬年，你敢發誓麼？」

胡萬年道：「老夫今年已五十六歲，若胡虎是老夫的兒子，老夫豈有不認之理？你該知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對一個老年人來說，兒子實在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可憐的阿虎，你能夠在荒島活下來，還返回大陸，却想不到被他親生父親着人踢他落山崖！綺玉呢？」

司徒不樂怪叫一聲，忽然冲口噴出一股鮮血來，道：「胡萬年，老夫求你一件事！司徒某這些手下，絕大部分尚無大惡，望你網開一面！綺玉她生下孩子後，便自盡了！」

胡萬年嘆了一口氣，道：「二十年前括蒼山那一役，老夫雖然僥倖不死，已無爭雄之心，後來只望殺死你以報奪妻之恨……」

司徒不樂慘烈一笑，道：「我以爲可以勝你，誰知最後輸的還是我！」

武當掌門青玉道長道：「施主最後能徹悟，則尚未至一敗塗地！」

「道長等人只要靜養三個月，一切便能恢復！」司徒不樂忽然縱身一躍，跳下斷崖！

胡萬年轉頭道：「諸位都已聽清楚了？此處老夫要了，願意留下來的，可以留下來，老夫絕不計較以往，要走的，亦請隨便！」他又轉頭問道：「六位掌門可否暫時留下來，待恢復了功力才走？」他見那六人臉上都有不豫之色，忍不住笑道：「六位過慮了，老夫若還有爭强鬥勝之心，或存有報復之心，此刻要殺你們仍然易如反掌，咱們鬥了數十年，如今反敵爲友，難道不値得好好慶祝一下？」

六大掌門臉上都現出赧然之色。丁駝龍大笑道：「胡敎主既有此雅興，老要飯的豈有不奉陪之理？」

胡萬年道：「天魔敎已被毀滅了二十年零十個月，請莫再以敎主相稱！」

青玉稽首道：「無量壽佛，施主能回頭，實乃武林之福！」

重歸虎島

艾山斷崖中有一棵巨大而枝密的勁松，自岩中縫石斜伸出來，樹上有一男一女，男的是胡虎，女的是徐曼珠，兩人大難不死，緊緊相擁。

良久，胡虎道：「曼珠，咱們想辦法爬上去吧！」

「不，你不是說過帶我去虎島麼？武林風雲瞬息萬變，江湖風險，人心奸詐，莫說是你，就連我廁身其中，亦常分不清是非黑白！我願意隨你去虎島，咱們在那裡過活！」

胡虎大喜，道：「俺早想回去了，這就走吧！」說着便要攀着山籐滑下去。

徐曼珠在上面喚道：「莫急，咱們還得準備一番，帶些好東西到島上去！」

胡虎道：「這又何必？俺還不是這樣過活？」

「但咱們的孩子呢？咱們不爲他準備一下麼？我，我已有了你的孩子……」

胡虎大喜，忽然大笑起來，笑聲在山谷中迴响不絕……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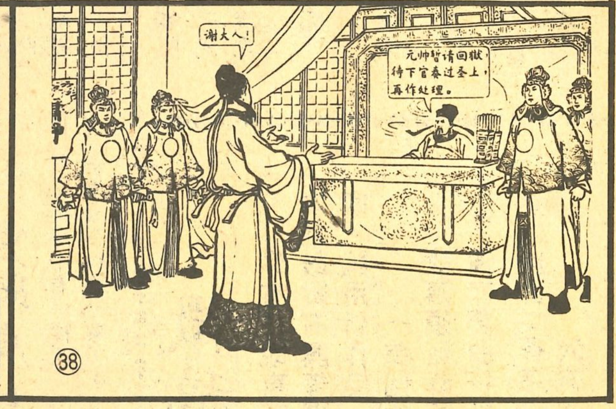
徐玉珊 · 編繪

風波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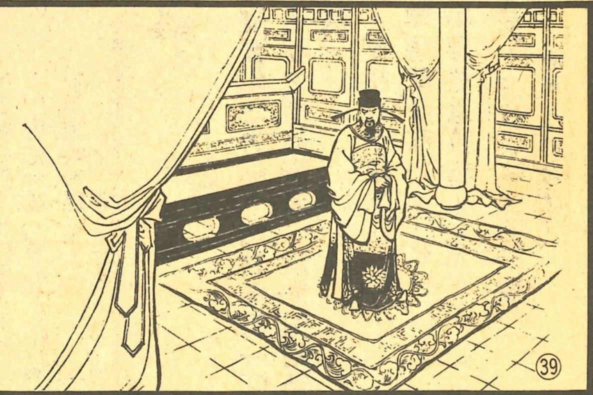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37 周三畏從案上拿起一紙說："你手下軍官王俊告你，說你扣他糧草。"



38 周三畏見岳飛說得有理，心想我身爲司法官，怎能屈害忠良？一時難以斷決，便讓岳飛回獄，再聽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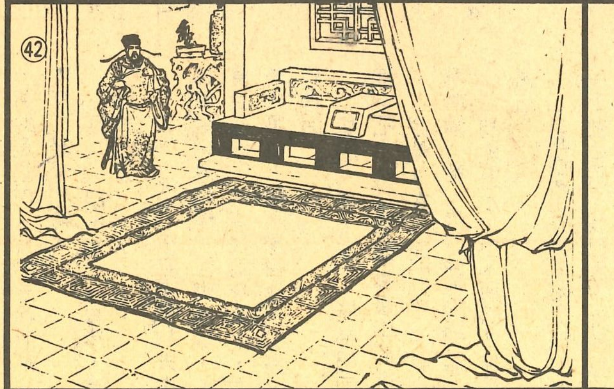
39 周三畏回到衙門，焦急煩悶，坐立不安，心想：我身爲大理寺正卿，不能扶危救困，豈能隨奸附惡，屈害忠良？尋思了一陣，覺得唯有棄官逃走是上策。



40 待要回到私衙和夫人說知，轉一想，若回去，必被妻兒纏住，不得脫身，想到這裏，便決然脫下冠帶，偷偷離衙逃走了。



41 次日，秦檜得知周三畏棄官逃走，氣得暴跳如雷。他立刻便吩咐行文嚴緝周三畏歸案法辦。



42 再找什麼人審問岳飛呢？秦檜苦思好久，忽然想起杭州府通判万俟卨來。万俟卨昔與岳飛有仇，辦這事最妥當不過。



43 這万俟卨便是曾和羅汝揖因克扣漁民糧草被岳飛責打的通判。自秦檜拜了太師，便在秦檜門下鑽營，今見太師派人來喚，哪敢怠慢。



44 万俟卨趕到相府，拜見了秦檜，問道："太師喚卑職來有何吩咐？"秦檜把周三畏逃走的事說了，要万俟卨問岳飛。



45 万俟卨一直懷恨岳飛，今見秦檜要他審問岳飛，正好公報私仇，便一口答應。



46 次日，秦檜就將万俟卨升爲大理寺正卿。万俟卨立刻升堂，喝令手下提岳飛聽審。



47 岳飛昂然來到堂上。万俟卨把驚堂木一拍，喝道："罪犯岳飛見了本官，爲何不跪！"岳飛說："我有功於國無罪於朝廷，爲什麼要給你下跪！"



48 万俟卨喝令左右，將岳飛按倒痛打一頓。但岳飛仍不招認自己有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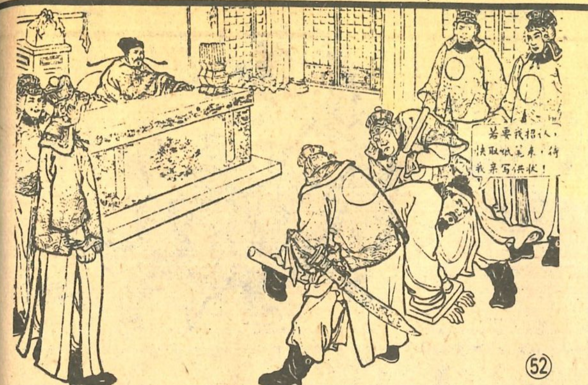
49万俟卨氣得大聲吼叫，又將岳飛一頓毒打。岳飛被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但仍是一字不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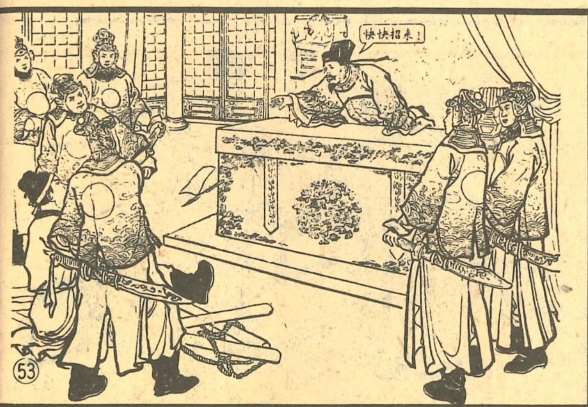
50 万俟卨又喝令用檀木拶指，疼得岳飛滿地亂滾，指甲骨都碎了。万俟卨見無法使岳飛招供，只得仍將岳飛監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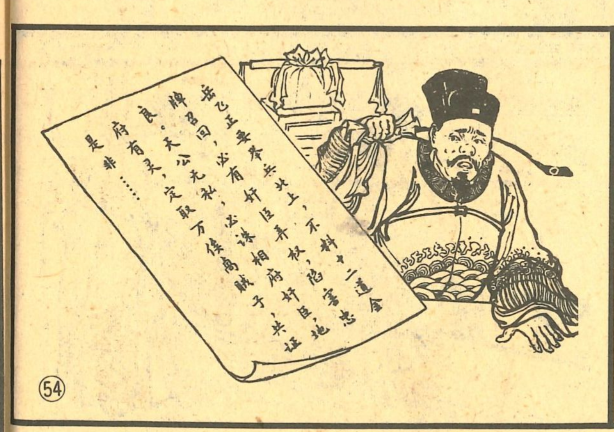
51万俟卨回到私衙，吩咐家人連夜準備麻皮魚膠。



52 第二日升堂，万俟卨並不問什麼，先讓把岳飛夾起來。岳飛受刑不過，說他願意招認。



53 万俟卨哈哈大笑："我還當你是怎樣了不起的好漢哩！"便取過紙筆擲與岳飛。


岳飞正奉兵北上，不料十二道金
牌召回，必有奸臣弄权，陷害忠
良。天公无私，必诛相府奸臣，地
府有灵，定取万俟卨贼子，共证
是非……

54 岳飛寫好"供狀"，万俟卨看了，氣得他兩眼冒火，暴跳如雷。



55 他喝叫手下將岳飛衣服剝下來，把魚膠塗在身上，又粘上麻皮，喝問岳飛招不招。岳飛仍是不招，並大駡万俟卨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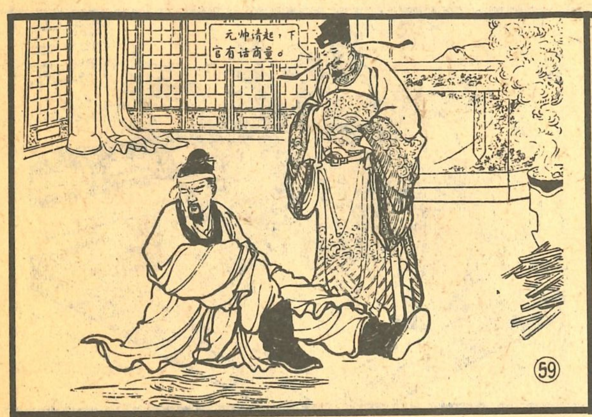
56 万俟卨大喝："與我撕！"只聽赫拉拉一聲響，岳飛身上的皮肉立時被血淋淋地撕掉好幾塊。岳飛大叫一聲昏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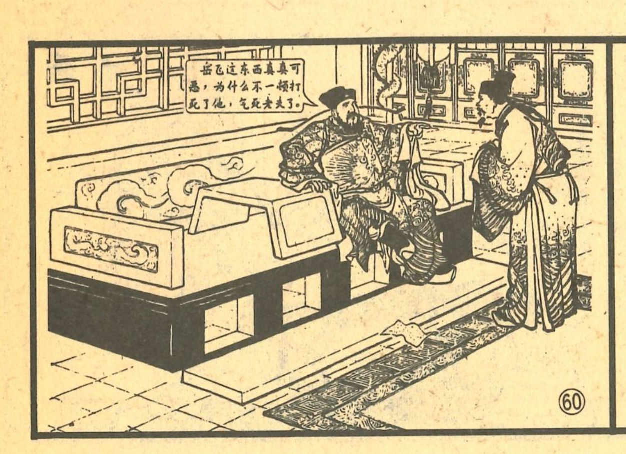
57 万俟卨命左右用涼水噴醒，再逼口供。岳飛大聲叫道："罷了！罷了！我死了也罷，但願我兒岳雲和張憲不要壞了我一世忠名才好！



58 万俟卨聽到岳飛喚岳雲、張憲，不禁一驚，心想想：岳雲、張憲都是猛將，如他們知道岳飛被害，豈肯罷休！便心生一計，喝令左右掩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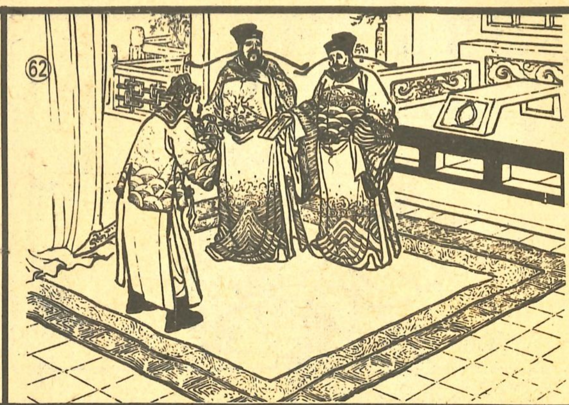
59 万俟卨假意同情地說："岳將軍大功，舉世皆知。下官雖想保本，怎奈是秦丞相作主，本章難達皇上御覽，何不寫上一信，喚岳雲和張憲前來與元帥辨冤？"岳飛說："就是不能伸冤，也情願與他倆死在一起，才知我父子一心爲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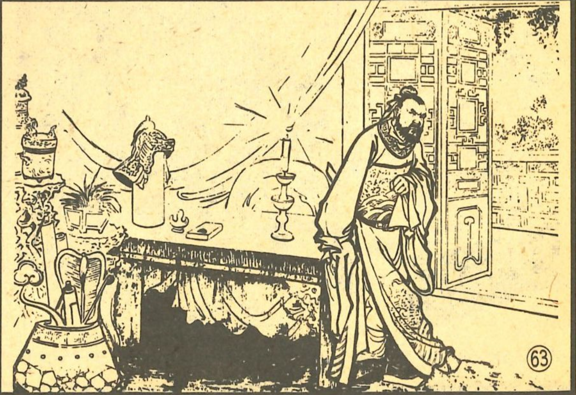
60 岳飛寫好書信，万俟卨如得珍寶，立刻來見秦檜，先把岳飛寫的"招狀"給秦檜看，秦檜看了大怒，把万俟卨駡了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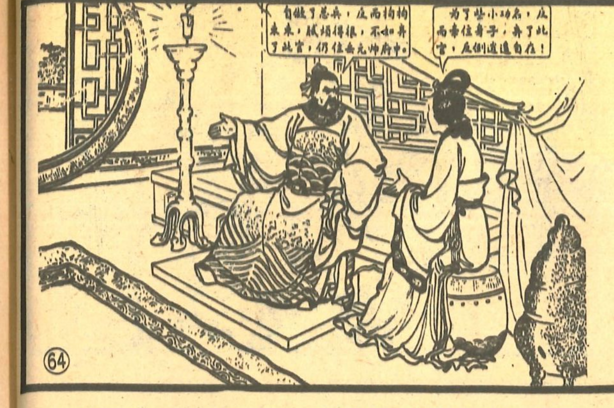
61 万俟卨討好地說："卑職正要用刑，忽聽岳飛提起岳雲、張憲名字，便心生一計，哄他寫了一信，把岳雲、張憲騙來一起殺了，方保萬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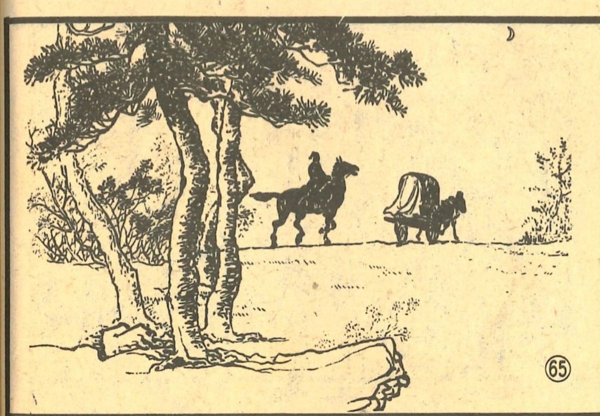
62 秦檜看過信，才轉怒爲喜，連說："好主意，好主意！"並令人照岳飛的筆迹把信改成："奉旨召回臨安，面奏大功，你二人接信後，可速來京聽候封賞。"寫完立刻派人送往湯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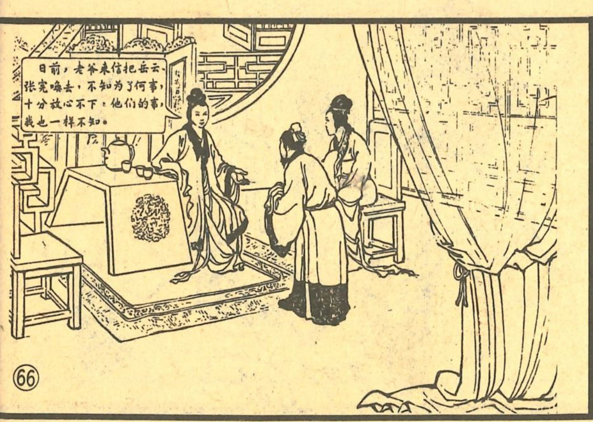
63 再說張保自到濠梁做了總兵，不覺已過一年。近來聽見一些傳說，有的說岳元帥加封了官職，有的說是下了獄。張保爲此焦急煩悶，放心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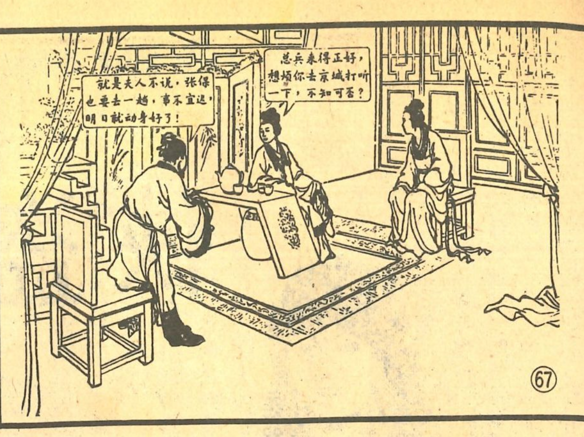
64 張保一連打聽幾日，終無確信，煩悶不過，便想棄了總兵官職，親到湯陰岳飛家中探聽。他把這個打算向妻子洪氏一說，洪氏也很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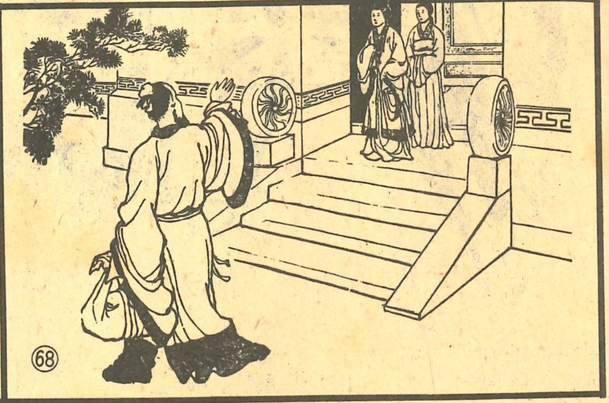
65 張保夫婦商量好，匆匆收拾隨身衣服和銀子，將印信掛在堂上，離開總兵衙門，星夜向湯陰去了。



66 到了湯陰永和鄉，張保拜見了李氏夫人，將自己因掛念元帥，棄官前來的事說了，並問李夫人是否知道岳飛的消息。



67 李夫人也正爲岳飛和兒子担心，想請張保親自到京去探聽。



68 李夫人留張保夫婦住下。次日，張保囑咐洪氏要好好陪伴李夫人，辭別了李夫人，匆匆上路，向臨安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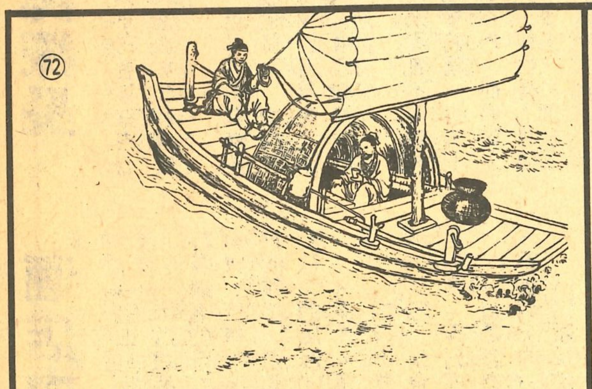
69 這日來到一個江口，只見茫茫蕩蕩一片，並無船只。張保好生着急，只得在沿江上下到處尋找。



70 看看天已黑了，忽見前邊走來一個漁夫，張保這才發現不遠離灘頭的葦草叢中停有一只小船。



71 他忙上前喊住漁夫："大哥，我有急事，能渡我過江嗎？"漁夫說："如今秦太師禁了江，誰敢渡你！"



72 經不住張保一再央求，漁夫只得答應渡他，領他上船，並拿出一壺酒請張保喝。（待續）

社會偵探奇情故事／麥雷斯・文
可飛・圖

俠盜燕子飛（上）

俠盜與探長

蘇格蘭警場李根探長正在會議室內召開一項緊急會議，會議內容是如何接運從非洲運來的一顆粗鑽。

李根探長個子不高，但却長得腦滿腸肥，尤其是頸子上的那張肥臉孔，肥得和他的兩只小眼睛很不相襯，粗看就像一團拔了毛的肥豬肉上面，開了兩條細細的口子。

他的外型從任何角度來看都不像警界朋友，但是他很自負，他曾誇稱，世界上還沒有發生過他破不了的案件，而事實上，這兩天他正爲接運粗鑽工作忙得不可開交。

參加會議的是八名蘇格蘭場的精幹探員，也是李根探長的得力助手。

會議一開始，李根探長便點燃了一支特大號雪茄啣在嘴裏。他有這個習慣，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睡眠時間，很少看到他的嘴裏不含雪茄。

「各位，現在我向你們宣佈一項正確消息，那顆粗鑽將於三天後，由皇家航空公司第一七四次班機運來倫敦。」李根探長的嗓音微帶沙啞，但很沉穩。

「一七四次班機降落的時間，應該是午夜十二點整。」一名探員在旁接腔。

「不錯。」李根探長吧吱吧吱的將口中雪茄猛吸數口：「也許各位懷着疑問：那顆粗鑽還未開始啓運，而且到達倫敦也不一定就非出差錯不可，我們現在怎麽就開始緊張了呢？」

酒店中談判

「這正是我們所想知道的。」

「因爲根據我所想到的情報，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巨盜，都已爲了這顆粗鑽趕來倫敦，俟機下手，而且我也產生了一個不良的預感，這顆粗鑽到達倫敦後，將會引起很大的風波。」

「探長，預感是沒有根據的。」

「但我不能不信，中國有句話：張天師不信邪，還會被鬼迷哩，有了預感而不作防備，等到事情發生就來不及了。」

「這是怎麽樣的一顆粗鑽，值得引起許多世界上的一流巨盜加以覬覦？」

「這顆粗鑽的重量是三百六十七克拉，狀如橄欖，經過精工琢磨後，它將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一顆鑽石。」

「它的價值是……」

「現在還沒有人能够估量出它的價值，將來到達倫敦之後，也不可能將它公開出賣。」

「這樣說，它應該是屬於國家的財寶了。」

「對了，」李根探長拔出口中雪茄，用力的噴出一口濃烟，「你知道二十年前世界上最大的鑽石作了什麽用途嗎？」

「鑲在我們女皇的皇冠上面。」

「你又說對了，這也算是國家的一種榮耀，但自從『和平之光』和『非洲之星』兩顆巨鑽出現後，我們女皇皇冠上面的那顆鑽石就黯然失色了。」李根探長有點激動，「所以這顆粗鑽的出現顯得特別重

要，這不僅限於它的價值，而是它能恢復我們所失去的一種榮耀。」

「這顆粗鑽經過琢磨後，政府仍舊準備將它鑲在女皇的皇冠上面？」

「不，政府是準備將它鑲在女皇的權杖上面，用以象徵大英帝國的權威照耀四方。」

會場中一片肅靜，顯然他們都已感覺到這次任務的重要。

李根探長的頭頂心已經全秃，但腦壳四週還留了一道髮圈，形狀就像馬桶蓋，現在由於會議氣氛漸趨緊張，他那光秃的頭上已經冒出一顆顆豆大的汗珠。

「探長，」第四號探員問：「大批黑道宵小趕來倫敦意圖不軌，這個消息可不可靠？」

李根探長睒着那雙小眼睛朝他凝望了一下：「這個情報是我們機密室提供的，你認爲還值得懷疑嗎？」

「那顆粗鑽從非洲運來倫敦時，是由什麽人隨機護送？」

「是我們國家的安全人員，他們只負責將東西護送到倫敦機場，然後這份沉重的担子便落在我們的身上了。」

「這樣說，我們的責任不止將它從機場接運到手就算完事。」

「不錯，在進行琢磨時，我們也要負起徹底的保護責任，直到鑲在權杖上，送入皇宮爲止，以後的安全問題，就屬於皇宮侍衛的職責範圍了。」

「那顆粗鑽經過鋸開、琢磨，需要多久的時間？」

「至少也要一個月時光。」

「那的確是一件頭痛的事情，那麽多神出鬼没的大盜既然爲了這一顆鑽石而來到倫敦，在這一個月當中實在令人防不勝防了。」

「眼前你不要想得那麽遠，東西到達倫敦機場，我們的接運工作如果不發生麻煩，我就感到十分滿意了，以後的安全問題，我們當再從詳研究。」李根探長的雪茄熄滅了，他又點火燃着。

「探長，那顆粗鑽將放在什麽容器內運來倫敦？」

「放在一個特製的大理石方盒內，並經火漆封口。我們接到東西後必須打開大理石的方盒查看，只要鑑定火漆封口没有遭到破壞，就證明東西仍舊放在盒內。」

「如果火漆封口絲毫無損，而裏面的東西發生問題了呢？」

李根探長楞了一下，繼又搖頭笑了笑：「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那應該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是說……如果萬一發生了那種情形。」

「那也不是我們的過失，剛才我已經說過了：我們只要認定火漆封口無損，縱然接運到的只是一個大理石空盒，上級也不會責怪我們。」

「這樣說，初步的接運工作並不是一件很頭痛的事情，但不知探長準備作怎樣的安排？」

「今天是十七號，載運鑽石的那架班機到達倫敦機場的準確時日是二十號午夜十二點整，我的計劃是：那次班機到達的前一個小時，便有五十輛警車將倫敦機場團團包圍，並另派一百名武裝警察，散佈在機場內的每一交通要道：監視着所有人的一舉一動。」

「探長，這樣大張旗鼓，未免太浪費人力了罷？」

「如果那顆粗鑽在我們接運時發生差錯，你知道會產生什麽樣的後果嗎？」

「撤職查辦，警界永不錄用。」

「知道就好，在這樣嚴重的壓力之下，情願多浪費一點人力，也不願留給匪徒們可趁之機。」李根探長的表情很嚴肅，口中雪茄叭吱叭吱的吸個不停。

「是，探長說得有理，至於交接的方式呢？」

「到時由我們今天參加會議的人全體出動，不需經過機場大厦，可以分乘四輛警車，直接開到那架飛機降落的地方！等到護送鑽石的安全人員下機後，立即從他們手中接過東西，駛離機場。」

「探長有沒有安排現場戒護？」

「當然，班機一降落，便有三十名配有自動武器的警察奔上前去，將那架班機團團圍住，直到我們將東西接運到手，安全離開機場後，他們才算完成任務。」

「這樣的安排的確無懈可擊！甚至看到了那種場面，根本就嚇走了匪徒們的歪念頭。」

「除此以外，我也跟駐在機場的軍方取得連絡，請他們準備一連，等待接援，遇到有必要，他們會在半分鐘之內趕到現場。」

「探長，我們邀請軍方來協助的理由是……」

「防備匪徒們不能以技巧竊取時，而採取大規模的強盜行動，當然這個可能性不大，但我們要有備無患，免得臨時措手不及。」

「那顆鑽石運離機場後，我們應該將它送到什麽地方存放？」

李根探長將頭一陣連搖，搖得面頰上的兩團肥肉直打哆嗦，「這是一個機密，到現在爲止，我和各位一樣都蒙在鼓裏，但是，上級自有安排，當我們將鑽石運離機場途中，我們會在無綫電話中接到指示的。」

會場中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探員們俱在互相低聲議論。

他們的臉色都很凝重，深感立即將面臨的任務，就像千斤重担般的壓在他們身上。

啣在李根探長口裏的雪茄烟蒂已快燒到他的嘴唇，他又換點了一支新的，然後閃動着他那雙小眼睛，在各位探員的臉上環掃了一下：「這項任務對我們將是一項嚴格的考驗，不知各位有沒有什麽更好的意見？」

沒有人吭聲。

「探長，」四號探員代表答覆：「我們都認爲你的安排已經非常週到，實在想不到什麽特別的提議。」

「那就决定按照我的計劃進行，」李根探長的表情更爲嚴肅，「爲了保持蘇格蘭警場的榮譽，希望各位在這三天當中儘量的養精蓄銳，保持充沛的體力和精神，才能在執行任務時，不發生疏漏，而免被匪徒所逞。」

「是，探長。」

會議現已接近尾聲 李根探長面前的對講機 突然傳出了清脆的聲音。

「這裏是服務台 有事要向李探長報告。」

「我就是李根。」

「外面有位中國女郎要見探長 不知探長現在有沒有空閒？」

「中國女郎？」李根探長很感詫異。

「是 人長得很漂亮 氣質也很高貴，但她不願直接說出姓名。」

「我沒有這樣的朋友 也不相信她會有什麼重要事情 妳就說我不見 將她打發走算了！」重壓來臨前夕 李根探長的性情難免欠佳。

「是的 探長，我就這樣去回覆她好了。」

李根探長伸手將對講機的電鈕切斷，然後站起身來 宣佈散會。

嚐！嚐！嚐……

遠處傳來了大笨鐘的聲音 敲了六下，這也正是倫敦公私立機構規定的下班時間。

大笨鐘矗立在議會大厦屋頂上 是世界上最大的鐘 響聲傳達的半徑爲四英里半 自從一九二三年起加用無綫電廣播，全球各處都可聽到它的聲音。

李根探長回到辦公室略爲收拾一下桌上的公文 然後便準備離開蘇格蘭警場。

他有一個溫暖的家 賢慧的太太 聰明的兒女。這三天他也決定擺脫一切俗務和應酬 甚至普通的案件也交由別人代辦，好讓他養足精神，迎接三天後的艱巨任務。

這位十分自負的探長心情異常沉重，當他擺動着羅圈腿經過服務台時 坐在服務台裏面的值班小姐迎着他站了起來。

李根探長立刻停步 他想起了剛才有名中國女郎拜訪的事情。

「探長，」值班小姐說道：「剛才那名要見探長的中國女郎，已經被我打發走了。」

「噢！」李根探長漫應着。

「她留下這張名片讓我轉交探長 請探長過目。」

李根探長伸手將那張名片接了過來，名片很精緻 上面只印了三個黑色的中文字。李根探長左看右看 看得直瞪眼。

「探長不認識中文？」值班小姐含笑問。

「嗯」他幽默的說：「也可以說中文不認識李根探長。」

「我可以効勞 這三個字是：燕——子——飛。」值班小姐唸得非常清晰。

「燕子飛！」

「這不像中國人的眞正姓名 可能是她的綽號。探長腦海裏有她的印象嗎？」

李根探長將他那顆肥腦袋一陣連搖：「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名字或綽號；而且我所有的朋友當中，也沒有一個是中國女郎。」

「噢！那就怪了。」

「她對我不願接見的反應如何？」

「她的風度很好，只淡淡的笑了笑。不過她曾經留話讓我轉告探長：今晚九點她在福爾摩斯酒店等你，如果你不去見她的話，你會感到後悔的。」

「她竟敢威脅我！」李根探長的兩顆小眼睛瞪得像桂圓。

「我倒看不出她有威脅的意思 不過她非常自信，她認爲你一定會準時趕去和她會晤的。」

「她的想法未免太狂妄了，」李根探長含着冷笑：「我敢跟任何人賭任何東西，今晚我絕對不會去福爾摩斯酒店。」

值班小姐含着甜甜的微笑 並沒有吭聲。

李根探長懷着不悅的心情離開服務台，但當踏出大門時 他竟折轉方向，匆匆的進入了資料室。

「哈囉。」資料室負責人邁斯還在，李根探長向他打了個禮貌性的招呼。

「探長」邁斯含笑望着他：「有什麼事情要我効勞嗎？」

「你猜對了，」李根探長將他肥胖身軀朝旁邊一張空椅上坐定，並將燕子飛的名片朝邁斯面前一遞：「我要查查這個人的安全資料。」

邁斯接過名片 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名片上的三個方塊字上面 看了很久 突然眼神一亮。「探長 此人是不是一位很漂亮的中國女郎？」

「你怎麼知道的？」李根探長很感驚異。

「探長 如果是你得罪了這位姑娘，那事情就難辦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的全銜應該是『俠盜燕子飛』。她有一身神奇的中國功夫，飛簷走壁，來去無踪。」邁斯將話頭一頓，「你認爲夏威夷監獄能夠稱得上『警衛森嚴』嗎？」

「當然 只要是稍爲像樣一點的監獄，都會有很嚴密的警戒措施。」

「如果我說有人能從夏威夷監獄中，將一個受了冤曲的死刑犯，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救走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我就告訴你，」邁斯的神色很鄭重：「你所認爲不可能的事情 在四年前已經發生過了 而且就是這位姑娘的傑作。」

李根探長楞住了。

「美國賽爾公司的『和平之光』也是她盜走的 這位姑娘眞是慷慨大方，竟將那顆價值數百萬美金的鑽石變賣後，一股腦兒捐出去做了救濟難民的用場，害得美國警方啼笑皆非。」

「這是資料上的記載？」

「不，我們的檔案中沒有她的資料，前任探長曾和我談起過有關她的傳奇故事。」邁斯滿面關懷的說：「探長，你最好千萬不要得罪這位姑娘 惹上了保你吃不完兜着走。」

「我已經得罪她了，一小時前她曾親自前來到訪 而嚐到了閉門羹。」

「你也不問明白究竟爲了什麼事情，就那樣將她趕走了？」

「沒有。」李根探長有點後悔。

「探長，我要特別的提醒你一聲：將來鑲在女皇權杖上面的鑽石快要運到了，俠盜燕子飛這個時候在倫敦出現，我看事情顯得很不簡單。」

「她眞的這樣本領高強？」李根探長透着懷疑。

「上面我所舉的例子是鐵一樣的事實，而不是傳聞，她做案的神奇手法，絕不亞於十九世紀的亞森羅蘋，當時我國有位私家偵探福爾摩斯可以對付他，」邁斯改以半玩笑的口吻：「探長，現在我們能夠搬出什麼樣的神奇人物，去對付俠盜燕子飛呢？」

「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都是小說家杜撰的人物，你竟將他當了眞。」

「我只是以此作爲比喻而已，但俠盜燕子飛的本領較當時小說中的亞森羅蘋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却是鐵一樣的事實。」

但聽李根探長一聲哎呀，可能他聽得太入神了，或者內心有點恐慌，竟被雪茄烟蒂燙傷了他的嘴唇。

邁斯爲人愼重，素爲李根探長深知，如果不是俠盜燕子飛眞有出奇的本領，則邁斯絕不會故意在他面前危言聳聽。

李根探長離開蘇格蘭警場時懷了滿肚子鬼胎，至少在這個節骨眼上倫敦來了個俠盜燕子飛，將是他精神上的莫大威脅。

他在回家途中將車子開得很慢，想着今後如何運用智慧和能力，來和這些黑道上的人物一較長短。

當然，除了俠盜燕子飛，還有很多黑道梟雄都已趕來倫敦想湊這場熱鬧，李根探長所面臨的壓力實在太大了，這段時間內將使他寢食難安。

× × ×

九點還差兩分，李根探長獨自駕了他的座車，趕到了福爾摩斯酒店。

他在服務台値班小姐面前所做的保證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也幸虧他沒有眞的跟人打賭，否則他一定輸得很慘。

福爾摩斯酒店就是爲了紀念這位十九世紀時的英國私家名探而開設，內部裝修完全仿造當時福爾摩斯的起居室。雖然他只是小說家杜撰的人物，但却像眞有其人般的活在英國人心中。

李根探長用手推開福爾摩斯酒店大門時心裏很不是滋味，這等於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早知如此，他應該在蘇格蘭警場內的辦公室裏．很客氣的接見俠盜燕子飛。

這位中國女郎的本領，眞像邁斯所說的那樣神奇嗎？

她突然到達蘇格蘭警場拜訪．究竟懷着什麼目的呢？

眞的和鑽石事件有關？

蘇格蘭警場的大探長，應該是俠盜燕子飛這類角色所畏懼的人物，難道她眞有胆量在此等候？

……

李根探長心裏懷着一連串的疑問，當他進入酒店後，至少有一項疑問得到了答案：俠盜燕子飛不僅已在裏面等候，而且還冲着他點頭微笑哩！

這位大探長雖然和俠盜燕子飛素不相識，但酒店內只有一名中國女郎，他能判斷出定是此人無疑。

俠盜燕子飛很文靜的坐在最裏面的一張枱子，她不僅有健美的身材和漂亮的面孔，更具有高貴的氣質和懾人的風儀。這在李根探長心裏又起疑問：她明明是大家閨秀的典型，怎會是一個令警方人員頭痛萬分的飛賊？

酒店內的客人很少，也很幽靜。

李根探長對俠盜燕子飛的微笑感到很不是滋味，在他心目中那是一種勝利的微笑．甚至等於是對他的一種奚落。

他眞想掉頭就走，但當想到即將面臨的難關，只好忍着悶氣走到她跟前，在她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探長，我知道你會準時前來的，謝謝你給我這個面子。」燕子飛的英語不僅正確，而且發出來的聲音相當悅耳。

李根探長慢吞吞的點了一支雪茄，雖然他心裏帶着三分寒意，但却不得不擺出他大偵探的派頭。

雪茄已經燃着了，他又慢吞吞的叭吱叭吱吸了幾口，然後才將目光投在燕子飛的臉上：「妳爲什麼約在這個地方和我碰頭？」

「當年阿森羅蘋也曾約福爾摩斯在這裏開過談判，現在我約探長在這裏見面，不是蠻有意思嘛！」燕子飛點了一支香烟，她吸烟的姿態也很美。

「妳到倫敦來的目的我很明白：不外乎想動那顆鑽石的腦筋。」

「探長，你只猜對一半。」

李根探長的兩顆小眼珠直放精光：「什麼叫做一半？」

「我的確想從倫敦帶走一件東西，但不是你所說的那顆鑽石。」

「是什麼？」

「大笨鐘。」

李根探長驚得臉上肥肉一哆嗦，險些將含在嘴裏的雪茄烟掉在地上。

但是很快他又恢復鎭靜：「燕子飛小姐，我懷疑我的耳朵聽錯了。」

「你沒有聽錯，」燕子飛帶着笑容：「我所指的，就是矗立在議會大厦屋頂上的那座大笨鐘。」

李根探長露着傲笑朝椅背上一靠：「我仍舊在懷疑，懷疑妳在跟我開玩笑。」

「這次我特別到倫敦來，難道只是想跟探長開一次毫無意義的玩笑？」

李根探長的笑容收斂了，輪動眼神朝她臉上一掃：「聽口氣，妳是眞想將它偷走囉？」

「探長說得太難聽了，應該說是順便將它帶走，免得空手而回才對。探長應該知道：幹我們這一行的如何空手而回，那是很不吉利的。」

「好狂妄的口氣，」李根探長臉上浮起冷笑：「妳知道大笨鐘有多大嗎？」

「鐘面直徑是二十三英尺，光是它的分針也有十四英尺長，分針的重量是二百二十四磅，鐘面上分與分的距離是一英尺。想一想的確大得驚人，而且這還不包括它的機件部份。」

「重量呢？」

「鐘的機件部份重達五噸，鐘擺六百八十五磅，鐘鈴十三噸，鈴鎚四百八十磅。如果再加上鐘面，以及鐘面上的分針和時針，總重量應該是二十噸左右。」

「妳還知道些什麼？」

「我還知道有關大笨鐘的許多離奇事件。」

「說下去。」

「大笨鐘的壽齡已經高逾百歲，二次

世界大戰時，德國曾對倫敦進引了一千二百二十四次的猛烈轟炸其中有十二顆炸彈命中議會大厦但是大笨鐘福星高照，竟在猛烈的轟炸下絲毫未受損傷。」

「還有呢？」

「還有一次也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一九四四年倫敦暴露在德國的飛彈肆虐時有人親眼看到一顆飛彈迎面射向大笨鐘誰知快要到達鐘面只有幾英尺距離時那顆飛彈却突然轉向落在地面爆炸大笨鐘仍舊安然無恙。」

「妳知道的眞不少！」李根探長微露驚訝。

「探長不要着急我還沒有說完哩，」燕子飛的笑容很甜：「大笨鐘頭一次作怪是在一八六一年的十二月你們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亞爾伯特公爵逝世時似乎大笨鐘也感到非常悲傷而自動敲起喪鐘，並且不多不少整整敲了一百下。」

燕子飛歇了一口氣：「更神秘的一回事情發生在一八八六年的四月九日：首相格蘭斯頓提出『愛爾蘭自治案』請求國會通過時曾經引起了激烈的辯論所發生的爭執也一直無法獲得解決。當時大笨鐘似乎也激起了愛國之心在應當敲鐘的時候竟不敲了。於是持反對意見者振振有詞認爲大笨鐘保持沉默乃是一種暗示，應該順着它的意思來作決定。」

「結果呢？」李根探長聽出了興趣。

「原來想讚成通過的議員們投降了，他們眼見此一奇蹟出現竟嚇得再也不敢開口而使該案未獲通過。」

「燕子飛小姐，不管怎麽說我不能不佩服妳。」

「哦？」燕子飛眨動明眸靜靜的望着她。

「妳是中國人，有關大笨鐘的一切，竟比我知道的還要清楚。」

「既然我已對大笨鐘發生了興趣，如果不多知道一些有關它的來龍去脈，能行嗎？」

「不過我也深爲妳的愚蠢感到遺憾：像這樣大這樣重，這樣受英國人重視的一座時鐘，妳竟有能力將它盜走嗎？」

「對我過去所做的案子，相信探長一定非常清楚。從那些案件沒有發生之前，警方人員所持的看法也和現在探長所說的完全相同但是結果呢？」

李根探長楞住了。

很快他又突然想出來話題：「縱然妳有能力盜走大笨鐘但我不明白爲什麽要事先言明？」

「這是我的作風在探長的嚴密部署之下被我盜走才够刺激。」

「妳不怕我現在就逮捕妳？」李根探長面孔綳得像冰。

「如果我顧忌這一點我就不會約你在這裏見面了。你想法官會相信你的控訴嗎？」燕子飛的笑容依舊不減：「法官聽到了你的控訴理由是我準備盜走大笨鐘，不僅他會笑掉大牙，說不定還會將你送到精神病院去檢查檢查，何況我還根本沒有任何犯罪行爲，難道倫敦法院竟會這樣糊裏糊塗的受理一樁刑事案件？」

李根探長的臉色在由紅變青並感無言答對。

「探長，」燕子飛的明眸像一湖秋水：「我認爲現在還沒有到你使用職權的時候，恐怕那要等到大笨鐘被盜走以後，你說對嗎？」

「好，」李根探長用力扔了雪茄烟蒂，憤怒的站起身來：「妳準備什麽時候盜走大笨鐘？」

「本月二十日，午夜十二點，探長認爲合適嗎？」

李根探長像被抽了一鞭子，嘴裏不說，心裏却暗暗叫道：這位從中國來的姑奶奶，爲什麽偏偏選中鑽石到達倫敦的同一時間？

「好，」他只有硬着頭皮：「屆時我不會在議會大厦作任何部署甚至還要調開那裏看門的警察，但看妳怎樣下手？」

這位大探長氣得像個癩蝦蟆，一搖一擺的晃出了福爾摩斯酒店的大門。燕子飛却望着他背影一直在笑，笑得很含蓄，令人很難看透這位姑娘的眞正心意。

× × ×

晚上十一點過後倫敦落霧，霧氣籠罩下的里荷區顯得更爲古老。這和現代的倫敦有點脫節置身此地使人有置身在十九世紀的感覺，這裏的居民龍蛇雜混，也是黑社會人物的溫床。

街道上已經幽靜，像倫敦這樣的大都市，十一點並不算很晚，但在這個區域內情形不同，縱然天不落霧，晚上九點過後街上便很冷清，尤其是單身女子，如敢經過定會遭到無聊人的輕薄。

這個區域內的燈光也很昏沉，黑暗巷子裏傳出談話聲，聲音很低，如果不仔細調查看的話，將不知道談話的人是藏在那裏？

突然，四十六街轉角處閃出一輛轎車，車前燈透過濃霧發出琥珀樣的光亮，緩緩的停在了一條黑暗巷口。

這條街狹窄而古老，建築也很陳舊，平常很少出現像這樣流綫型的嶄新轎車，更難看到像這樣年輕漂亮的女郎。

而且是一位中國女郎。

她很沉穩的關了車燈，跨步走出車廂外面，略爲張望一下之後，便朝暗巷的深處走去。

不知是她有恃無恐？抑或不知道此區域的複雜，她竟一點也不懷有畏懼。

沙！沙！沙！

沙！沙！沙！

夜深人靜中，她的足步聲顯得分外清晰。當她走到這條暗巷的中段時，突然將步子漸漸放慢。

她發覺右側走廊下的一根石柱後面躲着兩條黑影，兩人嘴裏都吊着香烟，烟頭上的火光在黑暗中也顯得特別醒目。

她無法看清兩人的面目，只能看出兩人的身材特別魁偉，尤其是站在石柱左邊的那位，身軀粗壯的像隻大狗熊。

黑影也同時發現了她，就像蚊子見了血，兩人不約而同的將烟蒂彈出老遠，然後一搖一晃的圍了過來。

也許女郎並不覺得，但在他們眼中認爲這是奇蹟：這條暗巷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年輕漂亮的姑娘，尤其又是這樣的深夜裏。

女郎現已停住脚步，她那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射出電炬樣的冷光，留神注意兩人的行動。

當然她也注意另外的黑暗角落她要確實知道對方還有沒有另外的同夥？

兩人終於在女郎面前兩三公尺遠之處站定，這樣近的距離已可看出兩人臉上露出饞笑。

那是令人憎惡的笑容尤其面對一位年輕漂亮的女郎這種笑容充份代表了他們具有邪念。

「小姐有男伴嗎？」大狗熊口裏酒氣醺人。

女郎沒有吭聲。

「最好陪我們去喝一杯。」大狗熊得寸進尺：「我們不會虧待妳的。」

「我向你們打聽一個人希望你們能告訴我他在哪裏？」女郎的聲音平靜中帶着嚴肅。好像大狗熊剛才說的話她根本沒有聽進耳內。

「那容易，只要是這個區域內有頭有臉的人我們一定不會使妳失望」大狗熊嬉皮笑臉的將身子愈湊愈近：「不過那是以後的事情只要妳先陪我們喝兩杯，甚至我們可以將妳帶到地方。」

「不要再走近我身邊」女郎粉頰含怒，道：「我到這裏來只想找人不想惹事。」

「唷！倒是挺兇的嘛！」另一名大漢在旁湊趣。

「愈兇愈够刺激動不動就嚇成小白兔的女人我根本沒有味口。」大狗熊挪動脚步來到跟前。

距離近了，會令人聞到他混身都是酒氣，好像在酒缸裏面泡了半天，剛剛撈出來不久。

或許平常他還沒有這麽大的胆量，七成酒意使他忘去了一切伸手便想揪住女郎。

他兩隻手背都長滿了黑毛濃密得簡直就是一雙熊爪。

他的動作絕不因身軀笨重而有欠靈活．出手的速度也快如閃電但却並沒有揪住女郎，反被女郎扣牢了他的右腕。

大狗熊痛得一裂嘴不僅因女郎出手比他更快而感到震驚更覺扣在他右腕上那隻纖纖玉手強而有力就像一道鋼箍。

「嗨！」

女郎的嬌喝聲清脆而又剛勁只見她扣住大狗熊的那隻手猛力一抖。

大狗熊的體重少說也有兩百五十磅，經女郎一抖之後，兩隻脚板心就像長了彈簧將他那笨重的身子猛彈而起，一個懸空觔斗，摔了個大仰八叉。

旁邊的夥伴驚楞了。

大狗熊身子一挺坐了起來，兩隻手掌撐着地面瞪大了兩隻驚恐的眼神呆若木鷄。

他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就憑一個嬌滴滴的中國女郎竟能將他摔了一個觔斗？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觔斗，一點也不拖泥帶水。

但這却是鐵一樣的事實，他的屁股還在痛。而摔了他一個懸空觔斗的女郎仍舊靜靜的站在原地就像根本沒發生過剛才這回事情。

大狗熊自出娘胎也沒吃過這樣大的虧，他突然從地上站起來隨着一聲怒吼猛力衝向女郎。

論體重他可以將女郎壓扁，但是剛剛衝到女郎身邊，糊裏糊塗的又跌了個黃狗吃屎。

這一跤更將他摔得七葷八素，哇呀呀連聲怪叫着，又朝女郎拚命般的衝來。

旁邊的夥伴看出了苗頭不對配合着大狗熊攻向女郎的右側。

一場激烈的格鬥立刻展開，雖然大狗熊這邊二對一，但是仍舊未能討到便宜，竟在女郎詭異的攻擊下東倒西歪，霎時之間摔了個鼻青臉腫。

他們每人都被摔了十八個不同樣的觔斗。

但聽大狗熊一聲慘叫，竟被女郎一隻手擰住了他的胳臂痛得呲牙裂嘴跪在地上。而他的夥伴也被女郎揪住了頸子，揪在地上混身直打哆嗦。

兩人都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其實這算他們運氣如果能反抗的話他們的遭遇將比現在更慘。

他們不能够不承認已經鬥敗了，但是不服他們認爲被女郎制服的原因，不是在搏鬥方面技不如人，而是中了女郎的魔術。

「我仍舊不想使我們之間的糾紛擴大，」女郎很嚴肅：「只要你們帶我去見彭德我就不再爲難你們。」

女郎雙手一鬆似乎根本不怕他們逃跑。

兩人轉過身，流露出滿臉驚詫，四道眼神輪上輪下的將女郎打量個够。

「妳竟要找彭德？」大狗熊的兩隻眼睛很小，但却瞪得很大。

「不錯。」

「他是不大願意見人的，請問妳…」

「燕子飛。」

大狗熊和他的夥伴面面相覷。

「不僅你們，彭德也不會知道我的來歷。」燕子飛說：「但是今晚我非要見他不可。」

「這使我們非常爲難因爲……」大狗熊突將聲音嚥住。

「因爲帶領陌生人去見他，他會責怪你們，是嗎？」

大狗熊點點頭。

「剛才一共被摔了多少跤，你們心裏應該有數。彭德責怪，總要比再摔你們幾跤來得輕鬆。」燕子飛的眼神像利刃般盯在他們臉上。

大狗熊和他的夥伴仍舊不敢答應，燕子飛不願再跟他們囉嗦了，一手一個，揪住了他們的衣領。他們竟完全沒有掙扎的能力就像老鷹爪下的雛鷄。

燕子飛就這樣一手揪住一個往前走，並硬逼大狗熊指路，進入了巷子尾端的一幢房屋。

這幢房子的建築式樣雖很古老，但却有一間寬敞的大廳。廳內燈火輝煌一張單人沙發上坐」一名滿臉橫肉的漢子他的個子很高體格也異常健壯，兩道濃眉下面鑲着一對精光熠熠的眼睛。在他身後還站了四名彪形大漢從他們臉上帶有的兇戾之氣，一眼便可以看出都是紅眉毛、

綠眼睛的人物。

燕子飛立卽認定坐着的那一位就是彭德。

彭德不愧是這批紅眉綠眼睛人物的首領，他見兩名自己的夥伴被一名中國女郎像拖死狗般的拖了進來，竟也毫無表情，只以兩道精銳的眼神，冷冷的盯視着燕子飛的臉龐。

或許他心裏正有着無比的驚異和震怒，但是從他外表絕對看不出來。冷靜、沉着，這也是他能做一個黑社會頭子的應有條件。

燕子飛將大狗熊和他的夥伴拖到廳中央，鬆了手。他倆竟不敢馬上站起身來，而瞪大了驚恐的眼睛，偷看彭德的臉色。

彭德只用眼梢在他們兩人臉上掃了一下，然後慢吞吞的燃着一支香烟。

天氣並不冷，但是大狗熊和那名夥伴竟像篩糠般的戰抖。似乎他們很明白彭德的作風：眼前他表面上不動怒，正表示內心已經怒到極點。

「這位是燕子飛小姐，」大狗熊的嗓音也在發顫：「她要見你，我們不願輕易領她前來，所以……」

「所以你們就被她制服了，結果還是帶她前來見我，是嗎？」

「是。」大狗熊頹喪的將頭垂下。

彭德笑了，笑得很不自然。隨着笑聲站了起來，一步一步踱到兩人跟前：「這眞是一件替彭德露臉的事情，我應該好好的犒賞你。」

話剛歇，抬起右脚踏中了大狗熊的面門，踢得呱喞一聲，大狗熊一個觔斗栽倒地上。緊跟着，另一脚又將那名夥伴踢了個倒栽葱。

彭德用力很重，踢中的部位又是臉，所以一脚便將那名夥伴踢得滿臉開花。大狗熊更慘，嘴唇和鼻頭腫得連在一起，像個豬八戒。

大狗熊和那名夥伴的外型都相當兇悍，但在彭德面前就像偎灶貓，胆怯得甚至不敢抬手揩抹臉上的血跡。

他們伏在地上用乞憐的眼神看着彭德，只希望彭德手下留情，不要再繼續施予懲罰。

彭德懲罰手下非常嚴厲，上次有名夥伴做錯了事，竟被他踢斷了五根肋骨。

燕子飛很冷靜的看着事情演變下去，她要在冷靜中觀察彭德的作風。

彭德重回原位坐定後，立將一雙眼神投射在燕子飛臉上，那雙神光熠熠的眼神，似欲看穿人的肺腑。

這位黑社會頭子口裏不說心裏懷疑：就憑這樣一名年輕漂亮的女郎，竟能將他旗下的兩名一級打手，整治得這樣狼狽？

他又不敢不信，兩名手下身上的傷痕，以及被她一手一個揪進來時的那副慘象，都足以證實這位姑娘不是好惹的人物。

「剛才聽我的手下說，妳的名字就叫燕子飛？」彭德的聲音冷而平靜，他想儘量試探一下燕子飛的底牌。

「名字是代表一個人的稱呼，」燕子飛說：「你不妨就這樣叫我。」

「首先我想知道：妳是我的朋友？還是我的敵人？」

「至少今晚我們是朋友，我想見你並未懷有惡意。」

「打傷了我的兩名手下，這對我臉上很沒有光彩，難道這不算懷有惡意？」

「如果不是這樣，我能見到你嗎？」

彭德楞了半晌：「說罷，我想聽聽妳必須見我的理由？」

「想跟你借兩名兄弟，帮我去進行一件事情。」

「很妙！」彭德臉上浮起了一絲笑容：「從來還沒有人向我提過這種要求，你算是頭一個。」

「你應該感到光榮，燕子飛也從來沒有向人提過這種要求——包括從夏威夷監獄內救出一名死刑犯，以及盜走貝爾公司的『和平之光』。」

彭德突然有所覺悟 他想起來了：多年前曾經聽人談過這位中國女郎的出奇本領。

「這樣說我們同是道上朋友，請坐。」彭德的態度有了很大轉變。

燕子飛遂在彭德對面的一張沙發上坐定。

「芳駕這次光顧倫敦，相信定是爲了進行一項驚人的買賣？」彭德問。

「你猜對了，可以說是一樁非常大的買賣。」

「對象是……」

「李根探長。」

「妳是指，蘇格蘭警場的李根探長？」彭德目露驚異的望着燕子飛。

「在倫敦，難道還有第二個李根探長嗎？」燕子飛帶着笑容反問。

「這個可惡的東西，是要給點苦頭讓他嚐嚐。」

「好像你很恨他？」

「幹我們這行的，妳想對他會有好感嗎？」彭德突又面露迷茫：「不過我有點想不通，在他身上有什麽驚人的買賣好做呢？」

「以後你會知道，燕子飛從來不做平常的生意。」

「好，」彭德用拳頭狠狠的擂了一下沙發上的把手：「只要對象是他，我的兩名兄弟任妳帶去好了，哪怕讓他們賣命，他們也會心甘情願。」

「沒有那麽嚴重，我在倫敦所進行的事情，只是感到人手不够而已，還不致於讓你的兄弟去賠上性命。」

大狗熊和那名夥伴已從地上爬了起來，遠遠的站着，好像洩了氣的皮球。

彭德想了片刻，然後伸手朝他倆一指，道：「如果我派他們隨妳前去，妳會嫌棄嗎？」

「哦！當然不會，他倆是很適當的人選。」

「那就這樣決定了，不管妳派遣他們什麽工作，我想他們一定不敢抗命。」

「我先謝啦。」燕子飛站起身來，含笑走到兩人跟前：「剛才的事情，你們會記恨我嗎？」

「不，」大狗熊一臉孔漲得像豬肝，「只怪我們有眼不識泰山。」

燕子飛又將目光移到那名夥伴的臉上，道：「你呢，我還不知道對你應該怎樣稱呼？」

「人們都喚我洛克，我願聽候妳的差遣。」

「謝謝。」燕子飛重又走回彭德面前：「現在是你開價的時候了，你撥兩名兄弟替我辦事，我應該給你什麽報酬呢？」

彭德的兩隻眸子在她臉上凝了一下：「換了別人，我一定要先問清楚工作的性質，作爲索價的標準。對妳當然例外，事成之後，由妳斟酌情形而定好了。」

「謝謝你對我的優待，但我應該事先聲明一下：等我這件買賣做成之後，你會得到五萬英鎊的報酬。」

彭德微微一怔，似乎對燕子飛出這樣重的酬勞，有點感到吃驚。

「說話能算數嗎？」他想用話扣住燕子飛。

「當然算數，」燕子飛帶着笑容道：「人不負我，我不負人，這是我的一向作風。」

「好，就這樣一言爲定。」彭德伸出手，和她一陣相握。

燕子飛臨去時並未帶走大狗熊和洛克，而關照他們從明天起作好準備，隨時聽候差遣。

彭德親自送到大門口，眼看着燕子飛的身影在巷口轉角處漸漸消失。並對她消失的方向盯視很久，才轉過身子回到他的大廳。

「大狗熊和洛克留下，其餘的人退出去。」他的聲音很低沉，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是。」原來站在他身後的四名黨徒躬身而退。

大狗熊和洛克臉上立刻又起了很大的變化，他們還摸不透彭德的心意，不知是否餘怒未熄，要以更嚴厲的手段了懲罰他們？

彭德朝原來那張沙發上一坐：「我還有點懷疑，你們是否眞的在她面前沒有絲毫還手的能力。」

「那是千眞萬確的事情，」大狗熊回話時提心吊胆，「但是我不服氣，我懷疑那不是武功，而是邪術。」

「如果你們眞的在她面前毫無還手之力的話，那你們就應該服氣，」彭德說，「那不是什麽邪術，而是深奧難測的中國功夫。」

「我看過李小龍的功夫影片，」洛克說：「拳出如閃電，脚踢似雷霆，動作之快令人嘆爲觀止，但是若要跟剛才的燕子飛相比，李小龍還要差上一大截。」

「你們能鬥得過李小龍嗎？」

大狗熊和洛克互相望了一眼，兩顆腦袋搖得像貨郎鼓。

「那也就更鬥不過燕子飛，」彭德眼神動了動，「所以我們今後不能跟她發生正面衝突，但是我也不能忍受她在倫敦飛揚跋扈。」

「剛才不是已經化敵爲友了麽？」大狗熊帶着三分憨氣。

「那是權宜之策，看在五萬英鎊的份上，何妨暫且虛與蛇委。」

「她的承諾，我們能相信嗎？」

「應該信得過，像她那樣的人物 亂開空頭支票將會落人笑柄。」彭德將話頭頓了片刻：「五萬英鎊的確是一個大數目，但是燕子飛這趟買賣的價値若在百萬英鎊以上，那她答應的酬勞，就未免太過少了。」

「我認爲可以看情形而定，」洛克說：「必要時 我們還可以請燕子飛增加酬勞。」

「你想她會答應嗎？」

「……」

「這個丫頭有說一不二的作風 她連一個辦士也不會增加，何況我也根本不想在報酬方面跟她爭多爭少。」

「那你的意思是……」

彭德站起來，慢吞吞的在沙發週圍繞了一個圈子：「你們永遠成不了大器的原因也就在於此，只會在蠅頭小利上面動腦筋，從來也不知道抓住機會使自己平步青雲。」

大狗熊的眼珠子在眶內一陣亂轉：「我明白了，莫非你想來個黑吃黑？」

彭德冷峻的臉上綻出一絲笑容：「被你猜中了，看來你的那副頭腦，要比我想像中的來得聰明。」

大狗熊笑了，笑得很尷尬。

「但是要有機會，」洛克說：「我們既然摸不清燕子飛要在倫敦幹什麽勾當？又不知這筆買賣的眞正價値，在這種情形下實在不好着手。」

「她借用你們聽候差遣，難道這還不算大好機會？」彭德有點眉飛色舞：「這是一票送上門的生意，所謂：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只要你們小心從事，不要讓她對你們懷疑，等到暗中查探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之後，我的計劃就等於已經成功了一半。」

「另一半是什麽？」

「付諸行動，讓燕子飛的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要不要先考慮一下後果？」大狗熊說：「依我看，這個丫頭片子實在不是好惹的！」

「但我彭德在倫敦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天時、地利、人和……這些條件都是燕子飛萬難比擬的。所謂：強龍難壓地頭蛇。我們憑着這些優越的條件，應該是足可對燕子飛的神奇本領發生制衡作用。」彭德加以強調：「她的本領不論多高，但她終究是人，不是神，我若全力而爲，鬼神也會避忌三分，難道還眞會畏懼一個中國女娃娃麽？」

「對，我們不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何況眼前還發生了一件對我們有利的微妙關係。燕子飛很明顯的透露過：這次她在倫敦要和蘇格蘭警場的李根探長鬥個上下，不論兩人誰勝誰敗，至少蘇格蘭警場的力量是不能容人輕視的。燕子飛必須要付出大部份精力去和那個胖探長週旋，而我們趁此機會暗中對付燕子飛，豈不更令她手忙脚亂了麽？」

「嗯，讓我們造成鷸、蚌、漁三者之間的局面，我們就是最得利實的漁翁，讓燕子飛變成可憐的蚌！」

「那就只好將李根探長比喻成愚笨的鷸鳥。」洛克說，「我想將來等他明白眞相後 那副沮喪的嘴臉一定十分可笑。」

「其實我並不希望他因此丟職，」彭德有點得意洋洋 「蘇格蘭警場安排了這

樣一位糊塗探長，在各方面對我們都十分有利。」

大狗熊也笑了　忘記了他的嘴唇仍舊腫得像個豬八戒。

× × ×

翌晨李根探長準時上班　剛巧和資料室主任邁斯在蘇格蘭警場大門口相遇　李根探長兩只白眼球上佈滿了紅絲　精神也顯得有點萎頓不振。

「早。」邁斯愉快的向他打招呼　而李根探長只笑着朝他點了點頭。

他的笑容是硬擠出來的　顯得很不自然。

辦公室和大門口中相隔着一片廣大的草坪　邁斯和李根探長併肩朝前走。

「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　老朋友之間的關懷是應該的。」邁斯的表情很莊重，：「現在我問你　昨晚你有沒有按時前去福爾摩斯酒店？」

李根探長看了他眼：「去過了！」

他回答得很遲慢　好像在他來講　這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那就一定和燕子飛碰過頭，你對她的觀感如何？」

「她是一個笨賊　」李根探長帶着氣憤：「邁斯　你有沒有聽說過　有人想偷鐵路局的火車頭。」

「我想不會有那樣的小偷。」

「你說錯了　燕子飛她就是這樣的笨賊。」

邁斯楞了一下：「昨晚你們在福爾摩斯酒店會晤　難道燕子飛向你表示過　她有偷走火車頭的興趣？」

「不，她的興趣比偷走火車頭還要駭人，」李根探長停了步子　投以笑容，道：「老友　你猜她想偷走倫敦的一件什麽東西。」

「哦？不是即將運來倫敦的那顆巨鑽嗎？」

「當然不是　如果燕子飛的目的在此，我就不會稱她爲笨賊了。」

邁斯凝思片刻，「不大容易想得出來。不過既然你以火車頭來作比喻　我想燕子飛所要盜走的東西　體積一定很大。」

「的確很大　大得簡直驚人！」

「究竟是什麽東西呢？」

「大——笨——鐘。」李根探長將這三個字拖長了唸　唸得特別清晰。

邁斯瞪大了驚詫的眼神　楞了好半天，最後咕嘟一聲　朝自己肚内嚥了一口唾液。

「老友　」邁斯滿腹狐疑：「你大概不是在跟我開玩笑罷？」

「你看我的表情　像是跟你開玩笑嗎？」李根探長輕輕偏倚着頸項　含笑望着邁斯　那副樣子倒還眞够瀟洒。

可惜他的身材太矮　體型太胖　否則，他的這種姿態將更是英國紳士的典型。

「如果眞的這樣　我便不能不同意你對燕子飛的觀感了，她的這種想法的確非常愚蠢。」

「所以我認定了她是一個笨賊——世界上最大的笨賊！」

「她還在你面前　作過什麽進一步的表示。」

「這個大胆的女賊，她還在我面前指定時日，要將那座象徵英國精神的大笨鐘，在衆目睽睽之下將它盜走。」

「我想你當時一定非常生氣。」

「這簡直是對整個蘇格蘭警場的一種藐視，你想我能不生氣嗎？」李根探長突然改口：「但後來我又覺得可笑：形容燕子飛？是個笨賊　實在是對她太客氣了。應該將她看成是一個瘋子。」

「你準備怎樣對付她？」

「我根本不應該理會她，」李根探長特別加以強調：「如果像這樣的瘋子也要加以理會，那蘇格蘭警場至少還要增加一百個像我這樣的探長。」

「而且我還向她保證，」李根探長接着說，「我不僅不在議會大厦一帶作任何部署　屆時更會撤走看守議會大厦的兩名警察　但看她有什麽神奇的本領能够將幾十噸重的大笨鐘盜走。」

「這是鬥氣！」

「也可以說是看透了燕子飛沒有這份能耐。」

「她準備在什麽時候盜走大笨鐘。」

「二十號的午夜十二點整，也就是後天。」

「這個時間，不正是那顆巨鑽運到倫敦的同時嗎？」邁斯輕輕皺着眉頭。

「不錯。」

「老友，燕子飛偏偏選中這個時間，聲言要將大笨鐘盜走，看來是非常值得玩味。」

「你說得剛好相反　我認爲一點也不值得玩味。」李根探長臉上露着驕傲的笑容。

「哦？」

「燕子飛的目的不外乎是聲東擊西，在同一天同一時間內，使我們將目標完全集中在大笨鐘身上，而她却趁此機會去盜那顆巨鑽。」李根探長的兩只小眼睛笑成了一條縫：「只可惜她的手法太淺俗了，縱然是一個毫無警探常識的人，也能一眼看穿，她未免把我估計得太低了。」

「表面上看的確如此，不過……」邁斯皺眉：「我還是有點不相信，燕子飛對付蘇格蘭警場居然也敢施用低級手段。」

「你的意思是說，問題並不像我所說的這麽簡單？」

「不錯。」

「老友，」李根探長拍了拍他的肩膊，很有把握的說：「這是你受了燕子飛威名所懾的影响，對一件明明不可能的事情，也會相信她有能力完成，現在你應該樹立信心，相信我的判斷是正確的：燕子飛聲言要盜走大笨鐘，那只是一種虛張聲勢而已。」

「這樣說，後天你仍將全力集中在那顆運來的粗鑽上面，而不去理會那大笨鐘了。」

「嗯，要是將會全力集中在大笨鐘方面，我豈不成了十八流的探長！」

邁斯不再表示意見，但他心中一直犯着嘀咕，却說不出來眞正的理由。

兩人在走廊上分手，李根探長這兩天是不會有半點空閒的，他還要對接運那顆粗鑽工作，儘其全力作最安全的策劃。

這位大探長首先在辦公室內處理了一些例行公務，然後又召集了上次會議的原

班人馬，在會議室內繼續進行磋商。

他要明瞭這一天來各方面的進展，尤其是調查究竟有多少巨盜趕來倫敦湊這場熱鬧，以及他們眼前的動向如何？

李根探長所採取的這條路綫是相當正確的　正所謂：「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對這方面經過調查後如能瞭若指掌　則應付後天的緊急局面　至少也不會感到手忙脚亂。

這項會商進行到中午十二點結束　下午他又將全部精神放在後天的人員調動方面　爲了那顆巨鑽的安全　李根探長準備動用的人力、物力以及各方面的配合　可以說相當驚人。

應付即將來臨的大場面，也的確需要這樣雄厚的條件，李根探長已替蘇格蘭警場造成了一項空前紀錄，蘇格蘭警場從來沒有擺出過這樣龐大的聲勢。

人員、車輛安排妥當後　這位大探長又發動了一次實地演習　好讓他的屬下心裏早有準備　以免屆時遇事慌張。

演習結束已是傍晚七點　李根探長雖然忙得汗流浹背　但是他沒有作回家休息的打算，他只打了個電話回家通知太太，然後便將座車開到了藍鷹夜總會門前。

他要調劑調劑身心，這是他久已養成的習慣　緊張日子來臨之前　他要使自己的心情儘量輕鬆。

藍鷹夜總會算是倫敦第一流的交際場合　內部的裝設富麗堂皇　在此獻技的藝人也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的確能够使人大開眼界。

七點半鐘正是上客時間，來此消遣者多半是紳士淑女之流，釵光鬢影，衣角飄香，而極自然的將夜總會大廳散播了一種高尚氣氛。

李根探長選了一張貼近牆壁的位子坐定　然後便閃動着他那雙精光熠熠的小眼睛　環掃全場一週。

也許這是因職業而養成的習慣，警探人員在人多的場合中，總想查看一下，有没有值得注意的面孔。

侍者送上晚餐　外加一支香檳　香檳酒的瓶蓋「砰」的一聲打開　而李根探長却燃點了一支他所喜愛的大號雪茄。

這位大探長一向喜愛烟酒併用　何況他還是一個雪茄不肯離嘴的大烟虫。

雪茄點着後　他先叭吱叭吱的吸了幾口，然後端起了香檳酒杯，當他正想將杯緣湊近嘴唇時，忽又停杯不動。

他將眼神投向大廳入口，那裏竟出現了一個熟悉的影子。

我的天！竟是俠盜燕子飛。

李根探長臉上肥肉倏得一哆嗦，吊在嘴裏的雪茄險些掉在地上。

燕子飛現在的裝束和昨晚在福爾摩斯酒店時大不相同：一襲白色晚禮服裹住她健美的胴體　胸前掛了一串翡翠鑲鑽的名貴項鍊　同式的腕鐲　同式的耳環　霞光閃閃　晶瑩奪目。她本來就具有女皇的氣質　現在更將她襯托得如同月霞仙子。

如果不明底細　誰也不敢說她是個飛賊。

她也同時看到了坐在一隅的李根探長竟面帶笑容　姗姗來到跟前。

「我可以坐下嗎？」燕子飛將那雙水汪汪的眼神盯在李根探長臉上：「能和蘇格蘭警場的大探長共進晚餐，在我來講是一份難得的光榮。」

李根探長的表情很冷。

「但在我來講却是一份恥辱，」他的聲音比表情更冷：「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高級警官，如果和一個女賊共餐的話，都會有我相同的感覺。」

「這樣說　探長是拒絕我的要求了？」燕子飛仍舊面露笑容，似乎一點也不覺得不好意思。

「妳很聰明。」

「拒絕一個女性請求共進晚餐，那是有失英國紳士風度的。」

「那也要看對方的身份而定，妳說是嗎？」李根探長將雪茄頭上的烟灰彈在烟灰缸內，又將它含在口中。

「也許你的立場並沒有錯，可惜你將失去認識很多對手的機會。」

李根探長忙將雪茄拔出來：「什麽？對手？」

「嗯，這座大廳內，至少有三位令你頭痛的人物，他們都對即將運來倫敦的那顆鑽石發生濃厚的興趣。」說完冲着他神秘的一笑，然後姍姍走去。

燕子飛選擇的另一張枱子　距離李根這裏很遠，這位非常富有傳奇性的中國女郎落坐後，遂將目光投向舞台。

舞台上面正在表演高空特技。

李根探長一直注視着燕子飛的離去，現在又遠遠偷看她臉上的神情。

他現在有點感到後悔　燕子飛臨去之言，對他是一項莫大的誘惑。他考慮再三，最後還是硬着頭皮，向燕子飛的那張枱子走去。

這位大探長具有相當標準的蠟燭脾氣，對燕子飛的敬酒不吃吃罰酒，現在已經是第二次。他一點也不臉紅　走到燕子飛身旁的一張空椅上坐定，叭吱叭吱的將口中雪茄猛抽不停。

可能他想藉此掩蓋他的窘像，一方面籌想如何對付這位厲害的中國女郎？李根探長已是第二次領教了這位中國女郎的高明，僅僅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便逼得他不能不改變自己的立場。

燕子飛回過臉來冲他嫣然一笑：「我猜探長一定想認識認識你未來的對手？」

她大可奚落李根探長一頓，但是她沒有那樣做，這在李根探長心目中，愈發顯得燕子飛的氣度不凡。

「不錯。」李根探長的應聲很生硬。

燕子飛向他暗暗指點一個目標：「探長知道那位先生的底細嗎？」

李根探長瞟眼望去，右側第四張枱子坐着一位尖頭猴腮的中年人，晚禮服倒是穿得畢挺　但是穿在他的身上極不相襯。

注意時間過久唯恐對方發覺，李根探長很快轉過臉來：「不知道。」

「他是鼎鼎大名的史諾　道上朋友送他個綽號叫『三手猴』。顧名思義，探長應該想到他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物。」

「猴子的動作已經够快了，再讓牠加上一隻手　偷人家的東西豈不如探囊取物的一般。」

「他的綽號正是他這點長處。今天上午他從邁亞密趕來倫敦。」（未完・上）

社會奇情警世故事／樹華・文　可飛・圖

奪產記（上）

獻妻謀奪產　傍友獻慇懃

中午，猛烈的陽光像蒸氣浴一樣，街上行人稀少。在鑽石山木屋區行人天橋旁，站着一個三十餘歲的男子。他已等了五分鐘。豆大的汗珠自他額上、髮端和鼻子冒出，他背脊的內衣更濕了一大片，他看着手錶，等得不耐煩，正想離去。

「你是于文先生嗎？」

男子回過頭來，看見一個女子站在他面前。她穿三個骨短褲，短袖衫，手持一個手袋向他微笑。

「我姓方，是木屋區的地產經紀。」

于文留意她的短袖衫。在陽光照射下，裏面還有內衣。他竭力想看清楚，總無法看清兩層衣服的更深地方！

「于先生……」她取出紙巾，輕抹去臉上的汗。

「方小姐，我是于文，我已等妳很久了！」

「對不起，于先生，現在我帶你去看屋吧。」

方小姐帶于文行入木屋區。經過迂迴曲折的小徑。沿途她經常微笑與一些人打招呼。約五分鐘，兩人去到一間木屋門外。她用鎖匙開了門。

這是一間幾十尺大木屋，結構簡陋。

于文搖頭說：「這屋太細，環境又差，周圍像八陣圖一樣！而且，沒有廚房，沒有窗，在這種天氣如何忍受？賣一萬元，簡直是笑話！五千元我也不買！」他行出屋外，頻頻抹汗。

「于先生，木屋區的環境當然比不上洋樓。但不用交租呀！你在外面租一間房，起碼一千元一個月。這一萬元，住十個月已歸本了。以後，你就住免費屋。就算你一兩年後不住，托我賣給他人，仍可以收回一萬八千的！」

于文頻頻看着她的上半身。

「你一個人住，應該是足夠了。這些木屋是合法的，將來清折，你起碼可以分配安置區，甚至屋邨！……你不相信？我就住在你附近，你應該放心，我不會騙你的！」

「妳住在附近？」

「不信，我可以帶你去看一下。」

「好，好！妳帶我去吧。」

女子帶他轉入一條巷，來到另一間木屋，開門說：「這是我的家。」

他看了一會，指着旁邊一間小室問：「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我們晚上洗澡的地方。」

于文看看澡室，又看看她的上身，毅然說：「好，一萬元，我決定買。」

「好，我帶你去見屋主，簽約成交吧。不過于先生，除了一萬元，你要再付五百元，作為我的佣金。」

「五百元？可以。現在，我去銀行提款，回來再找妳。」

「于先生，你如有心買，屋主就在附近，我們三個人，一起去銀行成交吧！」

「也好。」

方小姐帶于文去見屋主，三個人搭的士去銀行。于文提了款，就在銀行簽約成交。他將錢交給屋主，又交五百元給方小姐。屋主將屋契及鎖匙交給他。

「于先生，那些屋契，你最好放入銀行保險箱。」

「我會的，多謝妳！」

「你打算何時搬來？」

「我立刻回去，今晚就搬來。方小姐，我晚上可以借用妳的地方洗澡嗎？」

「可以的。」

于文急忙趕回家，告訴二房東立刻要搬走。

「于先生，你還有半個月住呢！」

于文說：「我找到一個更好的地方，不住了。」

他叫了一輛貨車，將簡單的行李搬往木屋區。搬好時，天色已晚，他在茶樓吃完晚飯，趕回新居，拿出內衣褲毛巾等物，去借方小姐的浴室。

方小姐剛想洗澡，讓他先洗。

他在洗澡時，細心觀看，見屋後有一個小破洞，有兩隻手指大。他伸手指入內，用力一扳，拆下一小塊來，破洞變成手掌大。

洗完澡，于文說道：「方小姐，多謝妳！」

「不必客氣。」

「妳一個人住嗎？」

「不，我和丈夫一起住，他很晚才回來。」

他興奮地返回新居，躺在尼龍床上，想着那個破洞。由於忙了一整天，他很快睡着了。

半夜裏，他起來，感到寂寞而無聊，便去看了一場毛片。女角們玉體橫陳，他總覺得她們比不上她！

離開戲院，他走進一個鳳姐家中。當鳳姐脫光衣服時，他有作嘔的感覺，馬上回家。

將到家門時，他看見那間浴室，裏面仍有燈光，周圍靜悄悄的。他悄悄行向那個破洞，偷窺着。

一個女子正在脫衣服，她的皮膚是赤紅色的，十分結實！那迷人的兩個山峯，驕人地怒挺着！他從未見過一個女人的身材這樣好！

當她用水淋向身上時，水花沿着山峯下流，彈射開來，山峯更怒挺了！

他行到浴室前，推門而入，伸出兩手，自她腋下穿過，緊握兩個山峯，但因太堅，加上彈性和肥皂，滑脫了！

她尖叫一聲，轉過身來。在她轉身時，那山峯大力擺了一下，却仍有節奏地微微擺動着！

「你是誰？」

「方小姐，我是今天向妳買屋的于文呀！」

「你快走，否則我大叫！」

「妳開個價錢給我吧！」

「一萬元，你肯嗎？」

「那些較高級的鳳姐，開價三千元時，已是上品了！她祇有十八歲，甚至十四、五歲，相貌自不必說，身材方面，亦是一流！不過，若比起妳，未免太失色了！妳知道嗎？我買木屋，也是想一親妳的肌膚！」

「廢話少說，一萬元，如何？」

「我沒有那麼多錢！」

「那麼，你走吧！」

「我那間木屋，不是值一萬元嗎？成事之後，那間屋送給妳。」

「好，你跟我入房吧！」

她行出浴室，却被他拉回，扳過身來，急忙脫去褲子，站着做愛。但剛一接觸，他已發洩了！

她嘲笑地看着他！

于文一覺醒來，褲子濕了一大片！想起剛才的綺夢，他的情緒仍未平復，看一下錶，是深夜三時。

他坐起來，吸着烟，幻想着，計劃着，直至天亮。

在茶樓喝早茶時，他的頭有點暈，他打電話向公司請了假。

他行出茶樓時，他脚步虛浮，幾乎跌倒！

他去看了醫生。

醫生說他情緒鬱結，疲勞過度！

回家吃了藥，他昏睡了一整天！醒來時，已是晚上。他沒有胃口，祇想着那個破洞！

他匆匆拿了衣服，走進她家，她却不在。

浴室內有燈光和水聲！

「方小姐，方小姐！」

「是于先生嗎？你等一會吧！」

他悄悄行向那破洞，看見了一切，緊張得站立不穩！

她脫光了衣服，一邊哼着歌，一邊擦着肥皂。她那雙手，正擦着自己那動人的山峯，每擦一下，山峯便抗拒着，反彈回原來的位置！

他的視綫沿山峯而下，飽覽她全身。她是個少婦，身上竟沒有多餘的脂肪，腰是那樣窈窕，臀部却異常豐滿，腿修身而結實！

她半彎着腰，在擦大腿。她的兩個山峯，倒掛着，飽滿而結實，像火山充滿了溶岩，快要爆發一樣！又像成熟的果子掛在樹上，飄着醉人的甜香！

他悄悄行近門口，聽見了水聲、歌聲和自己的心跳聲！那三種聲音互相混合，撞擊得他六神無主！

他發狠推開浴室門，衝入，擁抱她狂吻！他的一隻手，捉住了一個山峯，感到了柔滑、熱力和彈性！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使她嚇了一跳，狠命咬了他口唇一下！

他忍痛放了手。那裏發出掠奪的光芒，如半夜裏的野狼捉住一隻兔子！

「于先生，你幹什麼？」

她不生氣，也沒有呼叫，使他勇氣倍增！

「方小姐……我……我很愛妳！」

「于先生，你明白嗎？我已有丈夫！」她胡亂穿回衣服。

「妳做經紀，每月能賺多少？既然妳肯拋頭露面……我……還有一萬元……祇要妳……」

「你眞的喜歡我？眞的肯給我一萬元嗎？」

「是，我……什麼都可以給妳！」

「不過，現在不行！」

「爲什麽？」

「我丈夫快要回來了！你那間屋旁邊，還有一間空屋。你如有心，明晚六時，我在空屋等你。」

「妳不會騙我吧？」

「我也想賺一萬元呀，明晚，你要將錢準備好！」

「一定，一定！」

于文胡亂洗了澡，回家睡覺。

第二天，他在工作中心煩意亂。一個同事說他中了邪，被鬼迷。

好不容易等到放工，他在工廠洗了澡，便馬上回家。抵達時，已是六時十五分了。

他行近空屋，推門而入，昏暗中看見一個女人背向着他。他大喜行近，伸手便抓她的胸！

女子大叫救命，一個男子衝入，揮拳打于文。

于文被毒打，狼狽走出屋外，逃離木屋區！

男女追出屋外，已不見了于文！

「趙師傅，趙太太，發生了什麽事？」是方小姐。

「秀珍，妳叫我來這裏，怎麽會有色狼出現？」

「我也不知道。剛才那人，是新搬來的。」

「阿趙，你爲什麽會突然出現？」

「秀珍說妳在這裏，要我一起來，我便來了。是了，秀珍，妳攪什麽鬼？」

「我叫你們來，是想看一下這空屋，替我脫手的。」

「妳做經紀也沒有辦法，何況是我們呢？」

「趙師傅，你是教拳術的，徒弟不少呀！」

「小霞，我們回去吧！」

「趙師傅，這屋……」

「我沒有辦法！」

趙師傅夫妻走後，方秀珍返回家中。

晚上，她的丈夫趙明回來，秀珍將于文的事說了一遍。趙明笑說：「妳的借刀殺人之計，未免狠毒一點吧？」

「誰叫他非禮我，他對我不懷好意，我早就知道了！」

「妳早已知道？」

「我是幹什麽的？連看人的眉頭眼額也不會嗎？」

「但妳還將屋賣給他？」

「屋主托我賣六千元，我賣一萬，淨賺四千，還多要他五百元佣金呢！」

「妳無疑是生招牌，但這工作太危險了，不如不做吧！」

「危險？」她冷笑一下。「我方秀珍也不是好欺負的！妳做傍友，底薪祇有三千，能養活我嗎？」

「妳以爲傍友是很容易做的嗎？一個好的傍友，不但要了解老闆的意圖，更要熟悉人情世故，對社會各階層，有深切的了解！妳知道嗎？今晚王老闆才打賞我五千元呢！」

「你別再吹牛了！」

他掏出五張「金牛」來，放在桌上。

「你究竟替他做了什麽壞事？」她笑着打了他一下！

「老闆看上一個初出道的女歌星，我和她說好了，一萬元要她陪老板一星期。誰知在酒店開房時，她臨時反悔，其實是嫌他太老！」

「你叫人威脅她，要將她毀容，使她屈服？」

他微笑說：「這樣太低格了！我是靠口才說服她！」

「我不想聽，聽了今晚睡不着！」

「秀珍，我也想做好人。但是，社會上笑貧不笑娼，能過海便是神仙，妳說是嗎？」

秀珍躺下床，假裝生氣！

趙明吻她一下說：「太太，妳不想住洋樓，想永遠住木屋區嗎？」

秀珍凝視着他。

「我這樣做，無疑於心有愧，晚上會失眠，但妳想一下，我如不做，王老闆會叫別的傍友去做！所以，不如由我去做，還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

「快去洗澡吧！」她微笑說。

趙明洗完澡，秀珍已睡着了。

他躺在床上，總是睡不着，他索性坐起來，吸着烟。

黃昏時，他送王創業入酒店，半小時後，王老闆打傳呼機叫他前去，生氣地說：「阿明，那小賤人不肯就範，你替我攪妥她，我在酒吧等你消息！」

他入房，看見那個女歌星滿臉淚痕，復出對他說道：「王老闆，不如找第二個吧！」

「阿明，越是得不到的東西，我越要得到，你若弄不妥，明天接大信封吧！」

王創業悻然走了。

趙明入房，關上房門，凝視着那楚楚可憐的女歌星。她祇有二十歲，頗有幾分秀氣，她正坐在床上，那件祇有兩條吊帶的衣服，吊帶已被扯了，她用一隻手按着上胸，使衣服不掉下來。

他柔聲說：「張小姐，妳爲什麽又反悔呢？」

「他五、六十歲，我祇有二十歲，怎可以爲他而失身！」

「妳當初爲什麽又答應呢？」

她無言以對。

「是經濟原因吧？張小姐，妳每月有多少入息？」

她默然低頭。

「以我估計，不會多過五千元。這五千元，相信連買服裝也不夠吧？張小姐，妳打算從此退出歌壇嗎？」

「不，我喜歡唱歌！」

「我也聽過妳唱歌，妳的確是個有潛質的歌星！可惜，妳沒有後台，像妳這樣有潛質的人材，酒吧和餐廳多的是，個個都想向上爬，妳何時才有出頭之日？」

她一臉迷惘和失望。

「現時初出道半紅不黑的女歌星，爲了應付開支，有不少都暗中賺外塊，給有錢人包起，不祇妳一個，這又有什麽可恥的呢？電影圈也一樣，要出頭，就要出奇制勝！」

「出奇制勝？」

「對。妳聽過一晚成名這句話嗎？」

張小絲聞言，羞紅了臉！

趙明繼續說下去：「在社會上，表面上是男女平等，女性還是處在被支配的地位，因爲，所有的大老闆，高級職員，女性佔的比例很少。於是，女人不得不被視作寵物、玩物，在娛樂界中，女星想走紅，有時不得不犧牲色相以娛人，展覽最原始的本錢，誰脫的程度最大胆，誰就容易走紅，好，當她一脫成名之後，片源源源而來，片酬不斷提高。那時，她就無需再脫，而祇需磨練演技了！」

她似乎有點動心。

「張小姐，王老闆是個億萬富豪，這種機會，實在可遇而不可求！憑他的財力和社會關係，想捧紅妳，太容易了，妳說是嗎？」

但她仍心有不甘！

「妳聽過美珠這個人嗎？」

「她不是上屆『東方之珠』小姐選美的冠軍嗎？」

「對。她現在是做了王老闆的黑市太太！」

她無限驚訝說：「王老闆有了她，爲什麽還看上我？」

「飽暖思淫慾，男人有錢，自然不滿足，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妳也聽過吧？老實說，妳和周美珠比較，還有一段距離吧，王老闆看上妳，還有一個原因，周美珠和王老闆的太太，時常明爭暗鬥，周美珠又恃寵生驕，老闆想給她一點顏色看，所以，妳實在是個幸運兒呀！」

「可是……」她的臉又紅了。

「妳因爲自尊心，怕被人知道，怕王老闆侮辱妳？放心吧，他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怎會讓人知道，祇要妳小心服侍他，他也不會太過份的！」

張小絲滿臉通紅，頭垂得很低！

「張小姐，就這樣決定吧！」

她一言不發，頭垂得更低了！

趙明離開酒店房間，落酒吧告訴了王創業。

「阿明，你不愧是我的心腹！」

他打賞趙明五千元。

趙明想到這裏，嘆息了一聲，熄燈睡覺。

第二天早上，趙明和太太方秀珍去附近的茶樓喝早茶，趙明西裝筆挺，風度不凡，方秀珍穿短褲和恤衫，手持手袋，兩人衣着頗不相稱，但看秀珍的相貌和身材，却又使趙明失色。

兩人坐下不久，一個男子想來搭枱，趙明不高興地看了他一下，男子急忙坐到別的桌子去了。

男子坐下，小聲問同枱一個茶客說：「那對青年男女，看來並非善男信女，有什麽來頭？」

「那個男的，是一個有錢佬的傍友，那個女的，是他的老婆，做地產經紀，她和這裏的地頭虫很熟，兩個人都是不好惹的！」

這時，趙明惡意地看了他們一眼，兩人急忙低下頭！

趙明取出二千元交給秀珍。

「我有錢用。不如，待我洗完頭，替你存入銀行吧。」

「隨便妳吧。」

吃過早點後，趙明先走，方秀珍看了一會報紙，結帳回家。

她拿了洗髮水和毛巾，到附近的街喉洗頭。

在搽洗髮水時，她聽見了快門聲，側頭一看，見有一個男子正在偷拍她的照片，她有點生氣，用毛巾包着頭，行近那男子問：「你爲什麽偷拍我的相片？」

「小姐，我是個攝影家。」

「我不理你是什麽人，你未得我同意，偷拍我，就是侵犯人身自由，快將菲林交出，否則打爛妳的相機！」

「小姐，我實在忍不住，妳實在太美了！」

「廢話少說，拿菲林來！」

「小姐，我眞的不是壞人！」他遞上一張咭片，「這是我影樓的地址。」

秀珍看完咭片，減少了敵意。

「我願意以一百元一張的價錢，買下妳的相片。」

「一百元？眞的？」

「當然，如果妳願意，我替妳拍三十六張，就給妳三千六百元！」

「你究竟有什麽不軌企圖？」

「小姐，妳的照片，會爲我帶來不少名銜，我如將妳的照片出一本攝影集，賣一百元一本，也會有人買的……眞的！因爲我從未見過一個像妳這樣美的人，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妳，都值一百分！」

秀珍微笑說：「好，我給你拍吧。不過，錢呢？」

男子寫了一張四千元現金支票給她。

「會是空頭支票嗎？」

「男子像受到侮辱，臉紅地說：「妳如不信，可以先去銀行拿錢！」

「好，如何拍？」

「妳繼續洗頭，不必理會我，就可以了。」

她收好支票，繼續洗頭，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拍攝完畢時，男子興高彩烈走了。

晚上，趙明回來時，秀珍微笑問：「你今天有賺外塊嗎？」

「天天有外塊賺，我豈不是很容易發達了？」

「你就比不上我？我今天又賺了四千元！」

「又有水魚來買木屋嗎？」

「不是。」

「難道在地上拾到的？」

「差不多啦，說來眞好笑，早上我洗頭時，有個傻佬偷影我，我要拆他的菲林，他竟然肯以每張一百元的代價替我拍照，我一共給他拍了四十張，收了他四千多元！那傻佬還像執到寶一樣呢？世事眞是無奇不有！」

「看來，那傻佬對妳別有用心吧！」

她交給丈夫一張咭片，說：「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我認識他！」

「你認識他？」

「妳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他是本港著名的第一流攝影家，世界攝影十傑之一！」

「來頭那麽大嗎？」

「當然，他替人拍照，收費很貴的，

上次，王老闆叫他替周美珠拍照，祇兩小時 收費就一萬元！」

「我豈不是十分榮幸？」她微笑說。

趙明嘆息一聲說：「老實說 妳的確很美！那個號稱『東方之珠』小姐冠軍周美珠，亦不過如此而巳！」

「照你說 我還靚過她嗎？」

「妳如經過化粧和打扮，絕不比她遜色！」

她笑罵說：「阿明 你一定做了對不住我的事 快從實招來！」

「爲什麽妳這樣說？」

「否則 爲什麽拍我的馬屁？是你的職業慣性嗎？」

「秀珍 妳居然諷刺起我來了！俗語說 英雄見慣亦平常 我見慣妳 並不覺得妳很美 但與別人比較 她們祇是星星，而妳却是明月！」

「那個周美珠現在如何？」

「她做了王老闆的黑市太太 妳不知道嗎？」

「你那老闆 巳五十幾歲了 她年輕貌美 又有名銜 也願意做他的黑市太太嗎？」

「王老頭家財億萬 誰不動心？」

「我就不會動心！」

「當然 當初要她答應 還是不容易的！」

「事情究竟如何？」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若沒有我 王創業休想得到她！」

「他是有身份的人 祇有你這種人，才不要臉！」

「妳再諷刺我，我會反臉的！」

「生氣了嗎？好，你說吧。」

「第一次 我登門拜訪她 送去了皮草 珍珠頸鍊和鑽石戒指！」

「無事獻殷勤 她肯要嗎？」

「她雖然不肯要 但是她家並不富有，住在居屋。她的父母看見了，早巳動心了！」

「他們不明白你的意圖 也是不會要的。」

「我打扮成一個大商家 她的父母以爲我想追求她 我也將計就計 妳說 以我的年齡和人材 有沒有資格追求她？況且 她一登龍門之後 開支自然大了很多、我送那些東西去，她是求之不得的！」

「然後呢？」

「第二次 我給她送去一輛十萬元的汽車。」

「她肯要嗎？」

「她的父母歡喜若狂 她亦內心暗喜，對我早巳心有所屬了！」

「我問你 你有沒有和她上過床？你說，你說！」

「妳怎麽吃起乾醋來了？」

「你這人詭計多端，近水樓台，你還不乘機搏亂嗎？」

「就算給個天我做胆 我也不敢動她分毫 我還想在王老闆那兒做下去呀！」

「你就是沒出息！」

趙明白她一眼 繼續說下去：「第三次，我拿着一條鎖匙送給她。」

「一條鎖匙有什麽稀奇？」

「那是一層洋樓的門匙，價值五十萬元，是送給她的父母的。」

方秀珍爲之動容，從床上坐起來，坐近趙明。

「當時她的臉一下紅了，飛快地吻我一下，又看一眼她的父母 自己走入房中，關上房門，於是 她的爸爸對我說：『趙先生，你如對美珠有意思，祇要她答應，我們是沒有問題的！』我對他們說道：『現在，我入房向她求婚！』他們頻頻點頭。」

「什麽？你入房向她求婚？」秀珍杏眼圓睜。

「妳聽我說 好戲在後頭呢！」

「快說！快說！」

「我進入她的房間，關了房門。她知道是我 低頭坐在床沿 不敢看我。

她雪白柔滑的臉，却一下紅了，一直紅至耳根，我站在她身旁 凝視着她，不發一言。她抬頭偷看我一眼 馬上低下頭，看着自己的裙子 嘴角泛起甜蜜的微笑，我在她身旁坐下來。她的身體震動了一下，胸脯猛烈地起伏着 像一隻春情發動的雌貓！」

「你還說沒有乘機搏亂！」

趙明沒有理會太太的醋意，像陶醉在自己自編自導自演的故事中！

「我對她說：『周小姐，那些禮物，並不是我送給妳的！』她愕然抬頭，一臉疑惑說：『是誰送的？』我知道，如果直接說出王創業的名字，一切就徒勞了，王創業是大商家 相片常在報上出現，誰不認識他？周美珠的身價，巳今非昔比了！她又怎會喜歡一個五十幾歲的老頭呢？更何況，他巳有太太，人盡皆知！」

「你又施展什麽詭計？」方秀珍笑罵說。

「我對她說：『他姓王，今年三十歲，是東南亞著名的華僑大商家！』她似乎有點不相信。『子承父業呀！』我繼續說。這次，她相信了。她連忙問我，他樣子如何？四肢有無殘缺？我當然說沒有，而且頗爲英俊。『那他一定有太太了！』她說。我如說他沒有太太，反而會引起她的懷疑。於是我說他巳和太太離了婚！」

「她一定上了你的當了！但是，醜婦終要見家翁呀！」

「說來眞是荒謬！王創業和她，本來是認識的！」

「是嗎？」秀珍聽得津津有味。

趙明悠然點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噴出烟霧說：「妳不知道嗎？王創業是歷屆『東方之珠小姐選美會』的首席評判，他對美女，是有些眼光的。他看上周美珠，才會叫我去找她！」

「那個周美珠看見他時，一定啼笑皆非的了！」

「王老闆也這樣想，他的信心的確不大！我爲他重新包裝，改變他的形象。這個社會，不是注重包裝嗎？我要他將頭髮染黑，剃掉鬚子，放棄手杖。但是，他竟然反對！」

「爲什麽？」

「白髮、胡鬚和手杖，是他權威的象徵 也是長者的象徵，他當然是不肯改變了！」

「你說服了他？」

「當然。我說：『現在不是叫你去做選美會的首席評判 也不是叫你去演講或剪彩。是去追求異性。周美珠今非昔比，你這樣子 她會喜歡你嗎？』他終於答應了。」

「後來如何？」

「他照做之後，果然年輕了十年 像四十多歲的樣子！當王創業和周美珠見面時，我也沒有大把握。兩人終於相見了，周美珠竟然認不出王創業，祇說他和一個人很相似。我乘機說 他是王創業的弟弟王創基 一向在南洋做生意。但她還是顯得有些勉強。不過 她終於答應和王老闆結婚！」

「王老板準備和太太離婚嗎？」

趙明說：「當然不是。當我們三個人，進入王家別墅時 王老闆的太太陳雅文，很不高興地坐在中央，要周美珠向她跪地奉茶！」

「不好，她一定知道眞相了！」

「是 她知道了！」

「結果如何？」

「她憤然走了！」

「王老闆不讓她走？」

「他怎可以不讓她走！我對他說：『老板 你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他也半信半疑。」

「你一定用卑劣的手段吧！」

「香港是法治之區 何况她巳是名人 怎可以亂來？不過 每個人都是有弱點的！」

「她的弱點是什麽？」

「周美珠未參加選美時，曾和一個工廠少東發生過關係，事後她祇得到一萬元。就是爲了這一萬元 她沒有去追究那少東！」

「原來她也是見錢眼開的人！是了，你怎會知道？」

「我不起清她的底，敢向王老闆拍心口嗎？」

「你如何對付她？」

「我告訴她幾件事。一、她如不答應，所有洋樓、汽車、珠寶等 要退回！她自然不捨得。二、以王老闆的財力和人面，可以干預她的發展 使任何人不敢再找她。甚至 可以製造一些她的醜聞！三、她可能無故被人淋鏹水及毀容！」

「她屈服了？」

「她可以不屈服嗎？」

「事後王老闆給了你什麽好處？」

「給我五萬元。」

方秀珍深深嘆了一口氣！

趙明也嘆了一口氣！

兩人互望了一眼。

「秀珍，妳聽過戰國呂不諱奇貨可居的故事嗎？」

「你說來聽聽。」

趙明看秀珍一眼，沉思了一會 忽然問：「妳想認識我的老闆嗎？」

「認識他幹什麽？」

「天機不可洩漏！」

第二天，趙明請來一個美容專家爲秀珍化粧。化好了粧 他又帶太太去買了名貴的服裝、手袋和皮鞋 使她像脫胎換骨一樣！

「明哥，你弄什項玄虛？」她問。

「帶妳去喝下午茶！」

「你瘋了嗎？化了幾千元 就爲了去喝一餐下午茶？」

「現在起程吧。將這個太陽眼鏡戴上去。」

「爲什麽戴太陽眼鏡？」

「妳還不知道嗎？剛才我和妳自街上回來，路人個個看着妳！妳戴上它，會少了不少痲煩！」

趙明截了一輛的士，和方秀珍去一間高級餐廳喝下午茶。

當秀珍除下太陽眼鏡時，引得幾個男侍應不停在她附近徘徊。

趙明四處張望，看見了一個人。那個人也看見了他，趙明却別轉了臉。

秀珍喝了一口檸檬茶，問趙明說：「你似乎在等人呢？」

「是。他巳經來了！」

「在那裏？」

「不必心急，他會來的。」

話猶未了，一個五十幾歲，不怒而威的男人行近他們說：「趙明兄，你也來喝茶嗎？」

趙明故作驚訝說：「王先生，原來是你。你約了人談生意嗎？」

「不不，我只一個人。今天是星期日呀！」

「既然如此，不如這裏坐吧！」

「不打擾你們嗎？」

「怎麽會呢？你是老闆，我不怕你炒我魷魚嗎？」

「趙明兄你眞會說笑！在你心目中，我竟是一個這樣可怕的人嗎？」

中年男人看着方秀珍，遲疑着不敢坐。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趙明給他介紹。

「我來介紹，這位是商業鉅子王創業先生，也是我的老闆。王先生，她是我表妹方秀珍小姐。」

秀珍愕然看着自己的丈夫！

「方小姐，幸會！」王創業得體地向前傾，伸出手來。

秀珍起來和他握了手，同時白了趙明一眼。

「方小姐結了婚嗎？」

她望一眼趙明。趙明向她使了眼色。

「我巳經結了婚！不過，他汽車失事死了！」說完後，她向丈夫露出惡意的微笑！

「太可惜了！方小姐，妳現在做什麽工作？」

「她是服裝設計師！」趙明代答。

「原來如此。眞了不起！」

三個人談了一會，方秀珍要回家。

「方小姐，如不介意，坐我的車，送妳回去吧！」

「怎好意思呢？」

「舉手之勞而巳。」

三個人坐上勞斯萊斯房車。司機開車時 王創業說：「先送趙先生回家吧！」

「不，我正要去表妹家中看望一下姑母。」

方秀珍冷笑了一聲！

「去美孚新邨吧！」趙明說。

「方小姐膚色健康，身材又好，定是很喜歡游泳的了？」王創業問。

「是，很喜歡。」

「妳如不介意，可以常來我家中游泳的！」

「多謝你！」

趙明方秀珍在美孚新邨下了車。當房車遠去時，他才截的士和太太同家。

回到家中，秀珍的臉色十分難看！

「看來，王老闆眞的看上妳了！」

「是嗎？」她冷笑說。

「當然。自我當他的職員以來，他稱呼我阿明，已算是很客氣了。今次，他竟叫我趙明兄！我雖然坐過他的汽車，但他從來不和我坐在一起，以示他的尊貴。今次却例外了！他家的私人泳池，從來祇有他一個獨享，連周美珠也不准用。可是，他却叫妳去游泳！」

「他看上我，你很高興嗎？」

「是。我的計劃，已成功一半了！」

「你是說，他如收我做黑市夫人，你也不反對？」

「當然！」

她一掌狠摑在趙明臉上！

「爲什麼打我？」

「你是個無恥的龜公！」她憤然說。

「秀珍，妳聽我說。以妳的相貌和我的才幹，却要住在這種地方，不是太不値嗎？每天，妳要日晒雨淋，在這污穢的木屋區東奔西跑，求人買木屋。有時說得喉也痛了！有時還要被人討便宜，甚至遇上色狼！而我，同樣要用盡方法，卑躬屈膝，討王創業的歡心，才勉強可以維持生活，不是太沒有天理嗎？」他長嘆了一聲說道。

「雖然是，但你……」

「妳想擁有王創業的全部財產嗎？」

他眼睛閃閃發光。

「你的意思是？……」

「他的家財以億計，我要將它據爲己有！」

她失笑起來：「你不如明天去買幾張六合彩吧！」

「秀珍，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完全有可能？」

「祇要妳肯委屈幾年，做他的情婦或黑市太太，妳我裏應外合，王創業一死，他的財產便歸我們所有！」

「趙明，你太天眞了！第一，他祇有五十幾歲，可能還有二、三十年命！第二，他生性好色，說不定過兩三年，就會拋棄我！第三，他死後，財產會分給兒女！況且，他還有老婆，又有妾侍，怎會輪到我？第四，他既然可以白手起家，必然身經百戰，明察秋毫，我們鬥得過他嗎？」

「是的。要打敗他，並不容易。不過，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妳知道嗎？王創業雖然祇有五十幾歲，但二、三十年在商場上打滾，他早巳心力衰竭了！告訴妳吧，他是有心臟病的！而且，由於色事過度，他巳力不從心了！」他小聲說，「他和太監差不多呢！他如不修心養性，祇有快些走進棺材！第二，他將來可能會拋棄妳，這就要靠妳的手段了！我巳查過了，他根本無兒無女。最後，他無疑老奸巨猾。但是，難道我們就肯認輸了嗎？」

「他還有合法的太太和那個東方之珠小姐周美珠呢。」

「哦！這兩個人，是可以將她們剷除的！」

「你倒也說得容易！」

「當然，凡事很難十全十美，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你眞的？肯將自己的老婆送給他人嗎？」

趙明擁吻她，依依不捨說：「我當然不肯，但爲了我們的將來，唉！……」

「爲了你自己吧？」

他沉默地點上一支烟，一言不發，在他按熄烟頭時，他說：「如果妳不願意，我絕不勉強妳！」

她陷入沉思，想了很久，沒有回答。

趙明也不敢勉強她，他知道，秀珍需要好好地權衡利害，若勉強她，祇有使她產生反感和恨意而巳，那麼，他的計劃就不能成功了。

而且，這件事亦不能心急，王創業身經百戰，他雖然好色 他若主動將秀珍送上門，反而會引起他的懷疑，也會降低秀珍在王老頭心目中的價值，人就是這樣，容易得來的東西，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他耐着性子，等待秀珍和王創業的反應。

過了一星期，王創業似乎毫無反應，趙明在想，莫非他不喜歡秀珍？

有一晚，趙明趁王創業有應酬，去王家拜會王創業的太太陳雅文。

「明仔，你很久沒有來了，」她有點高興。

「王太太，我想來拜候妳很久了，可惜近來身體不大好，而老闆又……」

「老板怎麼樣？」

「他這幾天的臉色似乎很難看，使我時常提心吊胆。」他試探着說。

陳雅文嘆息了一聲！

「王太太，老闆他？……」

「這幾天他的確心事重重，也不知爲了什麼？」

「連妳也不知道嗎？」

「他晚上時常躲進書房，有一次，我入書房，看見桌上放有一本畫報，祇是這樣。」

「什麼樣的畫報？」

陳雅文取出一本畫報來：「就是這本，但很平常呀！」

趙明看見畫報的封面，是一個正在街邊洗頭的妙齡女郎，她就是他的太太方秀珍！

他明白了一切！

要不是他來王家，差一點被王創業這老狐狸瞞騙了！

王創業果然逐步走進他的圈套中了。

「明仔，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老闆可能是爲了沒有兒女而担憂！」

「有道理，爲什麼我眞想不到這一點呢？」

趙明向陳雅文說了一些恭維的說話，才向她告辭。

在回家的路上，他想着：秀珍會答應嗎？

他不能直接問她，祇能看準機會旁敲側擊！

回到家中，秀珍的臉色很難看！

「太太，發生了什麼事？」

「你去了那裏？我險些被人強姦，你知道嗎？」

「這是怎樣一回事？妳快說！」

「今晚有兩個男人來看木屋 那間屋在山上 比較僻靜 他們見色起淫心，想乘機對我……幸而我機警，暗中通知一個隣居 他若不是及時出現，我早巳被人欺負了！」

「那兩個禽獸呢？」

「早巳逃跑了。」

「秀珍，我早巳說過，這種拋頭露面的工作 是很危險的！」

「誰叫你沒本事！」

「妳有考慮過我幾天前的提議嗎？」

「這事不必再提！」

方秀珍雖然這樣說 但趙明看得出，她似乎有些動搖了！不過 他知道 時機仍未成熟 也沒說下去。

第二天，趙明返公司時 不見了王創業。

下午，他去王家別墅探虛實。

經過廚房時 他聽見兩個女工在吵架！那兩個人，一個是專門服侍王太太陳雅文的女工 叫丁香 另一個服侍周美珠，叫周素琴！

「素琴，是我先來，廚房應我先用，妳有什麼理由要佔先？」

「什麼沒理由？是美珠小姐叫我煲湯給王先生喝的。」

「我煲的湯，也是給老爺喝的呀！」

周素琴蠻不講理，一定要先用。

陳雅文突然出現。丁香見自己的主人來，神氣不少，推開周素琴！

「丁香，給她先用吧！」陳雅文說。

「太太 爲什麼？」丁香大惑不解。

「妳跟我來，我有事吩咐妳。」

丁香滿肚委屈，垂頭喪氣跟女主人行出廚房。

「王太太。」趙明恭敬地叫她。

「是你，明仔。……剛才你也看見啦，周美珠那賤人恃寵生驕，連素琴也狐假虎威 哼，等着瞧吧 終有一天……」她露出狠毒的神色來。

「太太，王先生今天沒有返公司！」

「你不知道嗎？他不舒服！」

「當然，老闆日理萬機……」

「他似乎有心事，但總不肯說，明仔，你知道他有什麼心事嗎？」

「讓我去看看老闆吧！」

「好，你自己去吧！」

趙明入房見王創業，他躺在床上，周美珠坐在他身旁，王創業見趙明來，對美珠說：「美珠，我和阿明談公事，妳出去吧！」

周美珠走後，趙明恭敬地說：「老闆，你不舒服嗎？」

「有一點心事，你知道我想什麼？」

「你看上我的表妹。」

「阿明，你眞是我的心腹，你表妹，她身家清白嗎？」

「絕對清白 她的父母在大陸 她在這裏，祇有我一個表哥。」

王創業坐起來，嚴厲地看着趙明，使他吃了一驚！

「你老實告訴我，你有和你表妹上過床嗎？」

「絕對沒有，我可以發誓！」

「我不相信，你近水樓台，何况她那樣美！」

「老闆，我有太太呀！」

「有太太就不能走私嗎？」

「她的父母對我有恩，所以……」

王創業大笑起來，說：「你似乎不像一個君子吧？無論你有沒有和她上過床，但是在以後，你絕不許和她再有……你明白嗎？」

「是，是！」

「她願意跟我嗎？」

「這個……」

「我限你一星期辦妥這件事，否則，你自動辭職吧！」

「老闆，一星期太短了吧？」

「你如效率太低，就沒資格跟我。」

在回家的路上，趙明憂喜參半，歡喜的是，一切按他的意圖進行，憂慮的是，很難向太太開口。

他回到家中，不見了方秀珍！

一個隣居告訴他，他太太胃痛入了急症室！

趙明趕去醫院，方秀珍正想出院 她臉色有點蒼白！

兩人回家，方秀珍躺在床上！

「秀珍，妳知道嗎？妳的胃病，也是妳做經紀的工作弄出來的，不如，不幹它吧！」

「不做就沒有收入。」

「妳有考慮過那件事嗎？」

「你時常提起那件事情，不感到羞恥嗎？」

「太太，人窮志短呀，照我估計，妳如答應，不出三、五年，我們將成億萬富翁。」

「你不怕我將來變心嗎？」

趙明深深地凝視着她。

「怎麼樣？」

「我決不後悔！」

「好。……但是，我總不能自己去求他包起我吧？」

「妳放心吧，王創業限我一星期內送妳入門。」

「爲什麼你不早點告訴我？」

「我怕妳不答應。」

秀珍嘆息說：「何時入他家？」

「明天，我先帶妳去見他，到時，妳如何應付他？」

「我巳答應了，還有什麼好說？」

「妳錯了，妳應向他要求要一層五十萬元的樓宇，五十萬元現欵！」

「他會答應嗎？」

「王創業飽經憂患，爲人精明而多疑，妳如無條件送上門，反而引起他的疑慮，妳這樣做，他就以爲妳貪慕虛榮，一定肯跟他，而且，提出這些條件，正表示妳的身價！」

「你也想得周到！」

「不過，他的太太陳雅文，以及周美珠一定反對，但是，以對亦沒有用，我所担心的，是她們兩人，會對付妳！」

「你以爲我鬥不過她們嗎？」

「妳在憂患之中長太，善解人意，熟悉人情世故，她們怎會是妳的對手？不過，妳單身一人，也不易應付的！」

「我會小心的。」

第二天，趙明帶秀珍去公司見王創業，秀珍向他提出一層樓及五十萬元現金的條件，王創業一口便答應了。

「老闆，你打算將秀珍安置在那裏？」趙明問。

「就在我家中吧！」

「但是……」

「你担心雅文及美珠反對嗎？你放心吧！」

「但她們會懷恨在心，我怕……」

「有我在一天，她們敢怎樣？秀珍，妳明天來吧。」

「但是……」

王創業馬上寫了一張五十萬元支票給秀珍。

「那層樓，兩天之內辦妥，妳放心吧！」

秀珍無言。

「阿明，你要什麼報酬？」

「這是我份內的事，報酬……不必了吧！」

「不要扮嘢了！」

王創業寫了一張十萬元支票給趙明。

「阿明，你先送秀珍回去，再隨我回家，看雅文及美珠如何答應吧！」

晚上，王創業在家請趙明吃飯，他的心情很好，全無病容。

對於王創業迅速痊癒，周美珠十分高興。

「業哥，你一定吃了我爲你泡製的參湯！」她說。

「對！美珠，妳眞有我心。」

但陳雅文絲毫不感興奮，反而心事重重。

王創業呷飲一口酒，掃視三個人一眼，目光最後落在趙明身上。

「阿明，我快六十歲了，但還無兒無女，唉！」他又看了兩個女人一眼，「爲了將來有人繼承我的事業，我決定要多一個女人回來，她叫方秀珍，明天就來。雅文，美珠，妳們要好好和她相處。」

陳雅文正在扒飯，聞言停了碗筷，臉色變得慘白，她手上的碗筷，突然跌在桌上！

「雅文，妳聽見沒有？」

她緩慢地站起來，突然雙手掩臉，跑入自己房中！

「業哥，你說什麼？」周美珠氣得滿臉通紅。

「我說明天討多一個女人回來！」

「爲什麼？」她大聲質問。

「爲了我沒有兒女！」

周美珠憤而將桌布大力拉跌地上，所有的菜餚狼藉地散滿一地，她兇惡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王創業起立，行近她，一掌摑在她臉上。

周美珠大哭說：「我死給你看，我死給你看！」

「去死就快些吧！」他大喝。

她哭着疾走入房，大力關上房門。

趙明手足無措地看着王創業！

王創業臉色漸變，坐在沙發上，用手按着胸口！

侍候在一旁的丁香和周素琴也慌了手腳。

「妳們來，快扶老爺入房！」

「入那間房？」兩人問。

「入太太房，快！」

三個人扶王創業入陳雅文房中，陳雅文見丈夫如此，馬上扶他躺下，取出藥丸給他吃，趙明知道，那是心臟藥。

過了片刻，王創業臉色回復正常。

「丁香，素琴，快去叫美珠來！」陳雅文說。

兩人去了一會，回來說：「周小姐要生要死，不肯開門。」

「丁香，妳告訴她，如不馬上來，就去跳樓吧！」

片刻，周美珠哭腫了眼睛進來。

「都是妳不好，看妳激成業哥這樣，還不跪下向業哥道歉！」陳雅文說。

周美珠無限驚訝地看着陳雅文。

「算了吧！祇要妳們不反對秀珍入門，就行了。雅文，妳反對嗎？」

陳雅文無可奈何地搖頭。

「美珠，妳呢？」

「不反對。」她的聲音很低。

王創業望了趙明一眼，現出勝利的微笑。

趙明回到家中，對着太太，長嘆了一聲。

「不捨得我嗎？」秀珍嘲諷地說。

趙明說：「當然不捨得，但爲了我們的將來……」

「我怕到時你得不償失呢！」

「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第二天，趙明將秀珍送上王創業的私家車上。由於香港法例不可以納妾，秀珍祇是他的黑市夫人，完全沒有名份。所以，她祇能靜悄悄入王家。

王創業帶方秀珍回家，介紹陳雅文及周美珠給她認識，同時說：「秀珍，以後妳叫她們做姐姐吧。妳新入門，應斟茶給兩個姐姐的。」

兩個女工，每人手捧一杯茶，站立一旁。

陳雅文及周美珠傲慢地坐在沙發上。

秀珍接過一杯茶，雙手遞給陳雅文。

她拒絕接。

「雅文，秀珍給妳斟茶啦！」王創業說。

周美珠冷然向秀珍說：「妳知道我入門時，斟茶給雅文姐，是要下跪的嗎？」

秀珍只有跪下，說：「雅文姐，喝茶吧！」

陳雅文接過，放回桌上，並不喝！

秀珍感到了她的敵意！

她再接過第二杯茶，向周美珠下跪。

周美珠微笑接過，却不知何故，將茶跌下，跌在秀珍胸前，熱茶灼傷她的胸，她尖叫起來！

「美珠，妳是怎麼搞的？」王創業大喝。

「眞對不起，我的手指突然抽筋！」

王創業忙扶起秀珍，問道：「妳沒事吧？」

她忍痛搖頭。

他指着一個年輕女工說：「她叫胡雪華，是專服侍妳的，雪華，快帶三少奶入房，替她換衣服，塗湯火膏吧！」

雪華扶着秀珍入房。

晚上，方秀珍獨坐房中。

王創業闖入，關上門，繞着她行了一個圈，嘆息說：「眞是無懈可擊！」

他急不及待要解她的衣鈕！

秀珍推開他說：「何必那樣心急！」

「是，是。來，我們先喝杯酒吧！」

他斟了兩杯酒。

王創業一飲而盡，秀珍祇呷飲少許。

他又伸手解她的衣鈕說：「妳胸部受了傷，讓我看一下吧！」

他解開了兩粒衣鈕，想解第三粒時，被她阻止了！

「爲什麼？」他問。

「你那麼心急，我怕你不行呢！」

「誰說我不行？」他捉着她的手，去摸他那話兒。

她急忙縮手，別轉臉，低下頭，臉也紅了。

「我行嗎？」

她抬頭白他一眼，復低頭不語。

「現在，我要試一下妳！」

「如何試？」她小聲說。

他伸手入她衣服內，撫弄了一會。

她十分痕癢，忍不住笑了起來，身體向後一仰，他急忙扶着，抱起她，放在床上。

王創業緊張地自己脫衣服，當他赤膊上身時，有敲門聲。

「誰？」他不滿地問。

「我是美珠，你開門吧！」

王創業開了門，不滿地看着周美珠！

周美珠說：「業哥，我是來向秀珍道歉的。」

「她已原諒了。」說完，他馬上關了門。

他行近床沿，解秀珍的衣鈕。秀珍抗拒，更引起他的情慾，大力將她的上衣扯破了，脫了下來！

她結實紅潤而充滿彈性的胸脯，像果子破殼而出。他看得呆了！

她轉身伏在床上，不讓他看。

他伸出兩手，捉着成熟的果子，像接觸到快要爆發的火山，他更緊張了！

又有敲門聲。

「誰？」他大聲喝問。

「我是美珠！」

「什麼事？」他很不滿。

「你開門吧！」

王創業開了門，見周美珠換上透明睡衣，身體若隱若現。他本想發作，見她如此，祇好問：「有什麼事？」

「我有話對你說。」

「改天吧！」他又關了門。

他回頭，看見床上半裸的美人，感到自己像上了弓的弦，便將秀珍的褲子全脫下來！

她伏在床上，自動轉了身，肉體橫陳，當他坐下，伸出顫抖的手去接觸她的兩座火山時，她微張雙眼，眼波像火藥的藥引，嘴角微有笑意，像火把在燃燒！她的兩座火山，由於呼吸的關係，像波浪般有節奏地一起一伏，似溶岩即將爆發！

他努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射出虛箭！

他縮回手，脫下褲子，祇餘內褲。

敲門聲又起，急速而又混亂！

「誰？」他怒問。

沒有人回應。

王創業露出惡意的微笑，開了門，果見周美珠站在門外，媚笑看着他！

「好，美珠，先解決妳的問題。」他拉着美珠的手走了。

十五分鐘後，王創業返房見方秀珍，撲向她身上。

「剛才你去了那裏？」

王創業說：「小事而已，別影响我們的情緒！」

他開始進攻，幾經辛苦，終於使兩人由大汗淋漓中發出喘息，再靜止下來。

「剛才妳？……」她疲乏地問。

王創業說：「我帶美珠入房，剝光她的衣服，將她綁在床上，用皮鞭抽打了十下！」

「她現在呢？」秀珍吃驚地問。

「大概痛得睡着了吧！」

「你是否有一點過份？」

「這小賤人一向恃寵生嬌，我想教訓她已經很久了！」

第二天吃早餐時，方秀珍看見周美珠行路一拐一拐的，現出痛苦的神情！昨天見她時，是穿短褲和沒有袖的衫，現在却穿上長褲和長袖衫，想來是掩飾身上的皮鞭痕！

秀珍想和她打招呼，她却怨毒地看着她！

「美珠姐，妳不舒服嗎？」

周美珠本想發作，看見王創業凝視着她，祇好強顏歡笑回答道：「是，頭有點暈！」

「秀珍，昨晚睡得好嗎？」陳雅文討好地問。

「很好，多謝妳關心。」

「妳們三人，要好好相處，不要吵架，知道嗎？」王創業說。

「是。」陳雅文惶恐地回答。

王創業上班後，方秀珍返回房中。她想：周美珠一定不會罷休的！

周美珠走進陳雅文房中。陳雅文表現冷淡！

「雅文姐，昨晚我被業哥用皮鞭抽打，妳知嗎？」

「是嗎？」她有點幸災樂禍。

「雅文姐，過去我對妳態度傲慢，是我不對，但是，妳應該明白，兔死狐悲呀！不如，我們站在同一陣綫，對付方秀珍吧！」

「現在她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妳自已和她作對，關我什麼事？」

「雅文姐，妳以爲可以坐觀成敗嗎？妳錯了！她如打敗我，恐怕妳也沒有立足之地呢！」

「她如今新得寵，業哥也知道我們和她有矛盾。我們如有什麼圖謀，被業哥知道，豈不更遭？」

「雅文姐，妳聽過借刀殺人這句說話嗎？」

「借刀殺人？」

「對。管家李芳，她是業哥的親戚，一向自視甚高，我們可以利用她對付方秀珍！」

「她會被我們利用嗎？」

（未完・上）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元璋一統天下，建立明朝，立朱標爲太子，朱標早逝，立其子朱允炆爲太子，不在諸王中立太子而立太孫，引起秦王、周王不服，燕王朱棣更不甘心，晉王秉承朱元璋意旨，站在朱允炆這邊，懾服諸王，獨燕王不服，和晉王對抗，蓄養死士，以天衣爲首，天衣組織狼組伺機活動，晉王亦組織勇士，以司馬長風爲首，對抗天衣，天衣低估晉王力量，貿然以狼組夜襲晉王府，狼組以賀方爲首的死士，全部失守被殲，無一生還，原來司馬長風手下亦組織旋風十七騎，探聽到狼組的行動，及時誘殺，天衣發覺已遲，狼組全部犧牲……

燕王明察　知人善用

這人當然是爲了維持他的尊嚴。司馬長風迫視了錦衣中年人一會，終於一揖到地，開口道：「司馬長風見過王爺。」

他的語聲仍然能够保持鎮定，雖然他已經知道，也確定燕王是來了這裏，但面對燕王，難免有些緊張，一陣迫視，除了示威，還要心情穩定下來。

燕王同時鬆過一口氣，說了一聲：「很好。」

「能够見到王爺，是我的福氣。」司馬長風不卑不亢的。

「你好大的胆子。」

「王爺金枝玉葉，能够來的地方，我怎會不敢來？」

「你知道我一定會在這裏？」

「我的消息很靈通。」司馬長風笑笑，道：「對於這一點，王爺相信不會再懷疑。」

「當然，否則天衣一連串的行動也不會都失敗。」

「天衣絕無疑問是一個人才，也是我有生以來最強勁的對手。」司馬長風說的是心裏話。「王爺慧眼識英雄，沒有看錯人。」

「可惜這一次他令我實在太失望，若是我得到的消息沒有錯誤，他手下已沒有可用的人。」

「狼組三天前夜襲晉王府，無一倖免。」司馬長風語聲盡量冷淡。「他能够用的，現在相信只剩一個郭長溪，這個人武功不錯，連旋風十七騎也不是他的對手，可惜我們已清楚他的底細，畫影圖形，除非他不再出現——」

燕王笑截。「我無妨告訴你一個秘密，郭長溪也就是天衣！」

司馬長風一怔，燕王笑接。「但郭長溪是不是他的本來眞面目，却是連我也不能够肯定。」

「難怪——」司馬長風沉吟着：「我還以爲郭長溪是什麼人，有這麽厲害的本領。」一頓接一句：「多謝王爺指點。」

「以他的聰明，一定不會再以郭長溪的面目出現。」燕王又一笑。「所以你也無須多謝我。」

「最低限度，我也不用再爲郭長溪這個人花時間。」司馬長風笑笑。「在現在來說，時間是很重要的。」

「你還準備跟我作對啊？」

「食君之祿，担君之憂。」司馬長風又笑笑。「到現在我還是晉王的人。」

「你既然知道我的行踪，要殺我可以說是輕而易擧。」

「晉王並沒有吩咐我這樣做。」

「因爲他並不是一個做大事的人，不能够心狠手辣，所以座下雖然有一個你這樣的人才，到現在還是一事無成，給我牽着鼻子走。」

司馬長風無言，燕王打了一個「哈哈」。「要做大事就必須下大决心，婦人之仁，又有何用？」

「不錯。」司馬長風點頭。

「他既然是這樣的一個人，你跟着他相信也沒有太大的發展。」

「也未必。」司馬長風不以爲然的。

「我知道他已經收集了很多很多對我不利的證據，但縱然我倒下，得天下的也是別人，你終究也只是一個王爺座下的奴才。」

司馬長風動容，現在他總算肯定，燕王並非只爲爭權，還眞的有一統天下的决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燕王接問。

「我明白。」司馬長風盡量保持冷靜。「能够爲王爺效命固所願也。」

「好，我總算沒有看錯，你到底是一個明白人，有心人，不枉我走此一趟。」燕王喜形於色。

「可惜王爺座下已經有一個天衣。」司馬長風有些遺憾的。

燕王又笑了。「你若是有本領將天衣找出來殺掉，我也只有高興。」

「天衣爲王爺出生入死——」

「可惜他太神秘，到現在爲止我尚且不知道他的眞面目，對一個這樣的人有誰會放心得下。」

「他只是爲了安全。」

「但無論如何他應該相信我的。」燕王沉着聲。「我絕對相信我的屬下，也希望我的屬下絕對相信我。」

「王爺放心。」

「有你這句話我就眞的放心了。」

「王爺孤身犯險，若是屬下仍然懷疑王爺的誠意，這種屬下不要也罷。」司馬長風連稱呼也改了。

燕王拈鬚微笑，這一次他是由心笑出來，能够說服一個司馬長風這樣的人，到底是一件樂事。

司馬長風道：「晉王的確已收集了很多不利王爺的證據，要解决這些證據，當然不是困難。」

「交給你了。」燕王順水推舟。

「天衣方面，屬下也已有了對付的辦法。」

「放手去做。」燕王又打了一個哈哈。「最後你當然亦知道要怎樣做。」

「屬下明白。」司馬長風接一句。「王爺珍重。」

「此地不宜久留?」

司馬長風點頭，轉身走了出去。

× × ×

雨仍然下着，夜更深，司馬長風換回本來的裝束，打着傘子走在晉王府附近的路上，面色與下着雨的夜空一樣深沉。

他發現有人在跟踪，要回身將那個人抓住，在他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但他沒有這樣做。

那個人是否只得一個人也並不知道，知道了他的事有多少他也一樣不知道，這個時候他實在不想節外生枝，打草驚蛇。

當然，他還是想知道，那到底是什麽人。

× × ×

閃電劃破長空，照亮了謝方平的臉，他跟踪司馬長風來到了晉王府後院園牆附近，便失去了司馬長風的踪影。

除了晉王府，這個時候司馬長風還會再走去什麽地方?所以他沒有追下去，悄然繞向王府的正門。

他這邊離開，司馬長風從不遠處的樹後轉出來，却沒有追上去，那一道閃電已讓他看清楚謝方平的面目。

王府的人都知道，謝方平是他的心腹手下，他也一直都沒有否認，只是心裏明白謝方平有很多事情都隱瞞着，是一個問題人物。

現在他更加肯定。

× × ×

回到房間，才換過衣服，晉王的心腹侍衛便傳來命令，要司馬長風進內堂，有事吩咐。

這時候已經黎明，晉王也是習慣在這時候起來，處理必須處理的事，所以司馬長風並不奇怪，只因爲謝方平的跟踪，令他的心裏仍然有些不舒服。

打發了那個侍衛，他略整衣衫，才離開房間。

表面看來，他仍然精神奕奕，完全不像已奔跑一夜，又作出了那麽大的决定。

× × ×

內堂除了晉王，還有王妃，神情都非常冷靜，司馬長風侍候了晉王多年，一看這神態便知道晉王有重要的事情吩咐，請過安，便肅立一旁。

「一直以來，我們搜集了不少證據，已足以證明燕王企圖造反，但顧念一點兄弟情，才沒有送到父王那兒，經過狼組的事，本座已忍無可忍，正好父王方面亦多少已接到了消息，九月派使者到皇覺寺祈福同時，另外有密使隨行，已暗中通知本座將證據送到去。」晉王說着神態仍然有些激動，兄弟相殘，到底非他所願。

「由這裏到皇覺寺需要走上七天。」

「所以現在準備，差不多的了，你們還得要防備天衣的襲擊。」晉王歎了一口氣。「事情雖然秘密，本座却是不以爲燕王方面得不到消息。」

司馬長風心中暗笑，燕王既然已來到了附近，就是得不到消息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他當然沒有說出來，晉王也瞧不到他的心裏，又吩咐：「這件事說重要不重要，說不重要却有一定的影响，父王若是相信，縱然沒有什麽行動，燕王自此也會有些避忌，不會肆意胡來。」

「王爺放心。」司馬長風恭恭敬敬的，目光移到桌上那個滿放證據的錦盒，心中經已有了分寸。

晉王接又歎了一口氣。「你絕無疑問是一個很小心的人，但最近幾次都甚爲失策，以致本座險爲天衣所算，這一次你非要加倍小心不可。」

「王爺放心——」司馬長風亦只有這句話。

目送他離開，晉王與王妃相顧一眼，雖然沒有話說 但絕無疑問，早已有了默契。

這一次的安排事實也是一個陷阱，到底是看出司馬長風有問題還是要利用司馬長風去進行另一個計劃，只有他們才清楚了。

× × ×

出了王府內堂，司馬長風遠遠便看見蕭展鵬，進去內堂之前便已着人叫蕭展鵬到來，他清楚蕭展鵬的爲人，一定會立即動身，所以他一些也不奇怪。

蕭展鵬一見他立即迎上前。「頭兒，這麽急要我到來可是有什麽吩咐?」

司馬長風目光一掃，移步繞向一邊。「我們立即要動身將這些日子以來所搜集的證據送到皇覺寺。」

「爲什麽要送到皇覺寺?」

「你難道不知道主上年少的時候曾經在皇覺寺受戒?」

蕭展鵬輕「啊」一聲，他當然聽說過朱元璋原是貧農出身，少年的時候家鄉旱災、蝗蟲與瘟疫相繼爲禍，父母與長兄相繼去世，連棺材也買不起，更買不起墳地，幸虧隣居劉家好心，准他和二哥朱興盛將父母大哥三人的屍體以舊衣服包裹，埋在劉家墳地的一個角落。

大哥留下了一個寡婦，兩個孤兒，二哥又有一妻一子，實在難以支持，迫不得已，朱元璋唯有進皇覺寺受戒當和尚。

他倒是一個很念舊的人，做了皇帝之後除了將皇覺寺修理一番，每年都派遣使者到皇覺寺上香祈福，據說有時甚至會親自走一趟。

這一年怎樣蕭展鵬當然不清楚，所以隨即問：「皇上會到皇覺寺祈福?」

「只是派遣使者到來，我們將那些證據安全交到使者手上便可以。」

「這屬下馬上去通知其他人。」

「說不得——」司馬長風喝住，道：「我相信的只是你一個人，所以我只叫你到來。」

蕭展鵬一怔。「甚至仇香、丁磊、謝方平?」

司馬長風微喟。「也許都有問題，你大概沒有忘記，我們這幾次下來都落於下風，王爺險爲天衣所算，全賴我另有安排，始保不失。」

表面上看來的確是如此，蕭展鵬所看到的也只是表面，不由連連點頭，接問：「頭兒是懷疑我們當中有內奸?」

「若非有內奸，消息是不會洩漏出去的。」司馬長風又怎會承認是自己比不上天衣，安排得有欠妥善，以至天衣的屬下能够乘虛而入。

「到底是那一個?」蕭展鵬追問。

「若是知道我又怎會容許那個人活到現在?」司馬長風歎息。「那個人絕無疑問是一個聰明人，有些甚至我也不知道的消息他也竟然知道。」

蕭展鵬試探着問：「頭兒是懷疑王爺左右有人跟那個人暗通消息。」

司馬長風點頭。「我沒有看錯，你實在是一個聰明人。」

蕭展鵬接問：「又是那一個?」

司馬長風一笑。「這一次應該有一個答案的了。」

「所以頭兒要我到這兒來。」

司馬長風突然揮手。「噤聲——」脚步一快，掠到一面粉牆下。

也就在這時候，一隻鴿子從牆內飛出來，蕭展鵬目光銳利，一見脫口一聲：「信鴿——」

雖然衝口而出，語聲仍然壓得很低，他的確是一個很小心很機靈的人。

司馬長風身形同時再動，掠到粉牆的窗格子下，一隻壁虎也似隨即遊竄上去，蕭展鵬也不慢。

透過窗格子他們看見內院並無他人，只是王妃一個在八角亭子裏仰首天望。

蕭展鵬忍着沒有說話，緊隨着司馬長風落回地上，向外走出了數丈才問：「頭兒，是王妃?」

司馬長風語聲與神態同樣沉重。「一次可能是偶然，接連兩次，應該是事實的了。」

「她怎會這樣做?」

「只有問她才明白。」

「我們立即找王爺說清楚。」蕭展鵬有些衝動。

「你以爲王爺相信她還是相信我們?」司馬長風顯得很冷靜。

蕭展鵬一怔，司馬長風搖搖頭。「她當然已經早有安排，我們見王爺，只是打草驚蛇，並無用處。」

「屬下明白。」蕭展鵬苦笑。「這一次她要送出去的必然是皇覺寺的消息，屬下只恨不能够背插雙翼，飛上天去將那隻信鴿截下來。」

司馬長風笑拍蕭展鵬的肩膊。「放心，我已經作好安排。」

蕭展鵬奇怪的望天。「能够截下那隻鴿子?」

「也許。」司馬長風胸有成竹的。

「是那一個有這種本領?」蕭展鵬心頭靈光一閃。「崑崙奴?」

「我應該不會看錯人的。」司馬長風仰首望天。「他健步如飛，即使抓不住那隻鴿子，也應該追得很接近，清楚看見那隻鴿子飛投進什麽地方。」

「知道是什麽人便容易應付了。」

「不錯——」司馬長風又露出了笑容，他的計劃現在才開始，却有信心一定會成功。

× × ×

崑崙奴早已等候在王府外，也早已知道目標是什麽，看見那隻鴿子飛出，立即拔步急追。

他已經換過一身輕便的衣服，手中一條千挑萬選，加以煉製，堅韌有力的長竹竿，遇到前面有遮攔的障碍，算計不能够跨過，竹竿往地上一點，人借勢發力，便凌空飛越。

那可以高達兩丈，他也顯然久經訓練，凌空着地，隨即便又能追前去，毫無損傷。

司馬長風也沒有過譽，他的確健步如飛，跳躍翻騰，身手之靈活，實在罕見。

那隻鴿子當然不知道有人這樣追着，到牠發覺危機迫近，崑崙奴已是借助竹竿凌空拔起身子，探手抓至。

一抓不中，鴿子急飛，崑崙奴也追得更急，並沒有被鴿子抛離。

前面是樹林，那隻鴿子很自然的低飛進去，崑崙奴一看又是機會，身形更迅速掠入。

× × ×

高歡可以說是一個獵人，也是以之爲生，他家傳武功，可是他既不喜歡闖盪江湖，更不喜歡出賣自己的一身本領寄人籬下。

他不受拘束，熱愛自由，狩獵過日，倒也是輕鬆快活，由於他有一身本領，珍禽異獸，落在他手中並不是一件難事，那當然可以賣得好價錢，根本不愁衣食。

但他長年留在這附近，還是有他特別的原因。

他心愛的一個女孩子就住在這附近。

今天是他狩獵的日子，他選擇了這座樹林，先弄了一個比較小的繩網掛在兩樹之間當作床使用，臥在其中飄來盪去，倒也舒服。

另外兩張較大的繩網他則是懸掛在適當的地方，只等獵物經過，一網成擒，以往他是喜歡到處追逐，手到拿來，近來連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認懶惰了很多。

他也明白完全是心情影响，儘管他的身體活力充沛，一顆心已經有些疲倦，這種懶惰他却也不以爲有什麽壞處，但也明白並沒有什麽好處，所以他實在希望有些新刺激。

也所以看見崑崙奴他不由興奮起來，他看出那是一個來自南洋的崑崙奴，却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能够奔跑得這麽快，而竟然是追着一隻鴿子。

崑崙奴若是一旁走過，他也許還是那樣懶洋洋仍躺在那裏看着，但鴿子那麽巧從他上面飛過，崑崙奴便相繼凌空從他的身上跨越。

他的童心這便來了，手一拉，一張繩網便從地上升起來，正好擋住了崑崙奴的去路。

崑崙奴也可謂反應敏銳，大喝了一聲，身子拔起，凌空一個翻滾，越過那張繩網。

另一張更高的繩網緊接升起，又擋住了崑崙奴的去路，這一次崑崙奴非用竹竿不可，也是輕而易舉的從繩網上翻越，他着地竹竿再一點，身形再拔起，探手抓向空中的鴿子，反應動作的敏銳敏捷，實在令人歎爲觀止。

這一次他算得更準確，眼看那隻鴿子怎也逃不過他的凌空一抓，高歡的手指就在這時候抓在他的右脚小腿上。

那剎那給他的感覺有如給毒蛇咬一口，他驚呼，一個身子不由往下沉，半空中很自然的一脚凌空踢向高歡的面門，急而勁。

高歡的反應也相當敏捷，脚未踢到手已經鬆開 接一個翻身，擋在崑崙奴的前面。

崑崙奴凌空一脚踢空 身形亦落下，竟然四平八穩 並沒有栽倒 那一驚身子一沉 他的手當然沒有抓住那隻鴿子 抬頭一看 鴿子繼續前飛 身形連忙展開，便要追下去。

高歡即時雙手張開 明顯的擺出攔阻的姿勢。「這麽急趕到那兒去？」

崑崙奴聽得明白 就是不懂得說話，他身受司馬長風救命大恩 追隨司馬長風經已多年 自從跟了司馬長風 從來就不肯與其他人接觸 這絕無疑問完全表達出他對司馬長風的忠心 却也成爲他與一般人溝通的弱點 言語必須多聽多講才能够運用純熟 這樣孤立自己 能够聽得明白已經是難能可貴。

也所以他回答高歡只有以手中竹竿指向那仍在飛着的鴿子。高歡目光一轉，笑了。「鴿子多的是 你陪我過幾招 我替你抓百數十隻回來。」

崑崙奴一連串手勢 總算表達出那隻鴿子與別不同 高歡却是看不懂 胡亂推測，笑接：「那隻鴿子不錯够肥大 更肥大的我可也見過 總之，你放心。」

崑崙奴再看那隻鴿子已飛遠，急了，手一探 要將高歡推開 高歡却乘機纏上來 雙掌翻飛 崑崙奴非獨闖不過去，一個不防備，還吃了三掌。

高歡隨即大喝：「拿出眞本領來 少爺已經太久沒有好好的舒展筋骨了。」

話說着他雙手沒有停下，崑崙奴更着急，猛喝一聲，竹竿攔腰掃出，高歡手急眼快 矮身閃開 手一指 搖頭。「突然用兵器 不是好漢所爲。」

崑崙奴竹竿揮動，不住的往高歡身上招呼 只望三幾下子將高歡擊倒 繼續追下去 那知道高歡輕功展開 東躍西跳，樹林裏頭枝葉又大 竹竿根本難以盡展所長 崑崙奴空自着急，就是不能够將竹竿擊在高歡身上。

他將高歡迫開 要起步 高歡凌空又撲來 就是糾纏不放。

身手敏捷 再加上環境熟悉，高歡當然是佔盡上風 他只是覺得這個崑崙奴身手非凡 前所未見，一心跟崑崙奴切磋一番 並無惡意 所以幾次奪得空隙 乘虛而入，都沒有下重手 點到即止。

崑崙奴却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高歡手下留情，也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竹竿施展不開，隨時都會露出破綻 予高歡可乘之機，只知道眼前這個人很討厭，擋住去路，壞了自己的大事，竹竿狂擊一會擊不中，心頭怒火更盛 大喝一聲 將竹竿拗斷，左右手各拿一截 瘋狂的向高歡撲擊。

高歡也總算看出崑崙奴動了眞怒，出手毫無招式可言 簡直就是在拚命，一面閃避一面問道：「那隻鴿子不是一般的鴿子？」

崑崙奴沒有回答 瘋狂的繼續撲擊，高歡又問：「你聽得懂却是不會說？」

崑崙奴只是撲擊 其他一些反應也沒有，高歡大大的嘆了一口氣。「看來我雖然沒有選錯對象 却是選錯了時間 今天到此爲止，你繼續做你的事，改天再拚過明白！」

語聲一落 他身子一轉 竹竿下倒掠出去，崑崙奴打得性起，窮追不捨，一下子便追上去，兩條斷竹竿左右飛舞，只顧往高歡身上招呼。

高歡左閃右避 再倒退 眨眼便又被崑崙奴追上，不由大搖其頭。「看來平地無論如何是跑不過你的了。」

再閃避倒退 他身子一翻，上了一條橫枝 再一翻，上了更高的一條。

崑崙奴迅速衝到，兩條斷竹竿狂掃在第一條橫枝上，那條橫枝立即碎斷，枝葉橫飛，再上的一條却是掃不到的了，崑崙奴暴喝聲中，竹竿脫手 疾擲向高歡，幸好高歡早料到有此一着，身子再往上翻，避開了那兩條斷竹竿，一隻猿猴也似的疾往樹梢上爬去。

崑崙奴看在眼內，狂叫衝前，雙手抱住了那棵樹一頓搖撼 看見高歡並沒有給搖下來，猛抱住那株樹狂拔。

那株樹不算粗壯，也可謂根甚深厚，但給崑崙奴一陣狂拔竟然被拔起來，一時間泥土飛揚，聲勢嚇人。

高歡在樹木還未被拔離地面之前，已經從樹梢上跳向另一株樹木。崑崙奴沒有察覺 抓着那棵樹木狂揮一會，才疾擲出去。

那株樹木疾撞在其他樹木上當然又是一陣狂亂 只看得高歡大搖其頭。

崑崙奴一口怒氣這才消盡，不見高歡出現，也沒有看高歡是否就在那株樹木上，已經給他擲殺，狂叫一聲，往來路疾奔了回去。

「這個崑崙奴若不是狂人，就是瘋子。」高歡嘟喃着從樹上掠下來，望着崑崙奴的去向，又搖頭。「以後我們還是不見面爲妙。」

到現在他當然明白那隻鴿子的重要，明白壞了別人的一件大事，却不以爲會有機會再遇上這個崑崙奴，不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事情有時就是這麽巧。

× × ×

鴿子在崑崙奴的狂追下雖然飽受虛驚，並沒有迷失方向，終於飛抵目的地，飛進了一座大莊院，一個甚有氣勢的老人手中。

老人其實不算老，行動本來有些緩慢，且有些傴僂，可是鴿子到手，腰身便挺直，眼神也變得鋒利起來。

從鴿腿上綁着的銅管抽出信箋，細看一遍，老人便笑了，他的相貌雖然不算得大奸大惡，但無論怎樣看也不像一個好人，笑起來更顯得陰險。

他就是晋王那個妃子的父親，姓魏雙名大中。

王妃在狼組襲擊的時候曾經顯露出一身武功，救晋王一命，若非忠於晋王絕不會這樣做。

她若是忠於晋王她的父親也應該絕無疑問，人有時眞的是不可以貌相，但忠奸亦根本沒有一個準則，某方面的忠在對立的一方面來說就是奸的了。

魏大中的存在或者什麽司馬長風顯然還未能够肯定，否則，暗中派崑崙奴追踪便沒有多大意思，以這個人的行事作風，這個時候又怎會做這種沒有多大意思的事

情？

× × ×

崑崙奴的說話一般人還聽不懂，司馬長風却是聽得懂的，而且還能够說，單獨與崑崙奴一起的時候，他就會說那種只是他們兩個人才懂的言語。

對崑崙奴的忠心他完全肯定，也所以對崑崙奴的說話他毫不懷疑，只是安排妥當，人算不如天算，中途殺出一個那麽好奇、多管閒事的人，實在意料之外。

可是他難免有些生氣，責罵開始的時候所用的說話語氣也難免有些重，但心情一穩定下來便立即控制得住，而且開解了崑崙奴幾句。

他完全了解這個人，知道用什麽手段才能够令這個人忠於自己，不惜一死以報之。

崑崙奴離開司馬長風房間的時候，心情已完全平靜，面上多少也有些歡容，與進見的時候當然有很大的分別。

蕭展鵬謝方平仇香丁磊他們一眼便看出來，却除了蕭展鵬，其他人還不知道日間他去做過什麽事。

當然蕭展鵬也沒有跟其他人說，自從知道了有內奸，他已經很小心。

到其他人散去他才將崑崙奴拉過一旁。「事情都已經弄妥了？」

崑崙奴深注了蕭展鵬一眼，搖頭，司馬長風已經跟他說過，蕭展鵬是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你沒有追上那隻鴿子？」蕭展鵬接問，有些疑惑，對司馬長風安排他毫不懷疑，也清楚崑崙奴的一身本領。

崑崙奴接觸蕭展鵬的眼神，已明白他的心意，雙手一陣動作，很想將事情詳細讓蕭展鵬知道，一直以來他也對蕭展鵬很有好感，可以說，蕭展鵬是除了司馬長風，唯一將他當做一個人的人。

他做得很仔細，也很費心思，蕭展鵬就是看不明白，到底是一個習慣了以說話來解釋一切的人。

崑崙奴看在眼內，最後無可奈何的垂下雙手，蕭展鵬伸手一拍他的肩膊。「追不到算了，頭兒一定有更妥善的安排。」

崑崙奴面露笑容點頭，蕭展鵬再一拍他的肩膊道：「你也很累的了，還不去休息？」

崑崙奴手指司馬長風的房間，搖頭，他負責房間的安全，除非司馬長風吩咐，否則他是絕不會去休息。

蕭展鵬完全明白，目光往司馬長風的房間一轉，點點頭，正要離開，便聽到了一下非常奇怪的聲響。

他的目光再轉，再轉回司馬長風的房間。

聲響也就是從那邊傳來，與他的目光轉到同時，霹靂一聲，一扇窗戶碎裂，一股濃烟疾從房間內湧出來。

崑崙奴的反應絕不慢，狂叫了一聲，疾向那邊衝去，他的輕功雖然不好，奔跑的姿勢却能够完全發揮雙腿的勁力，當眞是箭也似。

蕭展鵬輕功相繼展開，一隻大鵬鳥也似向那邊飛掠過去。

他們衝到那扇窗戶的前面，濃烟已然封住了整個窗戶，除了濃烟根本看不到窗戶內的情形。

一聲驚呼，也就在這時候在房間內響起，與之同時就是一陣有如驟雨也似的聲響。

蕭展鵬分辨得出那一聲驚呼。

「天衣——」驚呼是這兩個字，也肯定是出於司馬長風的口。

那剎那蕭展鵬不由得心頭一跳，他沒有見過天衣，却知道天衣的厲害，江湖上的傳說，天衣殺人後的遺跡，已足以令他明白天衣的暗器絕非一般人所能够閃避。

濃烟中連他也沒有信心，司馬長風又怎樣？

他沒有多想，也沒有考慮本身的安危，人劍奪窗而入，崑崙奴絕不比他慢，緊接躍入。

房間內烟更濃，沒有燈光，蕭展鵬一躍而入，劍在最容易兼顧的位置。

沒有人向他襲擊，他也只聽到崑崙奴的呼叫聲。

崑崙奴在呼喚司馬長風，完全沒有考慮到本身的安危，天衣若是循聲向他發射暗器，他絕難閃避得開。

蕭展鵬很明白崑崙奴的心情，沒有喝止，只準備天衣若是向崑崙奴採取行動，他便循聲發動攻勢。

崑崙奴的呼叫聲一些反應也沒有，非獨天衣，連司馬長風也沒有反應。

房間外傳來嘈雜的人聲，其他人也顯然被驚動，向這邊奔來。

崑崙奴的呼叫聲越來越急，烟却越來越淡，一團火光突然在烟中亮起來。

蕭展鵬立時看見半身浴血的司馬長風，身形一動，疾掠了過去。

崑崙奴也很快的撲近，身子一轉，擋在司馬長風身前，目光灼灼，看樣子，已準備替司馬長風抵受任何的襲擊，不惜一死。

沒有襲擊，目光所及，也看不見其他人，只是地上牆壁上插着數十枚閃亮的暗器。

要同時間發出那麽多暗器並不容易，尤其是那些暗器有如魚鱗也似，連拿上手也不容易。

看見那種暗器，蕭展鵬已明白來的是天衣，但天衣現在藏身在什麽地方，他却是看不出來。

烟霧漸散，火光越來越明亮，司馬長風的傷口仍然在淌血，面容却已逐漸的放寬。

他手中的火摺子終於脫手飛出，飛至燈台上，穿透燈紗，燃亮了燈火。

燈火亮着同時他半身一栽，眼看便要摔倒地上，蕭展鵬手急眼快，及時扶住。

司馬長風一振精神，搖頭：「不要緊，死不了。」

蕭展鵬不由追問：「是天衣。」

「天衣並不是眞正的無縫天衣，只是一個凡人，若是眞的天衣無縫，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死人。」司馬長風說着突然放聲大笑起來，神態是那麽的愉快。

他雖然受傷，却最低限度已證明了一點，天衣並非傳說中的厲害。

蕭展鵬明白司馬長風的心情，笑了笑：「天衣也有失手的時候。」

（未完・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賭仙以爲認小仙作兒子可以逢凶化吉，但秋水寒及時出現，阿郎豈肯認採花賊爲父，配合秋水寒將翁百萬治罪，鬧了再說，正想審問還有一個色狼是誰？翁百萬畏罪斷脈而死。紅中賭坊易手，改爲白吃賭坊，成爲白吃教在開封的一個落腳點，老蓋仙和丐幫幫主司徒雷也聞風到賀，計算財產，拿十萬兩派人專程送往洛陽交王大嬸作建總壇之用，一部分作救濟大會買辦鷄鴨肉類烹煮菜餚，賑濟飢民，還賜銀兩，駝背叟聞風也來，約阿郎到龍泉寺單人相會，强奪寶圖，阿郎詐敗反勝，正想將駝背叟殺掉，此時三絕婆婆出現，喜極相迎……

探身世氣惱　賣寶圖招災

阿郎本待再次發刀，屋面上的人已以一方絲帕收起了霸王釘，一個蒼勁的婦人聲音說道：「下面之人可是小仙子?」

到此刻，阿郎才看清楚來人的面貌，原來是一位老態龍鍾的老太太，雖已許久不見，小仙還是認得出來，正是自己亟欲尋找的三絕婆婆。

「婆婆，是我，小仙子。」

語聲中，人已騰空飛上大雄寶殿。

三絕婆婆也眞絕，未開言，先一抖絲帕，一蓬霸王釘兜頭蓋面的打向張小仙。

阿郎毫不含糊，抖開白吃裝的衣襟，迎着霸王釘一陣飛竄，已一枚不少的收起來，神氣活現的道：「婆婆，小仙子的表現還不錯吧，青出於藍勝於藍。」

三絕婆婆慈祥可親的道：「少吹牛，只能說青出於藍、還沒有到勝於藍的境界，不過，以你的年齡而言，能夠達到這個水準，已屬難能可貴，總有一天會超越婆婆的。」

阿郎打暗器的手法，全部是由三絕婆婆親自傳授，每次到七里坡，都會攷較一番，所以阿郎一打出飛刀、霸王釘，三絕婆婆就識出是誰，小仙也知道婆婆兩次回打，純粹是一種考驗，當下收好暗器，一本正經的道：「婆婆，妳老人家怎麼許久沒去七里坡?」

三絕婆婆走上前來，親手替他彈落身上的灰塵，端詳了好一陣子才歎息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婆婆大病了一場，差點去見閻王。」

張小仙道：「婆婆自己精通醫道，開兩帖藥吃吃就好啦，怎會病這麼久?」

「傻孩子，你沒有聽人家說，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婆婆的這一場病來得很兇，還好懂得一點醫道，才從死神的手裏討回來一條命，於是，便急急忙忙的跑去七里坡。」

「去過了嗎?」

「去過了。」

「那麼，關於張爺爺張奶奶的事，」

阿郎乃至情至性之人，一想到風塵雙俠之死，忍不住又掉下來兩行熱淚，聲淚俱下的道：「妳老人家已經知道了吧?」

「知道了，」三絕婆婆神色淒然欲絕的道：「想不到我那老哥哥老嫂子會死得那麼慘，還好有你在，據王大嬸說後事辦得轟轟烈烈，風風光光，總算沒有白疼你一場。」

「這是小仙子份內之事，自覺還不夠隆重。」

「已經足夠隆重，單是那八名抬棺材之人的身份，已可使他們夫婦倆含笑九泉了。」

「只要婆婆滿意就好。」

「不錯，一切的一切婆婆都很滿意，七里坡的白吃教總壇亦正在加緊趕建中，你小小年紀，能在武林中闖出這麼大的一個局面來，確非易事，你爹你娘若是知道了一定會喜出望外。」

阿郎最關心的事莫過他自己謎一樣的身世，聞言禁不住一陣激動，道：「婆婆，我娘是誰?」

三絕婆婆的一隻手壓在阿郎的肩膀上，輕輕的拍打着，柔聲說道：「孩子，不是婆婆不告訴你，而是不能說。」

「這是爲何?」

「因爲一旦說出來，說不定會惹來殺身之禍。」

「我不懂。」

「你將來會懂得。」

「我爹是誰?」

「也不能說。」

「難道說出來也會惹來殺身之禍。」

「事實確是如此，你的身份十分特殊，甚至可以說你根本不應該來到這個世界上。」

「莫非我爹我娘不是夫妻?」

「可以這樣說。」

「我娘還健在嗎?」

「活得好好的。」

「我爹呢?」

「婆婆沒有你爹的消息。」

「關于我的身世之謎，什麼時候才可以眞象大白?」

「也許很快，也許很久，也許永遠沒有辦法公諸於世。」

「有這麼複雜?」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複雜。」

「我可否見見我娘?」

「現在還不是時候，機會成熟時，婆婆自然會帶你去，讓你們母子團圓。」

「婆婆，最後我再問一個問題，妳老人家可一定要說實話啊。」

「婆婆說的都是實話。」

「小仙子是不是從一個尼姑庵裏被妳老人家抱走，交給風塵雙俠扶養?」

「是呀，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張小仙聞言直如五雷擊頂，他記得一清二楚，天魔女秋水寒曾經說過，她所生的那個孩子，是被一個老婆婆從尼姑庵裏抱走的，不由的渾身打了一個冷顫，暗忖：「我的天哪，難不成我眞的是秋阿姨的兒子，父親不詳，有一個骯髒齷齪的身世麼?」

但既而一想，又在心內吶喊道：「不!不!不!我不應該是秋水寒的兒子，也不應該有一個混蛋老子，就算是我也不承認，要殺盡天下所有知曉此事的人!」

三絕婆婆見他雙目呆痴，又咬牙切齒的樣子，愕然一楞，詫然道：「小仙子，你在想什麼?」

經婆婆這麼一喚，阿郎才又重回到現實，道：「沒有，我在想婆婆怎麼會跑到龍泉寺來?」

三絕婆婆思索一下，道：「跑了一趟七里坡，祭拜完我那老哥哥老嫂子後，從王大嬸的口中，得知新近崛起江湖的白吃敎，正是由你來領導，於是便循綫來到開封。」

一想到白吃敎的成就，阿郎便有一種莫名的欣慰，沾沾自喜的說：「去過『白吃賭坊』了吧?」

三絕婆婆笑道：「你在開封有了產業，並且舉辦救濟大會的事，婆婆已有個耳聞，但還沒有來得及去．路經此地時，聽到寺內有毆鬥之聲，欲登高察看一下究竟，不料却與你不期而遇。」

再度打量一下阿郎的面貌衣著，和藹可親的道：「瞧瞧，都長得比婆婆還要高，白吃裝又這樣體面帥氣，要不是打出暗器，婆婆一時間眞還不敢認呢，剛才是怎麼回事?跟誰在打架呀?」

阿郎聞言，猛然想起屋脊上還有三張藏寶圖，忙不迭的取過來，將前因後果說了個大概，道：「這藏寶圖是風塵雙俠的東西，駝背老頭乃殺人的兇手之一，我正要殺他爲二老報仇!」

三絕婆婆聽在耳中，雙眸之中登時閃過一抹濃濃的殺機，道：「小仙子，老駝子的這一條命交給我了，婆婆要手刄此賊，爲老哥哥老嫂子索債!」

衣袖輕擺，身如行舟，立如一陣風般飄落地面。可是，駝背叟倒地之處却已空空如也，蹤跡全無。

阿郎急聲道：「婆婆，老賊身負重創，逃不遠的，咱們追。」

一語甫畢，大笨牛的聲音接口說道：「老大，先別去追人，還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辦。」

發話之初，人還在寺門之外，話音一落，人已到了面前。

接着，多多、皮蛋亦接踵而至。

阿郎先命三人見過三絕婆婆。

多多道：「小仙，旣已找到婆婆，你的身世——」

小仙身世之謎，乃錐心痛事，阿郎不想再提，甚至連想都不願意再想，截住她的話頭道：「你們怎麼擅離職守，也跑到龍泉寺來了?」

皮蛋道：「你久去不歸，五爺放心不下，叫我們來接應，另外還有一件事也非得及時通知你不可。」

阿郎道：「是什麼事?」

多多道：「丁老二找你。」

阿郎一怔愕，道：「丁老怪?他在那裏?」

皮蛋道：「在『悅賓樓』的『雨花台』候駕。」

小仙道：「就他獨自一人?」

大笨牛道：「據那老小子說，他幕後的主子也來啦，想見一見老大。」

阿郎研判，丁老二幕後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搶去藏寶圖，殺害風塵雙俠的最後

一名兇手，聞言精神一振，聲急語快的道：「什麽時間？」

多多道：「就是現在！」

追殺駝背叟 踐約赴會之事皆十分緊要 阿郎勢必無法兼顧 略一尋思 權衡一下輕重 只好將追殺駝背叟的工作 由三絕婆婆一人承担下來 領着多多、皮蛋、大笨牛直奔「悅賓樓」而去。

× ×

正值是晚膳時分，「悅賓樓」高朋滿座。

那個複姓公孫的紅衣少女，就坐在距大門不遠的一副座頭上。

只有一個人吃 却擺」一桌子的菜，還有三個人在一旁侍候着 他派頭的確不小。

三人之中二男一女，一個佩刀 一個帶劍，顯然是護衛身份，女的很年輕 看得出來是一個女婢。

四大金剛正從附近經過 大笨牛看得不順眼 說道：「哼 一個人吃一桌 太浪費啦 錢多花不完爲什麼不去救濟窮人呢？」

張小仙故意譏諷道：「人家是大小姐，擺派頭嘛。」

皮蛋不悅道：「我看是一個喜歡擺臭架子的臭丫頭。」

一句臭丫頭 惹惱了紅衣少女，驀地玉面一寒 嬌叱道：「給我掌嘴！」

「是，小姐！」

兩名大漢應聲而出，一左一右將皮蛋包夾住 揮手就打。

大笨牛睹狀冷笑道：「赫！不但臭，還挺兇的，將來一定沒人要！」

啪！啪！大笨牛語未盡時 兩名大漢業已揮掌打實 只是挨打的人不是皮蛋，而是他們自己。

原來二人用力甚猛 皮蛋疾展「迷踪步」 掌到時 人已杳 一時收勢不住，打在對方的臉上。

大笨牛鼓掌大笑道：「這叫做狗打狗，打呀，再打呀。」

直氣得紅衣少女杏眼圓睜 柳眉倒豎，呼地離座而起 水葱兒似的手指頭，在四人的臉上指來指去，說道：「你們是那來的一羣小惡棍 竟敢在本小姐的面前撒野。」

皮蛋聽得不順耳 勃然大怒道：「妳是小姐，呸！我們多多還是公主呢，小姐見了公主至少要矮三尺。」

說話中反手一扣 已將她柔若無骨的右腕扣在手中。

大笨牛的動作也不慢 及時扣住了紅衣少女的左腕 搓一搓 揉一揉 皺一皺鼻子道：「唔 好香好嫩啊。」

紅衣少女自視甚高，一時大意着了別人的道兒 氣得她花枝亂顫 猛然一提氣，飛起來兩隻小蠻脚，通！通！兩聲 在皮蛋、大笨牛的胸前各踹了一脚。

皮蛋怒聲道：「媽的，好潑辣的恰查某！」

大笨牛道：「她踢咱們胸部，咱們也整她的胸部 乾脆將她的那一對奶子割掉吧？」

二人腕上加力，先將紅衣少女控制好，大笨牛拔出一把飛刀來，就要動手，阿郎阻止說道：「大笨牛，不要反應過度，割掉人家的奶子，將來生孩子就不能餵奶啦。」

忽覺金風蓋頂 刀聲刺耳，一名大漢揮刀就砍 阿郎擧手投足間便將他打倒在地。

另一人本亦挺劍刺來，多多發現的早，奪下他的長劍，撩起一片衣襟來，用劍將他釘在桌子上。

皮蛋道：「小仙，不割奶子，給她臉上留個紀念吧？」

張小仙瞅了她一眼，口中嘖嘖有聲的道：「嘖嘖 這麽帥的妞兒 臉上留個記號多難看 咱們不做缺德事。」

大笨牛說道：「那就卡馬！卡馬一下吧？」

阿郎道：「太瘦太弱了，騎不到三分鐘就會趴下去。」

皮蛋道：「那她將來怎麽嫁人？怎麽『騎』？」

大笨牛道：「沒有問題，女人嘛，天生就是被男人『騎』的 不『騎』還不高興！」

阿郎笑罵道：「別瞎胡鬧啦 不知道的人還誤以爲我們是一羣不良少年呢 上天有好生之德 咱們有容人的雅量 快放掉人家尊貴的公孫小姐 赴約去吧！」

皮蛋、大笨牛一向唯阿郎之命是從，放開紅衣少女，穿堂而過，經過一個月洞門，踏上九曲橋，丁老二早已在「雨花台」的門口笑臉相迎。

花廳內擺着一桌酒席，椅子上却空無一人。

兩旁則站着二名慓悍兇猛、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

丁老二的一張猴兒臉，今天也難得的堆下來一臉的笑容，橫掃四人一眼，連說：「歡迎，歡迎，請，請！」

阿郎淡淡一笑，未置一詞 跟着他走進花廳，停在酒席前，從十名大漢的臉上一掃而過，然後才朗聲說道：「丁老二，你的上級呢？」

丁老二使了一個眼色，立有一名大漢恭恭敬敬的道：「有請主人！」

「嗯！」

有人在屋子裏迴應，但，聞其聲却不見其人。

半晌，始見正面的一間房門打開了，走出來一位身材瘦高，穿着一襲織錦緞長袍，眉毛鬢髮已全部斑白，年約七旬的老頭。

老頭的身後緊跟着三個人，年齡約在四十至五十之間，衣著皆十分講究，非綵即緞 剪裁合身，相貌亦頗相似，可能是兄弟無疑。

丁老二緊走幾步，指着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一一的介紹給長袍老者。

老頭行至桌前，兀自一屁股坐下來，冷眼瞧一下四大金剛，皮笑肉不笑的道：「幸會，幸會，四位請坐呀。」

身後三人未敢落坐，畢直的站在老頭兩旁。

丁老二同樣沒有他的位子，站的地方更遠。

這氣派，這神色，在在惹阿郎生氣，語冷如冰的道：「本教主不想和無名之人

同桌而坐。」

此話一出，十名彪形大漢，三名錦衣人齊皆臉色驟變，欲待出言喝斥，却被長袍老者制止了，說道：「老夫此來，爲的是買張教主的藏寶圖，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

張小仙一臉冷傲的說道：「當然有必要，本教主從來不跟來歷不明的人打交道的。」

大笨牛加了一句：「白吃教也不喜歡亂擺臭架子的人。」

長袍老者瞪了大笨牛一眼，道：「放肆！老夫想先弄清楚張教主可已將藏寶圖弄到手？」

皮蛋道：「白吃教神通廣大，無所不能，沒有藏寶圖何敢來此赴約。」

「有藏寶圖就好說，」老者的眸中突然射出兩道冷電似的光芒，道：「老夫公孫長風。」

丁老二進一步詳爲解說，道：「在『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細數天下英雄榜，一帮二堡三刀客』當中，公孫堡與西門堡，一向被江湖同道公認爲是財大勢大，雄霸天下的兩大武林世家，公孫老堡主，更是一柱擎天，號令羣豪的人物。」

本是幾句討人歡心的奉承話，却引來公孫長風的不快，寒臉道：「丁老二，你說話最好檢點一些，別在老夫的面前提西門堡。」

公孫、西門二堡之間有世仇，已長達數代之久，此乃盡人皆知之事，丁老二一時失察說溜了嘴，竟將二堡相提並論，忙不迭的致歉道：「失言，失言，丁老二自知失言，請老堡主息怒，我自己處罰我自己好啦。」

堂堂的丁老二，名滿江湖的武林怪傑，居然當着大家的面，劈哩啪啦的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子來。

大笨牛覺得有趣，戲謔道：「要不要帮忙呀，白吃教願意免費服務。」

多多另有高見：「才不呢，他的皮很厚，我怕打痛手。」

皮蛋借題發揮道：「可不是嗎，我們多多公主的玉手，皮薄肉又嫩，怎麽可以打城牆。」

三人舌劍唇槍，將丁老二的臉皮比做城牆，差點沒把丁老二的肚皮氣炸，打了幾下後，索性自動停下來。

張小仙望望公孫長風身後之人，道：「這幾位朋友怎麽稱呼，請公孫堡主引見一下吧？」

公孫長風遲疑一下，依年齡長幼次第介紹道：「這是犬子公孫龍、公孫虎、公孫豹。」

大笨牛翹起了大拇指：「好名字，厲害的角色都在你們公孫家。」

阿郎忽然想起了情痴的話，道：「龍鳳虎豹，如果本教主的消息來源無誤，你們公孫家好像還有一個公孫鳳吧？」

公孫鳳三字一出口，公孫長風馬上堆下一臉的寒霜，道：「我們公孫家沒有這個人！」

有一個清脆嬌柔的少女聲音傳進來：「爺爺，爺爺，孫女被人家欺負啦，我要你替我報仇！」

話落處，香風撲鼻，紅衣少女彷若一陣紅風似的，已飄到了公孫長風的面前。

眼前的少女，正是公孫長風最小的一個孫女，叫公孫美，一向嬌縱成性，視作掌上明珠，聞言臉色微微一變，道：「阿美，是誰膽大包天，敢欺負我的小寶貝？」

公孫美早已辨明了四大金剛的身份，戟指嗔怒道：「就是這四個無賴。」

多多首先裝佯道：「小姐，妳可不能含血噴人，明明是妳欺負我們，我們那敢欺負妳呀。」

皮蛋好機伶，立即隨聲附和道：「是嘛，她還命人要割我們多多副教主的奶子呢。」

大笨牛亦配合的天衣無縫：「割掉奶子，多多小姐就不能嫁人啦。」

三個人採取車輪大戰，公孫美氣冲斗牛，趴在公孫長風的肩上不依道：「爺爺，他們顛倒黑白，一派胡言，別信他們的，一定要爲阿美出這口氣。」

公孫長風沉吟一下，道：「阿美，不論誰是誰非，事情已成過去，就不必再提，爺爺正在跟張教主談正事呢。」

紅衣少女公孫美驚「咦」一聲，道：「什麽？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吃教主，這麽小？」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公孫美的神色語氣，已緩和不少，不由的多看了阿郎幾眼。

阿郎接着剛才的話題道：「老堡主說那裏話來，記得公孫小姐曾說過，公孫鳳是她姑媽。」

公孫龍插言道：「不錯，公孫鳳確是舍妹，但已身故，等於我們公孫家已經沒有這個人。」他在替父親圓謊。

張小仙打破砂鍋問到底：「請問公孫鳳是何時去世的？」

公孫虎接口道：「大概有十四五年了吧。」

阿郎繼續追問：「令妹生前可有一個叫情痴的男朋友？」

公孫豹道：「我們公孫家向來門風保守，絕無此事。」

阿郎古道熱腸，一心想帮帮失意人的忙，道：「能否告訴本教主公孫鳳埋骨之所？」

公孫長風不耐煩的道：「逆女早已骨化飛灰，碑倒墓塌，無處可尋，四位快請坐，咱們邊吃邊談吧。」

四大金剛不再客氣，一字兒坐在公孫長風的對面。

公孫龍、虎、豹、美，以及丁老二，也在公孫長風的示意下，相繼落坐。公孫美瞟了張小仙一眼，道：「爺爺，我已經用過啦，就看你們吃吧。」

老堡主公孫長風「嗯」了一聲，擧起一杯酒來，似笑非笑的道：「張教主，多多副教主，皮蛋總護法，大笨牛堂主，淡酒薄菜，不成敬意，請盡飲此杯，聊表寸心。」

言吧，擧杯一飲而盡。

大笨牛既貪吃，亦貪喝，捧着杯子就想要往嘴裏倒，阿郎在下面踩了他一脚，道：「老堡主，失禮，我們跟公孫小姐一樣，已經在『白吃賭坊』吃過自助餐，也不會喝酒，有話現在就可以攤開來講。」

其實，四大金剛正餓着，但江湖險詐，危機處處，阿郎閱歷已深，爲防萬一，故而決定滴酒粒米不沾。

公孫長風也不勉強他們，道：「這樣也好，咱們就言歸正傳，老夫想先知道，眞正的藏寶圖是否確在張教主之手？」

阿郎不假思索的道：「沒錯，不知老堡主需要幾張？」

「三張！」

「三張？本教主記得丁老二好像說過只需要兩張。」

「因爲在臥龍莊所買的東西，根本是僞造的。」

「老堡主何敢肯定不是眞品？」

「這——」

「老堡主拿不出證據來？」

「兩張圖無法完全脗合。」

「也就是說，老堡主手裏有一張眞品了？」

「可以這樣說。」

話至此處，事實眞像已告大白，飛刀趙勇曾說過，奪圖行兇的魔徒之一身材瘦高，正與公孫長風的體型相符，他又有一張藏寶圖，更加鐵案如山，暗道：「公孫長風呀公孫長風，你老小子財大勢大，雄霸天下，竟然也是一個貪心不足的僞君子，雙手血腥的殺人犯，且先將寶圖弄囘，敲你一筆銀子，然後再送你去見閻王。」

當即不露聲色的說道：「好極了，本教主共有三張，合起來正好是一張完完整整的藏寶圖，不曉得老堡主肯出多少銀子呢？」

公孫長風一臉莊肅的道：「只要是聖僧哈里巴當年所繪製的東西，售價多寡好商量。」

張小仙好大方，將三張眞的藏寶圖一下子全部掏出來，移開一大碗湯，齊齊整整的就擺放在桌子正中央。

公孫龍、虎、豹、美、丁老二見獵心喜，皆伸長了脖子，瞪大了眼，公孫長風更猴急，探臂就要去取。

阿郎當然不會讓他拿走，揮手一攔道：「看沒有用，比對始知眞假，何不將老堡主的那一張拿出來比對一下。」

白吃教只有四個小毛頭，而公孫堡在花廳內的人，連那十名彪形大漢算上，共有十六人之多，公孫長風自然無所懼，不遑多想，便將自己的藏寶圖也取出來，與那三張圖放在一起。

驀在此刻，吊在花廳內的四盞大燈籠突然全告熄滅，花廳內登時陷入一片黑暗中。

「那一個？」

「那一個？」

兩條人影兩聲吼，公孫龍、公孫虎兄弟二人好快的反應，離桌而起，分向門窗電奔。

十名大漢亦非泛泛之輩，早將所有的出入孔道封死。

阿蛋道：「大家都不要動！」

多多道：「大家都不要走！」

皮蛋道：「小心小偷哪！」

大笨牛道：「謹防扒手哪！」

燈籠很快就被公孫兄弟點燃了，桌上的四張圖原封未動，只是淋了一些湯汁，稍有汚染。

不……桌上是擺着四張圖，却已經不是原來的東西，張小仙計謀百出，暗中跟多多、皮蛋、大笨牛連絡好，各打出一枚霸王釘，將燈籠擊滅，阿郎遂以快得無以復加的速度，將藏寶圖換了包，換成經過修飾，詩句相同的假圖。

表面上阿郎則裝作出一副慌張的模樣道：「兩位公孫大俠可有什麽發現？」

公孫昆仲已返身入座，公孫龍道：「沒有，來人可能已知難而退。」

張小仙得了便宜賣乖道：「跑掉就好，相信也沒有敢跟公孫世家爲敵。老堡主，請過目，本教主的三張圖是否眞品。」

公孫長風最重視的是撕裂之處的隙縫，恰巧這四張圖本來就是一張羊皮，老頭子當然看不出破綻來，最後又將他自己的那一張拿在手裏，喃喃自語道：「怪事，好像不不太對勁。」

阿郎鎭靜異常的道：「什麽地方不對勁？」

公孫長風指着上面的詩句道：「本來的詩句是『盡在此山中』，現在竟在山字的地方變成一團黑。」

這是阿郎的傑作，假圖上的詩句本是「盡在此圖中」，因爲大家三頭六面，根本沒有辦法改，急中生智，臨時在那個「圖」字上面塗了一團醬油，變成一片黑，巧言解釋道：「是山嘛，沒有錯，想係兩位公孫大俠剛才起身時弄翻了醬油碟，以致模糊不清。」

繼又以退爲進的道：「老堡主若是怕其中有詐，這筆生意咱們就此作罷。」

假戲眞做，探手就欲將寶圖取囘來。

欲擒故縱之計，功效立竿見影，公孫長風攔阻道：「老夫信你就是，兩張圖張教主開價若干？」

阿郎道：「兩張圖？」

「丁老二花四萬兩銀子買了一張破羊皮，張教主難道不該補一張？」

「對，該補！該補！」

「請開價。」

「老主顧啦，特別優待，十萬兩。」

公孫美的小嘴一噘，道：「好貴啊，爺爺殺他的價。」

多多道：「這是清倉大賤賣！」

皮蛋道：「這是跳樓大賤賣！」

大笨牛道：「這是自殺大賤賣！」

阿郎斬釘截鐵的道：「不二價！」

公孫長風算是一個爽快的人，未曾討價還價，對公孫龍道：「龍兒，付張教主十萬兩！」

「是，爹！」

公孫龍領首應諾，如數交付十萬兩的銀票。

收起藏寶圖，公孫長風起身就走。

公孫龍、虎、豹、美、丁老二緊隨在後，動作十分迅捷。

張小仙方自一楞，話還沒有說出，十名彪形大漢早已從四面八方攻過來，一時刀劍齊飛，拳掌共舞，四大金剛變成了活靶子。

事出突然，那來反手還擊的機會，眼看掌風已撞上身來，刀鋒已掃及毛髮，可謂急如燃眉，好似火燒屁股一般，四個人一個主意，低頭鑽到桌子下面去。

砰砰嘭嘭，稀哩嘩啦，像是在頭頂上

炒豆子，無數的鋼刀、長劍、鐵拳、重掌擊打在桌面上，碗碎盤裂，酒溢湯灑。

「飛呀！飛呀！」

趁桌面尚未破碎的那一刹那，四大金剛頂着桌面飛起來，十名大漢被猛然一撞，紛紛退後，四人卒告死裏逃生，突出重圍。

張小仙抓着一條桌腿，墜身落地後，指名道姓的臭罵道：「公孫長風，你好陰好毒，敢是想殺人滅口？」

公孫長風身在鬥圈之外，陰惻惻的冷笑，道：「藏寶圖乃無價之寶，事關重犬，老夫不希望有人知曉已落入公孫世家手中。」

十名彪形大漢，個個皆非庸手，一退復上，攻勢如火如荼，張小仙打出一把霸王釘，發出三掌後，才有說話的機會，道：「老魔，你奪圖殺人，罪大惡極，本教主正要取你項上的人頭，爲風塵雙俠復仇，有胆就過來決一高下，別作縮頭的烏龜，讓他人來當替死鬼。」

乍然一聲長嘯，奇招迭出，擊退兩名強敵，已衝至公孫長風附近不遠。

公孫豹乍然臉一沉，道：「小兔崽子，你死到臨頭了還想作困獸之鬥，給三爺躺下吧！」

單掌一豎，以掌代刀，照準阿郎的頸頁就砍。

「奶奶的，你找死！」

張小仙不退反進，疾迎而上，以一招「風雲色變」，運足了十成十的功力，與公孫豹硬拚。

少林大悲掌，威力無邊，公孫豹不敢大意，急切間變砍爲推，兩掌猛一撞，傳出一聲巨震，激起一片強風，二人一觸即分，齊皆向後退去，是一個不勝不敗，平分秋色的局面。

公孫長風睹狀嘴角撇下一絲冷笑，似是更加強了除去四大金剛的信心，發號施令的道：「丁老二，這裏的事就交給你了，務必斬草除根，趕盡殺絕，我們先走一步。」

他深恐得圖之事外洩，立與兒子孫女急急向花廳大門行去。

公孫龍加添一句：「要不要再加派人手？」

丁老二答道：「『公孫十鐵衞』所向無敵，已綽有餘力！」

阿郎吼叫道：「公孫老狗，把命留下來！」

多多吶喊道：「有種就別逃走！」

皮蛋高聲呼喝道：「我要剝你們的老皮！」

大笨牛亦說道：「我要割公孫美的奶子！」

四大金剛一條心，置自己的死生，與十餘衞凌厲的攻勢於不顧，殺出一條血路，咬着公孫父子祖孫的尾巴不放追上去。

三絕招已告出手，聯手合擊，猛銳難當，花廳之內勁氣充塞，桌椅翩翩自舞，門窗獵獵作響，少林絕技，再一次顯露神威。

可是，却沒能奈何得了他們公孫世家父子。

反被公孫父子的一記囘馬槍，震得倒退囘來。

公孫世家的武學高不可測，張小仙正感驚駭詫異間，丁老二早已率十鐵衞攻到，又將四大金剛團團圍住。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公孫長風却在九曲橋上與三絕婆婆不期而遇。

這兩位古稀老人處的似乎不甚融洽，沒有寒暄，甚至連起碼的禮貌都沒有，一照面，公孫長風便語頗不善的道：「老婆子，妳來做什麽？」

三絕婆婆同樣不假詞色，冰冷冷的道：「我來找人，讓路！」

說着，就要從他們父子身邊繞過，公孫長風故意阻住她的路，不准通行，道：「找誰？」

「阿郎，白吃教主張小仙。」

「他不在！」

「有人親眼見到，白吃教的四大金剛進入雨花台。」

「絕無此事。」

「你的話，老身信不過，非要進去看看不可，閃開！」

「沒有這個必要，老夫說沒有就是沒有！」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張小仙已瞧見了三絕婆婆，攻守進退之餘，大聲吆喝道：「婆婆，小仙子在這裏，公孫長風是個老混蛋，大騙子，滿手血腥，一肚子男盜女娼，也是殺死張爺爺張奶奶的兇手之一，不要客氣，斃了他，爲二老償命！」

三絕婆婆聞言，馬上堆下一臉的煞氣，怒冲冲的道：「公孫長風，張靜之、卜乃慧的這一筆血債，暫且擱下不談，先把四大金剛給我放出來。」

公孫長風老臉一繃，道：「這恐怕辦不到！」

「你打算將阿郎怎麽樣？」

「一個字：殺！」

「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哼，這可由不得妳！」

「殺了小仙子，你一定會後悔的！」

「老夫這一生，從來沒有做過後悔的事！」

「多年不見，想不到你仍然是冷酷無情。」

「妳也一樣，還是愛管閑事，妳這鷄婆！」

「讓開！」

「囘去！」

「接招！」

「看掌！」

一個硬闖，一個強阻，二人一言不合，就在橋頭上打起來，而且，狠招盡出，殺着齊施，驚天動地，慘烈無比。

花廳內的惡鬥更慘烈，丁老二加上十鐵衞，將四大金剛圍得水洩不通，任憑阿郎等人施出渾身解數，却始終無法突出重圍。

幸好，四人的手中各有一條又粗又長的桌腿，權當兵器來用，化去不少兇險，不然情況可能更危急。

公孫世家的十鐵衞，的確不是省油的燈，丁老二更是拔尖拔頂的人物，四大金剛被困在核心裏，「迷踪步」固然已無用武之地，由於圈子壓迫的很小，連施打暗器都不免碍手碍脚。

交手三十合後，阿郎忽生一計，迎着

對方的來刀，振棒一揮，篤——一聲，好準一名鐵衛的刀砍進桌腿裏 趁他拔刀不出惶急間 猛然一拉一送，再揚腿一踹，悶哼聲中 那人被當場踢倒飛出去。

「媽的 回姥姥家去吧！」

三把飛刀 疾逾奔雷瀉電 刀光斂處，慘嗥聲起 那人手捧心臟，冒出三股血箭 軟搭搭的倒在牆脚下報銷」。

阿郎接踵游身而出 卒告脫出圍困。

一朝脫困 張小仙便如虎添翼 揚聲臭罵道：「混蛋王八蛋 老虎不發威 你們把本教主當成病貓啦 不給你們一點苦頭吃 是不知道白吃教的厲害的！」

說話同時 飛刀、袖箭、霸王釘，已如狂風暴雨般洒向對方十人。

暗器係繞場而發，十個人全部是他攻擊的目標 又是身後遭襲 不得不轉身迎戰 這一來 多多，皮蛋 大笨牛總算逮住一個脫身的良機。

「殺呀！殺掉一個少一個！」

「揍呀！揍死一個算一個！」

「宰呀！宰掉一個賺一個！」

脫身之餘 還順手牽羊賺一票 再添一死二傷。

困厄已解 四大金剛精神百倍 生龍活虎般朝花廳門口衝去。

丁老二豈肯袖手，重整隊形，在門內佈下一道肉屏風 強行封拒，一時間雙方又陷於膠着 四大金剛難越雷池。

探首望去，九曲橋上空無一人、三絕婆婆與公孫長風公子祖孫已不知去向了。

阿郎暗想：「公孫長風這個老賊實在很扎手，一定是三絕婆婆打他不過，被他逼退了。」

心念間 九曲橋上花枝招展 羣芳競艷 却出現另一批人。

是天魔宮主人魔女秋水寒，四名金劍使者，十二名銀劍使者 已越過九曲橋，到達花廳門外。

張小仙喜道：「秋阿姨 見到三絕婆婆沒有？」

秋水寒道：「有 三絕婆婆正與公孫長風在大馬路上打架。」

「請秋阿姨快去助婆婆一臂力，公孫家人多 我怕她老人家會吃虧。」

「可是 孩子，三絕婆婆的意思是，先救你們脫險最重要。」

「也好，這幾個傢伙就請秋阿姨料理啦，我們去收拾那個老混蛋！」

這只是阿郎自己的如意算盤 丁老二等人可不肯放他們走 儘管天魔宮的人全面出擊 威風八面，十鐵衛却一直緊咬着四大金剛不放。

廳內掀起一場混戰 刀光劍影 拳掌交加，天魔宮的確名不虛傳，十合一過，便已掌握到絕對的優勢 混戰中只聽天魔女秋水寒以命令的口吻道：「丁老二 如果不想死的話 你最好現在就給本宮主爬出去。」

這是什麼話，丁老二好歹也是個成名人物 怎能嚥得下這口氣 怒容滿面的說道：「天魔女，妳休逞口舌之利，別人怕妳，我丁老二可不怕，少在老子面前耍威風。」

足踩七星 移宮換位 倏忽間連攻三掌。

「好，想死本宮主就成全你！」

你字出口 突展「天魔玄功」，一招「天魔掌」貫頂而下。

這事簡直駭人聽聞，如非親目所見，任何人都無法相信 秋水寒的功力之高竟然高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丁老二發掌封阻，「卡巴！卡巴！」雙臂應聲而斷，接聽一聲咔嚓！頭殼碎裂，雪白狀如豆腐的腦漿四散飛濺 可憐他連半聲慘叫都來不及留下，便魂飛天外，命歸九幽。

餘威所及，有兩名鐵衛上來馳救，亦遭了池魚之殃，一個斷臂，一個傷肩。

不旋踵間，金光如虹，斷臂者作了金劍使者冷霜霜的劍下之鬼。

銀虹再閃 寒氣透骨 傷肩者亦在銀劍使者徐雪梅的劍底飛頭。

白吃教未讓天魔宮專美於前 單打獨鬥，一輪猛攻，亦擊斃二人，重創兩個。

至此 十鐵衛僅僅還剩下四名殘兵敗將 張小仙忽然發出一串爽朗的笑聲 道：「秋阿姨 這幾個毛賊就麻煩天魔宮替他們送終啦，白吃教要去收拾那個老混蛋，拜拜！」

四鐵衛已無攔阻之力，四大金剛通行無阻 來至大馬路上 公孫長風父子祖孫五人，以及三絕婆婆 已飛鴻冥冥，去向不明。

在「悅賓樓」的四週轉了一個圈兒，仍然踪跡全無，一行四人只好折返白吃賭坊。

× × ×

救濟大會已經打烊，大笨牛的運氣不錯，還有剩餘的菜餚，四大金剛正餓着，老蓋仙洪五爺與八臂神猿司徒雷等人亦未用膳，大家便湊在一起吃遲來的晚餐。

詎料，剛剛塞飽肚子，馬上又有情況發生，丐帮開封分舵主鐵掌王三元買菜回來，一入門便對張小仙道：「師叔，有人找你。」

阿郎伸一下懶腰，怔神道：「是那一個？」

鐵掌王三元說道：「他是無血刀雷天宇。」

大笨牛揷話道：「赫！又有生意上門啦。」

皮蛋道：「好啊 又可以撈一票。」

多多道：「欲罷不能，救濟大會乾脆延期啦。」

阿郎道：「姓雷的現在在那裏？」

王三元說道：「就在城東的一個廢園裏。」

略一沉吟，張小仙說道：「老哥哥，你們慢慢吃，小弟與多多他們要去收銀子啦。」

站起身來，方欲舉步出門，老蓋仙道：「要不要老哥哥陪你們跑一趟？」

阿郎信心十足的道：「不用啦，公孫長風那個老猴子都奈何不了我們，雷天宇算老幾，給他三個腦袋瓜也變不出四大金剛的手掌心。」

四人已至門口，王三元指着一名小乞丐道：「雷天宇約晤的消息 是小七帶回來的，讓他領路吧，也免得跑冤枉路。」

叫小七的小乞丐應諾一聲，早已搶在前頭，道：「那個地方很偏僻，不好找，外地人十個有八個找不着。」

多多賞給他一張一百兩的銀票，道：「那咱們就快走吧，早去早回。」

小七見錢心喜，樂得眼睛都瞇成一條縫，當下二話不說，發足疾行，領頭朝東方奔去。

夜幕已降，正是萬家燈火的時候，四男一女穿大街，過小巷，頓飯工夫之後便到了地頭。

這是一個廢園，一個很大很大，廢棄已久的廢園，荒草沒脛，蟲鳴啁啾，晚風過處，使人有一種心悸的寒意。

廣闊廢園的中央，有一大片宏偉的建築，畫棟飛簷，屋宇連雲，格局十分奇特，不是四合院，也不是一般前後數進的院子，而是中間有一幢四面開窗開門的平房，四邊庭院之外，建有彼此相連接的大樓，大樓之外又有庭院，庭院之外又有更高更大的大樓。

就好像是，大圈圈裏面有個小圈圈，小圈圈裏有一個更小的圈圈。

或者說是，一個大盒子裏放着一個小盒子，小盒子裏另有一個更小的盒子。

多多心有所感，隨口笑說：「這房子好古怪，怎麼會蓋成這個樣子？」

小七一臉肅穆的道：「傳說這當中還有一個故事哩。」

皮蛋道：「是什麼故事？」

小七道：「相傳這一棟房子的老主人，沒有發迹以前，就住在中間那個地方，當時只是一棟茅屋，土地也沒有現在大，後來做了宰相，才強買民地，蓋起外面的兩重樓，一重是給他兒子住的，第二重給孫子住，本來還準備蓋第三重第四重，給他的曾孫玄孫住。」

大笨牛道：「怎麼沒有蓋？又破落成這個樣子？」

小七道：「後來聽說是犯了案子，被滿門抄斬，斷了後嗣，偌大的一棟宅子，便變成廢園。」

多多啐道：「哼，活該，這是報應，人生在世，千萬不能做壞事。」

皮蛋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大笨牛揷咀道：「不是不報，時辰未到！」

整棟宅子確已破爛不堪，柱斜樑歪，門傾窗落，這時五個人正停在中央地帶的院子裏，張小仙眼觀四方，並未發現有人在，道：「小七，怎麼沒見人？」

小七亦頗感意外，道：「雷天宇親口告訴我，天黑之後他在此候駕，該不會是黃牛了吧？」

阿郎道：「應該不會，藏寶圖是他朝思暮想的東西。」

語聲方落，異事陡生，中間的平房內乍然燃起了一盞燈，接見無血刀雷天宇從屋內踱出來，揚聲說道：「那邊來的可是白吃教的張教主？」

張小仙擺擺手，命小七回去，大步迎上去道：「雷大俠遲到了。」

雷天宇高拱着雙手，朗聲道：「抱歉，老夫因臨時有事躭擱，一步來遲，尚祈張教主海涵。」

話畢，伸手作勢，延客入內。

房裏還算乾淨，傢俱陳設仍在，桌上一燈如豆，四面還有七八張椅子，待大家坐定後，多多忽然皺一皺鼻子，道：「這裏怎麼有一個怪味道？」

雷天宇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幾十年沒人居住，免不了會有霉臭之氣，委屈多多副教主了。」

阿郎的鼻子亂嗅一陣，道：「嗯，味道是不好聞，快將你的主子請出來，咱們最好速斷速決。」

雷天宇楞了一下，說道：「老夫的主子？」

「難道雷大俠你不是替別人跑腿辦事的？」

「張教主何出此言？」

「若是自己做得了主，何須長考？」

「張教主眞是聰明人，不錯，所有的藏寶圖，雷某是打算轉手賣給另外一個人的。」

「誰？」

「這——未得對方同意，老夫不便宣佈。」

「假如本教主堅持，要與對方直接交易，不賣給你這個掮客呢？」

「老夫與對方已有約在先，非得經過雷某的手方可成交。」

「哼，本教主不賣給你藏寶圖，閣下的生意就做不成啦。」

這是事實，沒有藏寶圖，如何轉手牟利，等於將了雷天宇一軍，頓令他大感爲難起來，思慮再三後，才說道：「這樣吧，事後如徵得對方同意後，雷某一定坦告一切。」

殺害風塵雙俠的四個兇手，早已水落石出，對方這個人與奪圖殺人一案根本風馬牛不相及，阿郎只不過是基於好奇之心，想弄明白對方這個神秘人物究竟是何方神聖，聞言亦未再堅持，說道：「可以，原則上本教主不反對，但還有一個附帶條件。」

雷天宇道：「什麼附帶條件？」

「帶他來跟本教主見個面。」

「這恐怕有困難。」

「有何困難？」

「這位朋友之所以不願露面，就是怕人知道藏寶圖已落在他的手中，可否改成由雷某出面約他，張教主在暗中一見如何？」

「好吧，馬馬虎虎，就來一次打折大優待，」阿郎從懷中取出兩張藏寶圖，往桌子上一放，道：「雷大俠運氣不錯，湊巧剩下來的兩張圖本教主已全部弄到手，只要閣下付出十萬兩銀子來，就可以拿着去賺大錢啦。」

四張眞的藏寶圖，張小仙已搜集齊備，那一首詩的全文是：「日上柳梢頭，金光戲碧波，欲作神仙夢，盡在此山中。」上有「蓋世神功」四字，下有「留待有緣」四字，返回「白吃賭坊」後，阿郎曾抽空作了必要的修正，是以，這兩張圖上的詩句，與眞圖並無二致，只是圖下的「留待有緣」四字，因爲上次未書，這次亦告從缺。

其實，雷天宇手中的眞圖，早已被張小仙掉了包，是眞是假，根本無從比對，他關心的是價格，道：「前些時不是一張圖四萬兩嗎？」

多多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漲價啦。」

（未完・十六）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靖、沈雪姑等人用計將二師兄誘捉之後，上官靖假扮二師兄伍致中，會同管巧巧，將衆人扮成四師姐、五師姐，劉媒婆扮巴婆子，由管巧巧帶路，直闖行宮，跟着少林、終南、衆俠已到，上官靖、沈雪姑闖到山上，先將三師兄束化龍、四師兄萬成章誘殺推下懸崖，進入石窟，殺斃守窟的兩個鐵甲人，沈雪姑守住洞口防止敵人出來，上官靖命令鐵甲武士退下，終南五老、少林三長老進入白衣聖教道院，此時道院敲起雲板告警，先和三位壇主、大師兄任乘風、五師兄繆放交手，擊斃三位壇主，任乘風走脫，賊人敗退……

誘頑敵火併

金鞭叟田五常那會把那些灰衣道士放在眼裏，口中大笑一聲 喝道：「你們再上來幾個，老夫也不在乎。」

他曾被白衣聖敎迷失心神，對賊黨銜之入骨，喝聲甫出，長鞭早已抖手揮出，一記「橫掃千軍」，把剛剛衝上來的三人攔腰掃出，一招之間，就有三個人帶着慘嗥摔飛出去。

被他金鞭掃中的人，自是骨斷筋折，那裏還能活着？

金鞭叟可絲毫不肯放鬆，掃出去的長鞭一下捲飛三人之後，鞭頭突然一轉，變爲「錦蛇纏腕」，一下纏住繆放握劍右腕，再一抖手，把他從五尺外憑空拉了過去，沉笑道：「老夫說過，你是魔敎敎主的徒弟，就得認命。」

繆放右腕被他金鞭纏住，一下拉了過去，心頭大吃一驚，但他究是敎主門下的五弟子，武功高出灰衣道士甚多，心頭一急，驀地急中生智 被拉過去的人隨勢欺上，左手猝然遞出，朝金鞭叟當胸印去。

大搏殺成功

他雖沒練成「天魔巨掌」，但練的「九陰摧心掌」，也已有五六成的火候，若是被他偷襲得手，倒也厲害非凡。

金鞭叟田五常是何許人，六七十年江湖經驗，豈會上你毛頭小伙子的當？他金鞭把你拉了過來，任何一個人都會使力掙扎，但他把繆放拉到身前不遠，金鞭上的力道忽然減輕！

拉力減輕，豈不是就已告訴他繆放將計就計隨勢朝自已欺來？因此沒待繆放出手，口中大笑一聲，金鞭突然往上一抖，把繆放一個人往上摔起！

繆放左手還沒遞到一半，人已經拋起半空！（窟頂有三丈高，他被摔起不過一丈多高而已）

「小子，老夫不想再和你動手，你還是找你師娘去吧！」金鞭叟在喝聲中左手突然凌空拍出。這一記劈空掌差不多也用上了五成力道，他七十年功力的五成力道所發出的這記劈空掌，力道之猛，豈同小可？

繆放人在半空，就像飛靶，那裏還有躲閃的機會 但聽「砰」的一聲 被劈空掌擊得再次往上彈起 一個撞上窟頂 再發出蓬然大响 跌墮下來 又是「拍達」一聲 就沒有再動一下。

這一段話 寫來較慢 好像已有許多時光 實則僅是金鞭叟一鞭掃出三個灰衣道士之後 回鞭把繆放拉來的一瞬間事，就在金鞭叟金鞭把繆放往上摔起之時 餘下的六個灰衣道士方是一怔（三個同伴被攔腰掃出的一怔）之後 又各自揮刀攻上。（金鞭叟在此時拍出一記劈空掌）

金鞭叟怒笑道：「看來你們眞是憨不畏死 老夫自然也不怕大開殺戒。」

他左手朝上拍出一記「劈空掌」 右手長鞭也及時再次橫掃出去。

那六個灰衣道士因有三個同伴前車之鑑 自然學乖了 一看他揮鞭掃來 就紛紛往後躍退。

但怎知方才是金鞭叟和繆放正在交手，着着朝繆放逼進之間 看到十來個灰衣道士 攻上來 他才揮鞭橫掃出去。

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 他對自已五成力道的一記劈空掌，很有自信 一定可以收拾得了繆放 右手金鞭是專門對付六個灰衣道士的 他的對手 也就是六個灰衣道士了 一鞭出手 自然會大踏步跟着上來。

六個灰衣道士躍退得縱然不慢 也沒有他八尺長鞭帶轉的迅速，金光接連閃動驚叫慘號也隨着而起 這下就像猛虎撲入了羊羣 飲鞭倒下的却不止只有六個！

那是因爲繆放纏不住金鞭叟，他金鞭揮舞，就大踏步朝圍攻天池釣叟和南山樵子的灰衣道士人羣中撲了過去。

其實此時六十二名灰衣道士也已經只剩下不過十幾個人了！

原來這六十二名灰衣道士當時一窩蜂般圍攻上來 聲勢雖壯 但對天池釣叟和南山樵子的威脅却並不大。

這話並不是說天池釣叟和南山樵子不在乎六十二個人的圍攻 而是因爲此時兩人已經背貼着背 所要應付的只是自己的正面和右側兩個方向就够了。（兩個人就能應付四面）

而圍上來的人 却有六十二個之多，但並不是每個人每一刀都能劈到對方兩人身上 能够攻上來的最多八個人而已（四面八方），其餘的人只能擠在同伴後面，甚至還隔着三四個同伴的身後 根本連看都看不到前面的兩個敵人。

這如果是兩軍對壘的戰場上 就可以形容爲把敵人重重包圍起來 但現在並不是兩軍對壘的沙場，而是武林人物的動手，這情形當然不同。以天池釣叟和南山樵子的武功 若是和六十二個人一起動手，武功最高 也敵不過人多，但若是自已兩人只要對付面前的四個人 那就稀鬆得很了！

天池釣叟呵呵一笑道：「老五，你對付近的 由老夫來對付遠的。」

南山樵子道：「好 就這麽辦！」

兩人說話之時，同時脚下疾快的在原地轉動起來 南山樵子手中板斧隨着身形轉動 像法華金輪般橫劈出去。

四面八方所能攻到他們身前的八柄扑刀，和他開山大斧乍然一接，就登時响起八聲金鐵狂鳴，有的人扑刀被震脫手 有的人右臂登時被震脫臼，驚呵之聲，也隨着响起，但他們身後擠滿了人，前面受挫的人連後退的機會都沒有。

南山樵子已經又疾快的轉了過來，板斧掃過，方才想後退的人，後退不成，立時成了斧下之鬼！

天池釣叟一支八尺釣竿，加上一丈八尺的釣絲 此刻也右手連揮，把站在後排的灰衣道士像釣魚一般，一落一起，就有一個人被他釣了起來 往大殿門外摔去。

要知大殿門外 只有兩步寬的走廊，廊外就是一百單八級石階。他釣竿起落如飛，釣人像釣魚一般，一個接一個凌空飛摔出去，就一個接一個骨碌碌的從石階上直滾下去。

不過片刻工夫，就被他釣飛出去十二三個人。南山樵子揮動大斧也在瞬息之間，劈倒了十來個人之多！

「阿彌陀佛！」就在此時，突聽智難大師低喧一聲佛號 說道：「陶老施主，上天有好生之德 貧衲請你老斧下留人，不可多傷他們性命。」

原來老和尚單足站在禪杖之上 雙手十指發出「大悲尼陀羅神指」，已經連續點倒了十幾個人。加上被智虔大師「彈指神功」制住的也有七八個 剩下來的已不過十三四個。

金鞭叟揮鞭飛撲過來，一下又掃倒了六七個，金鞭還待揮出，却被天池釣叟的釣絲一下纏住，叫道：「老三，可以住手了。」

就在他說話之時，智難大師把餘下的幾個灰衣道士一齊制住。

智虔大師合十道：「好了，咱們此行總算大功告成，只可惜魔敎首徒任乘風被他乘隙逃走了。」

天池釣叟含笑道：「這個大師儘可放心，他縱然逃出道院，也逃不出去的。」

× × ×

道院一場搏鬥，雖已終止，但前面洞窟中的搏鬥，却正在愈演愈烈！道院傳出雲板之聲，還在連續响着！

所有在大石窟中的人，已經分佈好了，銀拂叟向天倫、竹卬叟易南軒 和唐門唐世賢、離火門羅道長四人站在左上首（道院入口處），沈雪姑、（柳瓊枝）、丁瑤（丁慧珊）管巧巧、劉媒婆（巴婆子）四人 站在右上首。（瑯寰仙境入口處）

上官靖（伍致中）率同李小雲等八人（扮成灰衣道士）則站在大石窟的前端，以便應付左右兩邊下首兩處石窟中的七十二名鐵甲武士。

現在又從洞外進來了兩個一身紅衫，手持長劍的漢子，他們正是剛才被上官靖、沈雪姑擊落懸岩去的三師弟束化龍和四師弟萬成章，此刻又在大石窟出現，已經由擎天手李天雲和武功門的何津舫所取代，因此在進入石窟之後，就和上官靖站在一起。

這是大石窟中各人所佔據的形勢，如果有白衣聖敎的人出來，目光所看到的，除了左上首站着的銀拂叟等四人是外人以外 其餘的人 可以說全是「行宮」中人，這一點。可以說是竹逸先生煞費苦心，

運籌帷幄最成功的安排了。

而且據金鼠來報，後援也來了，老夫人和武當青松道長，衡山飛雲道長、卞藥師、白虎神暴本仁、風雲刀柴崑、慧修、慧持等人也已到了大石崖前面，只是沒有進來而已。

黃鼠狼和萬點星率同虎頭莊武士，金刀門的刀客，封住了山下道路。在茅屋的兩邊，另有智通大師率領的少林寺兩座「羅漢陣」，可說已把全山封鎖得像鐵桶一般！

竹逸先生所選擇的動手地點，也就在這座方廣十數丈大石窟之中。但直到此時，除了時常由金鼠傳遞消息之外，竹逸先生始終沒有現身，也沒有人知道竹逸先生去了那裏？

現在雲板聲已經歇了！但雲板停歇，並不表示現在已經沒事了。

首先是右上首「瑯寰仙境」中有了動靜！一串紅燈照耀着一手提劍，一手提燈的八個宮裝少女魚貫走出。

沈雪姑和管巧巧、丁瑤三人站在一起，正好堵住了右上首石窟的出口。沈雪姑玉手一揮，說道：「這裏沒有妳們的事，快進去。」

走在前面的宮裝少女，立時站停下來，她們並沒有同進去，只是分兩邊站了開去。

接着走出來的是兩個手提長劍的一身淺綠衣裙女子，稍前一個年約三十出頭，畫着新月般柳眉，一張鵝蛋臉上薄施脂粉，看去瘦瘦高高，一副極爲精明的樣子！稍後一個也有二十七八歲，體型稍胖，但也並不太肥，另有環肥之美！

管巧巧看到兩人，早已悄悄告訴沈雪姑道：「瘦的一個是二師姐童無雙，胖的一個是三師姐高妙雲。」

她話聲未落，瘦高綠衣女子童無雙已冷聲道：「是誰說的？」

沈雪姑欠欠身道：「二師姐，三師姐，是小妹說的。」

童無雙道：「道院傳出警號，妳們沒聽到？」

沈雪姑說道：「小妹聽到了，但小妹是奉命守在這裏，要瑯寰仙境的人不用插手。」

童無雙雙目逼視，問道：「妳這是奉誰的命令？」

沈雪姑道：「是金道長傳下來的命令，二師姐若是不信，可以問四師姐，（丁瑤）七師妹（管巧巧）她們。」

丁瑤（扮的是丁慧珊）連忙點頭道：「五師妹說的沒錯。」

管巧巧也說道：「二師姐，就是這樣咯！」

童無雙哼道：「我們是奉夫人之命出來接應的，夫人馬上就會到了，妳們還不站開去？」

沈雪姑沒加理會。

童無雙不禁臉有怒容，叱道：「五丫頭，我說的話，妳聽到了沒有？」

沈雪姑冷冷的道：「我奉命站在這裏，就是要稟告夫人，請她回宮的。」

童無雙聽得不由一呆，哼道：「妳們三個丫頭都瘋了，胆敢違抗夫人金令？」

話聲甫落，突聽石窟中响起幾個女子的齊聲嬌喝：「夫人到！」

童無雙、高妙雲慌忙轉過身去，童無雙躬身道：「啓稟夫人，四丫頭、五丫頭、七丫頭三個人攔在洞口，說是奉金道長之命，請夫人回駕，不用出去，弟子特來向夫人請示。」

只聽一個嬌柔的聲音道：「道院傳出緊急求援警號，金道長怎麽會要四丫頭她們阻止我出去呢？妳要她們來見我。」

「是。」童無雙躬身應了一聲，迅快的轉過身來，喝道：「四丫頭、五丫頭、七丫頭，妳們還不快來拜見夫人？」

沈雪姑已經看到從石窟中走出來一個雲髻高峨，輕紗幛臉的宮裝婦人，雖然看不到她的面貌，但體態輕盈，一手扶在一名綠衣小鬟肩頭，好像弱不禁風，嬌嬈多姿，可以想得到從前一定是一個大美人！

目前已扮的是她們門下的弟子柳瓊枝，暫時還是不露身份的好！一念及此，立即躬下身去，說道：「弟子叩見夫人。」

丁瑤和管巧巧也一齊躬身行禮。

宮裝夫人問道：「是金道長交代妳們守候在這裏，阻止我出去的嗎？」

「弟子不敢。」沈雪姑躬着身道：「但金道長確是這樣交代，今晚之事，瑯寰宮的人都不用插手，請夫人只管回駕返宮好了。」

剛說到這裏，石窟前面忽然人影一閃，總管秦皓不知如何已經到了洞口，連連拱手道：「啓稟夫人，金道長已把金令交給四姑娘了，夫人如若不信，只管問四姑娘好了。」

「四姑娘」，就是夫人門下的四弟子丁慧珊，他側身又朝丁瑤說道：「四姑娘快把金令取出來給夫人瞧瞧！」

丁瑤心頭猛然一動，忖道：「他會是竹逸先生！」

因爲秦皓說的金道長已把金令交給四姑娘，根本沒有這回事。但她身上確實有一方令牌，那是師傅在自己臨行時交給自己的一個小布包，裏面就是一塊黑黝黝的鐵牌，中間有一個「天」字，鐵牌入手奇冷，據竹逸先生說，那是寒鐵所鑄。

此事當時只有竹逸先生，上官大哥和李小雲三人在場，秦皓自然不會知道，那麽，這個秦總管豈不就是竹逸先生改扮的了。

心念這一動，立即伸手從身邊革囊中取出那方寒鐵令牌來，走上兩步，雙手遞上，說道：「金道長交給弟子的金令在此，請夫人過目。」

「會是『天字令』！」宮裝夫人身軀陡然一震，似是驚慌失措，往後疾退一步，兩道熠熠眼神從幛面輕紗中直透出來，注視着丁瑤喝道：「這天字令眞是金道長交給妳的。」

丁瑤道：「自然是金道長交給弟子的了！」

宮裝夫人問道：「他還交代了妳什麽話？」

秦皓却在此時拱拱手，插咀道：「金道長尚未復元，是要屬下轉交四姑娘的，他只說給夫人看了，夫人自會明白。」

「哼！」宮裝夫人冷笑一聲道：「天令執法，他要我死，哼，余無天更應該死，他人呢？」

這話大出衆人意料之外，秦皓也不禁爲之一呆，但他畢竟是老江湖，心思稍一運動，立時聽出大概來了。

這寒鐵「天字令」是丁瑤的師父緇衣老尼交給丁瑤的，如今宮裝夫人說它是執法令，又說余無天要她死，余無天更應該死，這不是說寒鐵令牌有着無上權威，令到法隨，可以處死魔教中人。」

心念這一動，連忙陪着笑躬身道：「夫人垂鑒，金道長這次回來，確曾說過：他會中人圍攻，功力盡失，是……是……」他故意不說下去。

「他說什麽？」宮裝夫人怒聲道：「是我害死他的？」

「咳！咳！」秦皓躬着身，說道：「他認爲敎主太聽信夫人，任命夫人門下的大姑娘主持碧落山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宮裝夫人冷聲道：「余無天自己輕敵，他敢這麽說，還有呢？」

秦皓道：「他這次回來，身負重傷，幸蒙幾位老神仙給他服下千年續斷，又以無上功力助他恢復神功，他曾向屬下透露，傷好之後，要好好整頓本教，才不負教主重託！……」

他每一句話，都極盡挑撥！

宮裝夫人道：「秦皓，你對我說這些話，意思何在？」

「屬下追隨敎主、夫人多年，自然是忠於敎主、夫人的。」秦皓連連拱拱手，一臉忠誠的道：「屬下是看他趁敎主不在，似有謀篡之心，不然，怎麽會傳下金字令要夫人……夫人……」

「余無天這老賊！」宮裝夫人氣怒的說道：「好好，秦總管，你去叫余無天出來。」

「是，是！」秦皓湊上一步，說道：「不過，夫人暫時請留在這裏，屬下這就去。」

宮裝夫人點點頭，秦皓轉身朝丁瑤使了一個眼色，忽然又躬着身道：「依屬下之見，這天字令先由夫人收起來，等金道長出來，夫人再取出令牌，當衆數說他的罪狀，着令賜死，這樣就不怕他逃上天去了。」

宮裝夫人點着頭，嘉許的道：「你此計不錯。」

丁瑤因秦皓向她使過眼色，就再次雙手呈上令牌，宮裝夫人伸手接過鐵牌，秦皓立即轉身朝中間兩扇黑漆大門走去，伸手叩了一下鐵環。

原來秦皓方才現身之際，已用暗號告知站在左上首（道院）洞窟前的銀拂叟等四人，請他們退到左上首石窟之內去。因此，這時大石窟前面，已經不見一個外人了。

兩扇黑漆大門徐徐開啓，秦皓就大模大樣的走了進去，八名鐵甲武士眼看是秦總管，八人雖然覺得奇怪，秦總管並未出去，怎麽會從外面進來的？但他們疑歸疑，還是朝他舉刀爲禮，然後大門又徐徐關上了。

現在連上官靖也早已知道這位秦總管乃是竹逸先生喬裝的，眞的秦皓就在中間這座石窟之中，一時不禁替竹逸先生暗暗担心，他這樣進去，豈不太危險了。

那知過了不多一回，中間圓形洞府的兩扇黑漆大門又徐徐開啓，接着走出八名鐵甲武士，分兩邊站定，然後是六個一身綠衣肩負雙劍的童子擁着一輛孔明車，由兩個童子推着緩緩出來。

車上端坐一個瘦小蒼鬚老道，正是化名金道長的余無天，昔年魔教四大天王之一。

孔明車後面，緊隨着走出的則是總管秦皓。

上官靖心中暗道：「這個秦皓不知是眞是假？」

右上首洞窟中的宮裝夫人眼看余無天坐着孔明車出來，立即低聲道：「大家跟我出去。」

於是由四名宮女提燈前導，童無雙、高妙雲、沈雪姑（柳瓊枝）、丁瑤（丁慧珊）、管巧巧、劉媒婆（巴婆子），等人依次分兩行走出，最後才是宮裝夫人，上官靖等人一齊朝宮裝夫人躬身爲禮。

秦皓忽然看到巴婆子，咦道：「巴婆子，妳怎麽上來了？下面可是發生了什麽事嗎？」

他這一問，上官靖登時暗哦一聲，忖道：「看來他是眞的秦皓了。」

劉媒婆說道：「回總管，山下來了大批少林寺的和尚，老婆子和四姑娘幸虧見機得快，才沒被他們發現，特地趕上來報訊的。」

秦皓怒聲道：「昨晚沈雪姑那丫頭逃走，她果然引着少林寺的人來了。」

余無天朝宮裝夫人欠欠身道：「夫人恕貧道傷勢尚未痊好，不能行禮。」

宮裝夫人冷冷的道：「金道長對妾身何用多禮？」

余無天道：「貧道聽任乘風來報，方才道院傳出警號說是少林寺的人大舉前來犯山，夫人要他傳令召見貧道，不知有何賜教？」

宮裝夫人是從右上首石窟出來的，在她出來之時，她門下女弟子已列成兩行走出，無形中，就把余無天乘坐的孔明車圍在中間。（前面有上官靖率領的八名準弟子。）

宮裝夫人眼看他已在自己掌握之中，不覺冷笑一聲，說道：「余無天，你知罪嗎？」

余無天愕然道：「夫人！」

「不用叫我夫人，」宮裝夫人聲音愈冷，說道：「在你眼裏，一向都沒有我這個教主夫人，何用再假惺惺。」

余無天驚凜的說道：「夫人這是什麽話。」

「什麽話？」宮裝夫人冷然道：「我問你知不知罪？」

「哈哈！」余無天忽然大笑一聲道：「貧道稱妳二師嫂總可以吧？自從二師兄担任教主，他要在外面廣結江湖同道，怕二師嫂一個人担當不了大事，才要兄弟來協助妳的，兄弟就怕二師嫂多心，所以不肯担任任何名義，而以金道長的名字居於客卿地位，這許多年，兄弟也知道二師嫂多多少少總是對兄弟有不滿之處，但爲本教着想，兄弟也一直忍了，如今聽二師嫂的口氣，好像兄弟犯了什麽大罪，兄弟倒要請教，兄弟有什麽罪？」

「好，」宮裝夫人道：「今晚少林寺的人找上門來，他們怎麽來的？」

余無天道：「昨晚有人潛入行宮，據說是沈雪姑那丫頭，她逃出去了，自然會通知少林寺的人。」

「哼，你倒推說得乾淨。」宮裝夫人道：「沈雪姑是一路跟蹤你來的，你身負重傷，行動不便，就該找一處隱秘之處養傷，才不致被人發現本教隱迹在此，你雖非有心把敵人引來，但把敵人引來總是事實，你脫得了干係嗎？」

秦皓忙說道：「夫人這是誤會，金道長……」

宮裝夫人叱道：「你給我住口。」

余無天說道：「聽二師嫂的口氣，那是不容兄弟在這裏養傷了，好，從現在起，兄弟不再過問本教的事，總可以解決了吧。」

宮裝夫人冷笑道：「你說的倒是稀鬆的很！」

余無天面現怒容，沉哼道：「那麽二師嫂要待如何？」

宮裝夫人突然左手一揚，哼道：「余無天，你看這是什麽？」她掌心高擧的正是那塊寒鐵「天字令」！

余無天目光一注，陡地變了臉色，驚詫的道：「天字令，妳……」

「你想不到吧，」宮裝夫人冷笑道：「現在天字令在我手中，你總該知道怎麽辦了？」

秦皓吃驚的道：「夫人……」

宮裝夫人大喝道：「余無天，你還不束手就縛？」

余無天點點頭，說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二師嫂手裏有了這塊天字令，自可生殺予奪，兄弟不想和妳傷了和氣。一切誤會，等二師兄回來再說。」一面朝護着他孔明車的六個劍童，說道：「咱們走。」

宮裝夫人叱道：「余無天，你走得了嗎？」

「哈哈！」余無天大笑道：「兄弟縱然傷勢未復，二師嫂若是憑仗妳門下幾個女弟子，還阻攔不了兄弟。」

宮裝夫人聽得極爲憤怒，喝道：「秦皓，你給我把他擄下。」

秦皓說道：「夫人，這事還請夫人三思，金道長有代表教主的金牌，可以指揮本教門下弟子，這一來，只怕……只怕不妥吧！」

宮裝夫人怒聲道：「好哇，秦皓，你敢違抗執法令牌？」右手一揮，叱道：「妳們去給我拏下，只要有人敢違抗令牌，一律格殺勿論。」

就在此時，從中間圓洞門中飛也似奔出一個人來，老遠就手指秦皓，大聲叫道：「他是假的，快把他拿下了。」

這從大門中奔出來的赫然又是一個秦皓。

同時，上官靖的耳中響起了竹逸先生的聲音說道：「你去截住秦皓，別讓他逃了。」

秦皓聽得一怔，看到從大門中奔出來的這人，居然把自己扮得維妙維肖，不由大怒，喝道：「你……」

上官靖沒待他說下去，及時揮了揮手中摺扇，喝道：「截住他！」身形一閃，攔在秦皓面前！

站在大門前面的八個鐵甲武士聽了上官靖（總巡伍致中）的喝聲，立即朝秦皓圍了上來。

由李小雲等人喬裝的八個灰衣道士也隨着包圍而上，刹那之間，把秦皓和余無天的孔明車隔開。

另一邊，童無雙、高妙雲、沈雪姑、丁瑤、管巧巧、劉媒婆等人也立即發動，朝余無天的孔明車圍了上去。

余無天曾說：二師嫂憑仗妳門幾個女弟子還阻攔不了兄弟，他這話倒也不是空言。

孔明車已在中間停下，六個一身綠色勁裝的劍童，在這一瞬間，迅快的從肩頭撤下雙劍，人影晃動，一下就各按方位站定，佈下了一座六丁劍陣，護住孔明車，繞場行走起來。

這一情形，雖然同在一座大石窟中，但卻劃分爲兩個部份，作者一支禿筆，就無法兩者兼顧，引用一句老話，就是話分兩頭，容作者一一道來。

先說秦皓，他話未出口，眼看伍致中（上官靖）指揮八個鐵甲武士一起朝自己圍了上來，一時來不及多說，慌忙朝上官靖拱拱手道：「二公子，快別阻攔，屬下是眞的。」

上官靖擋在他面前，冷聲道：「我怎麽知道你是眞的？」

秦皓道：「他可能就是劉轉背，方才假扮總值向金道長報訊的就是他，二公子只要讓開，屬下就可以把他擒住，眞假就可立判。」

上官靖心中暗道：「方才竹逸先生假扮秦皓進去的 原來到了裏面 搖身一變，扮成任乘風去報訊，無怪很快就把余無天詆出來了。」

一面沉聲道：「本座怎知道你不是劉轉背？你只要讓本座點了穴道，本座自然也會去把他拿下，眞者是眞，假者是假，一樣可以眞假立判！」

秦皓聽得大急，後退一步道：「二公子，屬下……」

上官靖不容他多說，右肩一側，扇交左手，右手三指如撮，將秦皓左手腕脈上拿去。

這一下使的是「拈花手」」平時對敵，拈劍、拏穴、百試不爽，怎知秦皓左手忽的往後一縮，竟然被他避開。

秦皓左手縮入衣袖，右手已經多了一支短劍，目芒飛射，駭然沉喝道：「你不是二公子。」

上官靖也暗暗吃了一驚，沒想到秦皓居然能從自己「拈花手」下脫出，立即大笑一聲道：「好個劉轉背，你居然對伍某也使起詐來！」左手摺扇迅快交到右手，陡然劃起一圈扇影 朝秦皓肩頭點出。

秦皓也大笑道：「你可知道伍致中雖是教主門下二弟子，但秦某也教過他武功，出手一招，就可看出路數，你縱然假扮得很像，可惜武功路數却全不對頭。」

口中說着，短劍飛洒，一片盡是急攻招式，老辣凌厲，極盡詭異。

上官靖使展「遊刃身法」，手中摺扇連揮，把對方攻勢一一擋開。

那八個鐵甲武士眼看他和上官靖交上了手 他們豈肯落後 也各自揮刀朝秦皓攻去。

秦皓在白衣聖教中 本來只是外圍組織碧落山莊的總管 如今才知道他居然還是「行宮」的總管 但從他口氣聽來 還教過伍致中等人的武功 可見他的身份，竟然也十分神秘 很可能也是昔年魔教中僅存的幾個餘孽之一了。

這一點 還可以從他武功上得以證實，他從一開始就很神秘 經過多少場激戰，他一直深藏不露 沒有敗給任何人。

就拿現在來說，他以一支短劍力敵上官靖，不但毫無敗象，對八個鐵甲武士聯手攻上去的刀法，他一樣視若無覩，只要身形輕輕閃動，就很自然的避開了八人的環攻。

他有十分武功 至少有七分是對付上官靖的，只有三分對付八個鐵甲武士，這一情形，看得圍在外面插不上手去的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大爲驚奇 三人暗暗使了一個眼色 準備一起出手。

就在此時，只聽噹噹噹三聲急驟劍扇交擊 他（秦皓）一下架開上官靖的摺扇的 左手呼呼兩掌 凌空分擊欺近他身後兩個鐵甲武士。

這兩掌敢情是魔教中極厲害的「九陰摧心掌」了 不然，兩個鐵甲武士前胸有鐵鏡護心，豈會被他擊出的掌風乍然接觸，就無聲無息的仰跌出去？

秦皓一擊得手 更不怠慢 足尖一點騰身飛起 疾如鷹隼 朝上首圓洞門激射過去。

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打了個暗號 就是相約施展「無極神指」，却好在秦皓騰身飛起之時 三人同時駢指劃圈，凌空點出。

上官靖和他接連搶攻了十幾個照面，還是佔不得半點上風 眼看他反手發掌，居然還連傷了兩個鐵甲武士 趁機捨了自己 飛身而起 企圖逃入中間洞窟（中間洞窟是教主修眞之所 也是接待貴賓的地方 據說就有幾個極厲害的魔頭正在這裏作客） 自然不能讓他逃進去搬救兵 口中大喝一聲 左手突然朝上揚起。

這一記「返照神掌」，本該左手上揚 右手下沉 才能發揮威力，但他不但從小練成「易筋經」，後來又和沈雪姑同修「太素神功」，又練成了達摩「洗髓經」，可說身兼佛道三門神功，因此只要心念一動，左手揚處 「返照神掌」就如迅雷般凌空擊去。

這一下，四個人幾乎是同一時候出手攻出，目的物就是凌空飛越衆人頭頂的秦皓！

出手雖然差不多是同一時候 但總有先後之差，上官靖的一記「返照神掌」，發如迅雷 到得比三縷指風要早上一步，但聽砰然一聲，把秦皓擊得往上直衝上去，再是蓬的一聲大震，撞上洞頂，震得沙石飛洒，一個人影再直摔下來。

在他撞上窟頂，下落到兩丈左右，三縷指風也一齊擊中他的身子，等到再蓬然跌落地上，這位秦總管早巳內腑寸裂，再也沒動一動。

站在上首圓洞大門口的總管秦皓却欣然迎了上來，含笑拱手道：「總巡好功夫，一擧擊斃假冒屬下的劉轉背，當眞可喜可賀。」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等她們收拾了余無天，就得把教主夫人和她門下弟子一起拿下，就要管巧巧和劉媒婆兩人進瑯寰仙境去救人，卞藥姑就被囚禁在瑯寰宮裏。」

上官靖點點頭，就以「傳音入密」告知李小雲 要她轉告其餘的人，待會不可放過了教主夫人和她手下，務必把她們截住。

再說童無雙、高妙雲爲首的夫人門下五弟子和劉媒婆六人一齊朝余無天的孔明車圍了上去。

余無天雖然服下千年續斷，又經四位宮中上賓一齊動手 以無上內功，助他療傷 預期四十九天可以完全恢復功力，今天才是第七天 每天至少要有六個時辰，靜坐練功。因爲此時正是他不練功的時候，所以竹逸先生才改扮任乘風諉稱奉夫人之命，有緊急之事相商 把他誆出來的，他功力未復 只好坐在孔明車上，由人推着走。

不過余無天雖然傷勢還未痊好，一個人就像廢人一般，但他目覩宮裝夫人率同女弟子朝他圍了上來，他臉上一無笑容，也並無吃驚神色，只是安詳的坐在孔明車上，神色倨傲，絲毫沒把教主夫人和她門下弟子放在眼裏！

他有如此自信，所憑仗的是護着他的六個童子？不錯，這六個劍童確實有些不同於一般童子！

那是這六個劍童第一眼看去只有十二三歲，高矮如一，個個生得眉清目秀，動作如一；但你如果再看上一眼，就會發現他們六個臉孔，竟然都長得一般模樣，宛如六個孿生兄弟。

你看到他們面貌如一，自然會感到驚奇，忍不住會再仔細的打量他們一番。這一仔細打量，就保證你會大吃一驚，那是這六個綠衣童子，根本不是童子了！

他們除了身材長得和童子一樣，眉清目秀的臉上、額角、魚尾，甚至於臉頰上，都可以發現有數不清的皺紋，他們當然不止是十二三歲了。

人都是會好奇的，你若是有了這一發現，就會看得更仔細，希望能從他們臉上，看出他們的實際年齡來，但這一點，就會使你大大的失望不可，因爲從他們（六個劍童）臉上，你根本看不出他們的眞實年齡來。

初看十二三歲，再看二三十，仔細觀察下，可能四五十，再一彷彿間，又是十二三！

反正他們臉上年歲的紀錄，幾乎很難捉摸不定 或者因他們的情緒變化而異，在一笑一怒之間，可能就會有三四十年的差距！

這一情形，直看得沈雪姑暗暗攢眉，忖道：「這六個綠衣劍童，看來已深得魔教功夫，果非易與之輩。」

正在心念轉動之際，只聽耳邊響起竹逸先生的聲音說道：「這場狗咬狗，就讓他們去出手，妳們不妨暫時袖手，坐看成敗好了。」

六個綠衣劍童雙劍當胸，繞圈疾走，雖然還沒出手，但已可使人感到這六個劍童佈成的劍陣，居然會有一股濃重的殺氣逼人而來！

童無雙、高妙雲同時一聲叱喝，揮動長劍將遊走的綠衣劍童迎面劈去。

兩道劍光發如匹練，各自奔向一個劍童，這一擊出手相當凌厲，但六個劍童繞圈而走，任何一人，任何一個方向遭到攻擊，他們都會有破解之法，否則就不成其為劍陣了。

只見被攻擊的兩個劍童身法十分快捷，只是身形一側，就避了開去，他一閃開，妳攻去的劍招自然落空了，但閃開那人的身後立即有另一個劍童閃了上來，這劍童在還未閃上之前，手上兩柄短劍就已劃起兩片冷森森的劍光襲到妳的身側。（童無雙、高妙雲所遇的情形完全一樣）

妳劍勢落空，他雙劍已經攻到，妳要不要迴劍封解？等你堪堪迴劍封解，這人又已疾向一側閃開，他身後另一個劍童又揮舞雙劍疾衝上來，攻到你左側，你揮劍封了個空，人家已經攻到，只好再次揮劍封出。

就這樣人影循環，劍勢連綿攻到，你本來是上去的人，但只是開頭攻出了一劍，之後，你就只有封架的份兒，根本沒有你揮劍還攻的機會。

尤其是這六個劍童雙劍飛舞，劍法詭異，忽正忽反，變化多端，令人不可捉摸，人影去來如織，劍光忽隱忽現，奇快無匹！

童無雙，高妙雲還是瑯寰宮的首徒，平日自以為劍法精湛，這一動手，除非妳往後躍退，否則六個劍童此去彼來，攻勢連綿不斷，妳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這下直看得宮裝夫人不禁大怒，嬌聲喝道：「妳們還不給我一起上？」

沈雪姑、丁瑤、管巧巧、劉媒婆四人互看了一眼，沈雪姑暗暗朝她們點了下頭，於是四人立時揮劍攻了上去。她們當然並不是全力搶攻，只是敷衍一陣而已！

但事實上，就算妳們全力搶攻，如果不施展特別神功，也一樣無法傷得了他們。尤其是六個劍童身法怪異，來去如風，只要輕輕一閃，就會從你身邊閃開，你休想截得住他們。

只要截不住他們，上去的雖然同樣有六個人，就不是一對一單打獨鬥，依然只是六個人圍攻一座劍陣。

因此沈雪姑等四人雖然揮劍搶攻上去，但情形仍然和童無雙、高妙雲攻上去的時候如出一轍，只有第一招是妳上去的時候攻上去的，以後六個劍童循環攻來，妳就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揮劍封架，再也沒有還攻的機會！

劍陣，就是六個劍童環繞遊走的一圈劍光，他們已由大石窟中間緩緩朝上首圓洞門移去，攻上去的六個人因為只有招架之功，自然只是隨着他們移動而移動，毫無阻攔的辦法。

沈雪姑自然很快就發覺了，她心中正在考慮着：這樣下去，豈不讓余無天逃進去了？自己要不要出手呢？但繼而一想，宮裝夫人尚未出手，且等她出手之後，再作決定。

宮裝夫人果然也看出來了，嬌聲喝道：「伍致中。」

上官靖欠身道：「弟子在。」

宮裝夫人道：「你們三個率人守住宮門，不得讓余無天再退入宮去。」

上官靖、李天雲、（東化龍）何津舫（萬成章）三人躬身領命，由上官靖揮了揮手，立即率同六名鐵甲武士，（本來有八個，已被秦皓擊斃兩人）八名灰衣道士（李小雲等八人）迅快移動，擋在圓洞門前面。

余無天端坐在孔明車上，呵呵地笑着道：「伍致中，你看看老夫手中是誰的令牌？」

左手一伸，掌心托着一塊比手掌略小的金牌 那是白衣聖教教主的金牌，見令如見教主！

他沒待上官靖開口，就接着道：「老夫代表教主、命令你們師兄弟三個率同本教弟子先把瑯寰宮這五個女弟子和巴婆子拿下了。」

站在圓洞門口的秦皓（竹逸先生）說道：「金道長，教主不在，大公子他們自然聽教主夫人的了！」

這話是暗示上官靖等人，先讓教主夫人對付了余無天再說。

余無天怒聲道：「你不是……」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宮裝夫人嬌叱一聲，喝道：「余無天，我先劈了你！」話聲甫出，一道人影挾着一道雪亮的劍光凌空飛起，宛如半環白虹，朝余無天當頭疾落！

這一招凌空發劍，可說凌厲已極，余無天重傷未癒，自然無處可躲了，但他根本沒有躲閃，口中嘿然道：「好劍法！」只說了三個字，突見六道劍光從他身邊飛起，迎空擊去。

原來那六個劍童繞着孔明車遊走，一見宮裝夫人凌空飛擊過來，六人久經訓練，劍陣立即一收，左手短劍護身，右手短劍同時迎空揮出。

但聽一連響起噹噹六聲金鐵交鳴，宮裝夫人的劍勢立被擋了開去。

宮裝夫人究是身在半空，劍勢被他們擋開，只好借勢倒飛回去。

童無雙等六人眼看六個劍童倏然後退，正待揮劍撲上，但六個劍童却行動如風，硬接了宮裝夫人凌空一劍後，又閃電般回到了原處 遊走起來。

他們算定宮裝夫人凌空的攻勢，一旦被擋開，人總不能在空中停留，勢必倒飛回去，故而他們又各自回到了原來之處。

宮裝夫人飛回原處，忽然雙足一軟，幾乎站立不穩，心頭又怒又急，尖聲喝道：「余無天，你……」

余無天得意一笑，道：「天王針，老夫在他們擋開妳飛劍一擊之際，打出兩支天王針，妳身在空中，自然無處可以閃避了。」

上官靖心中暗道：「不知他口中的天王針，是什麼暗器，想來必然十分歹毒無疑！」

宮裝夫人身軀驀然一震 厲聲道：「你好！」接着喝道：「丫頭們退下！」左手一揮，八名手提宮燈的綠衣少女隨即一

擁而上！

童無雙趕緊喝道：「師妹們退下！」

這真是說時遲，那時快，童無雙等六人和八名綠衣少女一退一上，擦身而過，八個綠衣少女左手揚起宮燈，右手早已掣出長劍，也圍着劍陣打起轉來，八道劍光劃起一道雪亮的圈圈，左手高提宮燈，隨着她們的繞圈疾走，上下飛舞，看去就像在表演宮燈舞一般！

坐在孔明車上的余無天哼道：「天魔燈！老夫門下，還會在乎妳的毒焰！」

上官靖聽他一說，注目看去，果見八名綠衣少女左手所提八盞宮燈在上面揮舞之際，燭焰搖動，飛出淡得肉眼很難發現的裊裊綠烟！

就在此際，那八名綠衣少女不約而同「噹」的一聲，右手長劍架開劍童一劍，左手高挑的宮燈，突然朝六個劍童當頭砸下。

六名劍童雙手使劍，一劍雖被架開，另一劍極自然的朝當頭砸下的宮燈劈去。

但聽「蓬」然一聲大響，六盞宮燈被劍劈開，一溜火光却依然朝他們當頭罩落，登時熊熊燃燒起來！

手提宮燈的綠衣少女原有八名之多，六人架開劍童劍勢，宮燈朝他們當頭砸落的同時，另外兩人却玉臂一揮，把高舉的宮燈朝劍陣中央孔明車上擲去，只聽烘的一聲，火光大盛，孔明車登時着火燃燒！

這一着敢情大出余無天意料之外，火光中大喝一聲，只聽一陣緊急的嗒嗒之聲響處，從着火的孔明車上，發出無數細如竹筷的短箭，密集朝四周射來。

六名劍童此時已如六個火人，滿地亂滾，八名綠衣少女宮燈出手，立被密集的短箭射倒，剎那之間，驚叫慘號响成了一片！

上官靖、沈雪姑、李小雲等人看到從孔明車上射出來的短箭勢道極勁 紛紛以劍護身，往後疾退，好在車上短箭，只射了一回工夫，便已射盡。

只聽童無雙驚叫道：「夫人，妳怎麼了？」

宮裝夫人委頓的坐在地上，身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顫抖，似是正在竭力忍受着，她身邊半跪半蹲了一個綠衣小鬟，雙手扶着她，已經驚慌得不知所措！

高妙雲道：「夫人是中了余無天的毒藥暗器，我們快扶夫人進去，宮裏有解毒丹藥……」

宮裝夫人搖了一下頭，凄然道：「沒用的……天王針沒有解藥，我……不成了，劇毒……快要攻心，不過我也很值得安慰，余無天這老賊雖然打了我兩支天王針，却被我的天魔燈活活燒死，妳們都可以為我作證，他先下……毒手，教主……不能怪我……毀了……他的……左右手……呃！」

話聲未落，身軀陡然一陣牽動，「呃」聲出口，便已毒發身死。

管巧巧看得大哭一聲：「夫人……師傅……」撲的跪到地上。

童無雙、高妙雲也一齊哭叫着「夫人」，跪了下去。

沈雪姑眼看機不可失，朝丁瑤使了一個眼色，悄悄朝兩人走去，童無雙和高妙雲自然不會提防，一下就制住了兩人穴道，走過去拍拍管巧巧肩膀，說道：「好妹子，不用傷心了，人死不能復生，這是最好的歸宿了，妳和劉婆婆進去，快把卞家妹子放出來，這裏還有許多事呢！」

管巧巧拭着淚站起身，點點頭道：「我們這就進去。」

劉媒婆走近那綠衣小鬟身邊，伸手點了她兩處穴道，才跟着管巧巧往右上首「瑯寰宮」走去。

這時，燃燒的火燄業已熄去，余無天和他門下六個劍童早已被天魔燈活活燒死，八個綠衣少女也一齊中箭死亡，大石窟中間橫七直八躺了一地屍體。

突聽左下首洞窟中响起一陣雜亂而沉重的脚步聲，聽來至少也有二三十個人的聲音，朝洞窟外湧來。上官靖方自一怔，左下首洞窟中至少住了三十名鐵甲武士，他們沒有自己的命令，如何會趕出來的？

心念方動，只見當前一個奔出來的竟是身穿大紅長衫的中年漢子，一手提劍，急步奔出洞窟，一眼看到上官靖、李天雲、何津舫三人，立即叫道：「二師弟、三師弟、四師弟，你們都在這裏，大家快跟愚兄進去，道院出了事！」

在他說話之時，他身後陸續走出三十來個手持扑刀的鐵甲武士來。

上官靖雖不識其人，但聽他稱自己「二師弟」，可見他就是魔教門下首徒任乘風了，這就故作不知，問道：「道院出了什麼事？」

任乘風道：「難道你們沒聽到道院傳出來的緊急警號嗎？」

「聽到了。」上官靖道：「但此地並無外人侵入，如今雲板也不响了，自然沒事了。」

「你知道什麼？」任乘風怒聲道：「少林寺智虔、智成、智難和終南三老的田五常、姜超然、陶石田六人，潛入道院，三位壇主均已遇害，愚兄及時逃出，才保住性命，現在惟有調動鐵甲武士，才能和他們一戰……」

原來道院另有通道，可以通往左下首和右下首兩處洞窟，任乘風逃出來，是為了調集鉄甲武士，趕去道院支援的。

上官靖聽說道院三個壇主都已遇害，心知進去的六人已經大功告成，依然站立不動，冷然道：「三師弟，四師弟和四位師妹都在這裏，少林寺的和尚如何闖進道院去的？」

任乘風怒道：「難道愚兄還會說謊不成，你們只要跟我走就好。」

上官靖道：「咱們奉金道長傳下金令，要大家合力守住這裏，不得讓外人進入，大家都跟大師兄進去這裏由誰來守？」

話聲甫落，突聽從中間圓洞門裏傳來一聲大笑，喝道：「好個劉轉背，你居然假冒任某到行宮來使調虎離山之計，把他們都調走了，少林寺的和尚就可以乘虛而入了！」

從裏面大步走出來的赫然又是一個一身紅衫手提長劍的任乘風，接着長劍一指對面的任乘風，喝道：「二師弟，三師弟、四師弟、四師妹、五師妹，你們還不快截住他，莫讓他逃跑了。」

（未完・四十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覃小蝶、拂琴出了袞龍石屋獲得一種不知名的神功，以及十七招劍法，由於古洞坍塌，劍法尚未習成，石室中因瀰漫着一股蘭麝香味，使覃小蝶身上沾有香味。拂琴在仙杖石室中學得洞壁上繪着三十六招杖法。二人離開石室，會同黑白二姥、唐婉儀、五衞、四婢一起上路，到達黃河北岸陳橋，被少林寺派來了眞大師和五十六名僧侶阻攔，爲了澄清是非，說服了眞隨行，好對武林交代並非魔道，由開封西進又收容漢陰紫陽觀血手甘禺，虎牢關遇不知名的鐵甲人圍攻，只好避讓，初試神功，黑白二道懾服，來到孝義鎮又遇上東海黥霸……

聞名心折服　不打先投降

覃小蝶道：「那就約他們在鎮口了斷吧，起轎。」

黃蜂門下去了鎮口，瞧熱鬧的也空羣而出，不久之後東海桃花島也來了，他們還帶來了不少帮手。

血手甘禺說對了，他們的確別有用心，瞧他們約來的帮手，就知道這是一項預謀。

丐帮長老三眼鷲金輪，暨該帮精銳五十名。

武當三老之一的青陽子，及青年劍士二十名。

這是一個強大的陣容，再加上桃花島的五位高人，就算橫行江湖，也會無往不利。最引人注意的是，武當、丐帮兩派，每人的腰際都懸着一隻火龍袋，及一個唧筒，這是用來對付黃蜂的，看來今後江湖，黃蜂將無用武之地了。

待兩陣對圓之後，最先出場的還是黥霸，他向黃絨軟轎雙手一拱道：「桃花島少島主黥霸，請覃谷主答話。」

劉正風哼了一聲道：「你是什麽東西，也配請咱們谷主答話？你過來，小爺先鬥鬥你。」

黥霸見向他挑戰的，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大孩子，不禁有點踟躕起來。所謂勝之不武，萬一不勝他這位少島主的臉往那兒擺！

另一名藍衫大漢彭淦，是桃花島主的第二位弟子，在他一子一女，及兩名弟子之中排行第三，他跨前幾步，道：「二師兄，殺鷄焉用牛刀，這小子讓我來收拾。」

黥霸道：「那就偏勞師弟了。」身形一晃，退出搏殺範圍之外。

彭淦撤出長劍，道：「出招吧，咱們似乎不必客套了。」

劉正風道：「說的是，接招。」晶芒急閃，已然一刀劈了出去。

厄度十三式，是天下最凌厲的刀法，黃蜂五鐵衞均已獲得其中的神髓，尤以劉正風爲其中的翹楚，他一刀揮出，能够安然接下的並不多見。

但桃花島的桃花劍法也是武林一絕，足踏花瓣，劍走奇門，每出一招，都是攻人所必救，而且奇幻莫測，一發五劍，是當代武林最具威力的劍法。

因此，他們一經交手，便殺得驚心動魄，看來不到五百招以上決難分出勝負。

桃花島主黑煞黥鶩　忽然身形一晃，衝向黃絨軟轎，口中嘿嘿一笑道：「聽說覃谷主貌比花嬌，姿容絕世，而且身具異香，爲百世罕見之尤物，本島主如不欣賞一下，豈不如入寶山空手而回！」

他說話之間，身形並未停頓，轎前的鐵衞侍婢均攔他不住，眼睜睜的瞧着他闖到轎前。

其實轎前還有拂琴，兩側有黑白雙姥，她們如果出手，黥鶩未必能够如願。如今他立身轎前，一股令人骨軟神酥的異香已侵入他的嗅覺，他呆了一呆，緩緩抬起手臂，就待掀起轎簾。

拂琴冷叱一聲道：「慢點。」

黑煞黥鶩道：「姑娘有什麽指教？」

拂琴道：「你可知道如果你掀開轎簾，你便只有兩種選擇？」

桃花島主黥鶩道：「哦，是那兩種，姑娘說說看。」

拂琴道：「一種是歸順本谷，永遠聽咱們小姐的指揮……」

桃花島主道：「還有一種是什麽？」

拂琴道：「死，不過你有反抗的權利。」

桃花島主道：「既有選擇，總得讓本島主瞧瞧再作決定。」他說話之間已然伸手向轎簾掀去。

他掀開了轎簾，自然瞧到轎裏的人兒了，瞧過了就該放下轎簾，否則對人家姑娘是失禮，也有失他桃花島主的身份。

但，他似乎忘了這些，一雙睜得不能再大的眸子，一瞬不瞬的盯着轎裏，面頰之上，是一片如痴如醉的神色。

拂琴冷哼一聲道：「够了麽？黥島主。」

桃花島主心神一震，終於放下轎簾，退後三步道：「對不起，是老朽失態。」

拂琴冷冷的說道：「你說吧，你的選擇……」

桃花島主道：「自今以後，桃花島自老朽以下，統歸黃蜂谷管轄，服從谷主的指揮。」

拂琴道：「好，你去解決武當丐帮這兩夥，算你投効本谷的第一功。」

桃花島主道：「姑娘，如若他們肯歸順本谷呢？」

拂琴道：「我會求小姐收留他們，不過只限於青陽金輪兩個。」

桃花島主道：「老朽這就去辦。」

他先喝止了劉正風與彭淦的拚鬥，這才來找三眼鷲金輪，及武當的青陽道長。

桃花島本是這兩派請來的靠山，想不到一經接觸，靠山倒先投降了，他們怎能不鬥志全失，而徬徨無主呢。

桃花島主咳了一聲道：「咱們都錯了，黃蜂谷被人嫁禍，咱們身為俠義道，竟然是非不明，善惡不分，還要以全天下的武力，置黃蜂谷於死地，各位捫心自問，能不感到慚愧？」

青陽道長微作沉吟道：「就算咱們是非不明，今後不再管這檔子閒事就是，向黃蜂谷低頭大可不必。」

桃花島主道：「好理由，你們中原各大門派，將黃蜂谷當作過街的耗子，不僅使他們蒙受奇寃，被人目為魔道，還受了不少窩囊氣，道長只是今後不管這檔子閒事就此作罷，似乎太輕鬆了一點。」

青陽道長面色一變道：「島主待要怎樣？」

桃花島主忽然雙掌齊吐，一拂即收，然後微微一笑道：「跟我去見覃谷主，要怎樣谷主自會裁決。」

三眼鷲金輪駭然道：「島主，你廢了咱們的武功？」

桃花島主道：「金兄不要害怕，在下只是暫時封閉兩位的武功而已，待謁見谷主之後，自會為兩位解除。」

這當眞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青陽金輪無論在武林的地位如何崇高，此時此刻也只得聽人擺佈。

但當他們見到覃小蝶之後，這兩位武林高人，竟然作出連他們自己也會驚訝的轉變。

覃小蝶上過武當，也去過丐帮，她與青陽道長及三眼鷲金輪不是初識。但當他們來到轎前，轎簾被挑開之時，這一對湖海聞人竟然目瞪口呆，兩眼直勾勾的瞪着覃小蝶，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拂琴放下轎簾，冷冷一哼道：「青陽道長……」

「貧道在。」

「你們為什麼與黃蜂谷過不去？」

「貧道沒有這個意思，只是掌門之命不得不遵。」

「你呢？金大俠。」

「老要飯的處境與青陽道長完全相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現在呢？你們怎麼說？」

「咱們願意追隨谷主，為贖前愆供獻心力。」

「此話當眞？」

「若口不應心老要飯的願遭天譴。」

「那好，青陽道長，你呢？」

「貧道與金大俠心意相同，今後願以有生之年，追隨谷主……」

原是劍拔弩張，腥風血雨的場面，想不到竟然如此圓滿的收場。

於是桃花島主為青陽道長及三眼鷲金輪解開穴道，讓他們遣囘本派弟子，然後擁着黃絨軟轎在鎭上打過尖，逕向偃師奔去。

黃蜂谷在這一路之上，收服少林羅漢堂住持了眞大師，武當三老之一的青陽道長，丐帮長老三眼鷲金輪，東海桃花島島主黑煞黥鶖，紫陽觀主血手甘禺，這般人包括黑白兩道，而且無一不是名震當代，武功卓絕的絕頂高人。

於是江湖震動了，覃小蝶之名如日中天，成為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

然後由偃師到洛陽一路平靜，再也沒有發生過任何風吹草動，只有一點令人想不明白，黑白雙姥，金帶四婢，她們並沒有因為黃蜂谷名滿江湖而高興，神色上反而顯得沉重，焦灼。

待到達洛陽之後，黃蜂門下住在洛水之濱的「姚元砦」，這兒有一幢大戶的空屋，是三眼鷲金輪設法租到的。

經過一晚歇息，黃蜂谷就展開了行動，他們的目標有兩個，一是尋找狄飛虹，一個是尋找女純陽，他們傾盡了全力，一個月下來，兩樣都交了白卷。

× × ×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這是白居易詠洛陽天津橋詩。

天津橋始建於隋，唐初改建，長橋臥波，橫跨洛水，橋旁洛神廟，相傳所祀為伏羲之女宓妃。

長橋兩岸商賈雲集，百耍雜陳，眞箇繁榮無比。這等繁華的所在，自然會龍蛇混雜，時常發生爭端。

今天就是這樣，八名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正圍攻一名青衣少女，這名少女身手不弱，可惜她臉色蒼白，在一陣激戰之後，已經身負幾處創傷再難支撐下去了。

以多勝少就已不該，何況他們圍攻的還是一名抱病的少女。

瞧熱鬧的雖是不齒這八名大漢所為，但都噤若寒蟬，沒有人敢管這檔子閒事。

此時羅蘭與魔僧正巧走到這兒，一陣打鬥之聲將他們引了過去。

羅蘭分開人羣向裏面一瞥，發現那名抱病的少女，竟是在棉山失散的祝京娘。

於是她嬌叱一聲道：「住手。」

八名大漢住手了，及瞧到喊住手的是一位十分美麗的綠衣姑娘不由神色一呆。

祝京娘自然也瞧到羅蘭了，心頭一喜，身上的病似乎也好了幾分，她奔過來喘着氣道：「皇天保佑，小姐終於脫險了。」一頓接道：「這般人是香山八駿，一身功力極為高明，咱們人單勢孤，快用毒沙對付他們。」

羅蘭說道：「妳放心，我會整治他們的。」

目光一抬，瞅着香山八駿道：「為什麼？八個大男人欺負一個帶病的女孩子，必然有一點理由了，說！」

香山八駿祇不過是洛陽城裏的土混混，在武林中是不入流的，他們分明瞧見羅蘭目光如電，神瑩內蘊，却不知道她是一個身負奇學的絕頂高人。

再說羅蘭體形嬌小，像一個可愛的香扇墜，很容易被人認為是一個小姑娘，而放鬆了防範。

更糟的是這八名土混混，竟然色迷心竅，打起羅蘭的主意來了，他們的老大名叫白狼，這時瞇着雙眼，嘿嘿一笑道：「妳弄錯了，小姑娘，她是咱們花五十兩銀子買的，加上代付的店錢及醫藥費，怕不百兩出頭？她如果就這麼一走，咱們豈不血本無歸了！」

羅蘭道：「是誰把她賣給你們的？」

白狼道：「這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跟着咱們兄弟，包管妳能吃香的，喝辣的，一生享受不盡，名滿洛陽的留香院是咱們兄弟開的，怎麼樣？小姑娘，要不要跟在下去開開眼界？」

祝京娘道：「小姐，千萬不能去，留香院是一個十分骯髒的地方。」

羅蘭點點頭，囘顧身旁的魔僧道：「大和尚，舒展一下筋骨吧。」

魔僧道：「要他們入地獄？」

羅蘭說道：「那倒不必，廢掉武功就是。」

魔僧應了一聲，身形一晃，勢若飆風驟起，香山八駿像被狂風捲起的樹葉，落地之時就只能趴在地上喘氣了。

羅蘭不再理會他們，牽着祝京娘的手道：「妳瘦了，京娘，走，咱們找個地方住下，再請醫生替妳治病。」

祝京娘道：「多謝小姐，不過小婢的病已經好了，只要休養一陣子就可以復元，哦，小姐，狄公子呢？」

羅蘭黯然道：「他被人擄走了，我來洛陽就是為了找他……」

她語音未落，忽然感到一陣噁心，並接連吐出兩口酸水，祝京娘一怔道：「小姐！妳怎麼啦？」

羅蘭道：「我也不知道，最近時常這樣。」

魔僧道：「我知道，小姑奶奶快要做媽媽了。」

祝京娘面色一變道：「你胡說，咱們小姐……」

羅蘭擺擺手道：「也許大和尚說的對，我已經嫁給狄飛虹了。」

祝京娘大喜道：「恭喜小姐，你們本來是天生的一對，這下小婢就放心了。」

她們似乎有說不完的話，可是已經走到一家客棧之前，只好先住店再說。

訂好房間再吃飯，祝京娘瞅着葷酒不忌的魔僧道：「小姐，這位大師是……」

羅蘭道：「我忘了給妳介紹了，這位和尚法號零落，江湖上稱他魔僧。」

祝京娘啊了一聲道：「久仰前輩大名，請恕晚輩失禮。」

魔僧哈哈一笑道：「少來，什麼前輩晚輩的，今後妳就跟小姑奶奶一樣，叫我大和尚或野和尚都行。」

祝京娘知道遊戲風塵的異人，多半是不拘禮俗的，因而微微一笑，沒有再說什麼。

羅蘭問道：「京娘，妳何時來到洛陽的？」

祝京娘道：「半年多了，在公子小姐先後落水之後，小婢痛不欲生，曾經沿着溪流往下游去找，不僅沒有找到，小婢倒生起病來了，最後來到洛陽，原是想趕囘潼關稟侯爺的，誰知一病不起，幾乎送掉性命。」

羅蘭道：「當眞苦了妳了，妳有沒有聽說黃蜂谷的事？」

祝京娘道：「有，聽說覃谷主一路過關斬將，降伏了不少武林高人，他們已經來到洛陽，但不知他們落脚何處。」

羅蘭道：「我要找到她，喂，大和尚，帮個忙好嗎？」

魔僧說道：「要我找出黃蜂谷落脚之處？」

羅蘭道：「是的，大和尚人面廣，只好偏勞你了。」

魔僧道：「不成問題，我這就去。」

魔僧果然不負所望，很快就找到了黃蜂谷寄居之處，但因時間過晚，只得在客棧住一晚明天再去。

次日天剛黎明，他們就離開客棧，直奔「姚元砦」，在一處門禁森嚴的巨厦之前，他們停下了脚步。

大門緊閉，門前却有四名懷抱長刀的大漢在往返巡邏，羅蘭向他們瞥了一眼道：「大和尚，眞是這兒？」

羅蘭與黃蜂門下千里同行，可以說沒有一個她不認識的，但這四名巡邏者全都面目陌生，不由得她不懷疑。

魔僧道：「沒有錯，正是這裏。」

羅蘭說道：「可是這幾個人我全不相識。」

魔僧道：「這些丐帮弟子，是三眼鷲金輪在當地隨時找來的。」

羅蘭道：「原來如此。」她說話之間已經到達莊門，巡邏者之一迎上兩步道：「你們找誰？」

祝京娘道：「我家小姐羅蘭，是覃谷主的朋友，請代為通報一下。」

巡邏者啊了一聲道：「請稍待。」

其中一人由側門進去，片刻後前門大開，覃小蝶率領金帶四婢親自迎了出來。

「羅小姐辛苦了，請進。」

他們來到大廳，羅蘭介紹了魔僧零落，覃小蝶也介紹少林、武當、丐帮、桃花島主，及紫陽觀主等，雙方見禮之後，羅蘭就將在棉山橋斷落水以後的情形，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

覃小蝶與狄飛虹情深似海，而且早有婚約，想不到羅蘭捷足先登，並且還懷了狄飛虹的孩子，這是一般女人所不能忍受的，她却面色平靜的道：「羅小姐，妳說狄大哥是在望狼街失踪的？」

羅蘭道：「是的，那間酒館掌櫃的說他們老闆娘精於針灸，能够治好大哥的內傷，經大哥同意，所以……」

覃小蝶說道：「妳見到那位老闆娘了麼？」

羅蘭道：「沒有，她只讓大哥一人進房，我拗他們不過，只得跟大和尚守在門外，誰知……唉……」

覃小蝶道：「我對一個人有點懷疑，不知羅小姐是否同意？」

羅蘭道：「誰？」

覃小蝶道：「花滿樓。」

羅蘭一怔道：「是她？」

覃小蝶道：「天地門主被某一神秘的門派所擄，該門的龍虎雙將在找尋門主之時被人追殺，我湊巧遇上救了他們，後來聖骨門攔路尋衅被我制服，花滿樓却於此時突然出現，並替聖骨門求情，我依了她，但要求她設法救出天地門主……」

羅蘭道：「後來呢？」

覃小蝶道：「她辦到了。」

羅蘭道：「也許是她交遊廣，人頭熟吧。」

覃小蝶道：「我原先也是這般想法因而未曾深究，現在想來覺得有些不妥。」

羅蘭道：「什麽不妥？」

覃小蝶道：「交遊廣並不代表權力高，能够叫神秘門派釋放一個被擄的一門之主，可不是那麽容易。」

羅蘭點點頭道：「這倒也是，還有可疑之處麽？」

覃小蝶道：「羅小姐可清楚她的出身來歷？」

羅蘭道：「她說她爹是一個退休的鏢師。」

覃小蝶道：「就只這樣？」

羅蘭道：「我只覺得她很好，沒有想到查問什麽。」

覃小蝶吁了一聲道：「她不只是來歷不明，而且還神秘得很，今後對她咱們應該防着一點。」

羅蘭道：「妳說的對，今後我會當心的，哦，冷戰六兒呢，他們是不是還在這裏？」

覃小蝶道：「我怕令尊担心，叫他們回潼關去了，妳也應該回去瞧瞧。」

羅蘭道：「不，沒有找到大哥我是不會回去的。」

她們說話間，西門冬進來稟報道：「稟谷主，一名丐帮弟子求見金大俠。」

覃小蝶說道：「金大俠，你出去瞧瞧。」

三眼鷲金輪道：「老朽告退 」

片刻之後金輪重行入廳，神色凝重的道：「谷主，丐帮弟子得到一項消息。」

覃小蝶道：「什麽消息？」

三眼鷲金輪道：「丐帮弟子在陝西銅川縣城發現狄大俠……」

羅蘭呼的一聲站起來，道：「他是由那兒回潼關？」

三眼鷲金輪道：「老朽不敢斷定他是不是回潼關，不過他好像內傷未癒，而且身不由己。」

覃小蝶道：「跟他在一起的有些什麽人？」

三眼鷲金輪說道：「三男三女，這般人全都戴着面罩，無法瞧出他們是何方神聖。」

覃小蝶道：「知不知道他們未來的去向？」

三眼鷲金輪道：「好像是南下，老朽囑咐丐帮弟子注意他們的行動。」

覃小蝶道：「各位準備一下，咱們立刻起程，如畫，妳去通知唐婉儀，咱們半個時辰之後出發。」

如畫道：「是。」

覃小蝶說道：「請金大俠率領五鐵衛立即上道，並携帶兩隻神鷹，好與咱們連絡。」

待三眼鷲金輪及五鐵衛起程，黃蜂谷的大隊人馬也在半個時辰之後就道，爲了日夜趲程，覃小蝶放棄了黃絨軟轎，只是在嬌靨上蒙了一塊紫色紗巾而已。

在途中歇息之時，羅蘭對青陽道長道：「請問道長，貴派有沒有失落什麽重要的物品？」

青陽道長道：「沒有啊，施主爲何有此一問？」

羅蘭道：「我與大哥在一處洞穴之中拾得一件物品，大哥說可能是貴派失落的，既然沒有那就算了。」

青陽道長遲疑半晌，終於嘆息一聲道：「敝派的確失落了一件重寶，這也是敝派日趨沒落的原因，唉……」

羅蘭道：「道長能說出那件重寶的名稱麽？」

青陽道長道：「這個——」

羅蘭道：「道長是不知道了，待你弄清楚之後再說吧。」身形一轉，逕向一旁走去。

青陽道長道：「施主請留步。」

羅蘭道：「道長還有什麽事？」

青陽道長面色一肅道：「敝派失落重寶，原是嚴禁洩漏的，爲了取信於施主，貧道只得說它出來了——」

一頓接道：「五十多年前，貧道祖師玄眞子失踪，他老人家所佩帶的敝派至寶太極令也同時不知下落……」

羅蘭微微一笑，伸手由懷裏取出一塊碧玉道：「道長瞧瞧，是不是這個？」

一片驚喜之色，迅速映上青陽道長那冷肅的面頰，同時雙膝一屈，跪拜於地道：「弟子青陽參見祖師。」

羅蘭吃了一驚，急忙將太極令塞到青陽道長的手中道：「快起來，道長，你這是作什麽？」

青陽道長立起身形，再度施了一禮道：「施主加惠武當，今後敝派能够振衰起弊，重振昔日雄風，全是施主所賜，大恩不敢言謝，施主如有需用敝派之處，無論水裏火裏，武當弟子當萬死不辭。」

羅蘭道：「道長言重了，咱們不過舉手之勞而已，其實這都是拙夫叫我這麽作的，他也不是施恩望報之人。」

青陽道長感慨的一嘆道：「賢夫婦義薄雲天，竟不爲武林同道所諒解，莫非當眞是天道無憑！」

剛剛走來的魔僧哈哈一笑道：「牛鼻子是出家人，竟也怨天尤人起來了，不怕難成正果，打下阿修羅地獄！」

青陽道長道：「無量壽佛，野和尚之言不可信，不可信。」一頓接道：「請問施主，賢夫婦除了發現這塊太極令，還瞧到了什麽？」

羅蘭道 「還有一具骷髏，拙夫說那人胸骨呈現黑色，想必是中毒而死。」

青陽道長悲不自勝，半晌才再度詢問道：「施主可還記得那洞穴的位置？」

羅蘭道：「當然記得，咱們在太原玉簫莊中伏，在大廳誤踩翻板，就墜入洞穴之中了。」

魔僧道：「走吧，牛鼻子，這兒的事你不必管了。」

青陽道長略作沉吟道：「好，貧道去向覃谷主說明一聲。」

他語音甫落，覃小蝶的嬌音巳遙遙傳來，道：「你走吧，道長，替我問候貴掌門。」

他們歇息之處，是一片雜草叢生的山坡，爲了使馬匹易於覓食，數十人散佈的面積頗爲廣大。相隔至少十丈以上，交談之聲又此起彼落，在此等情形之下，覃小蝶竟能對青陽道長之事瞭若指掌，並能如此清晰的將語音傳送過來，其功力之深，豈不駭人聽聞。

青陽道長肅立聲諾道：「多謝谷主，待貧道見過敝掌門後，當來追隨驥尾。」

覃小蝶道：「不必了，願貴派猛着祖鞭，重振武當聲威，也好爲武林同道多盡一點心力。」

青陽道長道：「敝派當謹遵谷主諭示，貧道告辭。」語音一落，身形驟起，跟着響起一陣急劇的蹄聲，這位黃蜂谷的友人，巳在烟塵滾滾中急馳而去。

目送青陽道長去遠，黃蜂谷也立刻上道，他們沿關洛大道向西急趕，在經過潼關之時，羅蘭竟然過門不入，不過她派人送了一封信給羅侯爺，那只是一封報平安的家書。

在臨潼，他們獲得神鷹傳書，知道狄飛虹一行巳由武功縣南下，向四川省境奔去。

他們一路含尾急追，希望能够及早將他們攔截下來，但歷經佛坪，翻越太白山，一直追到城固縣，雙方相距仍有三四天的路程。

這天他們就歇在城固，晚餐之後，覃小蝶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追人必須輕騎急追，人多了反而不便，此地距離黃蜂谷不遠，她只留下五衞四婢，其餘的黃蜂弟子，由黑白二姥率領回黃蜂谷。

至於了眞大師，桃花島主，及紫陽觀主等均可自由離去。

黃蜂弟子於次日凌晨分道揚鏢，該回谷的由黑白雙姥率領離去，但少林、桃花、及紫陽各派却不願撤走。

首先發言的是桃花島主，他雙拳一抱道：「不要攆咱們，谷主，老朽保證絕對不會誤事。」

紫陽觀主血手甘禺道：「是嘛，人多一點多少有個照顧。」

了眞大師喧聲佛號道：「兩位施主說的是，老衲也有同感。」

當初要人家臣服，如今又想攆人家離開，在道理上有些說不過去，何況這般人全是身負絕學的一方霸主，絕不會成爲黃蜂谷的累贅，他們不願離開，覃小蝶倒也不便勉強。

待到達四川宜漢縣境，形勢忽然發生劇變，原是黃蜂谷追截擄人的單純事件，如今竟然轟動江湖，八方薈萃，天下武林幾乎都集中到這條路綫上來了。

雙河場是宜漢縣城以北的一個鎭集，覃小蝶剛剛到達鎭口，三眼鷲金輪巳經迎了上來，道：「谷主請到鎭上歇息，飲食都巳準備好了。」

覃小蝶道：「辛苦你了，金大俠。」

三眼鷲金輪道：「這算不了什麽，谷主請。」

這是本鎭最大的一間酒館，此時還未到午餐時間，食堂巳經上了六成座。

而且這般客人幾乎全是跨刀佩劍的武林中人，使整個酒館的氣氛，有點異於尋常。

喧囂震耳，是武林中人聚集時的特色之一，但這片喧囂之聲，却被一股香風所淹沒。

這是一股奇妙的異香，只要是男人，只要聞到這般異香，就會心旌搖搖，神思恍惚而陷入迷離的境界，在此等情形之下，這般江湖豪客，怎能不噤若寒蟬。

黃蜂谷與武林各派很少交往，食堂中的這般豪客，覃小蝶認識不多，認識最多的是三眼鷲金輪，因而他的神色顯得分外凝重。

羅蘭的江湖閱歷最少，不過她却瞧出這酒館的氣氛頗不尋常，因而櫻唇一噘，瞅着三眼鷲金輪道：「怎麽啦？金大俠，瞧你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金輪咳一聲道：「沒……沒什麽。」

「的確沒有什麽，老夫只有一點小小的要求。」

語音是門外飄進來的，接着進來一位身材瘦長，面目慘白的紅衣老人，他身後跟着五名形同殭屍的大漢，一起湧進這間原巳不太尋常的食堂。

三眼鷲金輪本來就担心今天的塲面不易收拾，此時一見紅衣老者，面色不由再度一變。

雙拳一抱，三眼鷲金輪向紅衣老者拱手一禮道：「久違了，言掌門，請坐。」

金輪稱他言掌門，莫非是湘西辰州言家？

不錯，他正是辰州言家的掌門人言甫，跟在他身後形同殭屍的大漢，是言家門十大法身中的人物。

湘西言家是一個極端怪異的門派，他們不僅武功別走蹊徑，而且具有各種邪惡的技能，當今任何一個門派，都不敢招惹他們，好在言家門弟子很少行走江湖，否則就會天下大亂了。

想不到這個人人畏懼的門派，竟也出現江湖，居然找上了黃蜂谷，三眼鷲金輪怎能不大爲驚懼。

言甫立身覃小蝶丈外之處，對三眼鷲金輪根本不屑一顧，只是冷冷道：「覃谷主，老夫適才說的話妳聽到沒有！」

覃小蝶道：「聽到了，閣下有什麽要求？」

言甫道：「聽說覃谷主國色天香，風華絕代，天香老夫巳經聞到了，只是國色尙待證實。」

覃小蝶道：「那你的要求，是要我摘下面紗讓你瞧瞧了。」

言甫說道：「不錯，老夫正是這個意思。」

西門冬怒叱一聲道：「老賊，你敢侮辱本谷谷主！」這當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他彈身而起，揮刀就劈，速度之快，就算有人想攔他也措手不及。

人影一閃，是言家門十大法身之一的迎了上來，他不管刀芒如何凌厲，竟然伸手向長刀抓去。

厄度十三式，是天下至剛至猛的刀法，不要說刀身落實，就算刀芒也足可令一條大牛五馬分屍。（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由於黃小虎的一番說話，使七殺和尚跑到十二金釵休閒中心搗亂，要花裏嬌拿出二十萬銀子來，花裏嬌也因此更憎恨黃小虎及玫瑰釵，非將他倆殺死不可……，黃小虎被柴八斗救出後，便和玫瑰釵，及三個小朋友向淮陽奔去，他們要找筱乩童，來到淮陽後，黃小虎又施出一套妙計，使筱乩童不得不來找黃小虎，黃小虎又吹噓一番，要筱乩童准備做一場法會……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　飛·圖

小草包

九：亂墳義塚　死人復活

四方步踏遍，四道符燒完，平地倏起旋風，筱乩童右邊抓起盤中紙馬，往壇下一撒，烟霧立生，陰氣迫人，恍惚中只聽到如雷馬蹄之聲，天搖地動而來。

說時遲那時快，筱乩童左邊又抓起一把綠豆，向壇下一撒，口中大喝：「天兵騎神馬，急急如令，勅，速速現眞身，聽我法師令。」

一羣白馬天兵立刻湧現，壇下的空地，倏化成無際的空間，無數的兵馬在搖動吶喊，驅騎騁馳。

同時法壇四週，陰風陣陣，鬼哭神號，眞是風雲變色，日月無光。數百善男信女看得心驚口呆，直喘大氣，就是小虎也目瞪口呆，幾疑身置夢中，幾次用力搖搖頭，再掐掐大腿才醒過來。

這時，台上演得賣力而熱鬧，台下看得屏息靜氣，目迷口張，只有小虎正拿着一包瓜子，默默在嗑着。

看了那些神兵天馬，他不是不驚心動魄，而是本就抱着找漏子抓把柄的心態而來，不得不靜下心來，看看筱乩童耍的這一套，竟究是幻術，還是眞的茅山法術？

記得幾年前，他曾在廟會上看過一個番人的魔術叫什麼「大衞魔術」，居然能把高大的神像及整座廟宇都能變不見，那麼眼前的一切現象應該不足爲奇。

可是他左看右看，看不出破綻，嘴裡嗑着瓜子，邊嗑邊吐殼，邊吐邊想，無意中，幾粒瓜子殼吐得遠一點，正好打中那些奔跑的天兵天馬，噗卜，一匹馬倒下去了，沉沒在煙氤之中。

這一發現，使得小虎大感興奮，覺得好奇又好玩，於是他猛吐瓜子殼，每吐一次，故意運氣自口中射出。像噴彈珠一樣，對準了神馬天兵射。

噗卜，倒下去一騎！

噗卜，又倒下去一騎！

小虎暗暗大呼過癮，覺得非常好玩，眞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他玩得高興，台上的筱乩童已有感應，急得跳脚，他目光掃過去，見是小虎在搗鬼，想發火身在台上不能發火，一發火，台下的紙馬綠豆兵會大亂，想警告又不知用什麼話來警告，不管怎樣，小虎是進香團團長，是財神爺，得罪不得。只能朝小虎猛瞪眼又眨眼暗示，手中的桃木劍，拚命亂揮猛畫符。

小虎射倒了五六匹馬，終於看到台上筱乩童的奇怪表情了。幾乎想捧腹大笑。

不過還是忍住了，他當然知道筱乩童在暗示自己別搗亂，心中一想，現在正是給他吃糖嚐甜頭的時候，何必再捉狹整他，反正苦的在後面，慢慢騎驟看唱本。

這樣一想，故意聳聳肩，舉手敬個禮，表示意出無心，萬分抱歉，放了筱乩童一馬，讓他在台上繼續鬼畫符盡興的表演下去。

陡聞一聲焦雷般大喝，雷霆一發，全化烏有，幽暗的燈火復明，筱乩童屹立壇上，在燒還神符。一場法術表演，恍如黃粱一夢。

「呵……」數百觀衆，舒坦出提在心上的一口氣，接着一陣如雷掌聲。

筱乩童口含笑意，却掩不住一股倦容，彷彿這一陣作法，也耗去了他不少精

力。他宣佈道：「今天法事到此爲止，明晚爲大家再舉行三醮法會誦經降福，請大家提早光臨。」

到此功德圓滿，已是落幕時刻了。

小虎立刻起立大聲道：「大家出去的時候，佈施的香油錢，請順手放入捐獻箱，咱們明晚再來。後天就回家了。」

一干善男信女捐獻的捐獻，圍着筱乩童要符的要符，喋喋不休，那肯就此回家。

小虎却在人潮雜亂之際，回到國賓客棧，見大牛呆瓜三八花與玫瑰釵俱在房中，正在討論剛才的法事。看到小虎回來，玫瑰釵首先道：「看過筱乩童的把戲，覺得如何？」

小虎道：「眞有一套本事，我看不出一點破綻。你們呢？」

大牛道：「我站在左邊角落，曾往壇下仔細觀察，也沒發現什麼，這個乩童的法術的確厲害。」

呆瓜笑道：「我在外面沒有進去，不過趁空隙把身上的鷄鴨狗血，都倒在神像上，香爐裡，但是好像不大管用嘛。」

「我在四邊墻角灑了些狗血。」三八花道：「不過我發現這乩童有專用的一套法器，毛毛蟲說他師父的法器，誰也不能碰，我明天打算在醮會上動動他法器，給他來一點鷄鴨狗血，看看究竟如何？」

小虎望着玫瑰釵道：「玫瑰姊，難道這乩童眞的會邪法？」

玫瑰釵聳聳肩，道：「誰也不清楚，不過江湖傳言，總有幾分根據。我剛才也去了，一直在外面觀察動靜，也沒有查出可疑之點，所以明天的行動，一定要小心。」

小虎道：「明天就是重頭戲了，今天咱門該看的也看過了，應該知道明天該怎麼做，一切還是按照我們定下的計劃進行。」

說到這裡，對三八花道：「明天首先發難的人找到沒有。」

「當然找好了，他叫土鷄，拿了我十兩銀子。」三八花提出報告。

「我看今夜的香油錢捐了不少，二隻箱子裝得滿滿的，有銀票也有碎銀，還有人要往那裡塞，這下子那筱乩童一定樂歪了。」大牛好像對錢最有興趣。就注意那二只捐獻箱。

小虎笑道：「就是要先讓他嚐嚐甜頭，鬆懈他防備之心，讓我們明天來個大破邪法，開個公審大會。」

這一說大家都興沖沖地笑了。

只有玫瑰釵還在担心。以她的瞭解，筱乩童絕對不會這麼簡單。更不是好吃的菓子。不過她心裡雖這麼想，却抓不到把柄，說不出所以然來，也只能暗暗放在心裡，不想再掃小虎們的興頭了。

在筱乩童那方面，好容易把這些香客應付出門，毛毛蟲與花蝴蝶已打開捐獻箱大數錢財。

今天是筆大收入，讓他們樂歪了。

「師父，這裡還有張五百兩的銀票哩，他們也眞捨得花。」毛毛蟲揚了揚手中的銀票，告訴正在太師椅上休息的筱乩童，一副興頭十足的模樣。

「這算甚麼稀奇。」花蝴蝶不甘示弱，

也揚起一張銀票：「我這邊還有一張一千兩的呢！」

本在沉思中的筱乩童看二個徒弟這麼高興，思緒被打斷了，心中也昇起一份喜氣，覺得錢財進門，是件好事，何況直到目前，一切情況都很正常，那個進香團團長雖然小小年紀，却是個有心人。憑空號召這麼多信徒，送來這麼一筆錢財，明天醮台一擺，還加一筆收入，像這樣的機會，二三年難得遇上一次。可能就像他說的，是代母報恩，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過筱乩童始終想不起以往有過這麼一筆帳，所以卜得的那個凶卦，始終無法釋懷，而傳訊查探的消息，一時之間還不能有回訊，所以現在還是心有千千結，剪不斷，理還亂的感覺。

「師父，我點清楚了，一共是柒千陸百叁拾壹兩半。」毛毛蟲在報帳了。「師兄，你那邊多少？」

「我這裡五千零一兩七錢。」花蝴蝶有點懶洋洋，因為他覺得與毛毛蟲沒什麼風好爭，反而想到小虎的姊姊，心中淫念難息。尤其小虎說的話，對他無異是一大鼓勵。

「幹，能跟這種馬子熱一熱，那才來勁。嘿嘿，她對我有好感，等了上床就更有好感了。」

花蝴蝶心裡喃喃自語，却聽到筱乩童沉聲道：「毛毛蟲，你點的數是多少啊？再報一遍。」

「七千六百三十一兩半，師父。」毛毛蟲重覆一遍。

筱乩童冷笑一聲，道：「不對吧，你腰裡那張銀票怎麼沒算進去，是沒看見啊？」

毛毛蟲一呆，吃驚道：「在那……那裡……裡啊？」

花蝴蝶哈哈笑道：「師弟啊，你老毛病又犯啦，在師父跟前，馬虎眼是打不過去的，快拿出來吧，不然又要挨拳頭了。」

「喔，是…是這張啊，太…太多了，漏了。」毛毛蟲結巴巴地自圓其說，心不甘情不願地自腰帶中掏出那張銀票：「師父，是肆佰伍拾兩。」

筱乩童道：「找個袋子都裝在一起，明天替我去存到銀號去。」

這一定是花蝴蝶的差事。花蝴蝶急忙應了一聲是。他倏然想起那間銀號就在國賓大客棧附近，何不順便去探望一下小虎的姊姊。

* * *

第二天一大早，花蝴蝶刻意打扮得油頭粉臉，穿着一件綠綢衣服，遠遠看去眞像花蝴蝶一般，光鮮照人，他背着一蔴袋的銀票子到國賓斜對面的世華銀號存錢。剛巧碰到小虎正站在客棧大門口與幾個進香客在閒聊。

小虎一見花蝴蝶立刻甩開幾名香客，親熱地打招呼道：「小師公，這麼早，去那裡啊？」

「啊！小團長，早，我要到對面去存錢。」花蝴蝶非常高興能碰上小虎，到底一見驚艷，魂繫夢牽的大美人能不能接近，還要靠小虎帮忙。

小虎嘻嘻笑道：「存錢？你們發財啦！」

「那裡那裡，還靠你小團長多多照顧。」花蝴蝶客氣了一番，道：「你姊姊昨夜沒去，今天會不會去？」

「可能抽不出時間。」小虎又在動點子了，看到花蝴蝶肩上的蔴袋，一定是裝的銀子，這些香油錢送給了黑媒婆筱乩童，實在可惜。想到自己的計劃進行到半途，盤纏已經空空，正缺乏銀子，不如就在這色狠身上動點腦筋。

花蝴蝶聽到玫瑰釵今晚不去看醮會，神色有點失望，道：「你姊姊忙什麼事啊？今晚的醮會有看頭哩，不去看豈不可惜。」

小虎道：「她對這種法會的事不太有興趣，忙着買布料做衣服，對了，你何不去勸勸她。」

花蝴蝶立刻興頭十足，道：「好啊，我去存了錢再來。」

「這樣恐怕碰不上頭了，我姊打扮好正要出門哩。」

花蝴蝶一聽忙道：「既然這樣，我就先去見見你姊姊吧。」他心想慢一步上銀號也無妨。

小虎點點頭道：「你跟我來。」

帶着花蝴蝶進了國賓大客棧，正奔後院，已見大牛呆瓜三八花正在院子裡練竹棒棒。

這是老叫化抽空教了他們幾招，三個小把戲正練得起勁，玫瑰釵站在一旁觀看。

「大姊，小師公來看妳了。」小虎一面打招呼，一面向玫瑰釵施眼色。

玫瑰釵知道小虎又有點子，裝出高興的樣子，道：「小師公早，什麼風吹來的啊？」

「昨天沒見妳去，特此來看看妳。」花蝴蝶眼睛已經盯住玫瑰釵色予魂授，喉嚨裡直嚥口水。

小虎道：「大姊，來者是客，妳不請客人進去奉杯茶招待招待。」

「對對，小師公請到屋內坐。」玫瑰釵媚笑着，轉身輕盈地引路，進了住屋。

小虎跟在屁股後面道：「小師公，你把蔴袋放下來，跟我姊姊好好聊聊。姊姊，不是採購了很多衣料嗎？何不給小師公看看，是不是淮陽的名店精品啊！」

花蝴蝶剛放下蔴袋，玫瑰釵已在招手，道：「對，小師公請到裡屋來，看看我的衣料好不好，有沒有吃虧上當。」

花蝴蝶就怕沒有單獨相處的機會，有了機會焉能錯過，立刻像哈巴狗一樣跟了進去。只聽到小虎的聲音道：「你們好好聊聊呀，我出去了。」

小虎回到院中，向大牛呆瓜三八花招手，道：「大牛，缺銀子？」

「那有不缺的道理，三五百人一天的食宿費你知道要多少？我眞急死了。」大牛大吐苦水。

小虎輕聲道：「那隻蔴袋裡都是銀子銀票，你們三個趕快每人去撈一把，不要貪多，撈一把就走，三八花把蔴袋恢復原來紮好就行。」

大牛吃驚道：「你要我們去偷呀？」

小虎一哼道：「不要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反正這些香油錢是香客捐的，不拿

白不拿，拿來還是用在他們身上，什麼偷不偷，動作輕點，快去。」

於是三個毛毛頭輕若狸貓地閃進屋中。而屋裡的花蝴蝶正靠近玫瑰釵在看她幾塊衣料。鼻孔中聞到玫瑰釵身上發出的香味，看着她拿着衣服一比再比的玲瓏身裁，氣喘心跳連連讚美，早已忘了自己是誰。

「嗨，小師公，你每件衣料都說好，到底那一件最好啊？」玫瑰釵嗲聲嗲氣在撒嬌。

花蝴蝶嘻嘻笑道：「都好都好，穿在妳身上，粗布也變成彩羽，大小姐，妳晚上到底去不去看醮啊？」

玫瑰釵曖昧地一笑，道：「傻瓜，我不去，你不會來呀？」

花蝴蝶一呆，心中突然狂喜，這眞是上天的綸音，不是在暗示嗎？這一趟沒白來，連忙道：「好好！我來，我一定來！嘻嘻嘻！」

正想趁機摸摸玫瑰釵的身子，吃吃豆腐，突聽小虎在外面高聲道：「你們談完了沒有啊？」

「談完了談完了。」花蝴蝶想起還要存錢，回去還要擺設醮台，忙對玫瑰釵低聲道：「今晚我一定來，再見。」

匆匆地走了出去。只見小虎問道：「我姊姊去不去？」

「她說不去，不過沒關係，嘻嘻，我要走啦。」花蝴蝶得意得像偷到王母娘娘蟠桃的猴子，拿起蔴袋，背在身上，像飛一樣奔出房門，其實，有一大堆的活兒等着他回去幹，他是色心高照，忙中偷閒。

花蝴蝶一走，小虎拍手大笑，拉着玫瑰釵就往自己的房間跑。房裡三小眉開眼笑地正在數銀子。

「抓了多少啊？」小虎問。

三八花笑道：「不少不少。」一見小虎親熱地牽着玫瑰釵的手，心裡就不是滋味，一捽手中的銀票，道：「你也來帮忙點點，才老是站着當團長。」

小虎放開手道：「好好，我來點。」

正要過去，大牛已道：「不用了，銀票一共二千一百兩，現銀只有三十多兩。」

小虎道：「夠不夠用？」

大牛點頭笑道：「現在夠了。」

呆瓜道：「老大的確有一套，眼見沒『輪子』現在『輪子』就來了，我看法術不比乩童差嘛。」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小虎笑畢對玫瑰釵道：「我看他興頭十足，眉開目笑地走，你們談了些什麼？」

玫瑰釵神秘地笑笑道：「我約他晚上來，他那色迷迷的樣子，那有不高興之理。」

呆瓜呆呆道：「妳叫他來幹嘛，莫非眞要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他居然掉了二句文。

「是啊！」玫瑰釵道：「不過最後一句要改一改，是血濺黃昏後。」

小虎一怔道：「妳要殺他？」

玫瑰釵道：「當然要問一問才能殺他，這種人不殺無天理。」

呆瓜三八花齊都伸了伸舌頭，小虎點點頭道：「來個釜底抽薪，雙管齊下也不錯，大夥們，銀子也有了，大家玩一玩，晚上好好幹。」

這邊在興高采烈，花蝴蝶却在愁眉苦臉。

蔴袋送進銀號，一點數，少了二千一百三十多兩。花蝴蝶當場跳了起來。

蔴袋口紮得好好的，怎麼會少了呢？莫非剛才在客棧裡小虎動了手脚？想想又不可能，或許是毛毛蟲昨天夜裡犯了毛病在搞鬼？

花蝴蝶一時之間無法肯定，不過短少是事實，回去不知怎麼跟師父繳帳。

想了再想，覺得今天這麼忙，師父也不會有空查問，只有拖過明天再說，反正一口咬定毛毛蟲，挨拳頭，吃棍子讓毛毛蟲去頂，除此之外沒第二種辦法。

* * *

三元壇的中庭裡已經佈置一新，擺下了三台醮。

中間一台名稱是「城隍送財」。左邊一台名叫「仙翁賜壽」。右邊一壇叫「天官進祿」。

筱乩童也眞有一手，這三台醮「福祿壽」人生三大慾望全包了，他本來還想加上一台「雙星報喜」，擺上胖胖的京中名角肥娘小窈窕與瘦狗泰山一齊來禍一禍，實在地方有限，只能忍痛割愛。

不過就是這三台醮也把筱乩童師徒三人忙得滿頭大汗，不可開交。忙到晚上，木偶擺好，張燈結綵，剛剛妥當，小虎帶着香客像潮水一樣的湧了進來。

等大家坐定，好戲正要開鑼，花蝴蝶已滿身臭汗地溜了出去，他是急着趕「情人的約會」。

這邊筱乩童依舊昨天一樣打扮，登壇宣佈道：「人生在世，求的不過是福祿壽全歸，今天本法師不但替各位建壇祈福，而且還要作法使福祿壽三仙降臨，讓各位親睹三仙下凡的法相，使各位回去後就烏龜行大運，要甚麼有甚麼。」

小虎心中暗暗冷笑，這法螺亦吹得太離譜了，今晚倒過來要你烏龜行霉運。

筱乩童說完後，又點燃香燭，仗劍踏步，作法起來，只見右挑一道符，左挑一道符，燃符唸咒，平地起烟氤，桃木劍一指，咒聲急促，大聲一喝：「衆仙得令，快快降臨。」倏見一隻黑黝黝的小罐子從人堆中飛擲而出，正好碰上桃木劍，波地輕響，一股腥臭的狗血已經四散飛濺。

筱乩童一怔，連唸三道咒語，烟氤消散，那有什麼三仙法相。善男信女中立刻有人鼓噪起來了。

「三仙在那裡啊！騙人嘛！」

「咱們昨天捐了這麼多香油錢，騙人就揍他。」

「………」

這一片七嘴八舌的吼聲，立刻哄然鬧起來。

筱乩童臉色大變，大吼道：「誰擲的狗血，破壞本法師作法，給我滾出來。」

「作什麼法，我們要你還香油錢！」

「不還要揍人，打！」一條長板櫈已飛出來，毛毛蟲慌忙接住。

「喂，有話好說有話好說。」毛毛蟲邊勸邊東張西望地找師兄花蝴蝶，却怎麼也

找不到花蝴蝶的影子。

小虎知道是呆瓜三八花起的哄，只因為人小夾在人羣裡不容易讓人發覺，此刻他覺得應該站起來說話了。

因為他只想利用羣眾來壓壓筱乩童的氣勢，不想利用羣眾鬧事，所以站起來道：「大家靜一靜，大家靜一靜，人有失手，馬有失蹄，大師公作法不靈，讓他再來一次就是了，大家不要吵鬧，有傷和氣。」

他裝出帮忙做好人的神態，又對筱乩童道：「老師公，你也不要急，慢慢來。」

筱乩童哭喪着臉道：「小團長，你有所不知，狗血破了我的法術，現在怎麼作法都不會靈。」

書本上說狗血破邪法果然沒錯，小虎暗暗得意，心中道：「那怎麼辦？」

羣眾中突然有人叫道：「那我問你法師一個問題，你回答得出，仍舊稱你法力無邊，否則今天就拆了你這座三元壇，打爛你這幢破房子。」

筱乩童再橫，面對三五百人也沒轍，忙道：「你說你說，本法師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你問罷。」

他覺得一個問題能通關，最好不過。

那個問話的人是個商賈模樣的中年人，只見他道：「我問你，江夏城中六天前銀號發生一宗搶案，死了二個人，是誰幹的？」

筱乩童心頭大大地一震；原本以為是問鬼神之事，想不到出了這麼一道難題。

他搖搖頭道：「我一直住在淮陽，怎會知道江夏府的事。」

那人本是受了呆瓜的好處，冒出頭來找事的，此刻哈哈一笑，道：「你不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曉嗎？怎麼又說不知呢？打！」

抄起板櫈已飛了出來。正好越過毛毛蟲的頭，撞在「天官進祿」那台醮上，醮台上擺的木偶燈綵，立刻唏哩嘩啦，被撞得與木片碎布齊飛。

「打！打騙子啊！」香客們一經煽火立刻暴動起來。

筱乩童正在張慌失措，忽見小虎跑上台來，忙道：「小團長，你快阻止他們！」

小虎含笑，道：「沒關係，你不要緊張。」

他說着話，拍着筱乩童的肩膀，突然化掌為指，點了筱乩童的痲穴。

筱乩童做夢都沒想有到小虎會有這一招，驚喝道：「你……你幹什麼？」

小虎冷笑道：「人家問你這個問題，你怎不好好回答。難道你就是搶匪？」

這時台下已打得一塌糊塗，毛毛蟲最倒霉，被眾人揍得遍體鱗傷，大叫師父救命。

筱乩童痲穴被制，動都不能動，那還能救他，哭喪着臉對小虎道：「我……真的……不知道嘛！」

「嘿嘿，你不知道誰知道。」小虎冷笑道：「花裡嬌與魚四手中的錢豐銀號的票子據說都是經你的手送出去的，你在江湖上是頭一號的黑媒婆，以為我來瞎抓的。若不老老實實招供，今夜你就等着吃足苦頭好了。」

筱乩童臉色大變，這時才瞭解中了圈套，原來這個進香團竟是為了這件案子來的。

他當然知道是誰幹的，但是江湖中最忌就是倒把出賣，何況他也在中間得到好處。於是一咬牙道：「我只能告訴你，不是我幹的。」

小虎冷冷道：「你不說也沒關係，我小祖宗今天已裁定你了，反正你這幾年已經肥得很，就把這件案子的銀子賠出來，再跟我到衙門裡打場官司就行了。」

說到這裡，向台下大喝道：「拿繩子來，把這個胡作非為的乩童給綁上，來個三堂大會審。」呆瓜等早已拿繩子過來，像綁米粽一樣把筱乩童綑得結結實實。

台下早已砰砰乓乓打得落花流水，小虎把供桌一掃推翻倒地，大聲道：「現在不要打了，這筱乩童已經承認是土匪，大家看該怎麼辦？」

「打死他，打死他！」眾人聲聲吆喝。

筱乩童臉色發白，忙道：「我說我說。」

小虎笑道：「你早這麼識相，不就沒事了嗎？要說就快說。」

筱乩童道：「你點了我的痲穴，我渾身都不能動，好難過，叫我怎麼說啊！」

小虎道：「你是要我解了你的穴道？」

「是，是，讓我舒坦一些，慢慢道來，因為我並不是搶匪，話得從頭談起，反正我已經被綁得像痲花一樣，逃也不能逃，你何不讓我舒服一些，詳詳細細的說。」

小虎一想也對，伸手拍活了筱乩童的痲穴，道：「你就舒舒服服地招供吧。」

筱乩童口中唸唸有詞，倏然一聲大喝，張口噴出一道血光，笑道：「本法師血遁去也，好小子，小心你的小命！」

血花一起，烟霧陡生，平地起旋風，捲得所有人都睜不開眼睛。

小虎暗呼不妙，等風息睜開眼睛一看，地上只剩下一圈繩索，那還有筱乩童的影子。這情形看到眾人目瞪口呆。

小虎當機立斷，宣佈大家速速回客棧收拾行李，準備立刻起程回鄉。自己帶着大牛呆瓜三八花急急趕回國賓大客棧，只見玫瑰釵已悠閒地坐在屋中。

「那隻花蝴蝶呢？」小虎進門劈口就問。

「我把他弄到城外荒野處理了。」玫瑰釵道：「你們那邊怎麼樣？」

小虎憂心重重道：「事情不妙，那筱乩童居然在綑綁中作法遁走了。」

玫瑰釵嬌容大變，驚呼道：「糟了，我忘了告訴你們，綑綁是沒有用的，對筱乩童要用木心釘，釘穿他雙足，才能破他的遁甲法術，現在咱們恐怕立刻會遭到大痲煩。」

呆瓜呆呆問道：「什麼大痲煩啊？」

玫瑰釵憂心忡忡道：「恐怕咱們命在頃刻。」

四小臉色俱都大變，三八花急急道：「那我們快逃呀？」

話聲方落，門外倏吹進一陣涼颼颼的陰風，吹得燈火發綠，陰風中似乎夾雜着鬼哭之聲：「小虎……啊……還我命來。」

在小虎耳中聽起來，好像是紫玉釵的陰魂哭聲，也像是花蝴蝶的哭叫聲。

玫瑰釵驚叫一聲道：「要走也來不及了，快把門窗都關好，不能留一絲縫隙。」

大牛三八花聞言急忙把門窗都關好，還把桌子頂上。

這時大家都鬆出一口氣，三八花已經嚇得臉都綠了，問道：「是不是那乩童找上門來了？」

玫瑰釵道：「筱乩童在未明瞭咱們實力之前，絕不會親自找上門來，一定在遠處作法，先來擾亂我們的精神。」

大牛急急道：「逃不能逃，找人又不能找，那怎麼辦？我們豈不是在等死？」

玫瑰釵道：「今夜只能熬到天亮，大家靜坐調息，不論聽到外面什麼動靜，都不要理會，到天亮再想辦法。」

呆瓜哭喪着臉道：「老大，今夜的漏子可是弄得太大了，你要想想有什麼鬼點子好救苦救難啊。」

「什麼漏子不漏子，你給我閉上臭嘴。」小虎心情惡劣透頂，狠狠道：「案子沒有破，就是那乩童放手要我逃，我也不會逃，我非要看看他用什麼辦法害咱們。」

剛說完，戶外已經陰風大作，屋頂墻上劈劈啪啪一陣亂響，好像天上在下石雨，砸在房子上，同時那陣陣鬼哭神號之聲，愈來愈近了，彷彿就在房子四周游魂。

四小忙按照玫瑰釵的話，上炕坐定，個個靜坐調息起來，玫瑰釵掣出軟劍，拿了一張櫈子就端坐在門口，戒備護衛。

心境一寧，果然有些效果，那些異聲彷彿輕了不少。

就在這時，倏然響起一陣敲門聲。小虎大吃一驚，忖道：「難道鬼來敲門？」

大家屏息傾聽，不敢吭聲，敲門聲越來越急促。玫瑰釵嬌喝道：「誰？」

「我是店小二啊！」門外的人道：「客官，各大客棧的夥計說客人都要走，來結帳啦！」

小虎頓時鬆過一口氣要去開門。玫瑰釵阻擋住低聲道：「得防有詐，不要開門。」

接着揚聲道：「你等一等，我拿銀票給你，你去代付，多少明天再跟我們結。」

大概要付多少，大牛心裡有底，立刻掏出二張銀票，湊了五百多兩，交給小虎，小虎看了一看，立刻從門縫中塞了出去。道：「小二哥，你拿去，明天多退少補。」

「好，好，謝謝客官，咦！」小二好像發現不對，驚咦地道：「客官，你塞出來的不是銀票啊！」

小虎一怔：「不是銀票是什麼？」

「是二張冥紙嘛！」

怎麼銀票變成了冥紙？大家都呆了。

大牛急忙拿過炕上的包袱，打開看看那些莊票，的確是銀票。

他奶奶的，一定是筱乩童作怪。小虎心裡狠狠地罵着，口中道：「小二哥，莫非你眼花，再看得清楚一點。」

「沒錯啊！客官，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拿了冥紙當銀票。」

小虎氣得幾乎要揍人，玫瑰釵忙道：「小二，你把那二張冥紙還給我，可能是拿錯了。」

二張銀票從門縫中又塞了進來，玫瑰釵接過一看，分明還是銀票沒錯，一張三百七十兩，一張一百五十四兩，但是一出門怎會就變成了冥紙呢？

玫瑰釵心想莫非筱乩童在小二身上施了什麼障眼法？她心中倏想到一個主意，低聲道：「誰身上還有狗血？」

小虎身上就有，立刻掏出一小瓶，玫瑰釵就在銀票邊緣沾上幾點狗血，又從門縫中塞出去，道：「小二，你看看這二張銀票，一共五百多兩對不對？」

「對對，這次沒錯，奇怪，你們怎不開門哪？」

玫瑰釵對小虎點點頭，表示自己的想法沒錯，揚聲道：「今夜咱們有事，你快去結帳吧，多的給你當小費。」

「謝謝客官。」小二的步履聲遠去了。

三八花道：「奇怪，外面不是陰風陣陣鬼打架嗎，這店小二怎會沒有發覺呢？」

玫瑰釵道：「法術是找對象而施，裡面當然還包括了針對人心的幻術，店小二人不在其境，當然不會有心理影響，所以心神能定，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點也是相當重要的。」

話雖這麼說，四小還是提心吊胆，端坐默唸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戶外異聲，時而響起，時而沉寂，這一夜四小度時如年，相當難過，尤其後半夜，疲倦欲睡，又不敢睡，就在這種神經緊張，半睡半醒的情況下，熬到天色大亮。

等門外有了人聲，玫瑰釵才拉開桌子，打開門戶。突然她驚叫起來，四小俱被驚叫聲驚醒，齊都跳下炕來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玫瑰釵已動手在門上挖東西，小虎見了心神大震，幾乎魂魄都飛了。

原來門上嵌了四顆骰子，這不是普通的骰子，竟是紫玉釵手上看到過的翡翠做的，嵌上紅眼寶石的骰子，門上還貼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惹人不惹鬼；
惹鬼就遭殃。
此去亂墳崗，
看天叫誰亡。

小虎看完，喃喃罵道：「他奶奶的，一定又是乩童在搞鬼。」

但是他有一點不懂，紫玉釵已經死了，這四顆寶貝骰子怎會在此地出現？

他正想問問玫瑰釵，却見她把骰子塞在自己手中，搶過那張紙條，左看右看，端詳了半天，然後好像氣憤地三把二把撕個粉碎，道：「我去亂墳崗一趟，看看究竟搗什麼鬼；你們等我回來，再決定行止。」

小虎點點頭，玫瑰釵把劍扣在腰上，旋風一般奔出門外，急急離去。

這一去，快到太陽下山，還不見玫瑰釵的影子，小虎心中的焦灼不安，是甭提了。三小見小虎的神態，個個也變成了苦瓜臉。

「小虎哥，眼看天快黑了，怎麼辦？」三八花哭喪着臉問。想起昨夜的事，她又提心吊胆起來。

小虎倏然一拍桌子道：「走，我就不信邪。」拿起他自己的包袱。

大牛吶吶道：「走？走去那裡啊？」

小虎道：「去亂坟崗。」

呆瓜一聽臉都綠了，道：「現在去亂坟崗不是去找死嗎？」

小虎猛敲呆瓜一記響頭，罵道：「你要等在這裡，才是想找死哩！」

三八花道：「小虎哥，到了亂坟崗，天色就黑了，我怕怕。」

「怕妳個頭。」小虎氣虎虎道：「人要怕鬼，還算是人嗎？再說玫瑰姊爲咱們出生入死，我們不去看看，還有什麼朋友義氣。」

大牛呆瓜三八花不吭聲了，小虎目光一掃，道：「你們到底走不走？你們不走我走。」

三人一想，小虎一走，房中只有三個人，更怕，眼見小虎已大剌剌出門，便急急腳跟打着屁股，跟着跑出來，三八花急急叫道：「好嘛好嘛，小虎哥，等等我們啊！」

小虎放慢了脚步回頭笑道：「其實我並不想拉你們去，可是把你們放在客棧裡，又不放心，倒不如要活大家活，要死一齊死，這才是好兄弟，對不對？」

呆瓜呆呆道：「對與不對都讓你說完了，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小虎道：「時間不多，我們出門就僱輛馬車去，假如沒有什麼異樣，天黑前我們還來得及趕回來。」

三八花連連點頭，現在小虎說什麼，她只好聽什麼。

「大牛，你去買二斤糯米來放在身上。」小虎又在指揮這批小兵兵了。「呆瓜，你快去僱車。」

二人飛快向街上奔去。三八花好奇地問道：「買糯米做什麼？」

小虎道：「三個月前，我們一齊看過一次皮影戲妳忘了？」

三八花道：「皮影戲看了不少次，你是說那次啊？」

「就是那叫什麼『暫時停止呼吸』那段戲啊，不是說糯米可以尅鬼嗎，去買些就是準備萬一啊！」

三八花輕輕一笑道：「戲詞兒你也當眞啊！」

小虎道：「沒幾個錢，試試也不壞啊！反正啊，今夜就來個人鬼大戰，對了，妳身上還有狗血沒有？」

「還有三瓶。」三八花說着摸摸腰邊。

小虎道：「我還有五瓶，等一下大家平均分一分，反正有備無患。」

說着已到客棧門口，大牛買了一包糯米回來，呆瓜也叫了一輛馬車得得馳來。

四小上了車，御車的馬繮一抖，就向城外馳去。

「四位小兄弟，這麼晚，你們去亂坟崗幹甚麼？」車伕在問。

大牛回答道：「我們去找人。」

車伕哈哈笑道：「亂坟崗上只有鬼，那裡會有人。」

三八花渾身打哆嗦，女孩子最怕鬼，還沒到亂坟崗，她已經兩腿發軟，站都站不起來了。

「我們就是去找鬼的。」小虎回答得乾脆：「你給我加上一鞭，快趕車吧。」

「好好。唷呼！」車伕一聲吆喝，加上一鞭，馬車疾向城外奔馳而去。不過他在奇怪，四個毛毛頭爲什麼去找鬼？

出城不過二里，就到了亂坟崗，太陽剛剛下山，彩霞餘暉，照着大地，一片通紅，就像染了血一樣，四小下車，放眼望去，亂坟崗上雜草一片，樹影疏落，歸鴉陣陣，那有半個人影。

小虎回頭問車伕道：「這兒就是亂坟崗？」

「是啊！淮陽城的亂坟崗就是這一處，沒第二家。」

「大牛，你先給他車錢。」小虎吩咐。

大牛掏出五兩碎銀，遞給了車伕，道：「你在這裡等我們。」

車伕連聲道謝，道：「小爺們，你們要我等到什麼時候啊？」

小虎道：「到天黑我們若不回來，你就回去，如何？」

「好好。」車伕連聲答應。

小虎就循着亂坟崗的小徑，向前走去。一路走一路看，只見高高低低的坟崗，有的已經敗壞，露出了骨罈與棺木一角，有的雜草叢生，已分不清是土堆還是坟墓。沒有其他異狀。

三八花一手抓着小虎，一手拉着呆瓜，步履艱難，就差沒趴下去。這樣七轉八彎，已到丘陵後，這片亂坟崗的範圍，居然大得出乎想像。

這時眼前是一片略爲平坦的平陽，四週有稀稀疏疏的樹林，平陽上却排着二排棺木，每排四口，一共是八口，都已腐朽剝落，棺木上的名字在歲月消蝕中已不可辨。

小虎覺得奇怪，這些棺木怎會沒人埋葬？

當然，亂坟崗上的坟堆，大都是流落異鄉的無主義塚，可是既把棺材拉來了，也該設法下土啊！

他仔細打量着，倏見草地上有東西映着餘暉，在閃閃發光。

小虎跑過去低頭一看，竟是女人頭上的一支金釵，拾起仔細一看，心頭一震，脫口道：「是玫瑰姊姊頭上的，看樣子，她的確來過這裡。」

三小也圍了攏來，三八花道：「那人呢？」

涼颼颼的晚風吹在身上，使人倏然感到有點陰刺刺地，讓人心裡發毛。遊目四顧却看不到一個鬼影。

小虎道：「我們就在四周搜一搜，看看有沒有其他跡象。」

四個人一路走一路找，再也沒有找到其他東西，但是玫瑰釵人呢？小虎百思不得其解。

三八花這時已不敢喳喳呼呼：「小虎哥，天已經黑了一半，找不到人就快回去吧。」

她看到那八口棺材，心裡就涼了半截，小虎正在猶豫不決，一聲聲陰笑，倏從四面八方響起。

接着像鬼哭般的歌聲傳來：「黃泉路迢迢，花月正春風，人鬼本不分，結伴好同行。」

三八花嚇得癱在地上，大牛與呆瓜渾

身打哆嗦，小虎心頭也在發毛，但是他一想自己若是害怕，那這三個毛毛頭豈不更屎尿直流，那現在這場人鬼大戰也不用打了，情勢迫使他鼓起勇氣，連敲大牛呆瓜幾個重重的響頭，喝道：「你們不要沒種好不好，不管怎樣，擺點架勢出來，鬼沒見到，就怕成這副德性，不讓人笑掉大牙。」

看到小虎凜然不懼，彷彿心有成竹的樣子，大牛呆瓜算是振作了一些。

呆瓜呆呆道：「這筱乩童的確不好惹，居然用鬼來打我們，我要罵他十八代祖宗不得好死。」

小虎道：「好了好了，你這樣罵有什麼用？看我的。」

小虎拿下背上的包袱，挽在手中，心一橫，破口大罵道：「小乩童，你給老子滾出來，你娘沒把你養大，長得跟咱們一樣高，知道鬪不過咱們，弄些鬼畫符來嚇人，你那像是人哪！有種的出來打一架，他奶奶的不要讓你祖宗丢一百八十代的臉。」

小虎劈哩啪啦，像潑婦罵街一樣，一口氣罵完，心裡也舒坦多了，自顧洋洋得意，表示什麼都不怕。

四野靜悄悄地，似乎被小虎這一罵，連鬼也迴避了。

「怎樣？」小虎道：「鬼也怕惡人，你們打起精神，裝得凶一點，不是像個大丈夫男子漢了嗎？」

三八花這時也從地上爬過來，道：「小虎哥，還是你有辦法。」

「當然，」小虎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樣，正經八百地道：「那老叫化不是教了你們幾招叫化棒？地上有的是樹枝，你們左手拿匕首，右手弄根樹枝，當作叫化棒，到時間就表演二手給我看看，這才是學以致用。」

「對對。」呆瓜與大牛立刻在地上各撿了根尺許長的樹枝，左手拔出腰上的匕首，也張牙舞爪一番。

這一來，每個人心中的勇氣似乎增加了不少。

就在這時，那鬼哭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四個小鬼啊！你們跟我回姥姥家去吧！我們來接你啦！」

呆瓜大牛的臉又發綠了。

小虎大罵道：「幹你奶奶，你們是什麼鬼，統統給我報名登記，讓我一個個好好修理。」

「我是吊死鬼……」一個啞沙沙的聲音說。

「我是霹靂鬼……」另一個凶巴巴的聲音說。

「我是僵屍鬼……」

「我是大頭鬼……」

「我是害羞鬼……」

「我是胆小鬼……」

陰風陣陣把這陣七嘴八舌的聲音傳送過來。惹得小虎哈哈大笑道：「害羞胆小也敢來嚇人？全給你小祖宗滾出來，讓我這個鬼祖宗痛痛快快地殺一殺。」

棺材在小虎的狂言狂語完畢後倏然吱吱呀呀地響了。小虎暗暗吃驚，心忖莫非鬼就在棺材中？

說時遲那時快，轟然一聲大響，棺蓋俱飛，棺木四碎，只見八具穿着前朝官服的屍體，齊都直挺挺地站了起來。

此刻已是一片黑夜，在夜色中這幾僵屍個個臉上黑黝黝的，掛着蛛網，神容可怖，分外嚇人。

大牛呆瓜同聲驚呼，已經手足無措。

小虎也胆子發毛，但還有一點勇氣，抖聲喝道：「快把糯米撒出去。」

糯米本在大牛身上，此刻早已跌在地上，大牛顫抖着手，放下樹枝抬起，就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把把糯米，怎麼也丢不遠。

小虎一氣之下，劈手奪過，連米包一齊丢了出去，打在一具僵屍身上。整包糯米散開一地。但那僵屍仍直挺挺地向前跳了一步，一點也沒有發生作用。

他奶奶的，怎麼一點也不靈。小虎心中罵着，却見八具僵屍，雙手平舉，十六隻手的指甲有尺來長，像十六把劍，分成二排，一步一步，直挺挺地跳過來，步伐一致，還頗有節奏。他急了，大聲又叫道：「狗血，狗血，把狗血瓶塞打開，統統丢出去。」

於是四個人十二瓶狗血，在害怕之下，也談不上準頭，拚命向前丢。

這次有點靈驗了，但也不過靈驗了一下。

那些狗血丢在僵屍身上，僵屍立刻仰天倒在地上，但又站了起來。

他奶奶的，那皮影戲「暫時停止呼吸」裡說的，怎麼都不靈光？

小虎想起「暫時停止呼吸」，立刻觸動了靈感，大叫道：「你們注意，統統給我閉住氣，轉個方向試試看『停止呼吸』靈不靈。」

說完首先自己閉住了氣停止呼吸。

大牛呆瓜三八花也依樣畫葫蘆地閉住氣停止呼吸。三個毛毛頭，拉着腿發軟，動也不能動的三八花，拚命往左邊跑去。

這一招似乎還蠻靈的，他們四個轉到了左方，那八具僵屍却直挺挺地仍往原來的地方跳過去，雙方距離也拉遠了。

可是一口氣能憋多久？只聽到三八花長長吐出一口氣，抖聲道：「小虎哥，我褲子濕了。」

這一出聲，大牛呆瓜也憋不住了，二人喘口大氣，呆瓜訝道：「好端端的，褲子怎麼濕了。」

三八花又羞又怕，道：「我尿尿啦。」

小虎也憋不住了，哈哈一笑道：「眞沒出息，連尿尿都敢講。」

大牛倏驚叫道：「那批僵屍鬼又回頭了。」

小虎抬頭一看，果然那八具僵屍，在他們喘氣的時候又回頭了。

「不好。」小虎大叫一聲道：「我們再來個『暫時停止呼吸』。」

于是四個毛毛頭再閉住氣，往西方跑。這次小虎心裡一想，這麼耗下去不是辦法，暫時停止呼吸雖有效，但活人終不能不呼吸；假如連這幾個僵屍都擺不平，還談什麼對付筱乩童。

他一口氣拖着大牛呆瓜三八花跑遠了一些，伸手從包袱裡掏出一顆壓箱底的法寶，就向八具僵屍擲了過去。

轟然一聲大響，連地皮都震得跳了一跳，火光四射中，那顆紅岩寨帶來的火葯丸子，發揮了威力，炸得八具僵屍粉身碎骨，化成一團塵灰，連鬼影都化爲烏有。

大牛呆瓜這時才高興地拍手大跳。

「啊呀！我們怎麼忘記了老大還有這麼一件法寶，讚！」

呆瓜臉亦不綠了，身體也不哆嗦了。

小虎這時神更穩了，仰天大叫道：「小乩童，你給我小祖宗滾出來啊？你敢滾出來，再叫你吃一顆衞生丸子。」

大牛也帮腔道：「對啊！不要裝沒種，給小爺滾出來，好好招供，小爺不爲難你。」

四野寂寂，一點聲音也沒有了。遠處倒有幾點螢火蟲在飛舞，像鬼火一般，似乎也不敢接近的模樣。

突然有一條黑影自一棵樹上飛掠而來。小虎大吃一驚，又摸出一顆衞生丸子，舉手欲揚。

「小虎，是我！」那黑影急急招呼。

一聽是女人的聲音，小虎一愣，黑影掠到身前停下，小虎一呆，驚呼道：「你是人是鬼？」

來的竟是紫玉釵。大牛也汗毛立直，不敢「稍息」了。

只有呆瓜與三八花因爲沒見過紫玉釵，所以還不知道怕。

只見紫玉釵道：「你們以爲我死了嗎？告訴你們這些小鬼頭，那不過只是一招李代桃僵之計。」

看紫玉釵笑盈盈的不像是鬼，小虎才鬆一口氣，道：「紫大姊，這究竟怎麼一回事？」

紫玉釵臉上的笑容消失了，道：「這件事我會慢慢說給你聽，現在要緊的是追查筱乩童。」

小虎恨恨道：「他奶奶的，這死筱乩童扮神弄鬼一番，到現在還不敢出來。」

「他被你火葯丸子嚇跑啦！」紫玉釵道：「怎麼還敢出來，其實今天晚上，本來可以抓住他的，誰知道你還有這宗法寶，把一切計劃都弄亂了。」

三八花這時也精神抖擻了，喳喳呼呼道：「慢點，慢點，我們先要弄清楚一件事。」

呆瓜笑道：「怎麼不尿褲啦？又活啦？」

「去你的。」三八花打了呆瓜一巴掌。

小虎道：「妳究竟有什麼事，快說啊！」

三八花道：「我要弄清楚，這位姊姊是不是花裡嬌的人？」

「我詐死就是要逃過花裡嬌的追踪，反正這筆帳蜿轉曲折，說來話長，此地不是說話的地方，也不是說故事的時候，我們救玫瑰釵妹妹要緊。」

小虎急急問道：「玫瑰姊姊怎麼啦？」

紫玉釵道：「玫瑰她被筱乩童擄去啦。」

小虎大吃一驚道：「這怎麼辦？對，我們上三元壇去救人。」

「三元壇被你們整得稀哩嘩啦，二個徒弟也死翹翹，他不會回去的。」

小虎道：「這就糟了，要到那裡去找人呢？」

紫玉釵道：「你們眞要救人？」

「當然。」小虎義形于色道：「玫瑰姊對我們處處照顧，現在她有難，怎麼可以不救她！」

紫玉釵拍拍小虎肩膀道：「我沒有看錯你，玫瑰也沒看錯你，小虎，你知不知道，玫瑰心裡好喜歡你。」

小虎的臉，一下子發起燒來，好在夜色中，看不清他臉紅。三八花却酸溜溜不是滋味，道：「不要一廂情願，我們小虎哥娶老婆啊！也不會討個年紀大的媽媽。」

小虎一急，猛敲三八花一記響頭，道：「妳不是我肚子裡的蛔蟲，知道個屁，我不但喜歡她，也更喜歡紫姊姊，怎麼樣？妳再要亂說話，我叫呆瓜好好管管妳。」

呆瓜高興地道：「老大，你放心，有你的命令，我會好好管阿花的。」

三八花氣得猛敲呆瓜響頭，一哼道：「你要管我？門兒都沒有。」

紫玉釵看他們鬬來鬬去，情不自禁格格大笑道：「阿花，妳不是在吃醋啊？」

三八花被人指着鼻子問，雀斑臉也不禁發燒了，呆瓜却帮她解圍道：「阿花家裡是開騾馬行的，不是開醋行的，所以絕對不會呷醋。」

這一說大家都哈哈笑了起來。

但是小虎想起玫瑰釵的安危，對紫玉釵道：「紫姊姊啊，快說該怎麼救玫瑰姊呢？」

紫玉釵道：「我們先回城裡去，邊說邊談。」

於是一行人走出亂坆崗，馬車早已不在，好在離城只有二里路，大家只有勞動二條腿。

紫玉釵道：「筱乩童有個相好，也住在淮陽城裡，假如他不回三元壇，最有可能去他相好那邊。」

小虎道：「有地方就好辦了，咱們就找上門去。」

「這樣不好。」紫玉釵道：「人家假如不承認，你一點辦法也沒有。」

三八花道：「筱乩童的老相好是幹甚麼的？」

「她也算是淮陽城的大姊頭，三教九流都兜得轉，名叫舒梅，算得上是幹賭行的狠脚色，千萬不可小看她。」

呆瓜呆呆道：「舒梅輸霉，看到她一定又輸又倒霉。」

小虎哈哈笑道：「那正好，咱們回城吃飽飯就去賭二把，紫姊，妳用那副寶石骰子贏她個滿堂采。」

紫玉釵道：「你還沒有搞清楚，她開的不是那種賭場。」

小虎一怔道：「是那種賭場啊？」

「她賭的是『大家樂』，目前正風靡淮陽城哩。」

「大家樂？」誰都沒聽過這種名詞，大家都呆了。

小虎問道：「大家樂怎麼賭啊？是不是大家都樂？」

紫玉釵笑道：「賭了只有一家樂，其他的都不樂。這是一種猜號碼遊戲，猜中了還本三十倍，從〇一到九九，隨便押，

每次開二個號碼，所以等于只有二門贏家。」

這麼一說明，大家都懂了，小虎興頭十足道：「誰負責開號碼呀？」

「官府衙門呀？」紫玉釵道：「淮陽府的錢糧處，專門負責開號碼，每十天一次，開一次抽一成。」

大牛嘖嘖稱奇道：「還有這種事，年頭兒的確不一樣了，以前只准官兵放火，現在是官家帶頭一齊賭，咱們回城去押他一個號碼，賭賭運氣。」

紫玉釵道：「那個舒梅也算淮陽城的一個角頭，厲害潑辣得很，抓不到她的把柄，她是不會服貼的，何況此地也不是你老爸爸的一畝三分地，有力也用不上，萬一惹火了那潑婦，找淮陽衙門的捕頭來找筱，豈不節外生枝。」

小虎搔搔腦袋道：「那該用那一招啊？」

紫玉釵若有所思道：「或許大牛說得方法不錯，借賭大家樂來試探接近她，再見機行事。」

這樣一邊說，一邊走，轉眼回到了淮陽的國賓大客棧，只見店小二已上來哈腰道：「小大爺，你們回來啦，我還以爲你們走了呢？」

小虎瞪眼道：「客房取銷啦？」

「沒……沒有，請請。」小二連連獻殷勤道：「不過剛才有人來找各位小大爺，我不知道各位會回來，告訴他你們已走了，眞是不好意思。」

三八花一怔，道：「是誰啊？」

店小二一邊引路一邊道：「是個女的，還帶着二名丫環，啊，全都美麗極了。」

女的，水噹噹，小虎問道：「她們有沒有留下姓名？」

店小二想了想，道：「沒有，不過他們互相稱呼，叫他什麼……什麼花大姊。」

紫玉釵臉色一變，一拉小虎道：「快走。」

五個人本是往裡走，這一來，立刻一百八十度向後轉，像中了箭的兔子，比來時還要快。

店小二一怔，招呼道：「小大爺，你們不是還要住店嗎？」

眼見小虎大牛他們早已跑得無影無踪，不由莫名奇妙。

* * *

跑出國賓大客棧，紫玉釵帶着四小七轉八轉，轉到巷子裡一家招牌寫着「按摩中心」的屋子，走了進去。

呆瓜怔怔道：「怎麼跑到按摩中心來了，老大，你想『馬殺雞』啊？」

紫玉釵道：「不要亂講，這裡都是盲人，純按摩。」

只見門裡櫃台坐着一個盲女站起來道：「五位客人是要按摩嗎？」

看她眼眶深凹，眼瞼緊閉，脫口說出五個人，像是明眼人親眼目睹一般，小虎暗吃一驚，大感好奇。

紫玉釵道：「我們來找艾心大哥的。」

盲女哦了一聲道：「請等一等，我去報告艾大哥一聲。」轉身就向櫃後的一扇門走了進去。

小虎低聲道：「紫姊，這位瞎眼姑娘聽覺靈敏得很，不像有殘障的人嘛！」

「千萬別說人家瞎眼。」紫玉釵警告說：「他們都是隱居江湖的奇士，『盲劍門』的人，比眼明的人還厲害，以後就跟着我稱呼。」

三八花始終都要問東問西：「妳跟他們是什麼關係？」

紫玉釵道：「艾心大哥就是我表哥，也是盲劍派的掌門人。」

呆瓜喃喃道：「只聽說最近流行『李表哥』，怎麼又出來個『艾表哥』，不知道他是不是眞的有愛心。」

這時，那盲女出來了，招呼道：「艾老大請你們進去。」

「謝謝。」紫玉釵領頭進入了櫃台邊的小門，小虎見門後是個院子，舖着平整的石板，二旁是一排一間間房間，正面是個中廳，地方雖談不上富貴堂皇，却潔淨樸素，不沾塵埃。

中廳門口這時已站着一個削瘦的中年人，二眼泛白，沒有黑珠，但五官端正，却有文士氣質，一身月白長衫，整齊清潔，只見他高聲道：「是表妹嗎？」

「是啊！艾表哥，我又要來打擾你了。」紫玉釵走過去，親熱地挽着他膀子。回頭向四小招招手。

艾表哥含笑道：「還有四位是誰啊？」

「都是我的小弟弟，小妹妹。」

一行人進入廳中，各自坐落，三八花聽了第一個就不服氣，喳呼道：「什麼弟弟妹妹的，咱們四龍幫也不是沒有名號的，艾表哥，我來介紹，咱們頭頭是幫主黃小虎，有個綽號不怕死，二幫主錢大牛是財神，三幫主呆瓜是打不死，我是坐第四把交椅的三八龍祝花見鬼死。」

這加油添醋，本想逞逞氣派，反引得紫玉釵與艾心哈哈大笑。

紫玉釵這時神態一肅道：「艾表哥，我們有困難，想請你幫幫忙。」

艾心道：「什麼事妳說吧！只要我幫得上忙，一定幫。」

紫玉釵道：「我們想查探大家樂角頭舒梅的底，想不到花裡嬌也到了淮陽，現在二面是敵，所以想在這裡躲一陣。」

「這簡單，住的地方現成就有，你們就住下來好了。」艾心道：「不過我們是靠按摩維生，收入有限，所以只有粗茶淡飯招待。」

小虎插口道：「這點不必顧慮，吃飯就要吃好一點，大牛，先拿五百兩出來，給艾大哥做食宿費。」

艾心笑道：「這位大概就是四龍幫幫主小虎哥了，果然豪爽。」

小虎道：「那裡那裡，出門在外，就要上道，你能不怕得罪人，留咱們住下，就已感激不盡了，怎好意思再讓你破費。」

大牛這時已掏出三張銀票送到艾心手上，心中却在嘰咕，吃幾餐飯那要五百兩，小虎哥有了錢就會裝闊氣。

艾心也不客氣，收了銀票，道：「你們既然這麼說，我只能厚顏收下了，其實要查舒梅什麼，在我來說，並不困難。」

小虎一怔道：「難道艾表哥有辦法？」

（未完・九）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辰乘惡扁鵲熟睡點了他穴道，偸去解藥送給麥遇春，麥秀趕來爲惡扁鵲解開穴道，反招致偸解藥之嫌，百詞莫釋疑團，自殺以明志，此事經過曲能直探測，偸了蕭辰的方勝兒供於衆人之前，蕭辰畏罪遁走……麥遇春的「天一會」重行開窰立寨於洞庭君山，三山五嶽應邀加盟，會主的秘密已是公開了，有些爲了避仇參加，有的投奔凌鶴這邊或馬芳芳那邊，而百里松亦不甘寂寞，投靠天一會……娟娟被馬芳芳囚禁裝瘋子得脫身，回歸途中遇到不了和尚的師兄蕭健，問清娟娟被囚經過，由娟娟帶去找馬芳芳，芳芳知遇高人，沉着應對……

雙方招兵馬　雨來風滿樓

「那麼不了和尚呢？」蕭健神色蕭索，馬芳芳反應奇快 在這瞬間 忽她然猜出了老人的身份 她淚下如雨 道：「晚輩對門大俠夫婦之死 並無內疚，只有同情 但對不了前輩之死，終生抱憾！」

「爲什麼。」

「因爲他傾其所有要晚輩代戰 最後還是輸了半招，不過前輩請相信 晚輩敗得心服口服。」

「這話對得起不了和尚嗎？」

「晚輩深信 不了前輩即使健在 他也不反對晚輩的說法 以凌鶴經驗之豐富，所受痛苦之劇烈 加上巨書上的絕學，以及百里絳雲前輩的全部所有之成全，若非晚輩兩次奇遇和機緣，絕不止僅是輸半招。」

看馬芳芳的坦白，更使蕭健的疑心全釋。

蕭健微微點頭，馬芳芳泫然道：「前輩不肯賜告大名嗎？」

蕭健道：「老夫正是不了和尚的師兄蕭健。」

馬芳芳立刻跪下，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道：「師伯請恕師姪女無能……」伏地悲慟不巳，一邊的李婉呆了，馬芳芳到底是怎麽樣的一個人。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這幾句古人之言是否絕對正確呢，像馬芳芳這樣一個巧言令色，心地險惡之人，再跟她一起，自己會變成怎麽樣的一個人呢？

「那麽，『巳了』二字，又是什麽意思？」

「不了前輩涅槃之前的交代，他的心願巳了，即使不能勝亦然，囑晚輩在碑上雕上，『巳了』二字，但不必留立碑者之名。」

蕭健猜想不了和尚的所謂「心願巳了」，必是指百里絳雲對他情斷恩絕 不願復交的意思，他對這個師弟既頭痛又感無奈，大致信了馬芳芳的話。

× × ×

此刻江涵奔入了凌鶴等人的住處 巳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惡扁鵲」道：「小子 不要急 喘過氣來再說。我相信，你一定有十萬火急的事要告訴我們。」

江涵大力點頭道：「是……是……」

高麗花爲他撫着胸部 道：「小子，是不是娟娟有了消息？」

小江連連搖頭 道：「不……不……是姜小姐……姜不幸姑娘……」

此話一出 至少有兩個人撲上揪住了他，一是凌鶴一是「惡扁鵲」，凌鶴道：「江兄 不幸在什麽地方？」

小江喘着道：「就在……大約四十里外北方楓林中的一座小尼庵中……」

「阿幸……」凌鶴嘶呼着巳射了出去：「由於別人後起步 而他的輕功又高，沒有一個能追得上他的。

大約奔出十里多一點 迎面來了二人，由於他腦中想的完全是姜不幸 對面二人走來，居然視而不見 但是有人却大叫：「凌大哥……凌大哥……」

凌鶴一看是娟娟 雖不是姜不幸却也有一份特殊情感 撲上去握住她的雙手，道：「娟娟，妳這些日來在什麽地方。」

「一言難盡」娟娟道：「要不是不幸姐給我的靈感 我早就不在了。」

這工夫娟娟身邊的老人道：「娟娟，這少年是何人 就是妳說的凌鶴嗎？」

凌鶴道：「晚輩正是凌鶴 娟娟 這位前輩是——」

老人道：「娟娟先不要說 老夫以爲，師弟的全部功力都無法擊敗這小子，老夫有點不大相信。」

娟娟道：「師父 凌大哥受了苦中苦，歷遭刧難才有今日的！」

老人突然道：「子子，老夫想接你十招。」

凌鶴此刻心焦如焚 道：「前輩，實不相瞞 晚輩要救失踪的妻子，此刻實在沒有時間。」

老人道：「要救人也不急在一時！」

凌鶴道：「救人如救火，我以爲比試武功沒有這件事重要。」

老人道：「不管你的妻子在何人手中，老夫都能負責把她救出來。」

凌鶴說道：「前輩盛情心領，救自己的妻子 晚輩還不想假手他人，前輩請讓路。」

蕭健道：「好狂的小子。」

娟娟道：「凌大哥 是不是有不幸姐的消息了？她在何處？」

凌鶴道：「江涵剛才回來說 不幸在四十里外一座小尼庵中。」

娟娟道：「師父 凌大哥急于去找阿幸姐 任何事都要等他接回阿幸姐以後再說。」

蕭健也是個剛愎自用的人，他急欲知道凌鶴到底有多高，他對自己師弟的功力十分了解 比他差不了多少 傾囊相授與馬芳芳之下 馬芳芳居然仍非敵手。

大凡絕頂高手 必然愛才，也不免見獵心喜，但多多少少也有一點私心，因爲凌鶴擊敗了馬芳芳，也就等于擊敗了不了和尚。

這也正是蕭健居然並未責罰馬芳芳囚禁娟娟的原因，人類的情感是十分微妙的。他對芳芳的虔誠恭謹 感到滿意 對於凌鶴之能擊敗芳芳，不免難以折服。

當然，他第一眼看到凌鶴，就有個極佳的印象。

他忽然先出了手，由於他的身份太高，用的不是妙招，內力只用了五成 凌鶴實在光火 隨便出了一招，「嘭嗤」一聲，凌鶴和蕭健各退了一步。

娟娟大聲道：「師父 凌大哥，你們快住手……」

蕭健心頭一震 愛才，不服和另一種心理，使他的第二招驟然加了三成內力，而且這一招也不同了。

但在強大震撼力之下，兩人又各退了一步。

這使蕭健大爲震驚 再次出手，自他們雙掌之間排壓出強勁無儔力道 土石橫飛 凌鶴退了一大步 蕭健只退了半步。

娟娟道：「師父 好了！凌大哥實在是有急事在身。您不知道凌大哥和阿幸姐的情感有多深厚。」

凌鶴抱拳道：「前輩技藝之超凡，晚輩不如就此別過。」說畢轉身疾馳而去。

但他又回頭道：「娟娟，希望隨時聯絡……」

娟娟道：「師父 我們去看看好不好？」就在這時，「惡扁鵲」等人聯袂而來，娟娟爲衆人介紹了立刻向凌鶴追去。蕭健爲了追上凌鶴 叫娟娟跟江涵及「惡扁鵲」等人在後面跟上，他一人疾追而去。

「惡扁鵲」道：「丫頭，你這些日子在什麽地方？」

娟娟大致說了一切，高麗花大聲道：「他娘的！馬芳芳這個小爛貨，簡直不是東西 這姓蕭的沒有揍她一頓？」

娟娟喟然道：「馬芳芳這女人太厲害了，花言巧語，見風轉舵，這種人簡直難纏，前輩 我爹怎麽沒有來？」

「妳爹爹那個老甲魚？」高麗花道：「他……」

余大彩急忙接過道：「蕭辰外出辦事沒回來。」

大家心照不宣，對娟娟來說，這件事告訴她也太殘酷了。尤其「惡扁鵲」對蕭辰偸解藥的事十分惱火，但對娟娟却十分喜歡。所以連連向余大彩點頭。

曲能直道：「娟娟，看妳平常的平實作風，居然能裝瘋騙過馬芳芳，這下我不能不佩服妳。」

娟娟道：「人在性命交關時，沒有不能作的事，而裝瘋也是阿幸姐的前事盡忘給我的的靈感。」

此刻凌鶴巳找到了小尼庵，他暗中却沒有找到姜不幸，自然是大感失望，他找了庵主 是個五十左右的老尼，一看就知道她不是武林中人。

「師父，晚輩向你打聽一個人，」凌鶴抱拳道：「貴庵是否有一位叫姜不幸的姑娘 帶髮修行？」

尼姑搖搖頭，表示不懂，凌鶴再說一遍還是一樣，凌鶴急得直冒汗，道：「師父，你是聽不到我的話還是不會說話？」

老尼還是搖頭，這工夫有人把揪住老尼，摜在地上，道：「妳再裝聾，老夫宰了妳。」

神鬼怕惡人。這句話一點不錯，老尼裝聾，能瞞過凌鶴可瞞不了蕭健，因爲眞聾的人聽不到對方的話對方又不會打手語，就不會有表情，老尼却有。

這就是經驗和閱歷的寶貴處。

蕭健作出要一脚踢下狀，凌鶴正要阻止，老尼已經開了腔，道：「老英雄，請不要下脚，貧尼說就是了……」

凌鶴心道：薑是老的辣，眞是一點不假。蕭健道：「有個姑娘呢？藏在什麽地方？」

老尼道：「她走了，她說她發現了一個壞人覬覦她，她决定儘快離開，立刻就走了。」

蕭健當然不知道覬覦的壞人是誰？可是凌鶴可以猜到，八成小江暗暗觀察阿幸，由於怕看錯，不免遠看近看，左看右看，而被阿幸發現了，由於小江改邪歸正，時姜不幸已失去了記憶，所以把他當作了大壞蛋。

在江涵來說，一份善意反而造成了遺憾。

要不是他有一份濃厚的自卑，當時出其不意制住她弄回去，也就不會發生此事了，這就是矯枉過正的弊端。

凌鶴道：「姜姑娘得了失心瘋，貴庵怎麽會收留她？」

老尼道：「姜姑娘來時就很正常，她說不久前得過失心瘋。但已經好了。只是她的親人都不知道。」

凌鶴道：「她沒有說要去何處？」

老尼道：「沒有說，只說有個大壞蛋發現了她，她必須速走，說是以後再報答貧尼。」

凌鶴心頭一疼，阿幸好了反而離他而去，他那知道是爲了成全娟娟？自她病癒之後，經常聽「惡扁鵲」等人說娟娟對阿幸如何關切，對凌鶴如何照料，對小鶴又如何眷顧？從無怨言。姜不幸一邊繼續裝瘋，一邊觀察。正好那夜馬芳芳想和凌鶴造成事實。姜不幸暗中作了手脚，使娟娟和凌鶴一度纏綿，却把馬芳芳送到野外草中的。

直到如今，馬芳芳還弄不清那一次怎麽會有那種後果。姜不幸有感於自己的身世蒼凉，迭遭不幸，又感於娟娟的愛心，始終如一的關切照料，她忽然產生出塵之想，這想法也是基於成全娟娟之故。

這世上那還能再找到娟娟這等只爲別人着想而不顧自己的人？尤其小鶴養成習慣，睡覺時一定要把手捂在奶子上。

娟娟本是大閨女，爲了孩子和大人，她不在乎這箇，姜不幸病癒後暗中看到，感動得熱淚盈眶。

飢則附，飽則颺、煥則趨、寒則棄。這是人情之通患。所以娟娟的善良，堅定了姜不幸的出走，因爲她相信她的失心瘋使二十人對她都失去了信心，就連老鵲也無把握。

凌鶴道：「她去了哪個方向師父可知道吧？」

老尼道：「敢問少俠是姜姑娘的什麽人？」

凌鶴道：「她是我的妻子。」

老尼道：「這眞是太可惜了，姜姑娘怎麽會說有個大壞人發現了她而她非離開不可呢？」

凌鶴道：「晚輩有個朋友，發現不幸在此，此君以前行爲失檢，但已經改過遷善，可是阿幸並不知道。」

老尼道：「她往西北方向走了！」

凌鶴以爲也必是去了這方向，因爲凌鶴等人住的地方在東南方，她志已决，就必向相反方向離去，他向老尼道謝後，向西北追去，蕭健也追了出去。

這工夫衆人已趕到，小江知道姜不幸已離去，而且走的原因是被壞人發現在她這裏，他忽然悲呼道：「是我誤了事……是我沒有把事辦好……」

「惡扁鵲」道：「小子，不必自怨自艾，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一份好意。」

小江默默流淚，然後疾馳而去。

姜不幸一出尼庵，却是一直往北再轉往西北。因此，凌鶴和蕭健都沒有追上。雖然凌鶴不能把這責任全放在蕭健頭上，却不能不抱怨他在路上硬是攔住要比試一下，不就擱這段時間，是否可以追上她？

蕭健回來，未見到凌鶴，帶着娟娟離去。結果衆人也分開四下去找，直到第二天下午時，凌鶴才回來，自然是沒有追上，其心情可知。

「惡扁鵲」道：「老弟，我以爲這件事並不絕望，你不要愁悲苦臉地。」

凌鶴道：「老哥怎麽樣才算絕望？」

「老弟，至少，不幸已經好了，以她的身手，機警些就不會出岔，而且她這些年來倍遭刦難，就會格外謹愼的。」

「老哥，我就是想不通，人好了爲什麽會離開我們？」

「老弟是不是以爲她還沒有好？」

「老哥，小弟只是想不通而已。」

「老弟，這一點你大可放心，不幸如果沒有好，她不會在厨房中幹做飯、切菜、做菜等工作，她如未復原，也絕對不會那麽機警，發現小江在暗中覬覦，立刻不動聲色地逃走。」

這說法自然無人不信，姜子雲道：「少主人請放心，老奴也以爲，只要不幸的病好了！其他都不是問題。」

凌鶴道：「誰能確知阿幸爲什麽離開我？」

曲能直道：「依在下猜想，姜姑娘之恢復是陡然間的事，但她並沒有告訴我們說她的病好了。可能她發現娟娟對她及小鶴太好，所以想成全凌老弟和娟娟。」

這話別人曾想到，但都不願說出來。

「惡扁鵲」道：「能直說得不錯，十之八九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大難不死，或刦後餘生時的表現，不是更珍惜其重獲的幸福，就是看破一切，突生出塵之想，老弟，老哥哥以爲，只要找到她，不難說服。」

凌鶴內心有個疙瘩，就是那夜發生的似夢非夢，似幻非幻的纏綿夢幻，事後他猜想是和娟娟。所以阿幸出走，他有一份內疚。

其實那件事咎不在他。

× × ×

洞庭君山的山寨規模，在蕭辰的經營之下，已非等閑，以前凌鶴去過，曾爲之讚嘆不已。

現在的君山，可就更加不同了。洞庭周圍八百里，烟嵐瀰漫，景色絕佳。由於

湘、資、沅、澧皆向北流，所以是南高北低，滙流於此，有數道通口啣接長江。

每年夏秋，長江水溢，倒灌入湖，所以湖的面積因季節而異。而江湖合流處，江水黃、湖水清、天然間隔一綫，同時往東流去，同流而不相混，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堪稱奇觀，亦予人至深的啓示。

「壇主馬如飛進見……」檀板數響，有人高喊馬如飛之名三聲，馬如飛立刻進見，麥遇春和陸聞鶯居然在內庭石階上迎接，馬如飛你未受過這種禮遇。

原來會主請他小酌，夫人作陪，在馬如飛一生中，此刻最有成就感。

馬如飛道：「會主賜見，已屬榮寵，何敢叨擾？」

「馬壇主不必客氣，你我也算故交，只是目前委曲了你。不過稍後，馬壇主即可佔一護法缺。」

馬如飛站起兜頭一揖，道：「會主栽培，屬下感恩不忘。」

麥遇春又說道：「馬壇主別客氣，如果一切順利，將來本會擬設副會主二人，佐理會務，馬壇主也有希望是二副會主之一。」

馬如飛又站起躬身施禮，西北馬家爲八大家之一，在騎射方面確有過人之長，但其他方面却差得多。只是以前沒有機會比試，近一二年來，馬如飛主僕南來，迭次受挫，才知道除了騎射之術，其他方面實在擠不進八大家之列。

這正是他不甘寂寞的原因之一。如今一聽還有副會主的希望，躬下的身子久久沒有直起來。

「馬壇主，私下裏不必如此多禮。」

「卑職感激之餘，不知如何報答會主的知遇之恩？」

陸聞鶯笑笑道：「目前本會初創，百廢待舉，而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有些同仁，儘力樂捐，江河不擇細流，多少不計，聽說馬壇主爲西北大戶，光是全國的騾馬店就三十多家，糧棧七八家，錢莊也不下五六家之多……。」

「這……」馬如飛道：「夫人過譽，沒有那麽多。」

麥遇春臉一沉，對陸聞鶯說道：「本會主的事，妳插什麽嘴？會員的私產，咱們憑什麽置喙？人家有這份心意自會樂捐，沒有，也不可勉強，以後妳別多嘴多舌地……。」

陸聞鶯道：「遇春，我總以爲：富者多憂，貴者多險，財貨爲身外之物——」

「住口！」麥遇春瞪目說道：「本會開敎之初，固然需欵孔急，但凡事不可勉強……」

馬如飛道：「會主栽培之恩，馬某自當回報，在下的家產决定立刻捐出三分之一。作爲會主另眼相看的回饋。」

麥遇春正色道：「馬兄，你可別因她的幾句閑話而當眞。婦人之見——」

馬如飛道：「卑職此意已决，爲報會主提升之恩，决捐出白銀一百萬兩。」他提過數次「提升」或「栽培」以及「另眼相看」的話。他知道已被套上，但至少也要得到相當的地位，一百萬兩自然不是他的財產的三分之一。

麥遇春道：「馬兄你眞是，這話居然當了眞。這一百萬兩，在你固然也算不了什麽，但畢竟也不是個小數目，本座先代本會謝了。」

馬如飛心道：「好厲害的麥遇春，動文動武，果然都不是你的敵手。道：「會主青眼相看，屬下銘感五中。」

麥遇春道：「護法之職，三日內頒佈，總要先幹上三個月或半年，再補副會之缺，循序而進，可避閑言。」

「多謝會主厚愛……」他發現陸聞鶯深情欵欵地睨着他，他忽然覺得，財富在贏得美人心方面，比之武功還是要佔優勢些。馬如飛投靠此會，這也是原因之一。

× × ×

凌鶴的心情苦樂參半，阿幸病癒，這是一件大喜事，但人好了爲什麽反而走了呢？這天正午，有兩位不速之客來臨，一位是雲夢山莊的柳慕塵，另一位是洛陽的郭家駒。

大家相見，唏噓不已。柳慕塵聽說麥老二自絕，更是感嘆不已。剛剛改邪歸正的人，爲什麽有此下塲？

凌鶴怕老哥哥「惡扁鵲」難過，急忙岔開話題。談起以前的事，柳慕塵道：「早在你在麥家堡時，我就知道你非比等閑，果然已成大器。」

凌鶴道：「柳前輩過譽，不知柳青兄爲何沒有隨行？」

柳慕塵道：「年輕人不學無術，上次讓他出來磨練，他才知道自己太差，决定留下苦練。」

凌鶴說道：「那太好了，有很多人是經過一次磨練之後，才知道不足而下苦功的。」

柳慕塵道：「凌鶴，聽說你連獲奇遇，而且也成了家？」

姜子雲對柳慕塵大致說了和姜不幸的事，也說了巨書以及百里絳雲捨命成全之事。

這時忽然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五十左右，白面有鬚，身揹長劍，站在門外，道：「請問凌鶴凌少俠是否在此？」

凌鶴應聲而出，說道：「在下正是凌鶴。」

此人上下打量凌鶴，似也不能不信這少年的不俗儀表，道：「在下久仰凌少俠的大名，特來一會。」

凌鶴說道：「不敢，請問這位長輩大名？」

來人道：「在下希望先會過之後再報名，凌少俠可願接在下十招。」

凌鶴道：「老實說，在下連閣下是誰都不知道，當然不願。」

來人道：「但在下却是勢在必行。」而且立刻出了手。

凌鶴接了三招，就知道此人的路子似曾相識，而且功力渾厚。但凌鶴却毫不遜色。

此人動上手之後，絕招盡出，而且專攻要害。高麗花在一邊看着不順眼，道：「他娘的！這是哪裏鑽出來的野種？不報名就出手，出手就是狠招？」

七八招之後凌鶴加了兩成內功，把此人震得有點馬步不穩，可是凌鶴宅心仁厚，以此人的年紀和造詣，在武林中必有地位，成名不易，何必太認眞而毀其令譽？

在第十招上，此人似乎以他最得意的招術卯上了十成的內力施出。但凌鶴却以八成眞力迎上。「啪」地一聲，此人被震退半步，凌鶴的身子只搖了一下！

這種差距連小孩子也看得出來！

高麗花大聲說道：「怕你姐，我還以爲你有多大能耐哩！吮奶的力氣都使出來了。還是四六不成材，把你的大名報出來吧！」

這人的儀表不俗，但此刻臉色却十分難看，抱拳道：「不久的將來你就知道，後會有期。」居然掉頭走了。

高麗花得理不讓人，追到門外大聲道：「你可眞是缺德帶冒烟，老娘長了這麽大，還是第一次看到你這樣沒種！」高麗花要去追，曲能直道：「高大妹子，人都走哩！還追什麽？這傢伙外表還挺癢眼，却是個繡花枕頭，要選對象，可千萬別找這一種——」

高麗花追打曲能直。一時之間，鷄飛狗跳。

余大彩道：「各位就沒有一位認識此人的？」

郭家駒道：「如果『惡扁鵲』在家，就算不認識，也能猜得出此人是誰？」

凌鶴道：「這人某些招式頗似百里前輩。」

曲能直說道：「百里絳雲有沒有師兄？」

凌鶴道：「有，人稱『玉面韋陀』馮君實。」

余大彩道：「八成是他，此人雖不是凌鶴敵手，但不是在下滅各位的威風，恐怕能接下此人百招的不多。」

曲能直頷首道：「這話不假，就是家師在家，如論動手過招，恐怕也討不了好去。」

這時柳慕塵道：「郭兄，把來意說出來吧！」

郭家駒道：「柳兄，還是你說吧！」

屋中靜下來，猜想二人此來必有重大事件，柳慕塵道：「說來慚愧，新成立的『天一會』派使者向我們兩家邀約入會，如堅不入會，各捐出五萬兩銀子也成。」

郭家駒道：「各位是知道，八大家之中，眞正發的只有西北馬如飛和洞庭居士蕭辰，其餘都是空架子。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就算有，我們也不會拿出來的。」

柳慕塵說道：「他們的要求，我們是回絕了，各位可以想像，『天一會』必不會放過我們，很可能來一次殺鷄儆猴的舉措。」

凌鶴道：「柳大叔，事已至此，我們只有主動去破他的山寨，只可惜蕭大叔他自己不爭氣……」

「對呀！」柳慕塵道：「蕭辰呢？他的洞庭山寨怎麽會被佔據了？」

所有的人都在搖頭，這工夫「惡扁鵲」回來了，接道：「那個老殺才不知道發了什麽瘋？爲了一個女人，連洞庭山寨都不顧了。」

「有這種事？」郭家駒道：「以蕭辰的年紀，什麽女人能迷住他？」

高麗花說道：「金陵名歌歌妓陸聞鶯，也就是目前『天一會』會主麥遇春的面首。」

柳、郭二人愕了一下，柳慕塵道：「眞想不到一直以自奉儉約、克勤克儉，素日又以方正聞名武林的蕭辰，還有這麽一段。」

高麗花道：「西北馬如飛，還和他有志一同哩！」

有些人想笑實在笑不出來，如今姜不幸仍未找到，大家都知道凌鶴的心情，小江引咎自責，又去找姜不幸去了，大家對這小子也有一份同情。

郭家駒道：「要破洞庭山寨，非有水中高手參與不可。」

「惡扁鵲」道：「不錯，但也不一定非全部都是水中高手不可。」

柳慕塵道：「我有好友弟兄五人，他們的水性，不敢說天下第一，再找這種人物，怕不多見。」

余大彩道：「這種人才不可錯過，你說的是不是『南海五鯊』翁氏兄弟。」

「對。」柳慕塵道：「余兄以爲翁氏兄弟如何？」

余大彩道：「當然是五把水中好手，但五個還是不够。」

「惡扁鵲」道：「有水中高手，我們可以儘量羅致，但『天一會』中也沒有什麽特別出名的水中高手。」

高麗花道：「據我所知，『怒堡』黃氏兄弟是旱鴨子，李占元也是，梁士君稍諳水性，比我好不到那裏去，馬如飛是屬秤墜的，見水就沉，『烈火無鹽』王色和『夜叉阿九』也不會，只有麥老大會，還有百里松這小子會不會弄不清楚。」

這工夫又來了一人，竟是司馬能行，凌鶴爲衆人尤其是初來的柳、郭二人引見，司馬能行道：「由于『天一會』甚麽囂張，放出空氣，不是友即爲敵，不容置身事外，保持中立，所以在下願附凌少俠驥尾。」

凌鶴道：「司馬兄千萬別再客氣，無論哪一方面，你也都算是武林先進，承你瞧得起折節下交，自是感佩，這邊又添了一位生力軍，不知司馬兄的水性如何？」

司馬能行道：「略懂皮毛而已。」

「客氣！」凌鶴道：「這太好了！我們又多了一位水底下的高手。」

司馬能行道：「凌老弟，在下絕不是水中高手，千萬別誤會。」

「惡扁鵲」道：「大小子，你也別客氣，至少比老夫要高明些。聽說百里松准『天一會』去作了護法，你怎麽不去？」

司馬能行道：「百里松愛走極端，意氣用事，他去之前我勸過他，但沒有用。在下有個想法，要滅此會，必須在它創立之初還沒有成氣候之前。」

曲能直道：「在下另有一個建議，洞庭山寨，易守難攻，如不裏應外合夾擊，就算能破，我方傷亡必然很大。」

「對對。」柳慕塵道：「曲兄的話相信無人不同意，所以在下建議，派幾位好手前去投靠，作爲內應，在進攻之前，先把內部情況弄清楚。」

當然，這建議無人反對，但是派誰去呢？誰能算是高手呢？凡是派去的人，一定要能取得麥老大的信任才行。」

司馬能行道：「在下不算高手，而且也對百里松表示過，絕不同流合汚，所以

在下不能去。」

「不，」「惡扁鵲」道：「大小子，在這裏，你的身手和凌老弟在伯仲之間，即使凌鶴高些，也是由于百里絳雲成全了他之後，所以身手方面，你倒不必客氣。至于你對百里松說過的話，也沒有什麽關係，百里松能去，你也可用同樣的理由前去的。」

司馬能行道：「如各位信任在下，在下願爲武林正義效死，絕無怨言。」

凌鶴兜頭一揖，道：「司馬兄果然不負衆望。」

「惡扁鵲」道：「還有哪一位願去？最少要有三位。」

連問數聲，無人應聲。

並非這些人物貪生怕死，而是他們前去必被懷疑，反而壞事，況且他們每認武功也不够高，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在院中道：「我算一個够不够資格？」

來人竟是馬芳芳，在目前，至少已有人知道她囚禁娟娟的事，但在用人之際，這個人才是十分需要的，況且「惡扁鵲」向大家使眼色，暫時不揭她的瘡痂。

馬芳芳的身手和凌鶴才眞正是伯仲之間，司馬能行在目前已非凌鶴敵手，剛才「惡扁鵲」不過是捧他而已。

凌鶴道：「馬姑娘願去，眞是上上人選。」

這工夫姜、曲二人的態度十分冷漠，「惡扁鵲」急忙暗暗示意，不可形諸於色，沒有馬芳芳參加，實力大打折扣，衆人爲了大局，只好虛與委蛇。

× × ×

小江去找姜不幸，他下了決心，追不到姜不幸他絕不回去，這天入夜下了雨，只好在破廟中暫避。

此廟極少又破，但神像完好，看來偶爾還有人前來膜拜，只是無人守廟，小江抖抖身上的雨水，知道雨暫時不會停，就坐在小殿門外石階上。

他仰天長嘆，道：「老天爺，你如果眞有靈，就讓我找到姜不幸，也好贖我的罪，報凌少俠的大恩……」

「哼！」漆黑殿中居然有人哼了一聲，小江微驚道：「什麽人鬼鬼祟祟地藏在裏面？」

這時影影綽綽走出一人，竟是葉伯庭，父子在此相見，可算是一件大喜之事，但小江對這個父親已失去了信心。

葉伯庭也知道兒子瞧不起他，道：「江涵，你剛剛說什麽？姜不幸失踪了？」

小江不信任他的父親，自然不肯說，他說道：「你又何必管些和你不相干的閑事？」

葉伯庭道：「涵兒，你以爲你能改過向善，爹就不能？」

江涵說道：「爹的行爲太使人寒心了，爹要改過，早就應該改了，何必等到今日？」

「嗨！你不知道，人要改過，也總要在受過嚴重打擊之後才有可能。」

江涵道：「爹所受的打擊，早就足够了。」

「可是這次打擊不同，爹終因受創太深，而想通了。」

江涵道：「爹想通了又如何？爹又受過什麽打擊？」

葉伯庭說了麥遇春和陸聞鶯合作騙去了他所有的寶藏之事，在葉伯庭來說，的確是一大打擊。

江涵說道：「那批寶藏本來就不是爹的。」

葉伯庭道：「但誰也不敢說是誰的？涵兒，自此事發生之後，爹頓覺今是而昨非，決定以贖罪的態度爲白道武林作一番事業。」

江涵道：「爹是如何贖罪？」

葉伯庭也坐下來，喟然道：「要做就必須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你聽說麥遇春重建『天一會』的事了吧？」

「當然，這是一件武林大事，怎會不知？」

「爹決定前去投靠，然後在凌鶴他們去犂庭掃穴時，爹就作個內應，涵兒，你以爲爹這樣做算是一件大事吧？」

「算！」江涵十分驚喜意外，道：「爹，如果你說的是眞心話，孩兒願和您共進退。」

「那太好了！」葉伯庭道：「你我父子在那兒臥底，待機而動，必能有一番作爲。你眞能和爹一起去？」

江涵道：「爹，當然能，只要是對武林有益的事，我都願去做，我只怕爹見異思遷，故態復萌。」

「嗨！孩子，這也不能怪你，實在是爹這大半輩子沒做過一件好事，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能信任我的改過遷善。」

「爹，這次大概是眞的了！」他擁抱了葉伯庭，父子二人唏噓不已。稍後葉伯庭道：「涵兒，你說姜姑娘不見了？」

江涵這才說了姜不幸病已癒而失踪，被他發現在回去通知時却又走了。迄未找到的事，葉伯庭道：「涵兒，爹帮你去找，爹欠凌鶴的太多了。」

江涵道：「兩個人去找，機會更多些。依孩兒估計，她去了西北和正北的方向。因爲她必定也聽到『天一會』的事，去洞庭要往南，而她旣要迴避凌少俠，就必然反其道而行。」

「對對，咱們馬上去找。」葉伯庭道：「涵兒，如果找不到，我們就照計劃去『天一會』臥底，這樣吧！以半月爲限，我如果沒有找到，就直接去『天一會』，你如找到把人送回，也自行到『天一會』去。」

江涵道：「爹，你和麥遇春的過節，會不會使他懷疑我們投靠的誠意？」

「不會，」葉伯庭說道：「第一，咱們父子的身手在『天一會』中可以說一人之下數百人之上，其次，麥遇春絕對不會相信我們已改邪歸正。他是絕對需要我們的。」

於是父子商量了一夜，第二天分手去找人。

× × ×

馬芳芳和李婉如二人如今已和凌鶴等人住在一起。

早上，馬芳芳已把混身上下拾奪整整齊齊，端着一盆淨面水，臂上搭了一條面巾，進入凌鶴的臥室內。凌鶴已醒，但未起床，凌鶴說道：「馬姑娘，這太不敢當了！」

馬芳芳道：「凌大哥，這就見外了吧！還記得在那小客棧中的一切情景嗎？那時候你沒有這麽見外。」

凌鶴謙虛道：「馬姑娘，總是不大敢當。」

馬芳芳道：「是不是我高攀了？」

凌鶴道：「這話就是妳見外了。」說着下床，馬芳芳把外衣遞給他，還在後面帮他穿上。

兩隻眼睛在後窗外向內窺伺，稍後離開。姜子雲冷笑道：「這女人可眞厲害，軟貼、硬上、樣樣全能！」

曲能直道：「凌鶴不是到處留情的人哪！」

姜子雲道：「話是不錯，這女人眞會找空檔，這工夫不幸出走，娟娟也不在，她就使出渾身解數哩！」

「放心！我保證凌鶴不會收她作三房的。」

「二房是誰？」

曲能直道：「老姜，我可要挑明了講，沒有人敢否定娟娟的資格。」

「這……這是當然。」姜子雲說道：「可是除了娟娟，任何女人休想再分一杯羹。」

曲能直搖頭道：「老姜，這話有多難聽？」

姜子雲道：「小曲，我看到她那副殷勤的樣子，渾身痲酥酥地，簡直能一直痲到脚心。」

凌鶴每天還要外出找姜不幸，其餘的人也分批去找，他聲明，一月後南下，會同「南海五鯊」翁氏兄弟去洞庭湖畔，籌劃對付「天一會」的大事。

不論他多麽關心阿幸，不論多麽痛苦，還是要把私事放在其次，姜子雲和「惡扁鵲」都勸他找到姜不幸再說，他反問說，如果半年或一年仍找不到呢？

李婉如仍和馬芳芳同屋而居，她爲了避嫌，連她的師父「惡扁鵲」和師兄曲能直都很少交談，因爲馬芳芳的秘密她知道的不少。而馬芳芳的疑心也很大。

姜不幸過去一向打扮樸素，有時連粉脂都不施，如今馬芳芳也正是如此，她要逐漸地取代姜不幸。

當然，她也知道，有很多眼睛在注視她，但她不在乎。她以爲姜不幸雖和凌鶴已有了孩子，却不是明媒正娶。

× × ×

「玉面韋陀」投靠了「天一會」，高踞副會主的職位。這使很多人不服，尤其黃宗海和黃世海兄弟，兩人提出異議，但百里松十分贊成，他對麥老大道：「啓稟會主，「玉面韋陀」馮君實馮大俠乃是我姑姑百里絳雲的師兄，輩份極高，授予此職當能勝任愉快。」

麥遇春不願得罪黃氏兄弟，因爲他帶來數百族人，這股實力不小，於是授意幾位壇主，建議比試，以定名份。

這事由馬如飛、李占元和梁士君三人提出，下面的堂主自然沒有人反對，因爲看一場搏鬥，可以大飽眼福。

比武在練武廳進行，這也是過去蕭辰在時就有的練武之處，由會主親自主持，堂主以上人員都已到齊。

麥遇春坐在椅上，其餘的人全無座位，麥遇春道：「本會創辦之初，應力求量才而用，所以對副會主之任用，比試之權甚好，勝者即爲副會主，不得異議，但敗者也不必氣餒，護法也有機會昇遷。」

練武廳中傳來掌聲。

麥遇春揮揮手道：「原則上以拳掌爲主，開始吧。」

黃老大走入場中，「玉面韋陀」馮君實也緩步入場抱拳道：「請點到爲止……黃堡主手下留情……」

黃宗海乃是南荒邊陲化外之民，可不講什麽客套，帶着風聲砸出兩拳，勁道足，速度够。馮君實吸腹扭腰閃過。

黃宗海又是三掌加上一腿，尤其是這一腿有如掃出的鐵棍，但馮君實是目前武林極少數高手之一，又閃了開去。

黃宗海嘶呼着狂攻猛撲，黃世海也在場邊助威，說些土語，有時以旁觀者立場提出警示或指點，儘管黃世海的底子不如黃宗海。

現在馮君實不再迴避，有攻有守，他的路子和黃宗海不同，柔中帶剛，所以黃宗海五十招後就變攻爲守了。

儘管黃氏兄弟帶了數百人來，那是些半野人，用處不大，但馮君實和百里松同門，武功都是一等一，今後也許還有該派中人前來投靠，所以他希望馮君實勝。

大約八十多招，黃宗海孤注一擲，連施狠絕三招，但對馮君實來說，都不足以造成決定性的作用，而馮君實反擊一招，乍看輕飄飄地，却把黃宗海震退一步。

黃世海大怒立即撲上，而此刻正是黃宗海再次撲擊之時，見弟弟出手，他要收手已是不及。

這兩人合擊之勢，非同小可，馮君實不敢大意，以十成內力貫於這一掌之上，事實上是一招三式，一掌只是這三式的開端而已。

「蓬蓬」兩聲，馮君實被震退兩步，黃氏兄弟各被震退兩步半，四周先是一片死寂，接着傳來一片掌聲。

黃世海仍然不服，嘶吼着正要再上，麥遇春站起大聲道：「勝負已分，黃大俠請勿出手了……。」說着麥遇春已走了出去。

黃氏兄弟雖是惱火，但人家以一對二，仍是略佔上風，輸得沒有話說，但數十人有目共睹，不能顯示輸不起的作風。

於是「玉面韋陀」馮君實穩坐上了副會主寶座。沒有人不服，只是馬如飛暗暗焦急，他已由壇主提昇爲護法，要再昇副會主大約要半年以後。

萬一再有高手來投靠，兩個副會主缺佔滿，不就沒有希望了？於是他冒險來見柳聞鶯。

「馬護法，你找誰？」陸丹在門口遇上了馬如飛。

馬如飛道：「不……不找誰……只是經過這兒……」

陸丹道：「這是內眷住宅，除了會主，外人禁入，難道你不知道。」

「知道，」馬如飛陪笑道：「不過身爲護法，迴護會主寶眷也有責任，所以熟悉一下環境，也有必要。」

陸丹冷冷地道：「我看沒有必要，敵人如果到了這兒，『天一會』就完了。」

「是……是的大小姐……」馬如飛離開門前，轉過牆角往後繞去，到了後院牆外，只聞陸聞鶯的聲音在牆內低吟道：「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夜若無浮雲遮月，在『撈月軒』賞月倒是個絕佳的去處。」

馬如飛心中一動，這不是暗示他今夜在「撈月軒」幽會嗎？況「撈月軒」不在內眷住宅範圍之內，任何人都可去，只是「撈月軒」地處偏僻，晚上無人前去。

馬如飛心坎上癢癢地，終於可以一會舊情人了。

他的百萬兩捐欵早已運來，他也需要陸聞鶯的枕邊之言，爲他爭取到副會主之位。月上柳梢頭的時刻，馬如飛早已鵠候了一個多時辰，「撈月軒」自然有水，也有水榭，只是水榭是軒的一部份。

又等了一會，果然陸聞鶯姍姍來遲，馬如飛雖是北人南相，但性格却是西北人的粗獷作風，上前就要抱她。

「如飛，不要如此，好久不見，還是先談談吧！」

既是妳久不見的老情人，光是談談怎麽成？二人往水榭中走去，馬如飛還是忍不住攬住她的腰，且一邊吻着她的香腮。

馬如飛道：「聞鶯，老實說，我投靠『天一會』的主要目的，不是貪圖權力，而是希望重溫舊夢。」

「不，如飛，我怕……」兩人忽然愣在水榭門外，黑暗的水榭中端坐一人，馬如飛還沒看清，低聲道：「什麽人？」

裏面的人回答的也很絕，道：「我就是你摟的這女人的丈夫……」每一字都像利刄，戳入馬如飛的心窩中。

「卜通」一聲，陸聞鶯已跪了下去，道：「遇春，這不能怪我，是他勾引我，說是來此有要事相商？」

「妳也不是什麽好東西！」麥遇春冷峻地道：「馬如飛，原來你不貪圖本會的權力，而是爲了她，這麽說，就是讓你當上了副會主，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囉？」

馬如飛也跪下了，現在他才知道自己太渾了，誰的女人都可以，只有此人的不可以，他連連磕着響頭道：「會主饒命，會主饒命！」

麥遇春道：「馬如飛，你眞是恩將仇報，我破格任用，而且不久將昇任你爲副會主，你居然割我的靴子！你他媽的心肝被狗吃哩！你還有沒有良心。」

「會主饒命，只要會主能原諒卑職初犯，要卑職怎麽樣都成。」

麥遇春冷峻地道：「我能要你怎麽樣？你以爲金錢眞的可以買命？」

「會主大量，請高抬貴手，卑職願再奉獻紋銀五百萬兩！」

「什麽？五百萬兩？你以爲我沒有見過銀子？」

「會主，卑職決定奉獻一千萬兩。」

麥遇春道：「男子漢大丈夫，這口氣實在難忍，你似乎以爲這數字能把我麥遇春擊倒。」

馬如飛悲聲伏地，道：「會主，卑職決定捐出兩千萬兩，這數字已使卑職陷於破產邊沿，會主，卑職的能力已到了極限了……。」

麥遇春跺跺脚，道：「好吧，麥某破一次例，你什麽時候，可以把捐欵全部送到。」

馬如飛忽然感覺自己是被熟練的飛索特技套上了。他自幼熟諳這種套馬特技，沒想到他這匹老馬竟被這老狐狸套牢了！眞正是沒吃到魚却弄了一身腥。

「會主，由於沒有人會存這麽多的現銀，卑職要把五家驟馬店，兩家錢莊還有五家糧行脫手才能湊足，但爲了不至拖得太久，可能還要向同行先借一部份。」

「到底要多久？」

「一個月以內……」

「勉爲其難，就這麽辦。」麥遇春手一揮，道：「捐欵未到之前，你不能離開本寨出湖，去吧！」

馬如飛又磕了兩個頭狼狽而去，心道：「麥遇春，我操你的八輩祖宗，外加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這工夫麥遇春雙臂一張，陸聞鶯已撲入他的懷中，說道：「遇春，幸未辱使命吧？」

「很好，不能再好了。」

「馬如飛會不會溜了？」

麥遇春搖頭道：「他就是插翅也飛不了。」

在此同時，馬如飛連錢山都來不及招呼，就到了碼頭上要求乘快船出湖：「本護法有要公，絕對不能躭擱。」

那知船夫道：「會主有令，今夜任何人不准出島。」

馬如飛厲聲道：「誤了大事是你負責還是我負責？」

這工夫船艙中有人道：「出了任何事，由我『玉面韋陀』馮君實負責！」

馬如飛心頭一凉，完了，這一次可完了，全部兩千一百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就這樣送人，却連抱一下都沒有，眞是死不瞑目，而且麥遇春這頭老狐狸顯然都預先作好了陷阱。一切都按排好了。

不要說他，就是兩個姓黃的都非敵手，立刻抱拳說道：「既然如此，在下告退了。」

× × ×

凌鶴等人每天外出找人，他感到十分不安，爲了阿幸，勞師動衆，要這麽多的人天天勞碌奔波。

今天他一個人往北追出三餘里，又轉往東，天又下起大雨來，必須找個避雨之處。

遠遠望去，山谷中有個小茅屋，立即馳下谷去，雨越來越大，他的衣服幾乎濕透了。

原來是個非常簡陋的小茅屋，八成是獵戶或守山（看守作物）之用的，此刻天色，才申時末，還未黑，他的身子射入小茅屋中。

但是，在這瞬間，他大吃一驚，小茅屋中有一堆火，有個赤裸的女人，正在烤衣衫，這女人尖叫，他也幾乎尖叫，她居然是馬芳芳。

「凌大哥，是你……」馬芳芳以衣遮着下體，把身子背過，這樣似乎更能顯示他的綫條。

在凌鶴的感受上，似乎這未免太巧合了吧？

凌鶴也背轉身去道：「馬姑娘，妳遇

上了雨？」

「不但遇上了雨，還不小心掉在泥沼中，只好把衣服洗了一下再烤乾。」

凌鶴道：「爲了阿幸而連累各位，眞是過意不去。」

「凌大哥，你又要和我客氣了？」聽步履聲，似乎走了過來，凌鶴早已暗下戒心，絕對不能再出岔子，不然的話，旣對不起阿幸也對不起娟娟。

他對阿幸的命運常常詛咒造物者，是不是她的名字也影响了他的命運，他那裏知道，阿幸還有一刦未渡過，而且馬上就要去應刦呢？

凌鶴決定離開，道：「馬姑娘，我找不到阿幸，就永遠無法安心，我還要去找……」但馬芳芳已貼在他的背上，道：「凌大哥，你難道不知道我的心？」

凌鶴心頭一驚，道：「馬姑娘，我必須儘快去找，以便對付麥遇春，我要先走一步了……」

「凌大哥，你放心我一個單身女人在此赤裸着烤衣服？」

凌鶴有一百個不願，也不能馬上走人，但他掙開，倚在門外，道：「馬姑娘，妳快烤，我等妳。」

馬芳芳必須保持某種程度的矜持，以免凌鶴輕視她。因爲不論是姜不幸或娟娟，她都不能否認她們是淑女。

凌鶴估計時間，她來此小屋之前應該還沒有下雨，即使有，也是毛毛雨，再者，以她的身手，也不會失足泥沼中。

凌鶴極不喜歡這樣動腦筋，轉彎抹角，而姜不幸和娟娟，正好都也不是這一類型的女人。

想想娟娟被她囚禁之事，十分惱火，但是，她囚禁娟娟，却又是爲了他。

馬芳芳道：「凌大哥你在想什麽？」

凌鶴心道：「總不會因妳的赤裸而想入非非吧？」他道：「我忽然想到了蕭姑娘，不知她在何處？她的命運，也不比阿幸好到哪裏去！」

「是啊，」馬芳芳道：「蕭姑娘會不會是和姜姐姐一起失踪的？這兩位可眞叫人操心。」

凌鶴道：「馬姑娘妳的命還不錯。」

「我？」馬芳芳道：「凌大哥，你快別諷刺我哩！我要是命好，會到處討人嫌嗎？」

「這是什麽話！」凌鶴道：「誰嫌妳哩？」

「凌大哥你！」這工夫她的衣衫已烤乾，正在穿衣，雨也停了。

凌鶴不願和她談這些，道：「馬姑娘，雨停了！我們走吧……。」人已掠出門外，馬芳芳望着他的背影，咬咬下唇，也射了出去。

她追上了凌鶴，凌鶴道：「馬姑娘，妳先回去吧！」

「我爲什麽要先回去？」

「妳已經很累了吧？」

「凌大哥是不是以爲任何人都有同情心，唯我獨無？」

「妳眞會挑剔，我怎麽會有這想法？」凌鶴道：「那麽我們分手，分途去找吧！」

「凌大哥，我看不必了，反正天也快黑了，我們還是一道吧……。」她要經常和凌鶴在一起，使別人看到，以便造成一種逐漸「加熱」的印象。

如論心機，凌鶴所接近的一些年輕女人，沒有一個是馬芳芳的敵手。

× × ×

江涵投靠「天一會」，這也是一件大事，像他這種人物，在「天一會」中也不多見。

但不久，他知道他的父親葉伯庭已先他到達「天一會」中，對他說了這事的是梁士君：「小江，你的誠意沒有你爹深，你這小子是牆頭草，左右搖擺不定，上次你曾經爲了救姜不幸而返回前『天一會』中，在磨坊中傷了好幾個人，這一次是不是又是來救姜不幸的？」

小江心頭一震，這老賊是個心腹大患，說了以前的事，對他太不利了！他道：「梁士君，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呀！姜不幸在哪裏？」

梁士君冷冷一笑，道：「快別演戲哩，你們父子大概又在演雙簧吧？」

小江道：「你到底想說什麽？是不是江某來此擋了你的路？」

「那倒不會，」梁士君道：「梁某有自知之明，憑我這點底子，在此也混不上個護法，但却不會包藏禍心。」

「你是說我來投靠是包藏禍心了？」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姜不幸不來，你也不來，她一到你馬上就到了，不免令人懷疑。」

「姜不幸怎麽會在這裏，你胡扯什麽呢？」

「得啦，快別裝蒜哩，你爹把她弄來，獻給會主，以便把凌鶴誘來，葉伯庭的誠意不必懷疑，但你小子的來意就成問題了。」

小江心如刀戮，知父莫若子。他對葉伯庭這人太瞭解，要他改過向善眞是太難了，這毫無無疑問，他的父親欺騙了他。

他本不該輕易相信葉伯庭的，但他以爲是人就該有人性，他的爹也不該例外的，想不到他要救姜不幸反而害了他。

這在一個痛悟前非的人來說，內心之痛苦可想而知，他相件這話十成十是眞的，但他也不能不相信姜不幸的運氣太差，他不停地找却找不到，他的父親一找就找到了。稍後，會主召見了江涵，十分禮遇，道：「江少俠來此，爲本會增色不少，但爲何不和令尊一起來。」

江涵道：「近來家父很少和晚輩走在一起。」

麥遇春說道：「據說你曾於不久前在前『天一會』中救過姜不幸，眞有這件事嗎？」

「有，會主。」江涵道：「想此事必是梁壇主說的。」

「其實知道此事的不僅梁壇主。」江涵道：「啓稟會主，其實梁壇主只是含沙射影而已。」

「這話怎麽說？」

「那時卑職是爲了討好前會主的愛子『三六九』，因他姜姜不幸着了迷非弄到手不可，所以卑職才和他合作刼出姜不幸，但却被凌鶴及『惡扁鵲』等人搶走了。」

（未完·廿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惡漢

五：地盤藏屍　埋沒線索

馮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司馬洛從兩個流浪漢口中找到珍貴綫索，查出了三個對手都是大人物，林敏明偕同司馬洛前往丁又新私家偵探社，要求代找老闆梁炳明屍體，司馬洛發覺事有蹺蹊，要丁又新把實情說出。原來他不過是案中一個智囊人物，主謀者竟是當日委托司馬洛代他保管文件箱的男子萬清……

這是一件對萬清很有吸引力的情報，但自然，萬清還是免不了要問：「你究竟是誰？」

「你別管我是誰！」司馬洛說：「總之我這個電話，對你是有好處的！」

這樣說着，司馬洛就把右手高舉起來。這是暗號，手這樣一舉，自然林敏明就依命把那隻收音機上紅色的按鈕一按按了下去。馬上，電話中就傳來一聲震耳的轟隆之聲。

「你等一等！」萬清叫道。他自然放下了聽筒，先去看看那是什麼聲音了。

司馬洛等着，林敏明則走下車跑到電話亭來。她低聲而急迫地說：「我聽見收音機裏好像傳來爆炸聲！這是攪什麼鬼的？」

「你聽見爆炸聲，就是因爲屋裏發生了爆炸，」司馬洛說：「沙發之中我那收音器裏面也有炸藥藏着的，由無綫電引爆。現在，孔平和克魯斯兩個人，起碼不會有完整的屁股了！因爲他們是坐在沙發的！」

「這樣？」林敏明忍不住微笑。

「但是萬清到了走廊中去聽電話，」司馬洛說：「所以被炸着！現在，你回到車子去等我的暗號吧。下一次，你按那個黃色的按鈕！」

「我希望那兩個凶手已給炸得粉身碎骨！」林敏明說。

她回到車子。

而她所希望的事情，也差不多成爲事實了。

在屋裏，當萬清放下聽筒趕回廳中時，他就看見一片慘象。那張沙發已經炸成了粉碎，旁邊的家具也已震得歪歪斜斜的，克魯斯和孔平兩個人都飛到了遠遠，血肉模糊地伏在地上，軟弱地掙扎着。

萬清那三個保鏢也衝了進來，一時手足無措。

「把他們救起，把他們救起！」萬清叫着，又跑回電話那裏，拿起聽筒，喘着氣道：「我……這裏的沙發剛剛爆炸了！」

「那是因爲司馬洛在沙發裏面裝了炸彈！」電話中那人說。

「你……你還知道一些什麼？」萬清吶吶着問。

「我還知道，司馬洛在你整間房子裏都裝了炸彈，」電話中人說：「那個用無綫電控制，他一按按鈕，就可以使你這間屋子整間塌下來，把你活埋去了！」

「這……這是眞的？」萬清問着，兩隻膝蓋也不由得發軟起來。

「這是眞的，他旣然可以在你的沙發裏面裝了炸彈，爲什麼不能夠也在屋子的其他部份裝炸藥？而且，我應該知道的，因爲我就是司馬洛！」

「司馬……司馬洛？」萬清大大地顫了一顫，簡直哀鳴地叫起來：「你……你究竟想怎樣？我……我們可以談談的！」

「在我們談判前，」司馬洛說：「讓我先對你證明我是眞的在你整間房子裏都裝了炸藥的吧。現在，我先把廚房炸掉讓你看看！」

在電話亭裏的司馬洛又把右手舉起來，作了一個暗號，林敏明也依他的吩咐，把那個黃色的按鈕一按按了下去。

萬清聽了「轟隆」一聲來自屋後，腳下的地板也震動了起來，就像這間屋子都快要塌下來似的。他忙大叫：「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了，不要再爆炸！」

「你逃不掉的！」司馬洛說：「而且，你亦最好不要企圖逃出去。我看得見你，如果你逃，我就馬上把整間屋子炸掉！你來不及逃走的！」

「我……我不逃好了，」萬清說：「你想怎樣，你可以好好地講！」

「而且，就是你這隻電話裏，我也已經裝了炸藥，」司馬洛說：「我祇要把電話裏的炸藥一爆炸，也同樣可以使你粉身碎骨。故此，你連電話也不要放下。你一收綫，我就爆炸！」

「我……我不收綫好了！」萬清簡直要哭出來似的。

「所以現在，你要對我言聽計從了，」司馬洛說：「首先告訴我一件事，你那兩位好朋友孔平和克魯斯，他們現在的情況如何了？」

「我……我不知道，我沒有機會細看，」萬清回答：「不過，他們似乎傷得相當嚴重，全身都是血，不會動！」

「他們是應有此報！」司馬洛說：「總之，你現在是再不能依靠他們了。如果你想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你想我怎麼樣呢？」萬清問。他現在全身都溼了。那是汗，他全身都冒滿了汗。

「我要你投降，」司馬洛說：「你不要去管你那幾個保鏢了。你一個人走出門口外，把兩手高高舉起來。我派車子來接你！」

「你……你想帶我到什麼地方去？」萬清又吶吶着問。

「我想帶你到什麼地方，你都非要去不可的，」司馬洛說：「你沒有得選擇！」

「好……好吧！」萬清苦惱地說。

「現在你可以收綫了，」司馬洛說：「收綫了之後就馬上走出門口，等我來，一個人！」

「好吧！」萬清的聲音抖顫着，他收了綫。

他那三個保鏢，還在屋中手忙腳亂，跑來跑去。第一次的爆炸，已經夠使他們吃驚了，還再來一次廚房的爆炸。

萬清放下電話，他們便圍着萬清，問他應該怎麼辦。

萬清嘆了一口氣：「你們留在這裏，什麼都不要做，我先出去走走，有件事要做。」

「要我開車送你去嗎？」其中一個保鏢問道。

「不必了，」萬清搖搖頭：「我要去的這個地方，是步行就可以到達的。」

那三個保鏢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走了出去。

萬清雖然很想把他們帶在身邊，保障自己的安全；不過又知道他現在是已經完全受制於司馬洛了，他是非對司馬洛的吩咐言聽計從不可的。

他走出了花園的門外，遠遠有一部汽車正在駛過來了。這當然就是司馬洛坐着的那部車子。車子由林敏明駕駛，司馬洛則坐在後座。車子到達了萬清的身邊，車門打開了，司馬洛從車中拿着一把手槍指着他。

「好了，萬清，」司馬洛低聲說：「上來吧！」

萬清抖一抖，相信他這一次可能是踏進鬼門關的，但是如果不踏進去的話，司馬洛一開槍，就更快踏進地獄了。所以他祇好上車。

司馬洛在座位上退開了一點，騰出一個位置來給他。

萬清來到了車上，司馬洛的槍按在他的肋骨上，一面命令道：「好了，萬清，關上車門！」

萬清關上了車門，司馬洛對林敏明說：「好，我們開車吧！」

林敏明開動了車子。司馬洛早已對她吩咐了目的地的，所以現在，林敏明就一直把車子向這個目的地開去了。

萬清又恐惶地說：「你們……你們究竟想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洛微笑：「一個你認得的地方；不過，途中要停一停！」

車子在中途果然停了一次，停在一座路邊電話亭的旁邊。林敏明下了車，進去用電話亭中的電話。

司馬洛對萬清微笑說：「他現在是去打電話報警。」

「報警？」萬清又震了一震。

「不是把你交給警察！」司馬洛說：「祇是報告警方，孔平和克魯斯兩個人在你的屋子裏！」

萬清露出了一副想哭的表情。假如警方發現了兩個凶手是在萬清家裏，萬清是很麻煩的，如何向警方解釋？

但是，那還是以後的事。目前，他如何脫身，這是最大的問題。司馬洛要帶他到何處去，又打算如何對付他呢？

這一點，司馬洛卻不肯預告。正如司馬洛所說，他是不喜歡把他的計劃預先宣佈的。

林敏明打好了電話，又出來，上車，把車子開動了。

車子在黑夜之中向荒郊馳行着，寒風從打開着的窗口吹進來，萬清很想要求司馬洛把車窗關上。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他就是不吹風也在發抖了，冷風一吹，他就抖得更加厲害。

後來，車子停下來，萬清果然認得這個地方。就是那間廢棄了的屋子，他就是帶人在這裏埋伏，等梁炳明來，而用輕機槍向梁炳明及他的手下射死的。

「你在這裏殺了人也沒有人知道，」司馬洛吃吃笑着：「因此，我們在這裏怎樣對付你，也不會有人知道了！」

「你……你究竟想怎樣？」萬清吶吶着問。

司馬洛所做的，則是萬清意料中的事了。他伸手過去打開了車門，然後在萬清的背脊上擊了一拳。萬清整個人飛出車門外，仆到了地上。

他狼狽地爬起身來時，司馬洛已經站在他的面前了。又一隻拳頭一彎過來，擊中了萬清的心窩，萬清雙腳離地，翻了一個斛斗，又倒在地上。

林敏明向他走過來。

萬清是想開口求饒的，但是沒有說話

的氣力。心窩上中了那一拳，使他的心臟快要停頓，呼吸也有困難了，更沒有機會開口。

林敏明彎身把他的手臂拉着，說：「起來吧！」

萬清讓她把他扶起來。心中有一點安慰感，一個女人，心腸到底是軟一點的，現在她是向他伸出同情之手了。

但是，林敏明向他伸出的是摔角之手。她把萬清輕輕一扯，萬清仆前去時，她閃開了，移步，再猛力一扯，萬清整個人就好像變成了一隻陀螺，打着轉跌了開去，直跌向屋子的門口。他的肩在門框上一撞，斜斜地飛進了門口之內。

硬而髒的地面向他迎上來。「啪」地一聲！他與地面接觸，而那震力使他的眼前升起來了大批金星，很慢很慢才散去了。

他再企圖爬起身。不行，肩痛得要命，顯然剛才肩部在門框上一撞，使他的肩部關節受了傷。

「來吧！」司馬洛在他身邊說：「起來！」

執住他一隻手，把他一拉拉起來。那受到影響的肩部發出「咯」的一響，萬清吐出聲震屋瓦的一聲尖叫。

司馬洛一放手，他又再度跪倒了下來，側着身子，遷就着那痛苦到了極點的肩頭。他在流淚了。

司馬洛微笑：「叫喊吧！萬清，這裏總之是不會有人聽見的。這裏可以說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你自然知道的，由於這是你所選擇的地點！」

「你們……你們究竟想怎樣，你們開口好了！」萬清又苦着臉：「什麼都可以商量的！」

「我們有的是時間，」林敏明說：「慢慢商量也不遲！」

她走近萬清，把拳頭晃動了一下，萬清連忙跪着退後了兩步，那條手臂，仍然是硬直地垂在旁邊，不能夠屈曲起來，看來他肩部的關節是有了相當嚴重的問題，可能已經歪了。

「讓我替你醫治一下！」林敏明說着，忽然十分迅速地一衝而前，萬清要閃避也來不及了，給她把手臂一執執住，向旁邊一扯，然後手掌在萬清的肩頭上拍了一記。

這一次，萬清的叫喊，簡直是不屬於人類的。那肩頭有沒有給理好不知道，但那痛苦則是太夠味道了。他連忙向地上一躺，身子縮作一團，眞的嚎啕大哭起來了。

司馬洛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感到一陣快意。平常時候，他是不喜歡虐待一個沒有抵抗力的人，認爲這並非英雄行徑，勝之不武；但是對萬清可就不同了。當他想起自己如何給梁炳明縛了起來，如何拷打的時候，他就覺得，不論怎樣虐待萬清，都不算是太過份的，尤其是，自己的肋骨仍在隱隱作痛着，如果不是服了藥的話，更是痛得十分厲害的。

當萬清終於可以開口說話時，他就哀鳴着說：「你們……你們怎樣都可以，就是請你們不要再動手，求你們不要再動手！」

「哈！」司馬洛冷笑：「萬清，你是入錯行了，你不適宜做一個間諜，間諜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要有高度忍受痛苦的能力，而你卻沒有這個能力，一點點不舒服，你就想哭了。不能忍受痛苦，也就是保不住秘密，不能夠守口如瓶。譬如，我問你梁炳明他們的屍體在什麼地方，你也要告訴我了，因爲你挨不起痛苦。」

萬清縮在地上不做聲。

「告訴我吧，」司馬洛說：「他們的屍體，你運到那裏去了？」

萬清緊咬着牙齒不肯開口了。雖然他受不起痛苦，然而他知道，如果把這幾具屍體交出來，是可能會要了他的命的。

司馬洛對林敏明：「他不說，妳動手好還是我動手好？」

林敏明也不浪費時間回答司馬洛。她祇是用行動代替回答。她一腳踢在萬清的肋骨上，萬清滾了一滾，軟弱地呻吟着。

林敏明又提起了一隻腳，慢慢地向他的臉上準備踢下去。

「不要，請妳不要這樣！」萬清在她的腳底下面哀鳴着：「請妳不要這樣！」

「你要我們聽你的話，」司馬洛說：「你就得先聽我們的話。快說出來，屍體在什麼地方？」

「我……我不知道，」萬清吶吶着：「這……這是孔平和克魯斯去負責的事情。他們拿去處理了。我……我不知道他們拿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眞有趣了，」司馬洛說：「我們剛剛把他們送了給警察，你卻叫我們去問他，你眞會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萬清說：「這是眞的！」

「我不相信這是眞話，」司馬洛說：「這是一件大事，並不是叫人去買一件東西那麼簡單而已。你一定要知道他們怎麼樣處置了那些屍體才放心的。所以，那既使是他們負責這件事，你也一定要知道詳細情形才行。所以，你是知道的，你瞞不了我們，還是聽話一點，說出來吧！」

「我是眞不知道的，」萬清哀鳴着：「你得去問他們！」

「他還是在跟我們開玩笑。」司馬洛轉對林敏明說。

「你的槍呢？」林敏明問道。

司馬洛把他的槍拿出來，而且還在槍咀上裝上了一隻滅聲器。他說：「這個地方雖然是相當安全的；但，還是不要讓人家聽見槍聲的好！」

「你……你想怎樣？」萬清恐懼地問。

林敏明把槍拿了過來，說：「我要殺死你！」

「你……你不能殺死我，」萬清提出要脅：「殺死了我，你就找不到屍體了！」

「找不找得到屍體實在並不重要，」司馬洛冷笑：「死了的人，反正是不能變活了。所以，你死了，我們也不會覺得可惜！」

林敏明手中的槍已對着萬清了，萬清一面好像一條蟲似的爬著躲避。一面哀鳴着：「不要，不要開槍，不要打死我！」

下意識地，他以爲愈遠離槍咀就愈好，其實，並不如此。屋中的空位並不多，他到了屋角，也並不太遠，林敏明要射中他，還是一樣容易的。

林敏明扳動了槍機。在滅音器的掩護之下，槍聲是柔和的「噗」一聲。子彈擊在牆壁上的聲音反而響得多。尤其是萬清聽起來就覺得更響了。

由於子彈是擊中他耳邊牆壁，然後彈開了。清晰的「鏗」一聲，在左耳旁邊。下意識地，萬清忙向右邊撲過去。

槍又響了，這一次子彈則是擊中了他右耳旁邊的牆壁，而在牆壁上彈開了。

「不……不要！」萬清抱着頭，在那裏縮作一團。雖然這是多餘的動作。子彈要來，不論他是用什麼姿勢，子彈還是一樣要鑽進他的身體的。

「我祇是想嚇嚇你罷了！」林敏明微笑着說：「我並不想射中你。不過，我的眼界並沒有那麼好。也許我會射中的！」

「你還是快點招供吧！」司馬洛說：「還是不要拿自己的性命來賭博了！」

「我說，我說！」萬清叫着：「你先把槍收起來！」

「鏗！」又一顆子彈在他的耳邊彈開。

林敏明說：「你開口吧！把槍收起來，你又不會那麼熱心招供了！」

「我……我……」萬清慌得根本忘記了他應該招供的是什麼了。

「你把屍體收藏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我……已經埋了起來！」萬清說。

「埋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埋在地盤那裏！」萬清說。

「什麼叫做地盤？」林敏明問道。

「建築地盤，」萬清說：「我在海邊有一塊地盤，要建一些海灘別墅。地基已經弄好了。我把屍體埋在泥土裏，然後在地面上蓋了一層三合土。那是別墅的廳子地面了。」

「很聰明，」司馬洛說：「再在地面之上建起上蓋，就永遠不會有人把屍體掘出來了。現在別墅已經建了多少？」

「祇是地面，」萬清說：「最近沒有開工。材料人工飛漲，現金又周轉不靈。地面沒有人開工。」

「地盤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萬清祇好也把地盤的地點說了出來。

「還有那些人的武器呢？」司馬洛說：「那挺輕機槍，在什麼地方？」

「也埋在一起。」萬清苦着臉說。

「好，」司馬洛說：「屍體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我們再研究另一個重要的問題。那份密碼呢？」

「我也還沒有找到。」萬清說。

「但是你當然是正在偵查的，」司馬洛說：「到目前爲止，你查到了一些什麼？反正你查到的綫索，你是沒有機會用的了，何不送給我們用？」

「我……沒有查到什麼，」萬清苦惱地說：「沒有查到……沒有查到！」

「不可能一點綫索都沒有，」司馬洛指出：「你也不是一個庸才，不可能一點都沒有查到的！」

「我……」萬清吶吶道：「我主要是偵查陳龍最後的行踪；但是我也查不出什麼。他生前的朋友也是很少的。所謂獨行俠。」

「他到底是什麼人？」司馬洛問。

「汽車經紀，」萬清說：「起碼這是他表面上的職業，但暗下裏，他顯然是我們的同行。你知道，我們這一行業不比別的行業，不可能有什麼工會的。事實上，大家都是盡量守着身份的秘密，除了那麼幾個出名的大頭頭之外，我祇查出了陳龍本來是在K市當汽車經紀的。他主要的通訊地點就是一間麥格哥汽車公司。他在那裏有一張寫字桌，有一個沒有薪水的職位，靠推銷汽車賺佣金的。」

講得有點道理。那份密碼，就是在K市失去了的。

「還有什麼嗎？」司馬洛問。

「我還在查，」萬清說：「祇查到這裏……」聳聳肩。顯然可惜他已沒有機會再繼續查下去了。

「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到埋屍的地方去走一趟吧！」

「爲……爲什麼？」萬清又大爲吃驚。

「你究竟走不走？」司馬洛瞪着他。

「我……我去！我去！」萬清祇好答應。

「如果我們沒有看過，我們是不能肯定你說的是眞話的，」林敏明說：「明白嗎？」

＊　＊　＊

他們把萬清載到了那個埋屍的地方。仍然是林敏明開車，而司馬洛在後座裏用槍威脅萬清。萬清無法反抗，亦無法逃走。

他們到了海邊。那裏是一個游泳的區域，但是在嚴寒的季節，又是深夜，自然不會有人在了。不會有游泳的人，就連情侶也沒有。

萬清沒有說謊，那裏的海邊，果然有好幾個盤地，剛剛剷平了，打好了地基，也劃了界，不過還沒有動土建築。

司馬洛微笑點點頭：「唔，你倒很有生意眼。這個地方風景好，沙灘幼白，屋子建好了，很容易賣出去的。」

「我是打算出租，」萬清說：「熱天有游泳的人，冷天也有幽會的男女。」他有點自鳴得意，雖然，這個計劃現在是已經沒有實現的希望了。

「是哪一間？」司馬洛問。

萬清指出，是靠右邊的第一座。他說：「這些屋子都有一個名字。這一間叫水月苑。」

司馬洛微笑：「這個名字倒不錯；不過，用作埋屍的場所，那卻實在是不大適合的。」

他們下車走到了這個地盤上。不錯，這裏的地面是唯一鋪上了三合土的。

萬清頹喪地說：「就在這下面！」

司馬洛在那裏走來走去，看見在一角落裏還剩餘的材料。一座臨時搭起的木棚裏面有沙，有兩袋水泥，還有隻汽油桶的淡水，旁邊還有鋤頭和鏟子之類的工具。

他拿了一隻鋤頭走出木棚，回到林敏明和萬清的旁邊。

林敏明正在流淚，由於她知道她的腳下就躺着梁炳明以及好幾個和她相處已久的同伴。萬清則非常恐懼地看着林敏明，由於林敏明手中的槍正指着他，而把槍握得緊緊的，他害怕林敏明會在傷心憤怒之餘扳動槍機，給他一槍。

「在哪一點？」司馬洛問。

萬清指出，是正在那片三合土地面的中央。

「有多深？」司馬洛問。

「不很深，」萬清說：「二、三呎吧。」

司馬洛把鋤頭在地上一丟，說：「掘！」

「爲……爲什麼要我掘？」萬清苦着臉。

萬清的想法是，既然已經知道了屍體的所在，就根本不必要他動手掘了。就是報告警方，讓警察來掘，又有什麼不可以？

「因爲，」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說謊的。沒有看見屍體，我就不能肯定了！掘！」

林敏明上前去，用槍咀在他的背上一撞，也喝道：「掘！你埋下去的，你要負責掘出來！」

萬清沒有辦法，祇好拿起鋤頭去掘。這對於他來說，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他的肩雖然似乎給林敏明拉回原位了，還是相當痛，一用力起來，就更痛得要命。而且身上還有不知多少個地方，也是在隱隱作痛着。

「喀擦！」鋤頭鋤下去，那三合土的表面就碎裂。再鋤一下，就裂多一點，而萬清覺得，就像是他自己身上的肌肉正在裂似的。

司馬洛再給他拿來一隻鏟子。表面上的三合土掘破了之後，就比較容易了。下面的祇是泥土，萬清用鏟子把泥土一鏟一鏟地鏟出來，拋在那個破洞的旁邊堆着。

他掘了大約四呎深，忽然丟下了鏟子，慌忙從自己挖那個洞爬出來。

司馬洛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搖着：「你怎麼了？」

「已……經掘出來了，」萬清吶吶着說：「已經掘出！」

林敏明用手電筒向下面照一照。沒有錯，下面的泥土裏有一隻手伸了出來。死灰色的，像是用橡膠製成的，很難相信那是一隻眞人的手；不過，人一死掉了，是不像眞的了。

林敏明的腿子一軟，跪了下來，手電筒也從手中跌落了。她用兩隻手掩着臉，大聲哭了起來。

「我……我沒有說謊，是不是？」萬清邀功而半乞憐地說：「我沒有說謊！」

「不錯，你沒有說謊！」司馬洛說。他仍然執住萬清的衣襟，腳忽然在下盤一掃。

萬清雙腳離開了地面，完全失去了平衡，而司馬洛執住他的衣領，把他向下一壓，萬清就頭下腳上，向那個洞倒栽了進去。他恐怖地大叫着，但是無法收住去勢。

結果他與洞底那隻手接了一個吻，人也在那裏倒作一團，一時天旋地轉，連上下左右都分不開了。他連忙掙扎着，滾了兩滾，好不容易才爬得起身來，他慌忙要爬出那個洞口。

司馬洛已經在洞口旁邊等着他了，手中拿着鏟子。萬清的頭才一從洞口冒出來，司馬洛手中的鏟子就一拍下去。轟！萬清覺得眼前的世界爆炸了，成爲一片青色，然後青色變成了黑色，他在這一片無盡的黑色之中直沉了下去。

＊　＊　＊

萬清醒過來的時候，發覺已經是早上，陽光正照在他的身上。他很詫異，奇怪自己怎會沒有死去。

他發覺他就伏在那地盤的三合土地面上，司馬洛和林敏明都不在了。那地面也是平平整整的，自己昨夜所掘的那個洞並不存在。

難道那祇是一個噩夢？他昨夜在這裏做了一個噩夢？

他企圖爬起身來，這時才發覺有點不對。怎麼他祇有上半身？他的下半身不見了？胸部以下全不見了？他祇有胸部以上這一截。就像他是用肚子代替了腳，站在地上。胸部以下既看不見，亦沒有感覺。

接着他就明白了。他就是給插進了昨夜他自己所掘的那個洞裏，洞裏塡滿泥土，表面再批盪上了一層三合土。天氣冷而乾燥，三合土很快就凝結了。他的下半身就是這樣給結住在地下了。

「呀……呀……」萬清大叫起來，慌亂地用兩手按着地面，要把身子拔出來。但是辦不到。即使他祇是給埋在泥土裏，他也無法拔出來的，更何況，泥土的上面還有硬硬的一層三合土？

他拚命用拳頭搥打那三合土的表面，也是完全無效。

接着他看見了那隻鋤頭。那把鋤頭是在很接近的地方的，他祇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鋤頭！他拿到了鋤頭，就可以把自己掘出來！

他連忙一撲過去，要拿鋤頭，拿不到。如果他下半身不是埋在地下，他就可以拿到了；但是，他下半身不能動，鋤頭雖然是在不過五呎之外，這五呎現在卻有如月球距離地球一樣遠了。

除非上半身能夠與下半身分離。

他極力要伸手過去拿，但是沒有辦法，拿不到就是拿不到。雖然拿不到，他還是在盡力，因爲這是唯一的辦法了，這樣荒涼的一個地方，不大可能有人來救他的。

不大可能？剛剛這樣想，就有一部車子來了。

「救命！」萬清揮着手大叫：「救命！」

但祇叫了兩次，不叫第三次了，因爲那是一部警車。

他想起了在他腳下那隻人手。讓這部警車過去吧，等一些和警方沒有關係的人經過他才呼救。

但是警車還是直向他駛來。到達了地盤的旁邊。兩個警察下車，好奇地看着他。其中一個警察問：「喂，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我沒什麼，」萬清吶吶着：「你們……你們不用管我的。我……我自己會出來了。」

「他是給人埋在地下了。」那個警察對他的同伴說。

「可憐的傢伙，別急，我們把你掘出來好了。」另一個警察說着走過來，拿起那隻鋤頭。

「不……不必了。」萬清露出着一個難看的微笑：「我……我這是一個遊戲，你

不要騷擾我！」

兩個警察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低聲說：「我的天，這人已經瘋了！」

「你……你們不能掘，」萬清還是抗議着：「這個地盤是我的。你們把地皮掘破了，我要你們賠償，我會提出控訴的！」

「你安靜一點，」一個警察溫和地哄着他：「等我們把你弄出來了，然後我們再替你把地皮補回，這不就行了嗎？」

「不！不要！」萬清手舞足蹈，嘶聲叫着：「你們不要騷擾我！我警告你們，我會提出控訴的！」

不論萬清怎樣抗議，都是無效的，而且，他愈抗議，他們就愈要掘了。如果不是一個瘋子，怎會自願把下半身埋在地下的。他們更加要快點把他掘出來，趕送進瘋人院了。於是，警車上其餘的警察都下來了，有兩個警察扶着這個看來像瘋狂了一樣的萬清，而另一些警察則動手挖地。人多自然掘得快。很快，他們就把萬清掘了出來。

萬清忙說：「行了，行了，多謝你們！現在你們可以走了，讓我自己出來弄吧！」

「你用不着擔心，朋友，」扶着他的一個警察安慰地道：「你先到我們的車子上去休息一下好了！」

但是萬清不肯先到他們的車子上去休息。他瞪着那些掘地的警察：「你們，你們還在掘什麼？」

由於那兩個警察仍然站在洞裏，用鏟子把泥土拋出來。

「我們接到了消息，知道這下面還埋了一些東西，所以我們掘着看罷了！」

萬清的咀巴張大着，臉如死灰。現在他知道，這些警察是來得並不偶然的了。一定是司馬洛用匿名電話向他們告密的。司馬洛一定在電話裏告訴了他們，這地底下面還埋了一些什麼。他們來到，既然看見地面上眞有一個人給埋了半截，自然也相信地下可能會有什麼了。

三個掘泥的警察忽然停了手，其中一人說：「看！一隻手！這下面果然有死屍！」

萬清呻吟一聲，軟了下來。那些警察把他拖上警車，讓他坐好，其中一個警察已經在用車上的無綫電向總部報告他們的發現了。

有一個警察問萬清：「你說這地盤是你的嗎？」

萬清沒有回答。

「你是不是叫萬清？」警察又問。

萬清還是沒有回答。

他知道他是完了，沒有希望了。屍體在下面，殺人的槍也在下面，槍上還會有克魯斯和孔平的指紋，而克魯斯和孔平在他的家裏被發現了，這些屍體又是埋在他的地盤的地底下面。他對這一切，沒有可能提出一個圓滿的解釋。

又一部車子來了。這是一部普通的車子，車上下來的也是兩個便裝的男人。兩個便衣警察。他們下車，走到警車的旁邊來，看一看。

「呀！」其中一個探員說：「這果然是萬清！」他是一個認得萬清的模樣的探員。

萬清知道，自己是完得更快了。他的頭垂了下來。

＊　＊　＊

司馬洛正駕車回市區途中。

林敏明說：「司馬洛，你好像忘記了一件事情了。」

「什麼事情？」司馬洛問。

「已經過了不少時間！」林敏明說：「你還沒有服藥丸！」

「哦，」司馬洛聳聳肩：「我是記得的，不過就可惜，我那些藥丸已經服完了。」

「那怎麼辦？」林敏明說：「你得再去配一些。」

「算了吧，」司馬洛說：「我已經不太痛了，我不是對你說過，我的新陳代謝能力是很强的嗎？」

「你的新陳代謝能力簡直是令人羡慕的。」林敏明說：「你的意思是，如果現在有個人來找你打架，你也是一點不担心了？」

「祇要不是太劇烈的打架。」司馬洛說。

忽然，她幽幽地嘆息着：「你知道嗎？司馬洛，我在害怕。當我們到達酒店的時候，可能已經有人在等着抓我們了。所以，也許這一次之後，我們就很久不會有機會接近了。」

「妳是說警察會在等着抓我們？」司馬洛說。

「萬清不會把眞相招出來嗎？」林敏明問。

「我相信他是無論如何不肯招供的，」司馬洛說，「不過，證據確鑿，結果還是賴不掉的。他們謀殺了梁炳明這幾個人，這一點是賴不掉的。當然，警方還是會有疑點，那就是，誰把萬清埋在那地下的？萬清自己，大概不到最後也不會講出來。但是警方也會猜到，這不會是嫁禍，而是受了萬清逼害的人在進行報復而已。萬清這個人在警方方面的聲譽也並不好。」

「當他最後招供出來的時候，」林敏明說：「我們不是會有很大的痳煩嗎？」

「我們可以否認的，」司馬洛說：「他沒有證據，他是殺人犯，他的話可靠，還是我們這兩個奉公守法的人的話可靠呢？」

「我們是奉公守法的人？」林敏明說。

「每一個人都是匪類，」司馬洛說：「問題是會不會給人發現罷了。我就不相信這世界上有幾個人是一生從未做過犯法的事情的。或多或少，總之做過。沒有給人發現，沒有犯罪紀錄，那就是奉公守法了！」

沉默了一會，她又嘆了口氣：「我很可惜，我不能負責埋葬梁炳明。」

「現在有人埋葬他了，」司馬洛說：「不會再是埋葬在萬清那個地盤的下面。妳也用不着難過，因爲妳已經盡了妳的能力。我和妳都是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雖然我們用的不是正當辦法，但那是最好的辦法。還有其他辦法可以入萬清以罪嗎？用正當辦法，一定無法使萬清招供出屍體的所在。沒有屍體，我們也無法證明是他殺人了。」

林敏明看看手錶：「你看，我們沒有

多少時間了，恐怕警方已經在等候。」

一小時之後，他們就回到酒店，那裏並沒有人等着抓他們。

「萬清並沒有把我們招出來。」司馬洛說着和林敏明走進酒店的餐廳，共進午餐。

「到現在還沒有嗎？」林敏明問道。

「到現在還沒有，」司馬洛說：「我在那邊的朋友是可靠的，他們的綫眼很廣。」

他剛剛打完了一個電話，現在又回到了林敏明的身邊來，和她一起享受那頓午餐。

林敏明還是有點担心的。她說：「但是，萬清終於還是會把我們招出來的。當他自知他脫不了身時，他就會把我們也招出來，累我們一下了！」

「這該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司馬洛說：「而且，即使到了那時，妳也是不需要担心的，所以，何必要現在來担心呢？我們現在大可以暫時忘記了萬清，我們最需要担心的就是怎樣把那份密碼找回來。」

「怎樣才能把那份密碼找回來呢？」林敏明說。

「我們好好地吃完了這頓飯再担心好不好？」司馬洛說：「妳知道的，在吃東西的時候，一個人如果担心過度，就會引致消化不艮了！」

「好吧，」林敏明說：「我們先吃飯！」

他們繼續進食。司馬洛這個人，却是最不喜歡守規矩的。他說吃飯的時候不應該担心；但是他偏偏自己就在担心，吃得心不在焉的。

「你又在想甚麼了？」林敏明問。

「想着陳龍，」他說：「陳龍是在麥格哥車行任職汽車經紀的，不是嗎？」

「是的，」林敏明說：「這有甚麼好担心的？我們吃過了飯之後，到那裏去查問一下，不就行了嗎？」她看看錶：「而且，我們也沒有浪費時間。現在是午飯時間，我看，車行裏反正也沒有人在的。」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並沒有浪費時間。不過，我担心的倒不是這個。我是在担心，這間車行也許不能供給我們甚麼綫索！如果陳龍實在不是靠推銷汽車爲活，那麼，也許他在車行裏也工作得不很落力的。」

「你自己已經說過了，」林敏明說：「在吃飯時担心，會引起消化不艮的，所以，我們還是吃完了之後再談吧！」

司馬洛也終於接受了這個本來是由他自己提出來的忠告，集中精神把那頓午飯吃完了。

然後，他站起來：「我要再打個電話。」

「打電話給誰？」林敏明問。

「打給陳龍。」司馬洛說。

「但陳龍已經死了呀！」林敏明說。

司馬洛微笑：「妳有沒有買過汽車。如果有，妳就應該明白汽車行和汽車經紀是怎樣的了。他們會抓住每一個推銷的機會的。」

「你的意思是說，你要充大頭鬼，作買車狀了？」

「妳猜對了，」司馬洛說：「他們是顧客至上的，如果他們把我們當是顧客，那麼，談起話來，也就容易得多了！」

他走進了餐廳中的電話間，找到了麥格哥車行的電話，撥通了。

那邊接電話的是一把悅耳的男人聲音。十分溫柔而有禮貌地說：「麥格哥汽車公司。」

「我想找陳龍，」司馬洛說：「請問你，他回來了沒有？」

那人靜了一靜，然後技巧地說：「陳龍先生這兩天沒有上班，先生你有甚麼事，可以告訴我，也許我可以代爲解決的。」

「是這樣的，」司馬洛說：「陳龍約了我試一部新車的，但是等來等去，都沒有消息，究竟他是在攪甚麼鬼？」

這句話正是那人所期待，也是那人所最歡迎的，他忙說：「是那一款？」

司馬洛胡亂說了一款，總之是麥格哥車行代理的牌子。

「哦，這種車我們有現貨呀，」那人說：「我猜也許是陳先生弄錯了吧。先生你貴姓？」

「我姓司馬。」司馬洛說。

「請你等一等，」那人說：「讓我查一查紀錄。」等了不過三秒鐘，他的聲音又來了，說：「對了，司馬先生，陳先生一定忘記了。不過不要緊，你現在就可以來試車，我帶你試好了。我叫路易士．王，三畫王，你來找我就行了。或者，我把車子開到你家來也可以。」

司馬洛差點忍不住笑了。他說：「我現在不在家，還是我來找你好了。」

「你來這裏找路易士．王就行了，我等你。」

＊　＊　＊

路易士王是一個很講究打扮的人，樣子也蠻英俊，看來，他簡直像是一個有資格買汽車的人，而不是像一個經紀，祇是俗氣一點。

他口沫橫飛地介紹那部車子的優點，而大多數時候都是對林敏明講話，也許，他除了希望賣出這部車子之外，也對林敏明很感興趣，最好就是財色兼收了。

司馬洛不忍心告訴他，他這一番唇舌都是白費的，由於這兩個人雖然看樣子像是有資格買車的人，却不是來這裏買車子，亦不會買這部車。

路易士王把部車子的好處講得天上有地下無；不過，司馬洛却祇相信他一半。司馬洛對汽車的知識可能比任何汽車經紀都要豐富的。

路易士王自己先行示範把車子駕駛了一遍，再讓林敏明和司馬洛也來駕駛了一遍。後來，他們在一間郊外餐廳把車子停住了。路易士王說：「讓我請下午茶，我們再詳細談談吧！」

這也是手腕之一，小財不出，大財不進。喝了他一頓下午茶，好意思不買這車子嗎？祇要他們把車子買下了，他就可以賺到佣金，下午茶的消費在佣金裏扣除，那是不成問題的。

林敏明有點担心地瞥了司馬洛一眼。她是在担心，司馬洛這樣把他拖了一大陣，一會兒怎樣脫身？但是司馬洛顯然是胸有成竹的。他祇是不喜歡把他的計劃預先

告訴她。

他們一起喝下午茶，路易士王上天下地，古今中外，吹牛了一番之後，就踏入正題。他說：「這部車子，你們有甚麼意見嗎？」

「很好，」司馬洛說：「不過，如果你不介意，我們還是和陳龍交易的好。我們是和他商量在先的。」

路易士王苦笑：「這是不成問題的。他約了你們，却失約，這是他自己的責任，你們是自己來找我的，也不能說是我搶他的生意。而且，我可以拿到一個折頭，他無論如何拿不到的。」

「怎樣的折頭呢？」司馬洛似乎又感興趣了。

「八五折。」路易士王說：「這部車子的車價是四萬元，八五折，你們可以省掉六千元了。老實說，我不但沒有佣金可賺，而且還要貼錢上去！」

「八五折，那是三萬四千元了，」司馬洛計算着，搖搖頭：「還是貴一點。」

「這是最低價錢了，」路易士王說：「沒有可能再便宜的。」

「那我還是和陳龍交易的好！」司馬洛說。

路易士王臉上現出的簡直是痛苦的表情。

「陳龍？」他說：「別說陳龍了，任何人都不可能以這樣低的價錢賣給你們的！這在我來說，簡直是虧本生意！我還要貼錢下去的。」

林敏明不禁笑了起來：「虧本生意，這世界上那裏有人會做的？」

「嘿，這妳就不明白了，」路易士王說：「讓我告訴你吧，我們做推銷是這樣的，每年的營業數字如果達到了某一個數額，就可以得到一筆獎金，我就差這一部車子才夠這個數額，所以我情願貼一點錢下去，做成了這宗生意，這樣，我就可以得到那筆獎金。我貼下去的錢，是算在那筆獎金上去的。所以，這個價錢祇有我做得到，別人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這究竟是否事實，就祇有他自己才知道了，不過他的確是說得很動聽，而且很動人的。他就差沒有流下眼淚來。這的確是一個一流的推銷員，就是死的，也可以給他說成活的。不過，司馬洛還是不為所動。

司馬洛說：「我還是想和陳龍交易。」

「為甚麼呢？」路易士王說：「你還有甚麼不滿意的地方，你大可以提出來呀。我們研究一下，不要緊的。」

「很簡單，」司馬洛說：「陳龍可以以二萬元賣給我這部車子。」

「這是不可能的，」路易士王表示憤怒了：「就是二手車也不祇這個價錢。」

「你怎麼知道不可能？」司馬洛說：「陳龍有他的辦法！」

「他的事情我都知道的，」路易士王說：「我和他簡直是兄弟一樣，有甚麼不知道？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你要月亮，他也先答應給你，然後他才慢慢想辦法。」

「我看這一次他却不是哄我的，」司馬洛說：「因為，他欠我兩萬元！」

「這……」路易士王呆住了。這是一個他無法和陳龍競爭的條件。他拿着手上那杯茶，沉默了好一會，才說：「司馬先生，你也許不知道吧？陳龍已經死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

「那麼……」路易士王奇怪地看着他。

「你很想做成這宗生意，是嗎？」司馬洛說：「那很好，王先生，我們可以幫你的忙的，假如你也能幫我們的忙。」

「你……想我幫你甚麼忙？」路易士王狐疑地問。

「如果你是眞和陳龍親如兄弟一樣，」司馬洛說：「也許你能幫我們這個忙的。」

路易士王遲疑着。

「此外，」司馬洛又利誘地說：「我們還會有點好處給你的。如果你幫得我們這個忙的話！」

路易士王又遲疑着，打量了他們一遍。無論如何，他都不覺得他們是怎樣的危險人物。而且，他們祇是在利誘他，並不是在向他逼供或者怎麼的。

他說：「不論你們要我幫的是甚麼忙，你們也得對我講清楚才行的。」

「我對你講清楚吧！」司馬洛說：「陳龍要賣一件東西給我，收了我兩萬元。但是他還沒有交貨。」

「這是甚麼東西呢？」路易士王問道。

「一件很簡單的東西，」司馬洛說：「不會是很大的東西，很可能祇是一張紙而已，一隻信封就已經裝得下的。」

「你已經付了錢給陳龍？」路易士王說。

「因此，這幾乎變成了虧本生意了，」司馬洛說：「我得再付給你。當然不能再付兩萬元。四分之一如何……假如找到對了的東西。」

路易士王沉吟着。

「問題是，你有沒有把握？」司馬洛說。

「我當然沒有絕對把握，」路易士王說：「但是，我對陳龍的事情知道得最多。這件事，如果我也做不到的話，我看也沒有別人做得到了！」這可能是他到目前為止最眞的一句話了。並不是一口答應。也許是因為他知道，這兩個並不是那麼容易騙的人。

司馬洛從袋裏取出一張五百元鈔票，放在桌面上。路易士王雖然很想把它接過來，但是司馬洛的手還是把鈔票緊緊按住的，他也祇好忍着不動手了。

司馬洛說：「這是表示我的誠意的。現在，你也得證明一下，你是能賺我們這些錢的。你說一句能令我們相信的話吧！」

路易士王想了一會，聳聳肩：「譬如，陳龍在那邊死了，公司裏的人，除了我之外，還沒有人知道。」

「為甚麼你又不報警呢？」司馬洛問。

路易士王又聳聳肩：「我也還是詐作不知道的好。你知道，他幹這一行，麻煩是很多的。如果我去報警，也許麻煩會降到我的身上來了。」

「唔。」司馬洛點點頭，既然路易士王說得出陳龍是幹那一行的，那表示他對陳龍的事情是的確知道得不少的。

林敏明說：「那麼，你以為這件東西，他會收藏在甚麼地方呢？」

「你肯定這件東西是已經在他之手了

嗎？」路易士王問。

「我肯定，」司馬洛說：「他是已經準備交貨了的。但是還來不及交給我，就已經死掉了。」

「如果是肯定已經在他之手，這會比較容易一點。」路易士王說。

「是在他的手，」林敏明也加以證實：「這一點是不必懷疑的！」

「那麼……」路易士王說着，伸手搔着自己的後腦。

司馬洛把那張五百元鈔票推前一點，放了手，路易士王就把這張鈔票沒收了。他說：「多謝！」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是朋友了？」

「是的，」路易士王說：「我們是朋友了！」他原來是那種為了錢就甚麼都不怕的人。

司馬洛很高興和他碰上了。司馬洛又說：「陳龍一定把東西藏在一個地方。不是帶在身邊的。因為，他在那邊的住處，房間裏也沒有，殺他的人也拿不到。」

「並不是我們殺他的！」林敏明急不及待地補充一句。

路易士王聳聳肩。他顯然也不介意司馬洛和林敏明是否就是殺死陳龍的凶手，祇要這兩個人不殺死他，以及對他有利，那就行了。

司馬洛又說：「你們公司裏怎樣？他在那裏有沒有一間辦公室？」

「沒有，」路易士王說：「他在那裏祇有一張桌子。」

「這張桌子裏面呢？」司馬洛問。

「我相信桌子裏面不會有，」路易士王搖着頭：「寫字間裏人來人往，生面人進進出出的也不少，有點重要性的東西，也不會放在公司的！」

「那你有甚麼猜想呢？」司馬洛說：「剛才，你還像滿有把握的。」

「唔……這樣吧，」路易士王說：「今天晚上我們再見一次面好不好？」

「為甚麼要今天晚上？」司馬洛問。

「唔……呃……總之今天晚上。」路易士王吶吶着。

司馬洛搖搖頭：「我並不怕你會拿了我的錢逃掉；但是，我們既然已經是朋友了，那還有甚麼秘密呢？所以，你在想甚麼，也應該告訴我了。你要去甚麼地方，我們一起去。三個人去總比一個人去好的，除非那是我們不方便去的地方！但是，你也得對我們講個明白。」

路易士王有點為難地遲疑一下，然後說：「是……是這樣的。陳龍有一些東西存放在我這裏，其中有幾隻信封，也許……」

「這些東西在甚麼地方？」司馬洛問。

「不如我們約定一個地點，我晚上再拿來給你們好了。」路易士王說。

「如果你不介意，」司馬洛說：「我們還是現在去拿的好。我們沒有太多時間，而且，東西保留在你那裏太久，也不安全！那是對你不安全。再有人來找你時，也許不會出甚麼代價的！」

「如果是那些殺死了陳龍的人找到來……」林敏明也加進一咀來，參加恫嚇着。

路易士王不由得抖了一抖。他雖然善於應付，也可以完全不顧良心地哄騙他的客戶，可以說是好話講盡，壞事做盡了；但是，比起殺人來，他所做盡的，也不過是小壞事而已。他從未遭遇到過生命的危險。忽然之間，他有點後悔牽涉進了這件事情中來了。但是已經牽涉進來了，他就不能退出。

「這些東西放在甚麼地方？」司馬洛問。

「唔……呃……」路易士王大感為難的：「唔，在我家裏。」

「你的家，不會不歡迎我們去坐坐吧？」司馬洛問。

「不，不。」路易士王笑着。

「那我們走吧！」林敏明說：「反正有車子，來去都很方便。」

他們走了。回到了那部新車上。路易士王的額上有着一層薄汗。

林敏明碰碰他的手肘：「別那麼担心吧，王先生，我們又不會吃掉你的。」

路易士王祇能苦笑。他怎麼曉得他們一定不會吃掉他？她是這樣講，也許做的又是另一套呢？口講是不能盡信的。他自己就是常常講一套，做一套。

司馬洛說：「你不用担心，我們眞的不會吃掉你！當然，我們也不能算是好人，不過，我們總算得是壞人之中的好人！」

「壞人中的好人？」路易士王苦笑。

「這種事情，有兩種方式處理，第一種是把一個人抓起來，用暴力拷問，得到了所要的口供之後就把他殺掉。第二種方式則是慷慨的方法，肯花錢。前一種方式則是壞人之中的壞人用的，後一種方式則是壞人之中的好人用的。我們用的是後一種方式！」

「你應該多謝上帝，我們是用這種方式！」林敏明吃吃笑着。

「我……我應該多謝你們！」路易士王巴結地說着。

路很長，由於他們離開市區相當遠。路易士王恨不得這部車子變成了飛機，馬上把他送回家去，早點解決了這件事。

過了一會，司馬洛又問道：「在我之前，有別人來過嗎？也是為了這件事來的？」

「沒有，」路易士王說：「不過，這兩天，找陳龍的電話特別多。我知道就有三個電話打來，問陳龍家裏的地址。問他們找陳龍幹甚麼，他們又不肯講。自然，我們也不肯把地址講出來了。」

「陳龍住在甚麼地方？」林敏明問。

路易士王又聳聳肩：「居無定所。他喜歡住在酒店、公寓。」

「沒有家人嗎？」司馬洛問。

「沒有太太，」路易士王說：「當然了，如果是一個有家室的人，又怎會住在酒店裏呢？」

司馬洛說：「他最後住在那一間酒店呢？」

路易士王又聳了聳肩：「六福。不過，我倒不相信他會把甚麼東西收藏在他所住的酒店裏。不是自己住的地方，怎放心得下？不過如果你要，我也可以帶你去一趟的！」

（未完．五）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北莊院原來是神秘帮派的分舵，已被人妖馮飛虹闖入將南宮北的妻室僕役殺絕，神秘帮派總巡查葛衫老者帶同金衣武士又將馮飛虹擊暈，帶龍驤入莊院將其穴道封閉，要脅加盟神秘組織，馮飛虹此時已醒，又將葛衫老者擊飛，放出迷香，救走龍驤匿在小舟內，說出想和他交個朋友，並無他意。龍驤覺得她並非如傳言之差，救己只爲道義，對比南宮北的卑鄙有天淵之別。馮飛虹出去買衣服喬裝，龍驤解開穴道，金衣武士闖到，龍驤誤將他斬至重傷，原來是失蹤的大師兄，說出神秘組織對峨嵋派不利，龍驤決定托馮飛虹通知父親預防……

同舟共進退　抗擊雙老魔

馮飛虹領首道：「少俠你想的不錯，事關重大，不單是峨嵋一派的存亡，可能關係整個武林的盛衰 奴家雖被人所不齒，但也是武林中一份子，也該爲武林效力。少俠你趕緊寫信，奴家一定以最快的速度 將書信送到。」

龍驤道：「在下非常感激姑娘伸以援手，但是在下被囚於莊裏大廳，曾聽那葛衫老者言及巳經傳出命令，派人對黑湖山寨進攻 那裏是妳辛辛苦苦建立的根基，在下不忍……」

馮飛虹默然一會，毅然道：「反正我也放棄那種佔山爲王，到處搶掠的日子，而且寨裏的每一個人也都是江湖敗類，毀了也好，或許江湖人清爽一點……」

她話聲一頓，道：「龍公子，請你入艙去換過衣服 哦！這兒有筆墨紙硯 趕快書好信函 我們趁着天色未亮之前動身吧！」

龍驤接過馮飛虹遞過來的衣服和紙張筆硯，凝望着她，由衷地道：「馮姑娘，妳確實是很了不起，若是有人誤解妳的話、那個人必定瞎了眼睛。」

馮飛虹眼中放射爍亮的光采，道：「少打我兩個耳光就行了，別誇獎我什麽，我知道自己是個大壞蛋……」

龍驤聽她雖是那麽說，却也掩不住心中的高興，暗暗點頭，忖道：「可見凡是人，必然有他的人性，只要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手段，必能誘發潛藏心中的人性，做一個眞正的好人……」

他不再說話，轉身走進艙中，馮飛虹跟着他走了進來，擦亮火石，把桌上的臘燭點燃，然後放下蓋在艙口的布簷，道：「在還沒有改裝上道之前，最好還是謹慎一點，免得再惹來麻煩……」

她話聲一頓，道：「哦，你換好了衣物 喚我進來，我替你化裝做個叫化，一路之上定然不會惹人注意。」說着掀起布簾，轉身走出艙外。

龍驤望着她的背影，怔了一會，連忙脫下身上半乾半濕的衣服，換裝起來。

等到他換好衣服，寫好啓稟父親的書信 已聽得艙外馮飛虹問道：「少俠 信寫好了沒有？」

龍驤應聲，說道：「好了 姑娘進來吧！」

布簾一掀 他只見馮飛虹身穿土布衣裳 頭戴大毡帽 脚穿白布鞋 完全是一幅趕車的把式打扮。

最使得他驚異的 還是她不知在臉上塗」一些什麽 整個臉孔變得焦黃焦黃的嘴角還插」幾根鼠鬚，若非知道是馮飛虹所裝扮的，在路上碰見 他一定要以爲她正是一個趕車的把式。

馮飛虹走進船艙 反手在背後將一枝旱烟桿拔了出來 躬身哈腰 道。「大爺，可要用車嗎？」

龍驤聽她的話聲整個一變 低沉而沙啞 張開嘴的時候，露出一嘴黃板牙 他不禁笑道：「眞沒想到妳還有這一手易容的本領，我差點都認不出了。」

馮飛虹笑」笑 回復原來的嗓音，才說道：「這個並沒有什麽稀奇 我從八歲起就在江湖上混 什麽名堂學不會？普通一些下三濫的江湖敗類 誰都會那麽一兩手改裝易容之法，只是我的功夫更高一籌而已 不但形貌改變 連聲音都可以改變的……」

她笑了笑道：「少俠你穿上這身化子裝就不像個叫化子 因爲化子沒你這麽乾淨 也沒有你這麽長的頭髮 不過這都好辦 等會我替你裝扮好了 再教你唱一兩套蓮花落就行了……」

龍驤苦笑道：「我可從來都沒想到有改裝成叫化子的一天，我也不明白爲何妳要我裝成化子 比如說商人 書生豈不也可以嗎？」

馮飛虹道：「少俠這就錯了，那神秘帮派既是對少俠你有所企圖 那麽從這兒到武當的路上 必然佈有無數的暗樁 他們當然也會料到少俠你改裝易容，但是他們絕不會想到你會不怕汚穢 裝成一個化子 所以，我們就要使他們意料不到 這樣才能逃過沿路的監視之人 安全上得武當。」

龍驤領首道：「對 他們縱然曉得我易容 也一定不會想到我扮做化子 他們只會注意到沿路的商賈學子。這正是出奇制勝 上上之策……」

馮飛虹笑道：「少俠別說」 奴家要開始動手……」

「等一下！」龍驤將手中書信遞過來，肅然地道：「這封書信，在下就交付給妳了……」

馮飛虹伸出的手竟然微微顫抖 咬了咬嘴唇 點點頭道：「少俠請放心 我以整個生命去保護這封信的平安到達令尊之手。」

龍驤道：「據那葛衫老者所說 我們峨嵋一派已潛伏有他們的手下 若是妳遇到阻擋 就算硬闖也要闖進莊裏 親自見到家父 親手交上。」

馮飛虹默然的點了點頭 將書信放入懷中 才說道：「奴家自會曉得該如何去做……」

她的目瞳凝注着龍驤 低聲道：「爲了少俠的相知，奴家就算是拚掉這條性命，也無所惜。」

她的話聲很低 只是說了這麽一句，所給予龍驤的感受，却是波濤重疊，心潮翻湧不已。

他想到了馮飛虹的離奇身世 以及自己對他露出的同情與了解 竟使她不惜捨身以報 這可見馮飛虹平時所受到的歧視有多深 心理上所承受的負担有多重 以致使得她一發現竟有別人替她承担一些心中的沉痛時 不惜用生命去報答別人的相知之恩。

龍驤的心頭感慨不已，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麽才好 沉吟間 巳聽得馮飛虹幽幽地道：「奴家此去峨嵋 少俠尚有什麽事要奴家交待尊夫人的？」

龍驤問道：「妳是說麗君？」

馮飛虹領首，說道：「聽說尊夫人爲武林中三大美人之一 你們夫婦一向恩愛，在此武林波瀾即起 江湖上將有大亂之時 諒必你一定要向尊夫人交待一些什麽，何不趁現在奴家要去峨嵋，一併託付奴家……」

龍驤一聽馮飛虹提及自己的愛妻 腦海中立即泛現起婚前婚後與孟麗君相聚的那些時光。

那段快樂的時光中，充滿了歡愉與嬉笑 孟麗君的一顰一笑，都深深地映進他的腦海中 此時回想起來，感到分外的甜蜜。

可是龍驤一想起自己此去武當，那將涉足的是一個極其危厄的環境，他所要面對的是一個陰險而惡毒，並且具有巨大力量的神秘帮派，應付那種料想不到的挑戰，他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生還的希望，是否還有與孟麗君重見的機會……

一想及此，龍驤不禁黯然苦笑，不禁輕輕地嘆了一聲，說道：「妳若是有機會見到我妻麗君 就告訴她，叫她等我一年，一年之內、我若是尚未趕回峨嵋的話，囑她另擇他人嫁之，不可爲我躭擱了她的青春……」

「少俠！」馮飛虹聽他說得凄然，忍不住打斷了他的話 道：「你怎可說出這等無情的話來？尊夫人聽了豈不是會悲痛欲絕？」

龍驤苦笑道：「事實如此 並非我無情，與其使她爲了我而躭誤了青春，爲何不讓她在失去我之後 另外再找尋新的人生，新的樂趣？」

馮飛虹道：「你雖然巳經結婚，可是你却不懂得女人的愛是專一的 縱然你離開她，她對你的愛不會改變……當然，我所指的是眞愛，那些虛假的愛情是不包括在內的，我想尊夫人若是眞愛你，絕不會棄你而去另擇他人 另尋歡樂……」

龍驤道：「我自認並不了解女人，但我却能分辨什麽是眞愛，就因爲我愛麗君，所以我才不願她爲我守一輩子，才要她另擇他人，妳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嗎？」

馮飛虹輕輕的嘆了聲，道：「我不能完全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能够體會出來，我……我眞爲尊夫人感到高興，也羨慕她那樣的幸福……」

龍驤深深的吁了口氣，道：「馮姑娘，我們不談這個問題了，現在請妳爲我化裝吧！」

馮飛虹明白龍驤心中的複雜情緒，她也很了解他的心情，於是不再多言，走到艙外把那個布袋拿了進來，開始替龍驤化起裝來。

龍驤一直沒有說話，任由馮飛虹在他臉上塗塗抹抹，直到看見她取出一把鬍鬚，他忍不住問道：「妳這些鬍鬚就是從那個雜貨舖老板臉上剪下來的吧？妳又如何能像種花一樣的戴在我的臉上呢？」

馮飛虹道：「我現在還沒有辦法把這些鬍鬚植在你的臉上，所以才用鬍套纏好，粘在你的嘴上，若是我的師傅在此，他便有辦法將這些毛髮植在你的臉上了，不但如此，他還可以憑藉手法和藥物使一個人的容貌完全改變，好似變成另外一個人，並不是武林中一般的易容而已……」

「哦！」龍驤奇道：「天下還有這等神奇的易容之法，怎地我從來都沒有聽見過？馮姑娘，妳那師傅是誰？」

馮飛虹道：「他姓公羊，名羣，家住河南，在武林中並沒有什麽名氣，武功也不很高，但是在易容之上，他的手法確實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只能以鬼斧神工來形容他手法的奧妙。」

「哦！有這等人，若是有機會的話，我倒想要去見見他。」龍驤道：「學會了易容手法，對於一個經常行走江湖的人是很有帮助的。」

馮飛虹點了點頭，說道：「可惜此刻已經沒有時間，不然我可以把我這點浮淺的易容手法傳授給你，多少對你有點帮助吧……」

他一面在龍驤臉上揉揉搓搓，一面說道：「你以後要去拜訪我那個師父時，只要提起我便行了，他的脾氣雖然古怪，甚而有時不近人情，可是對於我的話，他還是要買賬的。」

龍驤沒有多問那個公羊羣跟馮飛虹之間的關係，他可以猜想得到他們之間的關係絕不簡單，否則馮飛虹也不會說出這種話來。

馮飛虹說完了話，然後凝目在龍驤的臉上左看右看，仔細的端詳了一下，然後滿意地笑了笑道：「若非是我親自動的手，走在路上碰見了你，我也不會認得你是誰。」

她拿起一面銅鏡，在身上擦了擦，道：「哦，我特地帶了面鏡子來，好讓你照一照你化裝後的樣子，免得你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

敢情他見到鏡裏所映現的是一個蓬頭散髮，痲面吊眼的中年乞丐，一面的鬍鬚，根根見肉，雙眉下塌，臉色焦黃，那還是他原來的樣子？

馮飛虹笑了笑道：「請原諒我把你改裝成這個怪樣子，一方面因為你的容貌太過標緻，恐怕你一路上又會惹上許多痲煩，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避免那神秘帮派的追緝……」

「像這個樣子最好了，誰還會注意到一個痲面的叫化子？」龍驤自嘲地道：「看不到姑娘們青睞的眼光，倒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馮飛虹笑了笑，遞過一個綠色的瓷瓶，對他解釋着道：「這兒是洗臉上化裝的藥水，只要滲一點水裏便可以了，否則你就一天洗一百個臉也無法洗去塗在面上的藥物。」

龍驤接過藥水揣進懷中，只聽馮飛虹又道：「你只要在動作上稍為注意一下，此外嗓音再粗一點便沒有絲毫缺點，就算令尊在此，他也不會認得你……」她吁了一口氣，又說道：「現在一切都準備妥當，我們可以上道了，免得天亮之後被人發覺……」

她說到這裏，只聽得船外傳來一聲高喝聲：「喂，趕車的，你在那兒？」

龍驤沒等她說完話，一撩蓋在艙口的布簾，竄了出去。

龍驤一竄上船板，馮飛虹隨後也跟了出來。

此時天色將明，微曦初曉，江上一片茫茫白霧，置身霧中，幾乎有伸手不見五指之感。

龍驤凝目向岸上望去，也只見到停在江邊的那輛馬車的黑影，根本看不清楚車輛的形狀，以及車旁是否有人。

馮飛虹在他的耳邊低聲道：「看到什麽沒有？」

龍驤搖頭道：「霧太大了，看不大清楚。」

馮飛虹道：「我看不要理會他……」話未說完，只聽岸上又傳來那人的呼喚聲，道：「趕車的？我們要僱你的車，你在那裏？」

馮飛虹低聲道：「這人的中氣充足，看來武功頗高，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的聲音？」

龍驤搖了搖頭，低聲道：「也許是那幾個幪面的金衣武士，他們……」

岸上傳來一聲低沉的話聲：「這輛馬車停在這裏非常可疑，一號二號，你們到附近去查看一下，若是沒人在此，我們再繼續朝江邊搜去，查一查船家，看看有沒有把那個人妖收留在船上……」

「是！」那方才呼喚車夫的人道：「不曉得三號去查船戶，怎麽到現在都沒有回訊傳來？」

龍驤在船上聽了這番話，輕輕的拍了拍馮飛虹，兩個人一齊蹲下身來，伏在船板上。

他們剛一蹲下，只聽得岸上傳來一聲嬌柔的話語，道：「總巡查，那龍驤既然被您老以獨門手法閉住穴道，還能逃到那裏去？他就算逃得過一時，也無法參加劍會……」

那葛衫老者沉聲道：「本帮的目的並不是不讓他參加劍會，而是要他取得劍主之席後交出丹心金劍，帶領帮主找尋那隱藏二十多年的藍……」

龍驤正在凝神傾聽，突然發現那葛衫老者話聲一頓，道：「此事關係本帮雄霸天下的霸業，亟要非常，若是在劍會之前還不能找到龍驤，那麽本巡查也將受責，整個計劃都要改變……」

他冷哼一聲接道：「這都怪老夫小看了那條人妖，讓她得以施出狡計，若是將她擒住，老夫非要抽她的筋，剝她的皮，讓她嚐盡天下的毒刑……」

他的話聲愈是惡毒，龍驤聽着聽着，只覺得靠在自己身旁的馮飛虹全身起了一陣顫抖。

龍驤伸出手去，輕輕的抓住了她的手，低聲安慰她，說道：「馮姑娘，不必害怕。」

馮飛虹說道：「我不是害怕他的言語威脅，而是從他的話聲裏突然發現他是誰來……」

她的貼在龍驤耳邊說的，聲音雖然說得很低，可是龍驤却聽得清清楚楚，他的心弦一震，連忙問道：「他是誰？」

馮飛虹道：「我也不能肯定他是不是，但我曾聽過他的聲音，雖然有二十多年，可是我還忘不了……」她話聲微微一頓，道：「你有沒有聽過二十多年前衡山派的怪傑衡山木客都沒有帶劍，只以一雙手臂當劍使用……」

龍驤渾身一震，禁不住脫口道：「金臂魔劍，他正是金臂劍魔任明傑……」

他在極端驚懾之下脫口呼出金臂獨魔之名，一時忘了身處何地，等到話一出口，頓時發覺自己的小舟僅僅距離岸邊十多丈遠，以那葛衫老者的本領，這點距離根本算不了什麽。

他明白只要那葛衫老者一發現自己身在船上，並且已經清楚對方的身份，絕不會輕易放過自己的。

是以他一發現自己由於一時失聲，而重陷厄境，趕忙躍到舟邊，找到繫舟的繩索，運招將之割斷。

馮飛虹的動作也不慢，她一發現龍驤奔向繫舟繩索處，連忙抓起擱在船邊的竹桿用力插進水裏，運出內勁往外一撐。

這隻烏篷小舟，立即擦着江邊的葦草，往江心盪去，馮飛虹手起桿落，一連幾下，小船已經脫離岸邊二十多丈遠。

她喘了口氣，道：「龍驤，就在你的脚邊有木槳，船後有櫓……」

龍驤依言俯身抓起擱在艙邊的巨槳，正待伸入划船，却聽一聲大喝：「龍驤，你往那裏逃？」

他揚首望去，只見一條龐大的黑影自江邊葦草上躍起，有如一隻巨大的灰鶴，展着雙翅往舟上急躍過來。

從那等急速的身法與美妙的姿態看來，龍驤一眼便認出正是那葛衫老者，也就是失踪於江湖達二十年之久的金臂劍魔任明傑。

金臂劍魔任明傑飛身空中，一掠七丈，往小舟急撲而來，眼見小舟如箭飛去，他那張開的雙臂在空中虛虛一拍，龐大的身軀已倏沉又升，又往前躍出三丈多遠。

龍驤前天在黃鶴樓上曾眼見金臂劍魔一掠七丈，踏舟而行，在江面上俯身提起即將沉沒的乙木道長，當時便驚懾着對方的絕世輕功。

此時對着金臂劍魔自岸上飛掠過來，眼望對方神勇威武之態，心中也不禁升起一陣寒涼。

但是他儘管心寒，也不能置之不理，任由金臂劍魔的宰割。

他站立艙尾，手中剛剛抓起木槳，面對着金臂劍魔那等威猛之勢，他已不及考慮，右手握住木槳，沉喝一聲，以槳作劍，斜斜劈出一式。

空氣中傳來一陣呼呼之聲，隨着龍驤這一槳的劈出，白霧飛散，氣流漩激，一股煞厲的劍氣，向着蹑虛掠來的任明傑襲去。

金臂劍魔任明傑大喝一聲，道：「來得好！」

濛濛的霧中，但見他那個龐大的身影微微一頓，兩條張開的手臂倏然伸得畢直，左臂斜斜一掄，右臂直劈而下。

他的身軀只是在虛空之中，可是左臂一掄之勢，却比站立在地上施出的一劍猶要厲害幾分！

龍驤攻出的那一條是蓄足氣勢而發，可是那股煞厲的劍氣在一觸及對方左臂劃出的半弧，便已消失殆盡。

龍驤手裏的木槳距離任明傑還有四尺之遠，可是隨着金臂劍魔右臂畢直的劈下，彷彿被一道有形的劍刃劈中，「喀喇」一聲，裂了開來。

龍驤手腕一痲，只覺身上受到了一股大力的擊打，手中握着的木槳，已被震的一裂為二。

他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更沒有時間可以供他多考慮，左手一抓住裂開的半片木槳，深吸口氣，將槳尖點在艙板上，整個身軀飛掠而起。

在一刹那間，他右手的長槳已連續振出七次，那翔飛的槳板帶動着身形，如同一隻在九天中飛舞的巨龍。

白霧茫茫，他跟任明傑都看不清對方，但是僅藉着眼前晃動的人影出招，却如同一塊磁石跟鐵片，緊緊的吸住。

龍驤在掠身而起時，一口氣攻出七劍，劍網織密，劍式繁雜而細膩，式式不離金臂劍魔的身上，劍氣翻湧，已將他跟對方的距離拉得很近……

在那近不及四尺之距，任明傑本可以看到龍驤的臉孔，但是他的眼睛已被對方那繁密的劍式所遮住，此外他面對着龍驤的龍騰九淵的絕招，使得他根本不能分神去觀看對方臉上的神情。

但見他大喝一聲，雙臂交掄，那五指緊緊併合的手掌就如同犀利的劍刃，隨着每一式的揮出，都與對方的槳板相觸。

只聽得「噗噗噗」一連七下傳出，龍驤的槳板在空中與他的手掌相觸，被連續削斷七截之多。

等到他一連七式施完，手中的槳板已剩下短短的兩尺不到。

可是他却連臉色都沒變一下，嘴裏發出一聲鶴唳似的長嘯，掄起那半截短槳往左一擋，身形在空中一晃，左手持着的半片槳板已霍地伸出，直刺而出。

他這一式去得悄無聲息，正是「鳳舞九天」中的一式「鳳點頭」，一反方才的繁雜美麗、奇幻奪目的劍招，樸實而尖銳，正好自對方料想不到的方位進招。

如果金臂劍魔此時站立在陸地之上，那麽他一見對方舉槳刺到，必然有往後退步的機會，但是他此時人在空中，一口氣剛運到頂端，正在要換氣之時，面對龍驤這招突然伸出的一槳，他已無法後縮，只得往水中跳下。

只聽噗地一聲，他整個人已跌進江裏，龍驤也在這時跳落舟上。

他的雙臉一觸及船板，立即一軟，跌倒船上。

在他急驟的喘氣聲中，小舟隨波而行，轉瞬便順流而下，一去數里……

× × ×

黑夜已逝，晨曦初起，長江上籠罩着一片濛濛的白霧，霧中，一葉小舟順波逐流，沿江而下，馮飛虹站立船頭，手中持着一枝長長的竹杆，她既要凝目注視着前面是否有船橫着，避免小舟撞將上去，又要關注着舟後龍驤跟金臂劍魔任明傑的爭鬥，心分兩處，眞不好受。

當她聽到艙板上傳來一聲重物墜落之聲時，忍不住回過頭去，朝龍驤立身之處望去。可是白霧茫茫，視綫受阻，她回首望去，却是什麼也看不見，只得試着呼喚道：「龍少俠，你安好嗎？」

龍驤在霧中喘息着道：「我很好，很……好。」

馮飛虹聽到他的聲音沙啞，呼吸急促，連話都說不清楚，不由得一驚道：「少俠，你受傷了？」

霧中傳來龍驤的笑聲：「我沒有受傷，只不過眞氣消耗太鉅，以致一時恢復不了，只要運功休息一下便行了。」

馮飛虹雖然聽他這麼說，却是仍然不放心，放下手中竹杆，循聲走了過去，到了龍驤身旁，看到他左手扶着一根木棍，斜撐在艙篷上，不住在喘氣，她的一顆心方始整個放了下來……

凝目望着龍驤臉上浮現的淚珠，看到他眼中閃爍的歡愉光采，馮飛虹心中一陣激動，忍不住蹲下身去，掏出一條手絹替他拭起汗來。

一股淡淡的芬芳自手絹中沁出，龍驤略一錯愕，側首欲待避開，可是在一側首的刹那，他看到了馮飛虹的眼中閃爍着盈盈的淚光。

在霧裏望出，她那經過易容後的面孔看得不很清楚，因而她那兩顆滿含淚水，充滿了感情的眼瞳，也就顯得份外的明亮，彷彿夜空裏閃爍的星星一般，給人一種極美的感受。

龍驤只覺從那兩顆瞳仁中流露出來的情感是如此的誠摯，純淨，不含一絲雜質在內，更沒有一點私慾滲雜在裏面。

那樣完全淨化了的感情，不但不跟男女間的愛情相同，也不與朋友之間的友情一樣，只可以說唯有在母親凝視嬰兒時，眼神中流露的情感相同。

是以龍驤微一怔忡，竟忘了要閃避開去的原意，任由馮飛虹用手絹拭去他面上的汗珠。

她溫柔地替龍驤拭好了汗水，默默地望了他一會兒，赧然地一笑，道：「奴家雖然曉得少俠你的劍術高超，但那金臂劍魔在二十多年前便以雙臂金劍之名傳誦武林，在隱居二十年後，重出江湖，武功上的修爲定然較前更是高超，是以忍不住替你担心，好在你並沒有受傷……」

龍驤頷首道：「任明傑的武功的確不容小視，尤其他那種以雙臂作劍的招術更是匪夷所思，幸好他是凌空出招，碰巧我的『龍騰九淵』劍式也是凌空出劍，這才能將他逼得跌落江中，不過由於他的內功上的修爲遠遠超出於我，所以八招下來，使得我內力消耗過鉅……」

馮飛虹吁了口氣，道：「少俠能夠將金臂劍魔逼落江中，傳出武林也足以使人震驚了……」

龍驤道：「只可惜我那玉龍劍不在身邊，否則在一連七劍之下，單單憑着凝聚的犀利劍氣，便可以使他受傷，若是劍刃觸及他的雙臂，不管他是金臂也好，銀臂也好，總要斬他一條下來。」

馮飛虹問道：「少俠的那柄玉龍劍聽說是峨嵋鎭山之寶，怎會失落呢？」

龍驤道：「還不是南宮北那廝……」

他想起被虞雲姬的美色所惑，失去警覺之心，以致喝下藥酒，墜入了南宮北的算計之中，不但失去了玉龍劍，並且也引起那麼多的煩惱，心中不由得一陣羞慚。

馮飛虹見到龍驤話說到一半就停了下來，曉得他不大好意思提起墜入南宮北圈套之事。

她笑了笑，連忙岔開話題，說道：「其實奴家知悉，那金臂劍魔兩條手臂上面，都纏有軟金打成的護套，並不怕什麼寶劍……」

龍驤道：「方才，我以木槳當劍使用，被他掌刃劈成兩片，若是我有寶劍在手，這種事情便不會發生了。他的雙臂就算纏有軟金護套，手掌再利，也擋不住我的寶劍一削吧！」

馮飛虹道：「任明傑既能以軟金護臂，對於雙掌當然有辦法保護，聽說他曾託人以金絲猱毛夾着細鐵鋼絲織成一副手套，不怕神兵利劍的劈砍，並且還可以搶奪對方兵刃，端的厲害無比，這也是他爲何被武林中稱爲金臂劍魔的主要原因。」

「哦，他這麼一來，果然使人防不勝防，既能以雙臂作劍使用，又能空手奪人兵刃，眞虧得他能想得出這麼個主意來。」

龍驤感慨地道：「像這等武林中怪傑，竟然也參加了那神秘帮派，難怪他們如此猖狂……」

他在感慨之中，想起了自己的大師兄，由於一時憤怒離開了峨嵋，終於理智泯沒，投入那個神秘帮派裏，做一名金衣武士，並且還屈爲第三號……

他暗忖道：「只可惜他被我無意中失手殺死，否則我也可以從他那裏得到關於那神秘帮派的消息，剝開他們的神秘外衣，讓它們敞露在人們之前……」

其實，他的後悔是沒有來由的，如果金衣三號此刻依舊留在人世，他爲了身上所受的種種約束，絕不可能將關於那神秘帮派的秘密向龍驤揭露出來。

這樣說來，他又有何後悔可言？不過人性總是有這麼個缺點，懊喪所失去的，後悔自己所做錯的事，珍惜那未有得到的東西。

龍驤沉思一下，問道：「哦，對了，馮姑娘，妳又如何認得那金臂劍魔任明傑？並且，你好像對他也很了解……」

馮飛虹頷首道：「我確實是對他很了解，因爲他是先父的好友，我小的時候，可說是他抱大的……」

龍驤一怔，道：「有這種事情？令尊是……」

馮飛虹苦笑一下，道：「我生成這個樣子，又加之在江湖上的聲名不好，所以不願意把先父的名號說出來，我想少俠你會諒解的吧？」

龍驤點了點頭，道：「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秘密，在下不會怪妳的……」他頓了

頓，問道：「既然金臂劍魔與令尊是好友，他又怎會一點都不認識妳呢？並且妳起先也沒有認出是他來，直到後來才……」

馮飛虹道：「已有二十二年未曾出現江湖，在最後一次見到我的時候，那時我才七歲，二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他又怎會認得出我？並且他的容貌跟二十多年以前相差很遠，我在南宮北的莊裏初次見到他時，只顧得如何救你逃走，根本沒有注意到他是誰，直到剛才仔細聽到他的聲音，這才認出是他……」

「哦！」龍驤道：「原來如此，怪不得妳會認不得他了。」

馮飛虹想了一下道：「我記得二十多年前他到我家來時，曾與家父說到武林九大門派聯合一起，遠去漠北找尋什麼寶藏之事，這二十多年來，我曾經打聽過幾次，却沒能聽出有得誰找到那份寶藏，甚而連當年是那些人去的都不知道，也不曉得他們是否都回來了，可惜我見到他却不能問他當年之事如何結局……」

龍驤詫異地道：「怎麼我從來都沒有聽到武林中曾經發生這件大事？只曉得我們五大劍派本來不像這樣聲譽低落，二十年前各派的神功秘技都還在，成爲武林中的一股最大安定力量，直到後來各派高手大批失蹤，這才導至五大劍派的心法失傳，聲勢衰弱，以致好幾次被黑道魔頭欺上門來，現在聽妳這麼一說，好像他們的失蹤，跟當年的那件尋寶之事有關……」

他的話聲一頓，問道：「哦，對了，我倒忘了妳怎麼又曉得這件事情？並且還記得這樣清楚？」

馮飛虹道：「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件事，因爲當年我爹便是跟任明傑一起去漠北找尋那批寶藏的，他老人家一去之後，直到今日仍無下落，以致我落得今日這種地步……」

龍驤默然片刻，忖道：「聽她這麼說，可能她的父親也是九大門派中的高手，二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必然是曾經發生過，至於那些高手如何一去不復再返，便要從金臂劍魔身上找尋答案了……

只是這麼一件重要的事情從發生至今，年代如此之久，又怎麼我從來也沒聽爹說過？只是在我問及他老人家，如何九大門派至今不被黑道魔頭重視的原因後，他老人家才對我說及是關於二十年前各派大批高手失蹤，心法失傳之事，他又爲何不將整個詳情告訴我呢？」

他在忖想之際，突然聽得馮飛虹發出一聲驚叫，愕然抬起頭來，他只見馮飛虹朝船頭急躍過去。

目光一閃，他心中的疑惑立即得到了答覆。

敢情在他們談話的短短時間裏，江上的霧已隨着旭日的初昇，而消失得無形無影，視綫清朗，他立即便可看到前面十幾丈之外的江面上，一條雙桅大船正緩緩橫江而過。

他們所處身的這條小船，順着江流，既無人掌舵，又沒入操櫓，眼見只要再過片刻，便將撞到前面那條大船。

以他們這條小船在如此快的速度下，去飛撞橫在江面上的那條大船，結果一定是小船粉身碎體，大船頂多是船身破洞罷了。

面臨這等險厄的情形，難怪馮飛虹會大驚失聲了！

龍驤發覺這等危厄處境，也不由得嚇了一大跳，他一個挺身躍起，大喝道：「馮姑娘，妳快去掌舵，這兒讓我來。」

馮飛虹已經彎腰拾起船板上的竹桿，一聽龍驤的喝聲，回頭道：「你小心點，別把竹桿折斷了。」

龍驤已躍到她的身旁，俯身拾起竹桿，道：「我雖然不會掌舵，使點巧勁減去小船的衝瀉之勢總會的，妳放心好了。」

馮飛虹聽他這麼一說，也不再多言，飛身躍到舟後，去掌起舵來。

龍驤站立船頭，雙手握着竹桿的一端，目光凝注着前面，就等待小船即將衝撞上去的刹那，運桿力撐，不使兩船相撞。

這時，前面那條大船上的舵工船夫，也看見了上游的這條小船以奔馬之勢向下游急瀉而至。

頓時，整條船上傳來驚嘩之聲，龍驤站在船頭看得清楚，那些短裝敞服的船夫齊都面現驚容，像沒頭蒼蠅似的在船上亂跑，而在船尾的舵工，則是緊緊的抱住大舵往左邊扳，想要將大船從打橫之勢扭轉方向，也順流向下流，避免兩船相撞的危險。

可是由於那條大船剛剛在霧散時啓碇開航，風帆初昇，速度剛由慢加快之際，縱然那個舵工用勁扳舵，却因船身過大，速度不够，一時仍無法改變方向？

龍驤看到那些船夫的驚愕之態，不禁心裏浮起一絲歉疚之情，暗忖道：「這都要怪我，只顧着跟她說話，竟忘了船上無人掌舵，好在霧散得快，及現時發這種危機，不然兩船在霧中相撞，豈不糟糕！」

就在他忖想之際，他突然聽得前面那條大船上傳來一聲怒喝，接着從大艙裏躍出一個身材魁梧，臉孔赤黑的老者。

那個老者一頭灰白的長髮，兩隻眼睛如同銅鈴般的瞪得老大，他一躍出大艙，立即向着船後行去，然後俯身拾起擺在船尾的大錨。

龍驤初初見到那個黑臉老者，也不禁爲對方那等魁梧的身形而吃驚，等到他一看到那個老者拾起船板上的大錨，站直了身軀，他才想到對方將要做什麼。

他的眉毛一皺，喊道：「那位老丈，請不要担心，在下已經……」

他剛說到這裏，船身一晃，船首忽的往左邊一偏，整條小船已轉了個角度，若非他雙足如同鐵釘般的釘進船板上，那麼在這一偏之際，他整個人都會被拋出船外，落入江中了。

身形晃了晃，他立即站穩了，可是目光一閃，他已見到前面那條大船上立在左舷上的黑臉老者單臂一舉，將整個巨錨都舉了起來。

那個巨錨頂多只有三百多斤，舉將起來倒並非是件難事，可是那黑臉老者右臂一擎，將巨錨舉起，隨即大喝一聲，抓着巨錨晃了個半弧，往這邊擲來。

這時兩條船相距約八丈多遠，那個黑臉老者神力驚人，右手一掄，整隻大錨帶着悠悠的風聲，迅捷而正確的往龍驤這條小船撞來。

顯然，他是要用巨錨將龍驤存身的這條小船擊破沉沒，以免撞到他們的大船。

龍驤暗叫一聲：「這個黑臉老傢伙眞是毒辣，竟想要把這條船擊沉，讓我們都葬身江底。」

他心中的意念如同電閃，一掠即過，眼望着那隻巨錨已在呼呼聲中急撞而落，他手中的竹桿也如閃電般的急掠而出，朝巨錨撥去。

這根竹桿有二丈多長，粗細僅及手臂，若是以之去撥動巨錨，必斷無疑，更何況巨錨飛擲而來，由於速度的加快，而產生更大的衝撞力量，最少已超過巨錨本身重量的三倍以上。

是以龍驤伸出竹桿向那隻飛來的巨錨撥去之時，那站立在大船上的黑臉老者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可是他的笑聲才起，眼中已浮現驚意，頓時臉上笑顏一僵，張大了嘴，愣在那兒。

敢情他看到龍驤揮出長長的竹桿，在剛一觸及那隻巨錨時，立時桿身一彎，巨錨彷彿遇到一股絕大的阻力，竟然停在空中。

一刹那之後，那根竹桿嗡地一聲，往上繃起，彎曲的竹桿立即伸得畢直，掛在桿上的巨錨則被彈得飛起一丈多高，超過小船的上空，往上流飛去。

「砰」地一聲大響，巨錨落入江中，濺起丈許多高的的水柱，一片水花洒出，映着那初昇的旭日，的是美麗。

龍驤顯露出這麽一手，使得那條大船上的船夫齊都看得呆住了，他們一見巨錨落水，禁不住脫口大呼一聲「好！」

呼喝之聲如同雷鳴，蓋過了潺潺的流水聲，在一片呼喝聲中，那個黑臉老者怒吼一聲，飛身朝這邊躍了過來。

這時由於兩條船上的舵都在扳動，兩隻船身一齊朝向下游，龍驤存身的這條小船順江而下，在這一刹已距離那條大船不及二丈。

那個黑臉老者怒吼一聲，身形一動，已躍在小船船首，他連一句話都沒有說，一個大步踏出，雙拳急舉向着龍驤胸前撞來。

他這一下出拳迅如奔雷，加之拳重如山，拳風一起，沉重之極，龍驤被那股洶猛之勢迫得立身不住，只得後退了一步！

他利用這一退身後所留下的二尺空間，雙手將竹桿拋起，空出雙手，一合掌刄，向着對方的雙拳切去。

掌風如刀，拳勁似山，兩股力道一相碰觸，發出一聲巨響，龍驤身形晃動了一下，不由自主的退了半步。

那個老者身形僅僅一晃，立即獰笑一聲，道：「該死的小輩，老夫要把你打爲肉醬。」

喝聲之中，他雙拳一錯，進步搶身，連環二拳，猛攻而來。

龍驤在那黑臉老者舉錨飛擲之時，便已被對方的天生神力而吃驚，等到對方躍過船來舉拳相攻時，他更加感到抵擋住那股雄渾如山，洶湧如潮的拳勁，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

他運掌相迎，置身在那股沉猛的拳勁中，竭力攻去，連退兩步，也只不過使得對方身形一晃，退了半步而已。

是以當他見到那黑臉老者身形一動，雙拳交錯，再度疾攻而上，他心知對方天生神力，拳路加之霸道異常，自己運掌相抗，就算能抵擋一時，早晚也會力竭落敗，受傷慘重。

以己之短去迎敵之所長，乃是兵家之大忌，也是每個練武的人所必須銘記在心的。

龍驤既能看清對方的最大優點，自然也可以瞭解對方的弱點，他心念一轉，立即飛身躍起，迎着落下的長竹桿，揮掌一削，切下一截約長四尺的竹桿握在手裏。

那黑臉老者揮拳急攻，拳影交飛，風勁颼然，一連三掌搗出，拳風呼盪，已將面前五尺之距的空間齊都封住，確是霸道凶猛。

豈知他的拳勢方出，龍驤便已飛身躍起三丈，等到他一發覺面前敵人陡然消失，略一怔愣，頭上異嘯尖銳，激射而下、他仰首上望，只見綠影千條，竹枝百桿，當頭劈落，那根竹枝急劃之下，風勁尖銳地响起，的確頗爲嚇人。

可是那黑臉老者却是狂笑一聲，道：「老夫連刀劍都不怕，還怕你這根竹桿不成。」

他把雙拳一錯，左臂横在咽喉，右拳上衝，向着那竹影擊去。

一股拳風呼然而起，還未擊到那織密的竹影，只聽龍驤發出一聲鳳吟似的長嘯，身形疾落，手中竹劍已敲擊在對方拳背之上。

那黑臉老者一拳上衝，仰首望去，但見那蓬綠影陡然散開，其中一溜竹影分將開來，迅如電閃的擊在他的拳背上。

他仗着一身刀槍不入的横練功夫，根本沒有在意對方這根竹桿，因而也沒有想到要如何閃躲開去。

只聽「啪」地一聲，竹桿已經擊上他的掌背，立時，一股驟痛之感自拳背傳入體內，他忍不住呻吟了一聲，右手一縮，左手五指張開，改拳如掌，往那根竹桿削去，招式連抓帶劈，以他的心意說來，就算奪不下對方的竹劍，也要將之一劈而爲兩段。

那知他變式雖快，龍驤手腕一動，沒等他觸及竹劍，劍式疾轉，已自空門遞進，劍尖連點，將他胸前的四個大穴都已罩住。

那黑臉老者左掌探出，胸前要穴已經受襲，若在平時，他根本就不在乎那根竹桿，可是此刻，他已經領略到那根竹桿的滋味，曉得在龍驤手中使來，較之常人手中的一枝實劍沒有兩樣，他縱然有一身横練的本領，若是穴道被竹劍所點中，也決難逃得性命。

是以他一發覺那枝劍乘隙而進，躡着空門急射入來，臉色頓時一變，也顧不得傷敵，連忙撤身後退。

他連退三步，左足突然踏了個空的，上身往後一仰，便往江中栽去。

好在這時小舟急瀉而下，正好擦過那條大船的船頭，那黑臉老者一脚踏空，上身往江裏栽落的刹那，雙臂後揚，已搭上大船的船頭。

只見他十指如鈎，一觸及船板，立即釘了進去，魁梧的身軀宛如一座橋樑的搭在兩船之間。

龍驤一連兩劍攻出．竟然全都擊空，他微微一愣 看到那黑臉老者橫身在兩舟之間。

這時，小舟順江流下，帶動着他的身軀 雙足已經搭不住小舟的舷板 掉落水中。

那黑臉老者雙足才一沾着江水 虎吼一聲 整個人已倒翻而起 雙臂一用勁，翻了個觔斗 躍回大船之上。

就在那黑臉老者雙足尚未踏到船板時，從那大船的船艙裏又出現了一個瘦削的老者。

他一出艙門 便看到龍驤手持竹劍站立小船船頭 而那黑臉老者則被逼得退回大船 險些墜入江中的驚險情形。

他大喝一聲 身形如風，向着站立小船上的龍驤撲了過來。

龍驤未料到那艘大船上除了黑臉老者之外 還另有高手在內 他一見從大船中撲出一個瘦削猴面老者，馬上便從對方迅捷逾電的身法上看出這個老者的武功較之那黑臉老者尤要高出數分。

他心中一驚 忖道：「若是容許那老者躍上船來 必定會被他們兩個所纏住，到時我一個人豈能應付得了這兩個邪道高手……」

意念迅轉 他剛決定該怎麽辦 頭上風聲一響 那枝被他拋在空中 還有丈許長的竹桿已經落將下來……

龍驤毫不考慮 左手疾伸，操在那根落下的竹桿，大喝一聲，丹田運足全身力道，振臂擊出。

一道綠光在空中乍閃即過，那根竹桿如同脫弦之箭 向着那剛奔出之船艙的猴面老者射去。

那猴面老者反應極快，眼見龍驤擲出長桿 他那急速飛躍的身形陡地在空中一頓，上身往左一傾．右手飛快地迎着竹桿一撥。

由於他眼見龍驤蓄足勁勢擲出竹桿，面對那等急勁射到的長桿 他絲毫不敢存有大意之心 是以這揮掌一撥之力頗大，也用得很巧。

那根長桿「嘶」地一聲射去 被那猴面老者揮掌往外一撥 轉變一個角度 斜斜往右射去 正好射中桅桿。

但聽「噗」地一聲大響 整根竹桿匯聚着兩個高手的力道射中那根粗逾海碗的桅桿射穿一個大洞，仍然餘勢未衰 穿過桅桿 直釘入艙後的的船板上。

在一片驚嘩聲中，那竹桿仍在搖晃不已 被射穿大洞的桅桿已擋不了風帆的牽動，軋軋數聲，一折兩段．連帆帶桿的落了下來。

那個猴面老者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爲了避過龍驤擲來的那根長桿 竟然使得桅桿爲之一折兩斷。

他身形躍在空中，一見風帆連桅斷落，再也顧不得飛身躍上龍驤的那條小船上，雙足連踢，前衝之勢一挫，身形斜斜右飛，向着落下的大帆迎去。

龍驤站在小船頭看得非常清楚，只見猴面老者在那等急躍之勢下，竟然刹住了飛掠之勢，以詭秘無比的身法改變方向，朝落下的大帆迎去，就在虛空之中抓斷了桅桿 雙臂一振 將之擲入江中。

那面大帆自空中落下，兜着江風，眞個沉重如山，可是那猴面老者抓住桅桿時，雙脚還未踏實 便憑着内力將整面大帆擲入江中，這等功夫 龍驤親眼目睹，不禁爲之咋舌不已。

江水急湍，兩船從相距十多丈遠，直到平行而過，再者，由於小船的速度較之大船快過甚多．於是很快地就超出十多丈之外。

在這前後三十多丈的距離内 發生那麽多的事情 其實若以時間來說．也只不過是短短一刹那間而已。

當龍驤站進船頭 望着那猴面老者飛身接住落下的大帆 將之擲出江中．小船已一瀉數十丈遠 側首後望被拋在身後的那條大船．他不由吁了口大氣，忖道：「眞是僥倖 想不到無意中擲出的一桿，竟然把桅桿給折斷了，否則眞不知如何應付那兩個老傢伙。」

他望了望手中的竹劍，還未將之擲去，已聽得舟後傳來馮飛虹的呼聲，他應聲往舟後走去，只見馮飛虹左手緊緊的握住船舵，一臉的驚駭之色。

馮飛虹見到龍驤行到艙後，道：「龍少俠、不好了。」

龍驤微微一怔，說道：「什麽事不好了。」

馮飛虹道：「你這下可替自已惹上大麻煩了。」

「大麻煩？」龍驤恍然說道：「妳是說我得罪了那兩個老傢伙？妳認得他們是誰？」

馮飛虹道：「那兩人是武林久傳凶名的大力神魔谷青和陰山神魔凌飛……」

龍驤未等馮飛虹說完了話，也是臉色一變，說道：「妳說他們就是宇內雙魔？他們不是已經死了嗎？又怎會出現在長江上。」

馮飛虹道：「江湖上很久以前便盛傳他們已經死去，從十多年前到現在爲止，武林中也確實沒有聽見過任何有關他們的消息，不曉得他們這些年來隱居何處，又怎會突然出現此處呢？」

龍驤嘆了口氣，道：「眼見江湖上羣魔紛起，又加上那個神秘帮派專門與五大劍派作對．而中原各大門派却連他們的主持人是誰都不曉得，也根本不明白他們的野心在於統御整個武林，更談不上設法去打擊他們……」

他搖了搖頭，又苦笑道：「其實以當今各大門派的實力來說，要對付這些絕代凶魔已經很困難了，別說去擊破那神秘帮派了……」

馮飛虹道：「因而，少俠你的責任也就更加重大了。」

龍驤苦笑道：「以前我還以爲我的武功不錯哩，加之在武林中薄有名氣，更加沾沾自喜，那知道這次碰到的全是些高人，使我覺得自已這點功力，實在算不得什麽。」

「少俠，你不要妄自菲薄，更不可因之灰心！」馮飛虹安慰他道：「你的武功足可當得上一代高手無疑，在武林的年輕



一代中，尚沒有人能跟你並駕齊驅，至於你受到的挫折，那是因爲你碰到的全都是成名數十年的絕代高手，他們跺一下脚都能够震動半個江湖，而你却不但在他們手下全身而退，甚至還能逼得他們後退撤身，這等成就，也足以使人震驚了，你又何必難過呢？」

龍驤精神一振，道：「馮姑娘說得不錯，在下當即銘記於心，永難忘懷……」

馮飛虹眼中射出欣喜歡愉的光采，道：「少俠只要有信心，便可以應付任何困難與險厄，這點奴家深信無疑，同時奴家也深信少俠他日必能威震武林，名傳江湖，天下共欽……」

龍驤連忙搖手道：「姑娘過譽了，在下可不敢當，其實以在下武功上的修爲，目前還不是那兩個魔頭之敵，就拿那大力神魔來說吧，他天生神刀，一身十三太保的橫練功夫，刀槍難入，怪不得在江湖上創下大名，確實並不簡單，在下方才與他對了三招，雙臂酸麻，幾乎無法握劍，幸好即時施出『鳳舞九天』之式，這才將他逼退，而那陰山神魔的武功更是嚇人了，身在空中便能托住斷落的天帆擲入江中，那等功力，在下是深愧不如……」

馮飛虹道：「少俠你說錯了，那和你對招是陰山神魔凌飛，而那個身形矮小的猴面老者才是大力神魔谷青。」

「哦！那個身高九尺之巨人還不是大力神魔？」龍驤驚詫地道：「他們兩個巳經十多年未在江湖上出現過，妳又怎會曉得誰是誰呢？」

馮飛虹感懷地說道：「自家父失蹤之後，家母便由於憂鬱過度，終於在我十一歲的時候撒手仙去，此後我便流落江湖，墜入黑道之中，由於我武功根底不厚，却又爲了要想出人頭地，所以走上以色易藝之路途了。接觸那些黑道人物多了，自然對於武林中成名的一些凶魔惡人都十分清楚……」

她自嘲地笑了笑，說道：「像那些絕代的大魔頭，雖是巳經不再出現江湖，我却不能不注意，常常希望有一天能够碰上，便有機會可以從他們身上獲得一些秘藝，那曉得竟會在這種情況下碰見了宇內雙魔……」

望着馮飛虹自嘲的笑容，龍驤凝目注視着她，他幾乎可以看透她的內心深處，自然了解到她內心深處的憂愁。

他想像得出一個身心都不完整的人，既有極深的自卑感，又有極強的自尊心，當她陷身在江湖黑道之中，面對着那些凶殘的黑道巨擘，江湖浪子，她爲了要生存下去，不得不跟他們混在一起。

可是她爲了要想出人頭地，就非得要利用自己天賦的智慧與特有的體質去換取別人的武功與經驗，在那麽一長段的日子中，她一滴滴的吸取別人的武藝，然後作爲己用，再以之創立根基，這其中的過程是多麽的辛酸？多麽的痛苦。

龍驤有點歉然地望着她，輕輕自語道：「像這滔滔的江水一樣，既然流去，便不再復返，縱然流去的江水是污穢的，但是遠望上游清澄的水，又何必念念逝去的那些污穢。」

馮飛虹眼中的哀愁隨着龍驤的話聲而漸漸褪去，她臉上塗抹的易容藥物，幾乎都掩蓋不住浮起的歡愉與感激之色。

她的嘴唇嚅動了一下，道：「少俠說得不錯，過去，就讓它過去吧，又何必計較許多？只要有時間，必然能够使我們獲致最好的將來……」她吸了口氣，繼續道：「少俠你目前雖然還不是那兩個魔頭的敵手，奴家相信只要再有幾年的功夫，你便將超過他們……」

龍驤充滿信心地點了點頭，道：「在下自信總有一天會將他們擊敗，這個時候必然不會太遠。」

馮飛虹道：「以少俠的年齡與潛力，奴家深信少俠有那一天，但是他們也必然明白這個道理，對於發現少俠這麽一個彗星似的人物，同樣的要加以提防，爲了私慾，他們必定會在少俠未能使藝業臻至極點之前加以摧殘，因爲少俠你今後的處境更加危險……」

龍驤傲然地一笑，道：「在下並不畏懼……」

馮飛虹打斷了他的話聲，道：「奴家曉得少俠不會畏懼的，但是少俠的江湖經驗與武功都不是他們的對手，又何必與他們硬拚呢？好在他們所見到的少俠並非你原來的面目，你只要換去易容，就可以避過他們追查……」

龍驤道：「原來妳說的我惹上了大麻煩，便是怕他們對我施以報復？但是妳有沒有想到一件事，他們方才所見到的我是一個叫化子，而天下會武功的叫化子，全都出自丐帮之中，我若是再改變一次容貌，他們找不到我，豈不要向丐帮那邊去要人？」

馮飛虹笑笑說道：「讓他們去找丐帮要人好了，只要他們不找到你的身上來便行了……」

龍驤搖搖頭，道：「在下絕不能那樣做，第一，家父與當今丐帮帮主霹靂神丐鄧海公交誼頗深，在下不願使丐帮受到困擾，甚或受到這兩個魔頭的傷害，第二，我們巳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在船上逗留了，我們不能就這樣永泛舟上，順流而下，直出大海，我們必需立刻上岸，分奔前程，尤其妳要替我送信回峨嵋，更不能有所躭擱……」

馮飛虹說道：「奴家曉得你心中惦念着峨嵋，但是你也得爲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呀！」

龍驤搖頭道：「我一個人的事情好辦，相信縱然再度碰到他們，我也不會怎樣的，何況他們的桅桿巳經折斷，若要順江追下，速度上便相差很遠，他們也絕不會到我們棄舟上岸，毀船沉江之舉，等到他們在江上追了一段長距離之後，想到我們會上岸之時，我也差不多將要到武當了，他們又如何能够找尋得到呢？」

馮飛虹看到他堅持如此，再一聽他把事情分析得頭頭是道，也沒有什麽話好說了，她略一沉吟，說道：「聽說丐帮弟子分佈大江南北，東疆西域，傳遞消息之速，可說天下第一，峨嵋旣與丐帮有交情，少俠何不找丐帮弟子去通告令尊，奴家也可以追隨少俠左右，對於少俠多少有所帮助……」

（未完・六）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